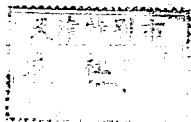


止齋先生文集

一



止齋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烏程劉氏藏明弘治本

止齋先生文集序

先生稟抱天穎研畫學力據



會執九經百家之書俾環鄉以趨于一指別文義躡諸衆糾究明考至經學宏模而放于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揭揭隱憂不辜多岐申是彰往考來整察書世至平之機深抱古業至於化裁推衍不動聲色吾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自森不該且蓋嘗忘寢廢食實玩孰復廢矣射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字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輿物委斃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者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鄙魯之統緒河汾之承續子載以素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方履

闕集片言為華傳誦震響揚益相附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越詔絕軼學成道尊則遠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通驗洞礙窮室對策初第懇蓋獨到則感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試劫方掃勤子寒暑袖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芻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警乎湖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居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師次茅蘊畫庭將舊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空轉極諫傍徨乞身龍飛急呂子旬乃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疾漸臻梁木竟頊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遠風蒙挈策俾窺津涯萬幹鷄

羽揚員大賜適當新義川漲群文帽  
興疇昔翹折而致孤條之靡鬱砥途  
之失榛乎是用致輯遺稿寄諸瓊瑤  
儻聞後指庶弗淪墜矧韋布眩墓影  
鄉稿傳或溫紉作或雜真履詭題葉  
快誕孫避匪輪輝掩汚理合聲別以  
今泉次節自梅潭丁亥之後凡為歌  
辭古律詩四八制奏狀劄子表啓書  
簡為記雜著答文墓志行狀總五十  
一卷即先生遊坐之齋以為集名若  
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  
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  
卷進讀意祖皇希實錄一卷志脫稿  
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  
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  
賦兵防秩官志並列自為編附識其

目庸煇清亂先生名傳良字君舉世  
余庶官具見于神道碑墓志銘行狀  
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即太學博士  
曹叔遠謹序

止齋陳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所難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克具斯為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弘魯鄒所傳之緒近而有以昭闡濂洛未啓之機尚論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節公所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為己任強學篤志弗得弗舍其從鄭景望薛季宣也以克己兢業為要其友張欽夫呂伯恭也則交致夫持敬集義之功涵養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測涯涘是能立德者矣其教人也誘掖不倦四方景從士習不變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事無細鉅一裁以義勸善革奸縮用溥利卓越之績傳不絕書其在朝也正色讓論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欲

進忠賢則黃冕仲朱元晦之遷改不與書行欲摧權奸則率逢原張子仁陳源之除目繳駁論奏苟裨社稷奮不顧身是能立功者矣讀書有譜六經有論建隆有編毛詩有解詁春秋有後傳左氏有章指周禮有進說制誥有集皇宋有大事記進讀有藝祖實錄周漢以來有兵制著書明道簡冊充棟是能立言者矣功在人德言在己三者相須以為用者也瓚幸生公之鄉屢嘗誦讀遺文而私淑之茫乎如陰陽之闔闢也浩乎如河海之潤滴也燦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風雲之流行也雄偉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馳軼而不迫起伏欹縱愈出愈駛引古質今賒冗為新錯綜萬務體悉人情而歸宿于至理蓋不獨繩矩之

具而精粗隱顯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學士大夫竦企傾動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驗鈎索委曲該洽此豈汎然雕飭以驚於虛言者也公文散載于群書遐陬寡陋未見有統彙為全帙者瓚近於秘閣錄出公集五十二卷則向所嘗誦讀者百無一二存焉蓋曹公所編止自梅潭丁亥之歲而他作不入也弘治乙丑侍御史同年澤州張君伯純性巡浙中因論鄉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瓚遂出示公集伯純喜曰瓚求公文久矣而莫獲見之是行未廣也請得梓之以傳且畝景拾散逸以為外集伯純積學善文

風裁峻整在公若有宿契焉者宜其樂公之制作行於時也頒行屬瓚序于集後瓚何人乃敢序公文哉况樓蔡水心諸公紀述備矣聊據立德立功立言之實以寓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招忌行方取詆君眷未幾而輒沮道術畧伸而復斥不肯少貶以從派俗而所謂立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運寢以衰下矣可勝歎哉天佑斯文而使公之制作復行於時固世教之所闢也弘治十八年歲在乙丑夏四月既望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文林郎經筵 國史官鄉後學王瓚謹序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歌辭

某之春

西廟招辭并序

古詩

落葉一首別諸友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伏事

送國子監丞顏我聖提舉江東分韻得動字

懷宜陶守邦少卿景望

送國博 奉饗江東分韻得夜字

遊鼓山

和縣倅劉雅言

送林正仲丞玉山

再和

和林宗簡除夜韻

賦笑集

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

張冠卿以詩十首見寄次韻奉酬

若巖張之望之立求訪與遊梅潭詩以送之

和張五阜尋梅韻 送劉茂貴李奉新

送趙叔靜教授閩中四首

送白石巖

和孟阜老梅韻

再和

古詩

送同年林多益丞海寧 送謝希孟南

省拜和潘泰大韻

送郡守汪允之移治戰陵

贈尹紹伊

止齋先生文集

目錄

五

五

寄題陳同甫抱膝亭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落

送葉陳益之深閣 送翁敏之慰慈溪

送包清淑教授簡中

作南塘記郡守沈持要以詩求謝次韻奉酬

送謝仲景英赴闕 懷同舍石天民編脩

次韻著弟月下有感

夢入詞詩覽者 數句定成一首

送曹器遠試臨安二首 約同舍蜀人王德簡三首

次德簡僊巖韻 再用韻呈德簡

堯門秋逸德簡遠闕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寄陳同甫生日

簡鄧景元 述懷

贈吳陽呂里孫周益二武士 簡王道父

書黃穀口明作某誌碑陰

第三卷

古詩

赴桂陽道中喜晴書事

簡友人二首

次臨桂尉楊渭夫韻 和王教授繼叔述郡園韻

送楊渭夫歸省

次張聖善寺禹祠 逸宋伯潛字高安

送王南強赴紹興兼奉四首 南嶽聖善寺禹祠

題明皇醉歸圖 送范憲東叔帥潼川四首

行湘喜雨簡劉公度周明叔

劉運州和韻因過湖干之樂以謝

葉正則聞戴廷次其送客韻問之



和張仲唐與味梅十四首

第四卷

記夢

古詩

始生七章上 皇子嘉王生辰

送丘宗卿歸司 短歌送呂子約送孫天台

送黃子文得縣瑞安 送陳仲孚還里

李峯符教授惠畫聖畫像用韻奉酬

還徐叔子屏帶 憶荔枝

蘭花供壽國舉元 東陽郭希呂山園十咏

送郭希呂 水仙花

止齋曲原初成 次沈儉夫求花木韻

春晚書懷二首奉簡陳益之

題沈仲一所藏周氏群公書牘

贈章虞卿并序

題僧法傳為沈仲一畫松圖

題畫僧法傳

題瑞安幸朱元成乃祖雲臺莊圖

咏梅分韻得壽字

送若吏郭赴江西聘幕分韻得揚字

鼓琴行送許父同知赴開并序

送徐之客賦上蓋簡薛承先

第五卷

律詩

新昌沈歸

題觀潮閣

贈石時亨并序

上閩師孫丞湘生日三十二韻

送鄭少卿知建寧五首 庚子除夜有懷

送沈元誠赴臨漳三詩 送遠送弟赴省

和張孟直歲旦韻 寄沈元誠

晚春二首 送孫養初赴壽昌三詩

哭呂大著至明招寺簡潘叔度

招徐居厚

天台王子木解官長樂見訪

月夜書懷二首 送周晉山辰州法曹

游丁次翁真賞園期次翁未至

送朱同之福州戶幕 瓦剌載

題仙巖梅雨潭

次陳益之韻戲呈汪守元之

汪守三以詩求次韻奉酬

扇謝伴景安用前韻見幸

用幽字韻感簡謝伴 用前韻呈汪守謝伴

用前韻答賈端老 月仙巖還舍留別諸友

送任慶卿教授江陰 和謝伴見贈生日二首

再和 謝伴生日

景元益之考試秀郎慶與步月驛詩得銀字韻追感

謝伴監試未舉率而出以詩三章求用韻奉酬

沈符三益堂 遊金真題園

湖樓送客即事一首奉傳益之燕簡同飲諸友

春曉一首約同志沈符

用前韻招審吏第仍和書也奈何二絕

送角誠之尉慈溪 和陳仲石韻

送陳仲石韻

送謝深洪道士歸廬山二首

送陳仲石赴四明節推二首

寄彭子復徐子宜 次韻酬丁少詹

端安李劉伯倫載酒遊園小雨書寄

和丁少詹韻

病始遠仙巖書院於屋西有快閣志

酬陳厥則兄和 寄謝善美參議

寄題翁誠之慈溪縣尉廳無我亭

和沈守持要賞柑三首 和沈守觀潮閣留題

奉陪王德信登觀潮閣絕呈劉平

落成王朝奉廟以薄恙不預謝劉平并諸卿丈五首

和沈守題湖公樓類 沈守書來

觀南塘四首呈沈守

第六卷

律詩

桂陽勅表 九日奉呈同僚四絕句

郴州丁端叔以九月詩至次韻奉酬

再用前韻簡丁端叔 和丁端叔建樓二詩類

丁端叔送壯舟以詩未用韻酬之

和丁端叔歲脫書懷

丁端叔送海錯以詩未用韻酬之

酬王判官和九日韻四絕

戊申臘桂陽書寄

止齋先生文集 目錄

再用書香韻一以書懷一以書寄

題范秀才萬卷堂

和段仲衡同令嗣天晴少出之作

依韻別汪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酬之

和段仲衡題樓新軍額二首

和蕭俊什司法咏樓樓新軍額詩

送洪子端還鄉 送吳德夫

楊伯子以寄人敬齋南海集為贈以詩奉酬

澤帥潘德勝生辰 和衡守劉子澄韻

游南嶽 登祝融峰書寄

和沈帥持要張漕季長韻二首

送沈帥

樊客過王提舉園訪梅用劉建州韻

再用前韻簡劉建州 壽張漕

謝司馬倅息東坡竹石 和趙帥壽張漕韻二首

題朱陽賓宰詩卷 送范東叔端帥遼川

陳路可祠

送江懷忠教授蒙州

長沙臘月雷後雨雪帥趙俊臣以詩相賀用韻奉酬

再用前韻 趙帥復賦詩未用韻酬之

用的冰雪間湖中請友 贈張亞阜絕句

用趙帥韻為亞阜解嘲 登祝融峰觀日出

舟中奉呈趙帥一首 除浙西憲并過釣臺有感

第七卷

律詩

上皇子嘉王生辰詩三章

七

未起戲會歡湖上一地

再和

寄陳同甫

送盧郎中國華赴閩臺

和劉進之韻

送范次著丈收知彭州

初夏有感用前韻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同遊張園

送倪正甫侍郎質正

春雨

送曾繼先赴山陰路幹

上元日同京背遠諸公劫郭殿階階鳳凰山次韻

癸丑冬半駕過會稽相遷朝

和樓大防尚書進行韻

折子明提刑自湘中以詩問訊用韻酬之

登明遠樓後春六日奉和陳德承韵兼簡黃守所張

伯廣二賢為別

贈杜伯高

除夜宿廬州天寧寺

寄僧嗣清

符慶州仲子惠酒

再用前韵

丙辰書國果况

送長溪高國樞進學朱元暉

以兩鶴壽薛象先

和杜宗易菊花韵

周宣義三子登房用前韵來寄

再次簡新象諸人

送瑞安符林叔全舉人逐鄉

送林叔全秩滿歸四明

周和叔通判寄寒索酒戲用來韻以將朋舊

律和周着伯用王道夫韻二重見寄

書叔祖母

東陽程李高遠訪詩以送之

春日和林宗易韵

移花

遊鳴山寺即席和徐一之兄弟韵

和徐叔子勸農韵呈留宰

遊全真趙國賦海棠梨花呈留宰

赴留宰寶壇之集因和著兄弟趙國韵

示留宰

遊雲頂院和徐叔子韵

酬著兄弟韵

第八卷

律詩

村居二首

送縮雲等正月初歸簡杜伯高

和宗易賦委藻未刊白蓮韻

沈仲一送菊得詩為報為賦二絕

仲一以詩來用韻奉答

立春

遊子橋林中書畫待

遊趙園

赴林宗大相賞牡丹之集

寄謝懷英高士

和張端士初夏燕簡潘秦大

送周介之同年赴德化宰

謝林駮之居士惠酒

重陽和朱直方韵

送四明汪文子

酬劉進之

已未上巳清明

和林宗易上巳韻

和林宗易雨後韵

張端士以詩送蘭惠茵和其韵

寶瓊和林宗易韵

嘗語客尊臨極望的對因成

因客說秋林水傷復用前韻

已未生朝謝辛叟兄送梅二首

金花

和木字清丁園韻

清明後日宴客明日宗易送狂舟有詩次韵

和汪仲嘉樓大防二尚書賀鄭青和辛丈休致韻

寒食早起戲和林宗易韻二首

次辛叟次韻

送楊渭夫入淮

蓮花

和辛叟兄寄張子房韻

未及之以阿棟荔枝贖賈

徒徐之之竟菊

徒拉得男米大昭寄詩即席韵

戊午壽國祭兄

戲題止齋叢石

用徐叔子韵送其過泃

寄九江宋居士

和徐魏叔見寄三絕

庚申上巳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次韻

第九卷

送鄭廷濟大興解官歸四明

劉進之飲着吏弟均事賦詩因次其韻

題錢字啜光亭圖

擬進御製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挽李奉議

挽族叔父

挽張子由安

挽周宜我

挽薛季益尚書

挽沈次卿學士

挽林仲遠縣尉

挽新昌呂僧職

挽沈虞卿侍郎

挽楊休用

悼劉繼之知錄

悼濟陽夫人

悼翁仲立遠州

挽林致賢提舉

鄭自明家詞并序

挽吳明可給事

悼將弁仲承事

題丁少詹姑墓後

挽包顯史

挽潘才叔母

挽蔡文周茂宏

挽彭通直

挽林本信

挽張村卿知郡

挽允延之尚書

挽東陽郭德誼

挽朱巖老叅議

挽王興之提刑

挽張春卿尚書

挽劉端本司戶

挽劉茂實和州

內制

慶元改元詔

哲文神武成孝皇帝神宮茂德廣靈前奏祝文

發引畢 祥官還殿 皇帝祭黃祝文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禮使行夜祭禮祝文

發引前期奉告錢排錢清江無神祝文

發引還黃祝文

掩掛前一日奉告 齊 后贊官祝文

掩掛畢 九虞祭祝文九首

掩掛畢 神祝文 安南國王季繼翰加恩制

賜知襄陽府張杓辭免陞差知建康府恩命不允詔

賜李臣趙汝愚等上表請 皇帝還內不允批卷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 皇帝還內宜批卷

第十一卷

外制

皇后歸闕家願親迎李孝慈孝友各特轉右武郎

皇后親侍李氏等封國夫人

皇后親侍孫李瑜李泰各轉兩官

皇后親侍孫若氏趙氏親迎女李氏並特封恭親

孫孫女李氏特封安人

皇后親迎女之子韓大用大任洛簡兩實

皇后親迎韓大有轉承信郎

皇后親迎舉官楊奔卿轉觀容使

皇后親迎張友直沈植各轉一官

皇后親迎主官進奉表佐筆該遇 皇后歸闕家願迎

轉一官

乘義郎韓仲曾檢門舍人

皇伯嗣秀王伯圭合得冠被並換封稱人賜親屬的

閣門宣贊各一人與妻妹宋氏封孺人

起後文州刺史知鳳州郭諤轉復州團練使再任

皇九多才磨勒轉明州觀察使

武功大夫利州防禦使權知閣門事韓佐官添價官

臣休繳奏特與轉行右武大夫

入內侍省副都知張安仁除都知入內侍省押

班李孝正除副都知

帶御器械千住簡備楊奔卿並除入內侍省押班

張祐正補承信郎

鄭孝友應奉有勞特一官

駁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校官

皇弟多助多能並被磨勒轉防禦使

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霍法翼轉歸吏部除帶御

器械

招前班殿侍著芳澤補承信郎仍舊在班祇應

瀘州軍機李臣張齊芳被賞贈三官與二子恩澤

瀘州被害官兵贈官及與子恩澤

盛州樞幹郭仲博朱崇察廣德張信為亂官特降三

資放權

太史局學生周英補承信正

閣門看班 祇候察覓夫供職實及二年落着班一序

倪思該領 壽皇聖政轉一官

著作郎黃由等祿備進 壽皇聖政各轉一官

徐靖等致進 壽皇聖政各轉一官

除按富州判文等 御器城宸法翼致進

壽皇聖政轉成州國錄使

宗正少卿鄭汝諧奉使回轉一官

閩門合人蘇令憲奉使回轉一官

轉奉使發管職令憲等回各轉一官

閩門宣讓舍人宋充使等該應承人使十次賞各轉

一官

浙江湖神善利侯折橋威應加忠靖二字

永州仰山神加父母死及子婦封號

平江府五龍靈濟廟加封

進士鄭崇禮年百三歲選過大禮恩簡迪功郎

翰林醫官郭守志轉 外翰林醫官

給事中龔待謙充承除禮部尚書黑侍讀

中外 中書舍人黃裳除給事中龔待謙

除按朝散郎許及之後朝請郎

忠明郎前都州兵馬監押周昇除成忠郎

文林郎澧州將利縣令蘭森夫出犯公罪當特降官

原義郎李拱家遺次校民屋特降一官

故通直郎趙公廣遺復家議郎

奉議郎知永州黃勿降一官

李即郎行貽軍指揮使潘無權淮河監渡不職降一官

放職

備武郎張世榮管押威應德積生事降兩官

承議郎常德府通判嚴善芳在任不法降一官放職

奉議郎知成都府府縣郭公基惡殘降一官放職

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王師理轉備使奇差在宗

官觀充奉朝請

入內侍省副都知李彦正押班楊奔將職事不謹

各降一官

李彥正楊奔將役官

入內侍省副都知李彦正都知押班楊奔將除副

都知

林德年除入內侍省押班

皇元太子道表裏令人高氏特封碩人

多才上道表親弟多姦多見乞比讓南班並授太子

右監門李府軍

皇叔祖不使磨勳將右監門衛大將軍

皇叔祖不使授千牛衛將軍

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張師顏蓋權守

皇叔祖不特授右監門衛大將軍

照憲皇后親姪孫杜士實補承信郎

右丞相葛琳贈三代封妻

知樞密院事朝晉臣贈三代封妻

秘書省正字蔡幼傑該情進 壽皇聖帝會要轉

一官

武學博士李興時知隴州

高文虎除將作監丞

范仲壬除武學博士黃裳然除武學諭

第十三卷

外制

利州防禦使郭采孫宣州觀察使

閻仲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閻門序班趙獨恭故相贈太尉趙鼎孫遷郪州刺史

陳乙加贈開府儀同三司

權刑部尚書京鏗兼侍講

吏部侍郎沈揆兼侍講 方正言黃改兼侍講

知郪州胡澄微因多死展二年磨勘

郪州錄事崇璠司理李休微因多死各降一官

興州都統吳挺守本官致仕

吳挺持節火保

持旆郪州團練使吳玠授濠州團練使起復

郭揆授利州觀察使致仕

郭揆贈寧遠軍水軍使 郭偉遠監致仕

耶律遠望贈官

正議大夫陳煥磨勘轉正奉大夫

合州赤山縣丞道觀冲效真人加封冲妙靈應夫人

潼州府中江縣靈感廟善利侯加封善利數府侯

肝胎軍通判 降一官

武節大夫權承遠郪州任世安轉一官再任

從義郎權知思州同知羅輔一官

廢正大夫鄧從制軍管國信所任滿無遺闕於正

大夫

司農少卿唐體仁除太常少卿

趙鑑除軍器監兼權戶部郎中

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韓龜齡中書舍人

李九齡轉翰林副

判太史局吳澤等職事不並各降一官

秀州海鹽縣顯濟廟神母慶善夫人加薦福一官

賜進士出身趙善防保潔安王近屬等轉一官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四以上補承信郎

量試中宗子汝弼等補官

合恭取應宗子特信等授官

四川宗子師說等赴殿試不及並補宣信郎

宗子師竑量試不中年四十四以上補承信郎三年

宗子汝慶對策中間全滿謝降一官推恩補承信

郎

德慶府通判權英州張公孟失陷官錢降一官放罪

志訓既趙師湧在任不職守臣楊汝按察院執伏闕

論守臣降一官

知叙州慶符縣魏良志侵剽人降一官放罪

成都府錄參史定之不親盜獄降一官放罪

浦江縣丞趙大身不遵提刑司差委轉中任滿解任

降一官

萬州同知周紹祖獄囚繫死降一官放罪

第十四卷

外制

恭攝太皇太后冊寶書冊文官知樞密院事趙汝愚

轉太中大夫

葉實文官參知政事陳騷轉通奉大夫

前導禮儀使并奏禮畢同知樞密院事徐端權轉通

妻大夫

兵部尚書羅照母太淑人梁氏遇慶典恩封齊國

太夫人

中書舍人姚端母汪氏遇慶典恩封太淑人

參政陳騏子旅孫遇慶典恩封母

安定郡王于濟遇慶典恩轉官

慈福太皇太后姪吳挺等轉官

迪功郎普勝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封承務郎

儒林郎御史臺副引贊官曹從應奉上册寶一畢轉

承直郎

軍器少監黃甫除將作監蕭嘉王府直學

武德大夫陳守志係女重華宮淑妃陳氏親父特與

兼行造郡教史

太府寺丞曾三轉除秘書郎

王宰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

張知宜州

皇子嘉王府朝書黃家燕侍講

從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收使潮實特文林

郎

降校朝奉尹徐光叔復朝散郎致仕

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增強盜希實本州錄參鄭繼

功符同結錄繼功符兩官放係

前提舉廣南府市舶江文叔繼察押管移易香銅除

一官

武經郎李存道和羅淮西總領米敏置少火降一官

止齋先生文集 目錄

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毛居實轉婦夫部檢校

郎

大理少卿許及之未使回轉一官

帶御器械徐必勝除知開門事

倪恩復朝散大夫

鄭僑復正議大夫

曾知嚴州

夏執中所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

夏執中故妻郡夫人羅氏贈章國夫人

第十五卷

外制

皇后初冊封贈三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禮祭觀授益國公周必大

極恩贈三代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滂顯登極恩轉正

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王簡登極恩轉正

議大夫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黃洽登極恩

轉通奉大夫

朝散郎吳章閣待制朱熹登極恩轉朝請郎

戶部侍郎孫翥登極恩轉官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

在外宰執登極恩封妻

填章閣學士洪邁弟遊登恩母建國夫人沈氏加贈

魏國夫人

一三



右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李淑餘實文閣學士知益州改知太平州

吏部尚書鄧綬明堂加恩進封開國子

禮部尚書黃裳封昌城縣封開國男

工部尚書趙彦逾封并符縣開國男

刑部尚書京鏗進封開國子

兵部尚書李承嗣深南封臨海縣開國男

吏部侍郎彭龜年封清江縣開國男兵部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禮鑰封永化縣開國男

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康縣開國男

右諫議大夫張叔樞封永嘉縣開國男

吏部侍郎孫逢吉慶陵縣開國男

工部侍郎黃文封莆田縣開國男

戶部侍郎祝友進封開國男

戶部侍郎梁越進封開國子

禮部侍郎許及之封永嘉縣開國男

侍講朱泰封婺源縣開國男

第十六卷

外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葛師明堂加恩加食邑實封

在外宰執 明堂加恩 在外侍從 明堂加恩

張汝妃明堂貞節三代

右丞相趙汝愚明堂恩贈三代并妻知樞密院事兼未知政事陳騭明堂恩贈三代封妻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委鑰明堂恩父加贈正議大夫

權吏部侍郎孫逢吉等明堂恩贈父

瑛章閣侍制侍講朱熹明堂贈父母

右諫議大夫張叔樞明堂恩贈母并妻

孫逢吉明堂恩母兼人李氏封今人

在外侍從明堂恩贈次 在外侍從明堂恩封妻

汪大定知江州 倉部員外郎汪梓陸郎中

江西提舉汪逢除禮部員外郎

費道除禮部郎官三閣詩除考功郎官

第十七卷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京鏗初除贈三代

工部尚書趙彦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依執政

忠數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謫閣知平江府乙祠祿差至管

冲佑觀 王閣詩單恩轉官

知軍國府未待開除瑛章閣侍制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

韓芳員致仕

知叙州府慶符縣謝平謝敷夷身死贈官

知鄂州王信改知此州

新知建康府趙彦逾改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新除江東提刑陳允充改除福建運副

趙洪補官 港邸有勞轉官

薛登降兩官

骨穿插頭企圖實正陳允引接儀範回程循階降階

趙公介知舒州

趙著知嘉定府

江西提舉張同之屬劾令轉一官乞回授封母

江東提舉陳士英除部郎官

湖北提刑陳德收捕盜寇有勞特除直隸章閣

王楚材王圭收捕盜寇有勞特轉三官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盜寇有勞特除國子博士

知夔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

廣西提刑

國子正陳希點知太學錄湯特並除太學博士

秘書省正字李璣除校書郎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兼漢陰除太學錄

嵩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臨三代并妻

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府閻奎衙除煥章閣直學士提

舉太平興國宮

知成州宇文子震知潼川府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路運判朝奉大夫徐樹除廣

東運判

司農寺丞李天吳除發務運判

蘇南令賈士炎除太學博士

武學諭黃景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景

除武學諭

知信州石畫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

官再任

軍器監主簿王信除司農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

太府寺丞

主管官舍院李孟傅除特監蘇州新棧院院張秉除

軍器監簿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

第十八卷

外制

知襄陽府張約知建康府

朝散大夫知兩外宗正事趙不祖換右監門衛大將

軍機刑國錄使權知大宗正事

直秘閣劉頴除直顯謨閣江東運判

浙西提刑黃道知鞏州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普元英賜釋褐出身

待衛步軍司後軍統領威鎮宿衛部轄官兵特轉官

湖南提刑趙不遇除江西提刑寺丞趙 除江西

提舉

張頴除直秘閣官觀 江東運判劉頴知平江府

李嘉謀知襄陽府

新除福建提刑盧彥德改江東提刑

權戶侍郎孫繼除刑部侍郎

司農主簿致孝伯除國子監丞

諸王官大小教授姚愈除司農丞國子監主簿畢允

開除軍器

直秘閣兩浙運判官黃輔除直龍圖閣陞副使黃輔

改直顯謨閣

倉部郎中江祥以趙致忠親補除淮東提舉

大理正閻兵休除利路提刑

秘書監薛叔似除戶部侍郎

起居舍人劉光祖除起居郎同兼少卿齊歸除起居

舍人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運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

戶部郎中王溉除直秘閣知平江府

太府寺簿范孫除大理寺丞

知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部官浙西提舉學官監同封

郎中

軍器少監孫權司封郎中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

黃蘗除浙西提舉

太學博士陳忠武學博士陳忠除秘書省正字

監登聞鼓院楊大全除宗正簿主管官告院傅伯成

除司農簿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簿

太學正孫元解除武學博士

李知已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

楊源轉一官 楊錦引建陵知蘭州

主管冲佑觀黃度知婺州

高宗周押馬營轉官

武節郎提轄衙前軍器所曾組職事簡舉轉官

沈沈朝仲韓呂及直並除大理評事

前知撫州趙彥純知贛州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

蘇濟知湖州

張宗况張宗愈轉一官與轉官差遣

倪思知泉州

韓真進士方權輸米捕逆勿即

程需輸米特補差信郎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著作佐郎王與除著作郎

秘書丞陳棣除著作佐郎 太常博士邵康除秘書丞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春除秘書省

正字

中書門下有檢正諸房公事權刑部侍郎除顯除權

工部侍郎燕知臨安府

表贊除太學正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錄

官孟猷除籍田令

第十九卷

奏狀劄子

學官乙在外差遣申省狀

赴桂陽軍振奉寧劄子四

桂陽軍陳乞畫一狀

第二十卷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判列那太學狀

湖南提舉葛士狀

辭免浙西提刑乙向申省狀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三

辭免除秘書少監申省狀

轉對劄子

第二十一卷

奏狀劄子

轉對論復法劄子 封事

辭免起居舍人申省狀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申省狀

繳奏劉焯與監司差遣狀

繳奏刑部大理寺郎大為斷案狀

第二十二卷

上嘉王劄子 直前劄子

奏狀劄子 繳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二

乞補外申省狀 內引劄子

繳奏給事中黃裳改除兵部侍郎狀二

論史官劄子

繳奏陳源除入內侍省押班狀

繳奏白身彭憲補官狀

繳奏閭門丞受越鑿乞將敕官回檢封贈狀

第二十三卷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二

上嘉王劄子三 直前劄子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乞利祿尋展蓋黃狀

乞補外狀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繳奏安定王子濟賜忠狀

繳奏刑部易大明阿王祈茶狀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第二十四卷

奏狀劄子 繳奏李逢源除都統制狀

內引劄子 再內引劄子

奏乞襄銀傳察宗澤獎黃赤字孫劄子

繳奏兩寶官更推恩狀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繳奏丹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母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繳奏杭州奏勸程廷高斷案狀

入奏劄子 乞祠申省狀

第二十五卷

奏狀劄子 乞致仕狀

再乞對劄子 直前劄子

奏事獲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再乞致仕申省狀 奏事劄子

奏事乞致仕劄子

辭免秘閣補撰嘉王府贊讀中省狀

辭免秘閣補撰贊讀典廟堂劄子

第二十六卷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再辭免狀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中書舍人拱職後初對劄子二

請對劄子二 乞賜放身下錢劄子

第二十七卷

奏狀劄子

繳奏羅長臣狀給免折酒狀

繳奏謝滿請給合支本色狀

繳奏朱某官觀狀

繳奏陳規知贛州狀

繳奏榮有舍免科數等事狀

解免賈錢院同修撰狀二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湖狀

潘師講堂轉官解免申省狀

解免與郡申省狀

解免知泉州省申狀

議議故事願議附

方史進故事

注筮孟子講議

士辰廷對

乾道壬辰進上賜第謝

賀壽皇聖帝壽誕

太上皇帝

高宗小祥尊皇帝

謝 恭極敬

賀壽皇聖帝壽誕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壽聖皇帝

立后賀 皇帝

賀皇后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謝賜曆日

賀壽皇聖帝壽誕

賀壽皇聖帝壽誕

紹熙改元賀 皇帝

賀壽聖皇太后從旨

至薄壽皇聖帝賜賀賀

賀壽皇聖帝

賀壽成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冊賀賀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成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帝按旨

賀壽成皇后從旨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帝按旨

賀壽成皇后從旨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帝按旨

賀壽成皇后從旨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帝按旨

賀壽成皇后從旨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聖皇后

與西外知宗  
與湖南潘安撫  
答桂陽趙守  
答桂陽鍾守

答鄭教俊  
桂陽謝幸執  
與衡州劉守  
謝潘安撫外薦

與湖南張運判  
與郴州丁守  
與湖南沈安撫

第三十三卷  
答  
賀周佐相  
賀王參政  
與湖南監司賀本  
除提舉謝幸執  
謝沈安撫  
交割謝張運判  
峇道州趙守

賀留右相  
賀葛同知  
賀文代張提舉  
交割謝沈安撫  
峇郴州丁守  
與湖南范提刑

峇長沙宋知縣外縣  
峇諸郡賀本  
與張運報賀正  
賀劉殿院  
除運判與文代傅提舉  
賀留左相  
賀胡春政

峇王篤判  
賀范提刑交割  
峇趙安撫賀正  
峇郴州丁守  
賀林察院  
謝幸執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賀王樞使

第三十四卷  
峇  
賀立侍郎  
第三十五卷  
手書  
與王總簡  
與吳居父  
與鄭景望少卿二  
與鄭守曾仲躬  
丁事  
峇林宗簡  
峇蘧舜資  
峇朱文昭  
峇賈瑞老五

峇黃文叔  
與王亞夫運使  
與林總仲一  
峇陳同父三  
峇丁子齊三  
峇薛子衣

第三十七卷  
手書  
與周丞相  
桂榜與密潘論移運事  
與劉清之古簿三  
與高炳如監丞  
與王繼仲參政薦郴州丁提報  
峇沈叔海

與呂子約二  
謝諸司列薦  
與史丞相

峇宰遠王孫尉  
峇趙南紀節推

卷漳川寺范東叙 典朱元晦二

典王翁希 典丘宗所

典國舉况家書 典徐觀之

卷張端十五 代胡少欽監酒上發守歸無家書

第三十九卷

記 選德殿代周子充內翰撰進

重脩石尚斗門記 温州重脩南塘記

重脩瑞文縣學記 永州分宜縣浮橋記

温州重脩寂菴書院記 雲臺閣記

第四十卷

序 奉詔擬進 壽皇聖政序

進周禮說序

嘉祥進講藝祖通鑑節略序

分韻送王德甫詩序 夏休并田詩序

丁端敏南征集序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義役規約序

謝季濟正字韻類序 謝棻英老子寶錄序

送翁叟弟赴江西撫幹分韻詩序

第四十一卷

題序 壽皇聖政序 題嘉祥賜賚金劄子

跋御書兩進范東生表詩 題杜大春畫梅

跋徐薦伯詩集 題石時亨所藏巨真畫像

題張之望文卷後 跋東坡可記程公進事

跋爾雅疏 跋孫氏誥述

書禮德堂日記陳仲平問詩語 跋史丞相祭諸葛時文

跋靈淵廟陽 初額 跋朱景文公帖

跋宋元憲公表卷 跋趙廷康公書偽卷書

跋趙廷康詩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跋張無盡邢和叔帖 跋邢樸夫及諸題跋

跋邢氏慶園夫人手書 跋劉元城帖

第四十二卷

題跋 題 仁皇丙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跋蘇贊門論章子虛疏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跋東坡桂酒頌 跋李簡穆公書

跋江道士王靈登額後 跋周伯奇畫像

跋徐大人手書佛經 跋司馬溫公道三書

跋林指翁產經 跋王恭簡諫草

跋曾文清詩詞後 跋蔡京跋席元行末上書人詔草

跋蔡觀公百詩詩稿後 跋陳仲仁所藏張無盡帖

跋蔡正則所為陳仲石墓誌 跋林宗大東殿湯氏畫梅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滿後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跋

跋宋宰元成所藏宋宣憲公王辨公帖

跋宋宰所藏畫竹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跋沈愈次翰所藏其閣情禮畫堂帖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跡後

跋吳興陳蘇芝草圖 跋樓天防重拜圖

跋孟蜀王書後

第四十三卷

策問十四首

第四十四卷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桂陽上元設醮青祠

桂陽齊雨文

周子名說

謝居士贊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第四十五卷

祭文

祭允光居士林喬年

祭尚祭酒

祭薛常州先生

祭諸葛

到桂陽講宣聖文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謝龍山渡明應侯文

朱子名說

桂陽軍告諭百姓文

祭王詹事

祭張南軒

祭林安之

學官同祭王司業

祭張栢之

祭劉端本

祭呂大著

祭章端吏

祭孫樞卿

祭孫樞卿

第四十六卷

祭文

祭沈叔阜

祭張國紀

祭鄭龍圖母夫人

祭劉子澄

祭張五卓

祭林鑄仲

祭潘省之

祭沈次卿

祭朱文昭母夫人

第四十七卷

誌銘

徐叔樸廣誌

趙夫人墓誌銘

承務郎陳公墓誌

馮司理墓誌銘

章端史墓誌銘

宜人林氏墓誌銘

祭鮮自明

祭鄭龍圖

祭宋慶士

祭張忠甫母夫人

祭妻母趙夫人

祭張忠甫

跋祭八一收

代元祭林家事

祭梁丞相

祭鮮訓直

祭今人張氏

祭瑞安宰留公顯

祭潘省之

祭張山陳國需

林安之廣誌

胡少賓墓誌銘

叔祖母韓氏墓誌

張忠甫墓誌銘

朱居佐廣誌



誌銘

劉瑞木墓誌銘  
林氏墓誌銘  
陳子益母夫人墓誌銘

朱公向演誌  
何君墓誌銘  
胡彦功墓誌銘  
新婦墓表

第四十九卷

承事郎徐公墓誌銘  
新婦墓表  
敦文閣直學士薛公演誌  
脩職事呂公墓誌銘

陳季陽墓誌銘  
徐武叔墓誌銘  
陳晉之瘞誌  
林懿仲墓銘

第五十卷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林懿仲墓銘  
沈叔阜瘞誌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高光中墓誌銘  
王道甫瘞誌  
族叔祖元繼瘞誌  
族叔祖元可瘞誌

洪君墓誌銘  
族叔祖元可瘞誌  
陳百朋瘞誌  
族叔祖任墓誌銘  
令人張氏瘞誌

第五十一卷

行狀  
石象碑即新羅侯常州薛公行狀

福建長樂縣主簿諸葛行狀  
國子司常何公行狀

第五十二卷

附錄  
宋寶篋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銘論

宋寶篋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後勿學撰  
宋故通議大夫寶篋閣待制陳公墓誌銘葉過撰

舟說  
戒民心策

青盤蘭說  
守令策  
牧民心策  
朱芻子藏名說

童子林子浴說

止齋先生文集目錄卷終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歌辭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暮之春六章章五句

澤有波桑給子

與子雜項

古詩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落華一首別滿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一

二三

行人半向合德宮翠華臨望海瀟先一日爭然債銀若香掉  
血淚水楊君氣奪幽并夜黃君石死不可轉夫子居然古藥  
聖文軒風流天下少獨來成毅無遠夏實梁未熟事如許白  
少臣已老于章王君尚霸雲手夫子幸遠時諸公案家皆  
流亞德尊不過五品薄歲晚曾無一餅暇君恩堂及問胡障  
家事姑惟問春按此行端可振顏俗令我短絀今欲寓

遊鼓山

鼓山開天下 一見名不空自從周職方闕在王會中登山亦  
義人興寄隨所達騎若常情日遺客多悲風劍川發既西萬  
阻與海通忽焉得平濠北山轟其東我行未及巔已見國勢  
雄三韓到吳會不可道里窺佈眺南來帆汎云自朝宗葉時  
諸降王各松十里封相拾神河國旅獻東都宮果都今何如  
胡馬驚驚蓬一春長雨露明日歸樊籬恐探泉石世第煙道  
歸策

和孫偉卿雜言十章

萬事如浮雲可觀不可有三平刻一葉未乾骨已朽  
可憐負新子探有癡癡志出門欲何之馬壯車未試  
一斛腹果然身外骨不須深知祝方朔不似紀休儒  
墮落生死間大志為有身老子讚未破天地豈不仁  
邊房悟前疾寒欲得身健益之此何祥厥錄無水頭  
有書但插架有門亦常關是非天下事而我土石頑  
好酒來神家明月得我心把酒笑明月醉則盡不促  
既窮果何尤刺建章誰在春言荷姐人菓子歌和待  
或動著子舊我恐落人世時兒具絳筆一歲復一歲  
人事盡鄉曲田租了王官備於大海枯不改方升寒

送村正仲玉山

去年我為客持酒送君歸君今理征鞍我適卧黃蘗人生足  
離合仕宦相乘除科名餘十年丞縣亦既過期色日愈好把  
口無歡飲自言有步令歲安知何如深羨濟人具不借借  
書虛名多自誤徐步乃疾驅從茲扶老眼看君上亨備

和林鏡仲喜雪韻

常時嚴冬何君相次朔夕隗莫莫楚羣黎妻其望三日是心與  
天通昨夜平地又兼笠在東戶覆絢在西陌急待明年飽欣  
及君事際微宇正無塵草木亦煥赫遙知藝稼朝千官手加  
顏溫論祭龍无賀牒文馬跡街杖懸報城仗節足延澤獨擁  
盤關馬共許游泮參更願吾君相對此念忠赤當今扶輿溫  
恩當到福場有士如有年要豈旦日積委安自甘霖掃乾無  
過客

再和前韻

冬夜苦難曉短景復易夕安得尸牖无不待東方白恍如游  
北城瓊臺若千尺英華發林敷餘彩散許陌平鋪浩無垠異  
入微有隱忍矣貧蹤親未報朝曦結羽歸著歌前梅片隨粧  
頭曉曉蒼汗中有意欲比迹自欲玉皇家覆仙陌山澤新未  
學為農遭歲屨無麥稊于邑恒鑽老婢脂盃亦一醉今有待  
喜更門瓜場歸來者林頭款款幸於積且以欣春醪號召已  
散客

除夜用前韻

又添犬馬齒常恐千半夕手無數珠字紫已太平白六朝貴  
人家瑣瑣出數人復有陵邑萊沃壤動連陌足然燕巢巢忽  
入窮通陳伊傳亦中書至今名籍錄蒼蒼財風雨曾之斷碑  
額中原五十載胡騎亂馬嘶誰當懶折腰去學陶彭澤愛埃

壓不下中夜歌秀參那代豈無人  
壯士守處場蝦蝦且盜酒說此  
律本

和林宗簡除夜讀全與宗簡商  
因反前意

霜憐柳相憂老作兒大悲百兩  
輝盡君聞古風寒短煙五煠家  
字亦多為我對三陽柳寒月一  
再問君雪除夕二韻寄宗簡

百年揮指項拳動不違夕  
無入即我樓百人袖于鍊輝靜  
曉候邊際通家求不死真火兼  
頓首生苦呼繁音字驅鳥忘何  
野獵所解錦鼓麥不聞有孔子  
肝膽自總場老翁薄履笑空洞  
對客

子豈我有感我和子並進文武  
其季小雅亦既衰故人早歷命  
壽人所為善是何時已與子者  
賦笑滌問諸友

我欲待明月相從手笑菲月亦  
事增飲飲我人隔雲山芙蓉並  
如花每三月長人壽千歲餘相  
鍾蕭詔我作山深潭

送楊似之授舉湖南

此聲先生文集 卷一

昨日有客來分符今朝有客來  
馬知老村主儒雅風流能自  
夢蓬山萬里何為隔湘水燕公  
士星輝即著尤與何次第諸公  
見狂行已三四可令僕馬病在  
近山窮處故皆散人不犯酒半  
文字多時得見前折節萬事更  
請自此心扶大議續萬事更者  
胸中自有萬事更者方得意先  
哭呂伯恭郡中舟行寄諸友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旆今年  
我人胡不白髮早念昔會合時  
舉鶴人曉避搜撲混茫湖割入  
吳斯文何契闊之子復凋擗百  
微者聞者者拾餘卷區區存萬  
影盡精回天行今懸日月並言  
老小南停安菊會北顧閩河香  
張冠冠以前詩 標識各努力  
十詩見奇吹韻奉酬

明月不可沒有時障氣霞笑樂  
練童釋氏多達詳如欲直物累  
連捷者胡琛琛球萬美節士自  
落傷人心亦在龍之子抄田金  
真心觀宇宙取是向與各夜且  
人發依有割入讓望余耳目短  
朝韓筆龍翻卷天吹竹鳴胡然  
列子懸在鼎東前水陳玉

朝韓筆龍翻卷天吹竹鳴胡然  
列子懸在鼎東前水陳玉

一五

參尋與成中許雞犬各有段人亦宜自奇  
說合何必然金化黃河塞真堪恨不合于鈞等蟬翼  
在並清清古載籍可盡天意解而匪人力  
我友天下士遊者八九人非無新造友亦有久故親可與共  
安利未可同隨論欣然得一箇地首終酸辛

春人樂中許亡罪巨崇勝六經獨何罪亦稱大物嗟嗟  
百年香道如茅一照豐餘論在河洛諸賢沃  
濯洞竟老盟若菜氣安吐轉茫猶自恨此志仄扶春  
其達事業隨所附十載有南董何當今親古

江梅感已過燕于春又來不愁吾廣病所恨此志仄扶春  
博明閣蕩蕩開欲往豈不可致遠非為駘  
子散我三嘆我和一笑方期休平今勿與知首道頭聞古  
辭卷不落人問調悲歌泣鬼神妙語無餘少

黃巖張之望之立來訪與遊梅潭詩以送之  
張子好兄弟別我今九年東風刺眼雙鬢忽應前坐定看  
兩鬢髮極意採然來日豈不多此意今少壯念子伏巖亦有  
作曾巨編拾錄未暇謀使我志獨堅虛名連相累治嗚嗚誰  
憐積雨得新霖綠珠猶百川載酒問何有張舟應所便與子  
釋澤附以茲驚悵悵傾崖俯仰泣中有飛瀑懸平地瀾蘭聞  
晴空自雲烟既見各有得欲語不可傳泉妙在頤會天飛謝

明鏡子歸有朝時寄三兩篇  
和張孟阜尋香錄

平生拙狀物出語都自恰久欲強梅花怕恐累駭罵不該美  
子年少氣豪欲詩尚往往歲一米語不驚人意不止筆力待  
至千拙拙我以病癩追驅筆者輒不上張人僅置詩太息據  
固我恨不綴芥尋梅故嗟乎孤山無人老坡死水邊竹外詩

低徊我愛雪嶺紫守禮不道雪月冰瑣現退藏物復獨天數  
每有歲晚多驚猶勝紛紛自謂好顏色萬景先立香堪衣  
此意入詩句十年未就授空閒年久恐生看落片飛箋告  
紅生照瑣隨金韻終不滿今年又恐生看落片飛箋告

送別欲無蘇細論雖有酒今當作劇縣君意亦樂不江湖吏  
道何暇月民勞又散之散精神自愛移袖手受中名甚美用  
意物兩容君親蘭桂林散茂及推相移移託客主題色非故  
有贈言裝滿車一守堪結首於馮但裁擇對趙二三友諸賢  
在當路公論在眾口

送趙取靜教授閩中四首  
家無宿香報適意所向征檄催上官航海看蓬壺有信反  
當代浩放益壯壯以茲宜周行蓋在幾人上  
讀書頗讀經學文頭學古青衫故不換白髮早回教我亦筆  
入子風雨散蓬戶胡為數相過夜話恒過干  
烟烟出萬壑冰壺縣隨秋與玉瑣中穆然養黃瓶孤松高  
半天關並復過幽看君最雅容奈何短自謀  
百吏不可試卷檉州校官翻然落南閩不為荔子丹彤盡妙  
經術荷亦多儒冠香道未必貴政此良已難  
造白石巖

地尚東南傾白石際滄海立蛟龍波濤瀟瀟天得減色互紫通  
國盤旋多危他山及道人獨有之五至三四級裝看星月欄却  
隨風雨急于今二百年我共真瀛幕拾踏夕陽抵對酒秋星  
照明朝江上舟避雨漁翁笑避一虎仰此道可於色  
和五阜老樵頭

朝道山南東北隅俯竹之下手時披五步一顧立不趨系杖

朝幹千萬紛繁然笑倩多新奇歲歲安用妝解為雙雙作伴  
丈人行嬌水藍綾冰斷肌甚苦雪片來不飛玉燭其未燭  
歡抱姑之仙下綠綺羞此為麗羽燕香三開大夫從女須  
柳櫻頰却並驅張子安之亦既衆人不得觀以我歸我生自  
視梅乾如滄江獨立兒女陸年未稍稍學折枝奈何復與此  
花開

再和  
望美人兮天一隅薛蘿為衣願併披水竹隔我不可越今我  
隘首三載餘漢廷年少六七青鬚眉皓白未何為我欲避我  
門之道安得玉貌生控肌長翁做脫欲香飛涼江釣雪寒空  
欲少翁頰推折才角笑齒一聚知音布襟家齊斤齊以須過  
諸萬人人背肥梅半梅予我非擬持汝二老將安歸古未弱  
韻剛不如孰有煙媚為人豈君不見孤竹之管求孫枝汝豈  
早定歸山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送同年林多監丞寧海  
同里衣冠近開球同年滿望多豪傑美人宜伴玉筍理隨史  
亦隨花雨醉消抗一筆遠望可每食雙魚甘旨便願磨周道  
竟何如喜為身詩香宜朝清湖望瀟湘清陳碧精寶錄深  
見由來盛事歲月既卸到修遠肝膽徒揚花吹水酒柱放一  
箭加養再無德

送謝希孟歸黃巖四首

嶽嶽竹帛傳浩浩金石刻流亡已無限存亦誰愛惜如何狀  
表氏文字二三畫嫻孔直不聖用以演周易  
法冷如牛毛斯秋信子成薄高嶺立山趙張眼愈明萬人上  
下風國勢尊且辱未嘗三代前誰獨有此名

主壁翠縹緲山龍蹄衣家不聞延古初而興自虞唐雙車崇  
新射謀作蒙福載至今人便之泰亦忽以亡  
畢勝以為歌班刑以為儀文陰貴如此勿使至貴虧頭當染  
小雅處焉至魚麗矣主禮百拜六經似文辭

有向和滿卷大額  
兒童跪亦角兵衛忽森戟十日不汝見奉文出咫尺隱凡觀  
物化野香迭所狂寒寒欲從之世事有幾幾

贈尹錫伊

香反尹錫伊十年抱心疾休然萬事廢且子黑如漆從之門  
香學歷歷不遺一佳篇問坐斷法瑤整方術豈其過人耶注  
此訪遠遠探皇見物惟滿池官筆空若看服馬醫脫與近參

送鄧守汪充之移治嚴陵寄謝研祥輝願頌越魏碑

和韻

桂影籠清庭時驚井井黃雲秋已及十日不雨民未息使弟  
 日陰長疏清空與寒雲密入猛婦休歇兒在室符春此出  
 望子歸市上明朝我二十農家語商賈語實相頌使君無疾  
 苦自合一種步履健者將母從爾鼓馮期扶風天人五  
 就嚴殿在何所讀書去萬苦吐九重欲打君門阻樓馬漢  
 鼎鈎幽見求人自視西人好那知港露薄秋享春堂平鋪無  
 刺少看容解事談笑元祐治平諸故老身要人扶功未了  
 誰知青絲路馬橋門道應笑江湖幸甚早

寄題陳同甫把酒亭

稻梁不難得軒兒亦易得胡為抱膝窮側倒復側側秋風  
 碧梧鳳鳥去無迹卷空翠際登兒文淚盈聽悲然一展爾孤  
 擊起空哀令人識雅頌一唱三嘆息室簾在路傍柳絮在氏  
 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賦食清書果何罪積累又平白此意  
 太勞若此身天打打把勝且不可出門更何處但勿門外  
 蓬蒿若千尺

送董正則赴浙西憲幕

頻年送行潦酒燈詩不工家晚與君別奈此百感兼岷山有  
 風風雅頌移幽風于時二先生出處海上同曾對對七峯失  
 已一掃中明朝蜀江水不與瀟湘通人心起盡求世故開洗  
 家乃知貧賤交不下王霸功籍根宿病強雲低背雲鴻秋水  
 能隔人白頭况送空相從自來髮冷去隨轉送今懷欣有合  
 後論書木重鱸魚直萬錢早學歸一鐘頌君來歲年我友于  
 已前

送陳益之學問

論事不談如或兵欲如衣冠佩玉巖重而寬平作文不欲如

組織如珠林茂叢窮究而數豈預給蓋亦頌紀甚極陳何  
 如除與則香宗受才萬人敵排空所向無遺力親表三牛面  
 暮黑交情一掃千金壁明朝不要斬德聖乘馬借人無德色  
 作醉陶山可駭駭野將月空墮頃相君有令民未得勿問  
 堂高若千尺春江浪跡風張席欲言江水何終極貧穢相  
 鬣毛白吾可雷同名送家清散未放情猶激君看風雅詩三  
 百亦有初章三嘆息

翁誠之慰燕漢再擬祖送不及

昨來久行驪駒集今未懷望橋鳥守平送客亦多違先事  
 從勞復無及江頭祖報數百人落紙珠璣詩什什自吹短韻  
 甚甚得岳秋陳之復差差君方筮仕從茲始舞獨開時日十  
 里若迷人話于休儻一節令如此

送鮑清卿教授省中

閩中豈不好箇中况多儒其山有丹荔其水有子魚文軒諸  
 先生典則故所餘堂堂選儒門深內欲空諸管遊得此樂踐  
 者酒滿車我亦勸君酒我者獨來釘管閑入林疆不可惜亦  
 漁背水漁尚可惜時更時呼呼方今朝廷算神勿日走趁官多  
 宜勝記勢速便易謀婚身衰所問藉口誰不如奈何但温肥  
 去向天一隅平生拙自排差差歲月除更事亦似飄飄此未  
 必應宜有服道爾佩之以遺殘令人愛不見狂言空賦頌

作南塘記郡守沈持要以詩來謝次韻奉酬

周公作雅頌不工君看椽筆斷新碑巨類橫豈當在世時奉  
 奉勿深哀胡然今弟有身後議論公達人指物情玄覽時有  
 融區區強名我答爾米何從沈公天下士於今為夫誰辨人  
 見未嘗譽之口不容請將氏南塘橫盡意未窮公詩陳誼高

與興好事同年登百底與解后香何功留去學休影優游謝  
遺蹤香方天征南雙雙動壁紅一以樓山顛一以汝水中

一言時必還離自歡吾去赴閑  
變化性年十九非相縱錦逸福欲指街衢久不見香字下  
與家人羨羨江六十年得此心自疑早從諸公清晚佐一  
治居庸探探高動興作史道大白浮明管單卓款氏靡多文  
維索復用拙具良規二年竟調錄一別事涉瀕有酒公不飲  
贈言我何神神持清朝班余日尚德宜何坊着此翁本酒結  
蒲扇

懷園舍石天氏編情

山陰不得見見期在東陽東陽怨歲華欲住又阻長貽書報  
無報有便便寄時以君懶於書我豈望得當承承十年別動  
止當更拜君親今何如我與我老差馳使自疑同脚力誰動  
昨日計米多少款酒可換歸而能甘寢耶比之昔對床媿氏  
亦晚矣吾婦伯婦行為居過客預亦未嘗不常有兒若干人  
已未勝題宴但更無寧門勿問鄰與一紙細說似此運  
昔夜夢君託文少年場球身而狹某醉于烟烟光依然論時  
事悲狂談以勝我方閉門嬉得玉即暫忙婆安松竹下細數  
秋葉黃香走蓋湖香翠香手道運清霜勿犯及却使我懷揚  
次韻香香香月下有感  
平原披草復倚竹圍綠萍乃於此中間更以皓月映佳人笑  
隱几萬物獨我我正者吾有母得飲得研卷  
夢人誦詩竟看 數句足成一首  
三人共一披寒花爭拍奪一人臥不讓起坐連朝喧明朝復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

兩雪思宜無春妨四時各天運二人正軒賦  
送曹器遠試臨安二首  
清形宜必有未得不可已皇皇海內人趨走共一軌生前性  
清榮茂復把深社他山有隱淪一笑奈冰霜豈知天地間樹  
立在人記

大有紅雲力小有翠靄眉誰當碩人結果以掩泉壑煙煙一  
百年此道乘空被雞驕三澤奪亦起一藝試或云科目弊此  
語復有外  
約同舍蜀人王德緒三首  
遠望遠閣空鴻雁年年我嘗按輿圖播漢在眼前胡為吳  
君列壯齒今幸朝下峽君有期會美我何緣令人媿不如鴻  
雁得自便

晴窗夢迴江已後至灤唐兩崖承秋吳中有一帶蒼安流連  
分寸志去千丈猿深岩澗不得望之滿襟淚浪往日事已難未  
日理未詳  
登橋方築築魚蝦亦多多能吞半年根豈惜一見過長夜月  
如霜聽我苦別歌窮窮度虛舟風定水自波或者但君舟空  
此行空何

次德簡仙巖韻

我家仙巖人跡稀客從何來此何時或山之陽遠海濱鳥足  
欲寫心精微潑泉自雨一丘空有龍壑不隨羣飛病無拋勝  
渴埃喜歸未作春良已音音聞岷山天與齊何止不見如調  
似君登絕頂小天下此巖有山安足堪翻然肯過非所期此  
運連開年津脂願言松駕空遊歸為我更賦嵩高詩  
再用韻呈德簡

二九

一日一見獨為稀如何十年見無期音方柱歲意難別一笑



驚悉歐武俄江流永夫御間阻恨不羽翰欲嘗飛不圖今日  
已華髮話此惟悵還奇青赤麻不競萬屋厚積書幽兒恒  
飢饉富附製斷冰雪欲安爾可相從藉功名富貴各有時人  
亦寧自為軍節與君待此將安歸路海雪山無盡詩

夷門歌送諸德還關

萬古以入海吳蜀有不通不隨誰使然人自為異同昔在李  
孟錫士容傑士封靜言彼阿尤亦各徇所忠恭惟宋史命三  
柱管朝宗斯文已百年名世埒數公眉山與金陵奈阿不相  
容大雅如關洛亦復立抵攻朋分文字間禍起朋友中四郊  
忽我馬蹙滿夷門宮往事已覆轍後事如飄蓬一辭忘苦飢  
一掃忘苦寒身謀每不長王事靡有終有客獨惻惻萬里興  
深哀相過話離合歷歷難堪費我文世慮得念之涕無從食  
賤將女歸功名在其途有試用斯人可使百阻空西人不為  
西東人不為東

借書一首別薛子長

山阿若輩非隨甚推盤桓美人此何求筆竹數十年日閱書  
百篇高覺日力寬欲從我借書我書何足觀辛勤抱道經反  
此贊髮班一語未領會景目不自安無更聖人字亦恐無窮  
屢况復泰漢下曾哀隋與劉致之獲麟前存者今若于我輩  
以教之望洋又空嘆羨若方威年空意涉浩漫又聞書少涉  
不樂事決完讀書固匪易用書良獨難昨來構堤上當試及  
孟軻已語如清談此道如丘山

寄陳同甫生日

南國雨初潤西風水微波持酒欲飲君奈此道阻何天地自  
又長日月長嗟志士惜少年用意天庸也宜無文字功百  
代名不磨朗然朝覆鏡夜起瞻星河思婦抱貞擔驕人視勞

歌曾做強盜書羅出馮狐河水使姑射神人居秦天和下視  
塵寰冥鴻鶴謝網羅身將世世誰親得親與喪多簡君以養生  
我亦以養病

述懷

有客盈門飯不足有書千卷兒懶讀王公勞問場爭龜鹿效  
相忘盜騎屋古米堪笑如我少生無一事能恰好獨有居間  
可引手我又不欲幸甚矣

簡鄭景元

西風爾萬物於封易為先說言就調擊之死天靡悔方當奉  
和時動推出草昧宣號既等者恐長彌大塊於約誰則敢所  
倚蓋有在

簡王道文

瞻彼萬仞巖亭亭上烟霞其下寒澗水涸不容魚蝦閔子生  
好脩而居東海涯觀見泥中戴日食百萬家浮名太累人未  
語泉已譯為海不為湖何道以自致

贈東陽呂望孫周登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安得壯士人所患求之市隱我行簡鈔不  
當書費已班逆胡未討憂萬端此得兩君聊自寬有石室功  
立環死百夫脫之欲舉難兩君扶把如弄丸舞空一葉風團  
團君君起作胡水冠漉漉酒於地盟血殷長劍久倚紫巖山義  
欲為漢採樓蘭九重深約虎守關竟以物器得一槍掃千軍  
已降珊瑚兩蛟出茂萬馬橫花關月暗天汗漫漫空悲憤淚  
欲消強兩兩君誠肝我方乘障荆之蠻五營諸將皆英豪  
靜肉人不進征鞍誰能與百辟者但得汝等一辭吾君報  
書生老死不足歎

書黃巖丁明仲墓誌碑陰

漢唐後宇便南金子子奉石藏幽深有石以上解不注我道  
識子猶漸掃黃山之阿墓餘林斷碑日輝秋雨霖復立孫子  
力不任人莫過問碑孤舍子以窮餘死苦吟來作遊殊無依  
余采乃得此世所歎子視昔者觀與今區間書短弁與阮長  
留天地誰無心於中詩人最堪欽况亦行清如書碑何獨遺  
子天球琳上與郊島洛相尋餘與屬精見已說况立之後生  
空驚期日歎或頭勝歷有回可修亦可紅收拾舊書編朱鏡  
未必千載無知言請我書此碑之陰大亮一語不肯從焉呼  
隨者惡不禁牛羊勿踐木春春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

赴桂陽道中喜晴書事

十日九雨垂垂馬僂僕病泥乘飛埃衣闌戶得星月喜有  
耻向妻兒說耳根久與朝鷄泥熟臨八年謀未拙已米作糜  
家被賊奪未午滿家惶出如今兒輩莫愁我歡喜心已  
折可以飽廚多荷廉苟有一丘吾計決奈何諸公屏後皆豪  
傑尚愛春後老元錄

簡友人二首

南去有五嶺北夫有壘湖水清石蓋寄往往中州無在昔官  
游者越若韓張徒胡然自衡陽更碼亦不但  
安眠衣至卯休吏日加甲虛稍亦已厚養病非隱淪恨無封  
老法老矣裁其身道歸豈不寂寞有宜歸入

押王教授濼叔述郡園韻

吟邊豈無事治園亦有說朝看土飲羽簾與客較轄且以示  
多暇且以勞同列我生賜九四世故眩三折環堵僅尋丈短  
亭勝後月忽家當守記濼補卑城缺區區自米蓋在在欲離  
離矧惟有益山未有從何月張羅上空庭尋芥及勁節舊觀  
津綽然新思蓋踴藁幸方一小治類尚可六丈大鳥翔坊

胡勳城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胡然

封殖之去日如始生

送宋伯潛宰高安

秋風日來淪牧車何時休有鴻立中翠玉瑣棟黃旗此賦不可折其節未忍抽亦入屢覺行而為稻稊謀四海揚誠當吾道得自由懲哉思焉瑞駟夫試一善風詩託於幽易象重以周酌游辭必當知橫空翻不若逆水舟

送楊渭夫歸省

應侯氣蓋百身小朱佐誼與辭江長兩侯安士早成癖任甚消夫懷故鄉士窮萬事一不就就得一事窮何傷消夫壯者忍窮久老強欲林胡沙霜吾家何在雲橫嶺迢遞不寬到兒照敢與親勞交湯餅翻味聊且與誰胡賦祝謝數錢錢體亦灑劫劫船賦誰行人謝攝賦日人如得之

空齋聖學寺高相

久與林空居所見香泉穉豈無壽十年未有此栢異莊而嘗參天晚乃但此地定非風雨推結是斤斧盡其本則離候其未則倒植其枯如殘積而蔚有新意其靡如弱植而寧有高致將直復却行宜右急左次驟龍或崩頽遁虎或回胎積石或猛起飛崖或顛陞山立或蒼折戶寢或奉跪斷文或法附橫陳或異避銅環插不仰頰隨力未奔射客自光怪捉持匪標置或高人為虛獨以天巧運吾聞古有道紀村去故智與世每如此全身亦豈是疑將問歲月缺弗見載記誰言導江

時子植持爐戲世人那得識會有神與至

牡丹和潘承大韻

看花喜極難愁人字落久夫為胡塵遠知她說筆何在但有欲卷石不泯夕陽為我作初憐佳節過此無多春更覓銀燭飲花下五陵佳氣今方新

張渭行部過湘岸有作因次其韻

春曉得新蘇草木日夜綠陽光初破野野暉或單復美人浮湘波頃此入蓬屋故放歸帆遲更更酒火騎窮探物精華盡付詩凡日憶昨欣晤對令我忘休沐劇談行布危坐兵衛肅相思正倚樓所寄忽累信理辭賡賡賡賡賡和難屬自從楚器與悲些連差玉樓求數唐人款乃最隱宿世無容昭明斯文又誰錄

送王南強赴絳與答暮四首

詞臺行天下嘉穎二百年甲科至公卿誰敢謂不然而有人妾婚孽一世折弄指我亦欲謹短諱不言幽燕汗簡在吾後覆車在吾前人人尊孔孟家欲補詩書未有字宙孰與今多儒儒者道如砥豈其自崎唯中以黃老廢貴以絳灌球漢家嘗妙紛政兩門戶殊

歷官如歷階越等多所傷李何堂水持鏡萬丈長推無斯世方乃此抽子秀永夜跋不禁竹此故皇皇又問難小魯樂

回問牛羊

聞之浙河東見之湘水南未歸却相送既善復不堪行矣乞自便歸家或可參君方乘日長勉為停朝駘我池有蟾蜍我園有黃柑

題明皇醉歸圖

騎者兩人扶不正夫道誰知為禹來一人前馳一頭後悚欲並驅無號今狩人亦忘記廢火阿祝只愁天欲暝有司刺候上起居否莫得詳官論靜鳴呼聞元自英主前擊竟遺盈備

送范憲東叔帥潼川四首

旅君不見漢官關如已未必當年甚如是

韓通十年合復十月韓往日苦無及末日忽未知江澤與  
海通吳會與蜀連通國天道常連亦物理宜勿作兒女感是  
中有精微  
相從意氣相和知髮七斑細說虎非淺對始今款每懷吾  
輩多未詳以此世難一則務冰雪再則緝之蘭騷人絕芳華孰  
與風人寬

有者但遮眼有位亦養病養病猶近右遮眼已息多聊復歲  
吳爾奈此人遠何春光正橫空議論如懸河宜君見別輕歎  
曲理則那  
逢人九頰有過夢三折肱雖知少為狂正復老可憎吾今有  
儲粟吾昔有儲奈魯論訓何如周易讀未曾言歸又言歸說  
大喚不學

行湘臺雨簡劉公度周明叔

持行客有成正熱人不禁出門一昔雨醉幾十日陸湖山蓋  
以碧湖水益以深天沈接雲夢野暉暉暉柳柳無恙中蹟輝  
有木未音種乃廢疏草麥方雲不余我起問夾岸往歲孰與  
今衡茅或數間薰竹皆十尋滿道聞華實驚驚時浮沈老禪  
各有得漁熱不相侵早掉禾欲爭新欣榮如金為之夫卷浩  
於以成孤斟永懷泛湘人居霄多愁吟往者亦此境今者亦  
此心空名但十載往思誰一辭時哉不可失落浮更發暖

湘中也可樂誰苦愁不禁樂彼蘭蕙委國法嚴當陰賈子天  
下士子何念慮深貞元兩御史南還會於湘亦復相唱酬  
有亡國音思深更憔悴中夜起披衾而得歌乃向贈及臨至  
今賦後五百年公未遠相尋田疇茂臨臨似市春沉沉竟書  
日夕下代益壯年復壯也君賦甚小即至萬金交歡有陸賈

私恨無半對我飽竟甘發公服多長冷迥知湘中樂關時匪  
關心相氏忘勞力崇程程翻站襟却愁吾二人四壯歌歌歌  
開華正則閱履理次其送家顏以問之

順水去吳會更亦未乘門萬古送順舟以斗占且感兼余好  
百家信不及魯論初亦半草朽久之亡存白髮一無成願  
識乘與源風侍波自手却視消長衣六極夫如何夫子子巧  
翻但言但乘棹作志無鵬鷗規圓而拜方往往萬巧橫階  
各有得女短臂若于玉常相會盟兵車相并奔一語有暗合  
羣生皆安溫狂成今幾半管試以是觀此道未何死此書未  
泰端猶之斗經天於以生蓋彈雨亦人哀國自為乾坤書  
宋人中州坐使學者奔若笠拾從之或但遊其藩吾聞欲求  
極繁空訪河根孰與晴牛車把把行江滿

和張侍唐英咏梅十四首

種梅欲百畝誰老意未喻有山在堂背有溪在庭除我危坐  
中共花以真坐偶人固不可親花亦不可疎  
花芳以養性花陰以休影更欲從旁謀種棘可平頃衝寒時  
一觸我醉花獨醒醉醒兩相忘久未覺歸艇  
因山為高下因冰為縱橫恣花欲何之勿挽阿性清却愁雪  
太深暗言不勝情有時亦有未當我戶牖明

我豈愛花者而獨愛此花愛之匪無人詩且數百家則有水  
邊橫後有竹外斜但作如是觀桃李亦可誇  
人言物不齊相較三十里以梅等羣芳何啻鬪渴水托陵狀  
百物無語可者此處磨常之笑但不禁於華

駭駭入寒冼故作不深清美人美無度可使一國預胡樂注  
材夾此東西樂對之意自消人美無度可使一國預胡樂注  
以之為雪耶雪或隨行溪以之為玉耶玉或附流溪春前每

者誠哉安不遲轉德幾似有道可與共舒老

政應遠泉好可忍負幽探以遊落南雅蝶蜂獨道感豈無好

顏色一兩竟深暗誰知歲寒姿可久非可暫

若以色見我色衰令人忘為歲妙宗妙亦不在香蟬未去

若者自意傲雪霜富斯玉立時曹吳一在旁

遲遲可殿後寂寂可銷浮風人第一章窮究河之洲雅如三

代英惟此宜與情不然則羅仙玉蕭下春樓

花桃盡日予自弄愁空日不足又作相相夢

李本湘岸竹烟烟湘波月其中雪垂垂一樹為誰設不應毫

高人於此能忘折折之寄相思可以慰分袂

高山結鬢首久不見歸黃遜返一笑空可與斯人當如何為

林通托根向錢塘居道蘭與並字愁楚沉相

先入子所種家在何處村自別此堂堂不知吳寒温温歸封

植之歲歲為此言老如霧中看正恐日力昏

招德二首

持子無登山山上岡復岡朝為宋陽輝暮作陰離涼燈清幽

上喻林深山鬼翔子方何所求崇此鳩魁鄉國人竹蕭然吾

室多管狂望子于不來幸袖天風揚經塵揮落盡幽韻次第

價無勝入冥雲蟻或覓貝陽子方竟誰從獨樂無己康宜其

子之既而可致與誠

持子無涉水水深下無極儘魚舞浮陽晴首閣除君翫去一

羽沈惡來萬波激子方何所求快此蛟延清撲撲起陽城拾

遺抱李渤望子于不來幸來就適客踞坐山石轟時吳朔風

記夢

靈巖石壁辨消消如絲繩其人指此泉下去為滄潭旁有五

蟾始空中底方平視之鼻通危傲致刻畫精泉從泉聽入可

止不可盈欲問已無人我亦信我生惜哉知火食誰我朝清

明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詩

始生七章章八句上 皇子嘉王生辰

生為帝子貴本自歷數歸歷數為德千帝子壽無期今夕果  
何夕欲頌骨背辭但願王心無忌始生時王看拉拍明未  
具幸與枝冲然一點春其大可云胡問不成為大兩露  
滋乃知生竟同洪異各所雁人均此生兩王生樂無涯如特  
異人同請自今夕推奉觴一何多子以介壽祺王其敬舉觴  
一念同八維百鼎羅珍羞世道無調飢饉綺爛盈門藍纓還  
誰水龍樓近日月芽合或不支三官子孫孫亦有孤與聲言  
方貴善生相彼多階危豈伊天地公而獨及我私於馬嚴仁  
端一物豈忍道當思宇宙間齊成咸照照人愛慶慶漁人  
愛緜緜萬物欣自送况也民柔柔家有舉振婦人有慶門兒  
王心至於此書不數者願詩人簡獲功造同本岐巖首言民  
初生火及稷誕攝氏命繫於根此語非夸咄亦條甚幸季珩  
愧無周詩

送丘宗卿帥蜀戶部侍郎丘公被

命以煇章閣直學士出帥全蜀其及生永嘉陳某作  
詩三章送之一章以重別也二章頌也三章以過其

歸也

嘗陪諸老後亦與晚遊浙有能一夕話可洗萬古愁昔君尚  
青衫今我白頭閣下何物匆匆江正德際一請工治危再

請掛拂衣

好替從古始尚恩極今時宰使舉國貧物與一士道無寧固

前權元祐誠良醫我亦欲與與人方之朝汝持之訊人僻人

傑衣自疑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

前器及河隴內碩連江沱盡喬尚押壓民障頭撥粉方當上  
破遂復歲為癘宜公去悅輕裁月亦易多兩人豈不好幸  
與康人何

短歌送呂子鈞水部天台

雲河不肯附綠烟石指自欲當朱明我無一物與君別持此  
鵝以雙玉瓶榴花歸子荷欲的定亦為舟去過春泉集滿於  
吾權盤新功或向他山得我歌雖短歷苦長君不能飲傾瀉  
鷓鴣公何在麗澤死又還冥鴻歸樞梁

送黃子開得驛瑞安

西都循吏無憂級索公忽用為三公仁人遭時乃自見不條  
有雷汗與露黃君崎嶇髮半白得歸吾州倉海東平生經術  
久未試今幸小試難為功休榮出自士論衆道愛見於民力  
窮如君作吏宜揮使第勿謂難斯今際望余欲歸歸未得觀  
破不在漁樵中達人每似卓傳傳此道萬古君王同

送陳仲子還里

素勝不受暑交深欲忘言子車今日貽我經何時笑下蒼豈  
無嗜頃搗亦有困掛冠持身耳奈河子感乎

一撮心 教授李夢符思宣聖書像用請奉酬

道尊分與君父夷吁望文王汶斯文蜀之筆微言二十篇論  
次自學而傳之者願當其後則子思方當周之衷諸子出作

奇王公各師水一語可解兩見之推尊况不見頌其眉孟子

獨推尊是推聖之時苟不本孔氏道於其法則於是聖孔孟  
擬作百世師自非成聖奉教於此道也本朝斯為學澤澤戶

視之往往屈萬乘降非朝庭盡我作甚春堂魯論以自隨易

題落天上見誰蛟龍移江山幾箇回誰敢或私嘴中有大子

像來從魯家兒廣文以遺我臨厲尚可追吾今得吾師下視

像說卑世世萬子孫永此巢一枝

徐子贈我舊寶犀宜和國工所事治玄玉十萬貫四世厚且半寸徑八圓方應整不刻女孺全誦諸末系丹宜宜之止齋

光祿離天吳海若不致窺奈何骨相堪裝衣自得此帶逐百羅我履黑角二紀餘歲月幾幸乘綠絲織與不識皆歡恨

不被拂來踏席湖湘老把乘遊塵大第三節室王說 蒲門再入留即蘭上望一見五色怡閑步蓬山上初晴向若所恨

今文讓棋雅肝勝得請歸自意未與漁樵嬉息語遠際 蒼龍飛誤恩狎至湛露斯古未逾分天不宜百放未滿萬事非

還觀檝中一醉曠昔展安用爾帶為徐子感年情舞支才幸不數紛紛兒請以帶去載待晴抱金懸玉未可知招招車騎

來何遲若勿留此令我悲君不見在昔十園終失之終朝三梳手无尤况我昏勝誰護持亦恐夜半神龍變能移

憶勞枝

眠我山下筇竹枝危者使安表可世秦皇漢武窮兵不可得我獨得之今亦相前年有言遠故園其冬急召朝日盡半歲

蘭花供奇國寶凡

山丹吹出青楊火金線窺散阿珂柳朱槿更作慳飽紅琴道

風人皆呼可却綴柳醉醉波刺從旁紫裝裝奄奄有荷香惟似

我蒼蒼蕭然山澤靡至香不數胎粉腹瘦芳園自有醞藉矣是傍人之庭除何如琉璃千頃水涵碧於泥不辭汙芙蓉幽

蘭獨自倚備竹生米未始受諸湖深和把此竟安用用考亦豈笑嘉福若以溢味厲服人豈若此身不足今夕何夕新

風露入秋一雨天西顏上舞有兄永難老止舞之深愛僕助但以清白傳之萬子孫歲供蘭花莫無度

東陽郭希呂山園十詠 幽人有避心鄰屋涵澄空况復得此山心事與境同

一室亦易得安得桂林林道人偶見之不是歲月深 右桂堂

兩崖東青天中有月皎皎年可謂月低不可謂天小 右月峽

促勝有仙凡爛柯無小大誰知抱源人不在秦晉外 右小爛柯

右傾月

雲以無心出雲歸亦何心懶欲窺其病去意此阻深

右閣雲閣

清苑閣草木各具天一水安用學汝玉持以斷不死

右玉泉

迢迢自空來窳窳復不見安得自尤物使我耳目亂

右飛雪

凭獨時獨立萬象皆見前若非看眼高亦是天一瀉

右亞天閣

高添香已謫吾儔亦無虛望石以儲之恐有想覓人

右石井

送郭彥

我門傾壺重郭彥狂阻且深梅花獨相依聊以慰我心美人從  
何來憐憫自幽尋亦於冰水中而和南風寒寒甲尚可送新  
菊足同對不知成已華歸與生霜欲別復少住枝高歸月  
林客去為粉飛落花滿階陰

水仙花

江梅丈人行歲寒回天姿瓊粉嫩微着色標致亦背時胡然此  
番嘉文本僅有持題以平地又氣與松篁秀然然金玉相承  
以翠羽儀駕至為矯宇水膠壺雷昔水仙誰強名相宜未相  
知刻畫近脂粉而况山谷詩吾聞抱水和未易形以須當其  
自英華進物且靈感平生恨問爾未老西華賦菟花英豈能  
吾今得吾師

止齋曲櫛初成

但酒勝如水但花勝如草小櫛曲過幽竹移亦良好止齋十  
數間足以便衰老簷低遠風露地窄易汎掃淡溪溪耳薄歸程  
舟期遲養者者僅宜易過客多羣鶴於中榜退思誰其諒吾  
抱吾思亦已晚吾退盡更早懷我彭澤令仰止南山始維洞  
有蒼龍維岳有黃寶煌煌葦春堂三字落旁吳豈回際朝極  
頻撫及東島蘭然恐在新風夜恨不降鬼神無世情可護必  
有題

次沈侯水求花水韻

我意何不禁我顏後何拱止齋有新會拚損角已止齋上水有  
溪水鈞府題所長雨山尖精舍佳處迫虛曠明未盡名處幾  
坐皆應發願然止齋有心故不可得取書或復留與世情少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

歲日月之蔽焉不除自幽探雨露之密探草色已深深淺  
一勝詠初不着煉榮易老探探殿殿風發發寬福賦食錦甚佳  
病遠益加勉誇履沉所折訟訟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排遣寄言于沈于所放果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蘭  
才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地生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齋  
何知過止齋我亦精文選

春晚書懷二首奉簡陳孟之

百舌香太甚杜鵑恨何深脫脫斯黃鸝伴中宮之音物情自  
不齊天運切無心道人獨領會杖聚立芳陰  
百亦得雨霽華滋巧相模但知說姚姚河洛竟何如兵方格  
吾生靈姪未成書安得小書碎從之注虫魚

題沈仲一所藏周氏象公書帖

為粉世上如落花求鳳即入西漸家英亦餘香吾何望斯人  
故國之喬木枝葉胡然亦派落吾生已晚講聞熟見空潭溪  
那忍那古求道德功名上得世不曾昧物重君不見人間春  
孫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鼻

暗堂演齋并序

虞卿相剛久意其因場屋舍而亡之也息以書既來余喜  
其留數日晤語不日就言諾學無不涉也又愛之甚欲作  
一詩以稱之輒不就虞卿促陽始贈數語  
章子一別二十年來何相書一編自出已意就百篇至說  
五部沈愕然我今滿事何幽屏是春神帶漢不省于之甚意  
吾已頌且探梅花試湯餅  
題僧法傳為沈仲一畫松園

三七



古不知幾千年直幹欲上干青天投下與人世接冷風  
過之萬空堂猿驚鶴怪然我追百思愁絕誰傷海內  
眠松風有隙竟無處狂騷不致惟步玄移半深山大澤松歌  
之斯人往往千載之休歸筆端若有夜半力一日忽在軒檻  
前此齋虛靜對立久晴吳亦為生蒼烟翠宏常帶骨已行畫  
工一傳脂粉便北湖居士安得此奄有二子雲山傳北湖居士  
雲山傳吾詩就與社老起九原

近齋僧法傳字老祥師住持之弟子

阿訶雪庵今何如子未接首吏如弱時於戲晏窺禪沈尚想  
家傳及踏除曾點尔各言尔志陶潛字亦愛吾廬誰人解寫  
二隨意欲放風批運德法

題瑞安宰朱元成乃祖雲空註圖

初成不受富貴行輕舟扁然而五湖至今風派在枯綠我復  
現此空堂園兩坡倚木松相扶殘山剩水千里餘天際未知  
何有無一草猶絕雙風蒲楊花春岸秋草驢在在香此儂仙  
塵世無宗師貌不知誰其嗣之吾大夫

林梅分韻得泰字

梅梅分韻得泰字  
梅梅分韻得泰字  
梅梅分韻得泰字

黃球數點照青沈誰知霜雪深天意欲五女

送番兄弟赴江西陸奉分韻得獨字

生平未有友松竹交言從官輪出獨字也諸床老賓客撲破  
復疑非十棹為阿江神何世情海月光風送帆福天意元  
向事功謹母題心自金玉

致琴行送許深父同知故 詔赴闕并序

迺事秋胡旦 上御祥琴公亦抱兒費盡五日而懸宮至

按路虛五以待公者三年矣感事感事切深誠  
高宗所賞之琴譜於西湖晚入太學 高宗吳居珠官而  
曾亦有得遠見數與之遊歸琴一張寶之有年今觀感事  
而不散會將以贈別故作是詩以道其所從來固藉以為  
辭焉

伯牙非不香鼓琴指下能鳴山萬而水深亦有碎曉曉精絕  
裴雪白直為重陰吾琴不以與二子之子不過囊囊於囊而  
悲吟后楚安在九秋遠南風不覺鳴鳥落香惟 高宗

復古歌得此淨洗琴味未離任一鼓朝綱日并并鼓造折  
秋沉沉奈麻萬里宵柝增笙歌三記無沾襟獨山道此歲月  
依何時律項得所為不傳寶蓋豈愛五重玉市價敢論雙南

全公歸為隱三霜沾天子恭慈恩商霖君臣得琴遠相際仗  
者子輩未駿駁白麻已草并印又端探虛左誰當今我抱此

琴瑠山林不知送公西歸調全萬但願為作南風音上以對  
揚高宗中興之大業下以道還虞舜萬國之歡心

送徐一之奉贖上燕簡歸字薛象先

清水一段出萬空越五五重障兩扇人去作諸侯客幾年  
憑酒弄行旅多賦韻可繁舟矣宿暮春空湖雨冥冥烟柳  
蒼竹頭梅實蓋此腸別恨豈但山川長章實分派合江水西  
風馬我道雙鯉休言相憶強加餐報道吳仇何日起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律詩

新昌秋輝

回頭三十二年非  
木落霜空水見涯  
萬事自情多蹇早  
生猶幸一官進好  
將給及付齊華去  
興溫想爾誰還有  
故人招隱否  
宵聲猶抽欲賞時

贈石時亨者序

釋氏歎生元老氏無但化而吾儒則曰  
致壽不致傷身以  
伏之所以立命夫  
每徒趨享樂指早  
壽豈日不知味不  
若飢食渴飲之為  
至也吾友石時亨  
喜二氏言晚與余  
許請易論語於其  
行作詩贈之

題觀潮閣

倚拾滄溟大禹休  
倉封蒼渺岡山飛  
鳥渡吳會一航過  
浦長看沙逐行  
成閣約接登臨有  
如此人勸爾歸何

上閩帥蔡永相生日二十二韻

天正降中葉皇國  
再逢牛天濟流沙  
海星輝登台繼臣  
主管難並乾坤並  
獨然千齡開歷數  
一氣付陶陶貴在  
得神醫形庭領袖  
仙風雲從此會日  
月史誰先音者  
後地何人賦南  
田吳兒賦賦事  
等欲羞眉廟誰  
推多士戎功不  
在邊一勿赤社  
神事屬青編晉  
道誠拜用諸儒  
亦自偏才名多  
獲庶船蟬老矣  
知當丁其其望  
清川牛來老老  
行公在萬民懸  
定作遊揚夢行  
衣袂杜還浴深  
衣來盪胸微傳  
虎玄要伏其身  
後無為慰眼前  
管絃無算斷挑  
李永共天象燕  
舞堪堪嶼關山

不尺端中原懷詩書卷歸朝聯

送鄭少卿景望知定寧

過家鄉里敬持  
母士夫榮得失  
從人論行藏  
獨自明百年中  
古少一笑萬金  
輕廉潔吾何敢  
新本可擬矣  
有志須身健  
心在成寒一時  
滿老盡多見  
大名難湖海方  
連早既開途  
少為為州人不  
乏十萬強加  
清廟圖書寶  
熙朝雅頌音  
頻繁三節台  
在再二毛侯  
水飯家纓足  
丘園意亦深  
財難床下士  
時作成侯吟  
海內言華  
孝詳名動  
指神豈無當  
世志餘矣  
十年貨酒  
與前承誠  
交情老更  
親公餘如  
使臆刺已  
古書陳  
屏慶誠  
忍分字  
慈更索居  
岳逢知已  
閑猶許  
深兒書  
地辭門  
長聞午  
錄采自  
組相望  
無一字  
不是故  
情珠庚子  
除夜有  
懷

庚子除夜有懷

老益自酌共  
神散策息其  
如此夜何已  
覺二毛真  
婦門可堪  
一辭悲況  
多闕門滿  
眼風塵在  
天地歲身  
歲月過事  
業文章吾  
所畏東陽  
人亦可憐  
阿

送沈元誠赴臨漳主簿

誰說卿先  
進能無沈  
德侯青衫  
今遠越白  
髮竟依  
劇難入  
行下道  
因為名  
累人當  
與命謀  
三台行  
海道且  
勿問歸  
舟縱  
威儀未  
已欲去  
事多建  
士友方  
推我  
鄉鄰但  
說木  
石為  
案政  
政看前  
曉曉何  
限春  
雙動君  
看果  
是非

送德遠并赴省

科第雖  
細事文字  
要新功  
方拙存  
家學  
堂殿與  
眾同江  
湖多  
我交  
益者  
平滿公  
為道  
須非  
高遠  
唐有  
不松  
和張  
五車  
欲且  
聞

和張五車欲且聞

白髮朝看鏡  
青燈夜數  
更文章  
翰墨官  
名字  
錄洋生  
張學兒

新睡未肯特睡利從今定逢吉吾已卜沈康

開沈元誠蹄自臨澤喜而未奇

嘉園班班熟熟秀眉筒肥我疑錄此誤公亦為何踴吏事注

家垢家山戒帶園不無華宋守節月史先輝

就春二首

萬枝齊突符春風雨過多春已空未曉空萬相共歸海客

飛盡一庭紅

吳道春歸事已非水邊天際綠成圓隔無聽得人家語兩邊

田田麥含肥

送孫家卿赴壽昌主簿

高鶴門官滿脩脩難辨馬謝雙魚香冷搭楚三年別亂財

本安一病餘壯管人聊復爾夢現今夜定何如勤蓋多是

西征客莫道進艇賦子虛

突日大君至明在寺蘭滿寂度

小雨蒼朝過深秋薄海清故人期不至為水吸偏明寂性還

們日堪論久此情伏芒幸無恙應統大支名

招徐居厚

老木却慙少相過別自何年白髮多山葉抱蟬虫吊夜去香

隨海狂放

天台王子不解官長等見訪

夜深聲盡真愁絕春淺傳相更惘然世淨受來欺南慶人生

堪得別多年冰積雪江湖阻羽帶牙日月懸埋骨茫茫

若勿問明朝且莫閉路船

月夜書懷一首

送家門初授牧書至更盛新豐高過九江月下臨除病病晚

扶杖兒饒或鱸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賞黃恒畏登班白認愛有細字書

全廢深杯酒勿親靜言空自愛島古亦泯泯

送周晉山及州法曹

園樂及于是誰家獨被帆馳天一涯遠地豈無人聯語長才

能免世驚嗟好於書作千手詩勿為官驅兩鬢學為問湖南

似湖比適午音亦訪丹砂

游丁次翁官管園期次翁不至

徑疑曲折屋參差半是天咸平自治備竹萬竿人獨立我米

控首前光期

送朱向之福州戶掾

我自三山夫馬餘君方千里門津初衣冠萬室俸科易禮樂

元戎節日疎謹勿向人傲外事只須著意訪奇書一年正好

榕陰空升葛黃蕉奉版與

覓樹栽

有得備除數畝園表遠無力正乾坤學為老園徒幽意富比

對君亦浪言計日若君栽樹不成陰當待長兒孫出門快望

春連場為向雲屯斨一根

題仙巖探兩潭

家來羣山俱入海堂堂背水石重圍怒覽懸瀑從天下傑立

蒼崖天道陳音宋至今堪屈指東南如此豈無人結廬作對

吾何歡聊向熱溫寄此身

次陳益之韻戲呈汪守允之

向過山新沐風平水淺流移舟未要勝立馬步通春在桑

麻塢香園瀟湘州從君詩有律送我酒無善磁時姓紅磁

江守三以詩來次韻酬之

一午春春望親官却愛情和與政通孔燕黃鷗相倡和落花  
脂竹亂有紅英若有賦非占服眼眼如月愧我無才可送  
窮如與論文一樽酒何時還憶春江水

江城如在水晶宮半島三吳一草道春大不論來拜白猶奴  
堪當果乘紅柱歌滿市衣冠盛話無人刀幸窮多行窮節  
今少舞史能携客謝東

音合森林伴中官試聽布故赤三通相從壁水浮菟白現  
一別開山聲為紅把劫高舟將老去款門多竹未全窮若為  
忠孟朕忘我立盡斜陽車不求賦詩理

窮寒蕭然一飯官勞役到信詳通空輟故軀無垂白晚對  
霜襟面發紅諸老飄零三我在此何處百年放債不勝窮  
擬持舊字和從問何獨持樽欲謀東

用幽字韻戲蘭湖伴  
當戶掛危草橋除澹淡派此生從格圖誰與伴深幽歸子幾  
免扶屨公倦八州青鬃與白飯却待為君著

用幽字韻呈道守謝伴  
在騎收人逆警神發道派引至忘日永得句與山幽行在今  
當路中興此望州為將承覓自若處訪邊著

用幽字韻卷賞端光  
人皆忘姓字誰稱訪源派病驥宜懷穩進管故入無十年漸  
主海島尸舊刑州此事吾何敢相持負一籌

自仙巖還舍留別諸友  
漲布樹從雲一鳩浮園明微水千章在山路愛離山去遠莫  
虞慮况我家

送任虞劉教授江陰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

學者身榜未江城振羽端聲名人不忌仕宦重常覽既月天  
得曙孤村政已罷小舟未話別此道少人教  
和謝伴見贈生日二首

朝天冠佩幾千員孰敢欺東州未之賢若論中原舊文物清粉  
應合聘高文  
獨醒長受眾欺甜酸苦隨人却者甘好客不知理詞賦聞公  
風味可無懈懈解解解解解解解

再和  
休伴相整剛方員且引登鵬對聖賢鴻雁不度海海來梅院  
相伴天年年  
淺杯真到十分甜但愛窮窮窮窮甘萬里尋麻風而好一天  
尸樣我們懶

謝伴生日  
此夕其如好客何吹風楊楊水微波渡江公于今無恙上蔡  
家聲世不多未放清朝空老去欲扶蘭事竟誰過阻倍屬互  
彷徨久生悲風波為一秋

景元益之諾友考試夢郡余夢與步月聯詩得水洗  
初淨月如銀之句追成一絕  
連年波暖與埃塵誰可論心五六人昨夜夢同天地湖水死  
初淨月如銀

謝伴監試未畢事而出以詩三章未用韻奉酬  
敢勸送客要誰留久待江城未解舟我醉欲眠君且去不妨  
懶瑣聽前歌  
擘舟莫訝太匆忙會面何曾累十觴孰與持螯霜月下拍浮  
酒浪舊成堪飲  
極欲從君十日歡倦飛終羨鳥知還餘園觀戰隊何事亦堪

四一

解騎自出關

有姓名三益之入可暗言游哉無俗物典則似諸見刻者書

元林仍添付過垣相慈長者轅稱得到崇門

遊金最趨固 厥州循歷水林林失岸山今兒從竹下領客入雲間猶水客

人過懸崖看子黎從今名字出不到往昔班

海寧院句

淡月看花似露中遠吟樹獨倚花薰夜未月色明知畫却向

庭燕數聲秋

湘樓送客即事一首奉懷益之益簡同賦諸友

誰家雪馬蓋朋聲屋聲城頭水照寒猶和兩山香蓋在荷荷

十里淨相慈慈將久雨春無類別在明朝酒未飲甚欲去同

三四及驢風更捲一江簾烟隨此曉朝

春曉一首約同志汎舟

勿勿春事竟如何問孤庭前子種花又送行人入風雨半為

芳草半泥沙猶看通國今無恙極實於人晚更佳莫欲此春

清雲直花深愁聽一池蛙

用前韻括着艾弟仍和者更發弁二絕

細看物理慈知海遠程朋從眼發花送水魚兒衝斷岸食死

蓋子隨尼沙百半香木空天上一昔平蕪着處佳行樂不妨

隨趣追我無官字似蟻蛙

露花風雨奈愁何愁亦不應尋落花尚可流騶走向水底頭

百鴈似長沙愁無人暗語鳥島落為我食食種向佳佳託

關河無限波非空愁道旁蛙

大寒三昨中宵起四單欲進千古意眼底含深思

功名運壯士道術付諸儘但欲歸田 病舟下五湖

還翁欲之對意懷

徐劉文采後郡香典問為母報三益令人見一班晴手無

著主地僻得閒好雲梅花笑題詩海上山

詩律善持問心期孰與親明朝富與興昨夜更懷人尚友逢

三益明懷識大臣可無相問祇勿道驛馬新

和陳仲石韻

大夫懷相與翹然吾見臨清風生寄 短日過潘莊王事可

時暇神州半位沉諸公宜力去伴我水雲深

送海樑英道士歸廬山懷英素儒服從皇帝道人將

晚入東官賜院觀後大碑

揚塵壯於東區盛寄一歌歌門如有欲委弊難難拾葉中留

終夕蒲團共小榻喧喧他日問德記說神香雜雜

一別忘年月重來失故初羨母今幾尺何神竟何書

送陳持中赴四明卸推二首

更無人未識東州既得吾宗第一流端居在蘇金奏合清冰

出登玉壘秋香鏡一見還分袂像欲多言但何樓亦有鄧山

三四友可令觀政話燕不

前傍恨不為同姓更有定然喜似人散矣得眉顏面好天運

從此八書頻欲預有方同狀世業已將名自許身死日雲臺

勸頤山南陽隱記舊比鄰

乙已歲首寄彭子履徐子直

又過一平空草草為事天旋勢險煩土交談新米日見

兒童嬌髮毛亂各隨分寸長新翁已變兩三冠及時若亦  
圖良集京待春深水一萬

火韻奉剛丁少房見過同遊山巖過雨而別

佳人何似似江梅邂逅梅陰共舉盃盃與溪山成股語却因  
風雨得空回新詩報我春來興小徑從今日掃珠自是蓬蓬  
愁獨立放論名字望朋來

瑞安宰劉伯協歡酒造道園寂靜道甫于宜行之同

集小雨喜霖

上巳所餘春有幾不堪風雨付春愁君能裁酒知誰作我欲  
看花不自由倚岸小舟謀未定隔林斜日故相投菱官踏遍  
簪燈去收拾殘紅掃滿頭

和丁少房韻

盡日文願聽雨聲閣中惟得月知朋朋來何敢煩公等老去  
從容負此名符欲短簪看少作敢將八牘論交情區區却望  
明月隔珠忽望前坐今表誠意飄然無端太史頭捨地安得  
物堆賦上天前筆門牆餘幾在他時竹帛充誰傳落花流水  
君愁不南渡于今六十年

病餘人不趨郡且遺仙臺書院於城西有懷同志

欲往知天際相期忽展華山空明獨樹江晚晴連葢作屋言  
三盃藏書可萬家豈無人乘醉射自滿園牙

酬陳頌剛見和前韻

離合皆天意盈虛歲月華家鏡難參見吾亦亦誰識世世還  
當路論兵有故家深探有理息陰火焚香好牙

寄謝吳英森謙夢作寄詩贊文追記兩句竟感半年

詩是草堂花一別藍簷蒼足成之

故人不見吾何處欲見其人已異鄉幾夢年年昔草堂  
別處看春香遠浪海何處某某陳湖相亦阻長及此居閑  
宜門訊題書須待滿杯若

寄題翁誠之慈隱縣尉廳無我字

星月明當戶鳥為下衛人小字長獨立通國自相親重耐綠  
求盜居官已食真須知三八外疏狗亦深仁

和齊守沈持要賞柑之什三首

儲儼無似日萬般山農因原自相親爭看數廉行什陌可對  
著甘眉酒膠向水一縣通意氣成都十騎家頭逐風流儒雅  
誰公似增得東嘉地堂高

東都門外問征轍去國身輕亦太甚誰可對床聽夜雨自於  
同社燕春醉不知溫從天下又罷幽尋與世遊從此宜林  
堂下夢顏瞻松栢為推高

仰止蒼溪近一船幾年猶未識人豪貴當易客知何夕自疑  
從公飲些醉四海衣冠多後進兩朝几杖舊同遊令人仰視  
冥冥爾不道微風燕雀高

和沈守持要觀湖園留題

平生欲賦觀湖園立盡斜陽後復還一日江山蒙宰力百年  
名字滿人家從昔宋風流後詩到蘇實伯仲間向去摩挲  
看石刻誰知功在十年開

奉陪王德備登觀海園燕色邑宰劉伯協

觀湖園在東溪上有客采登自華陽不道雪山通老柏打香  
朝日上扶桑勝游氣合南三郡湖海人妙董家傳晉二王  
復會不知誰與繼爾江吾海水相望

落成王朝奉湖以滿志不獲預謝劉宰并諸州文

看

臨起情懷兩南空重注親自神元或誰知小邑無半律但濕

空卷有隱功  
橫塘一字比南金尚紙書勞為竟深太史不知收拾未邦人

父老淡漸襟袖飽公儲形雖壯公  
搦一服蹄亦可情欲竹願食自控賢樂端顏壁詩毫立不見

千戈六十千  
即向平時念後艱操題百尺忽如山誰將西上逢人問今尹

何如此  
把酒真村望欲迷駭奔無數獨鶴樓聽言裝設何時歌好聽

裏郊雨一犁  
和沈守持宴題謝公樓額

危樓何在水雲中穿市才旗近自公開作此未掃當夜愛看

人跡落枕風歌呼夾道江聲合硬語蟬空客棹窮姓字楚今

際沈謝不知千古更誰同  
沈守生日

燕窠疑香不記春宜林堂下栢鞦韆三吳南渡今多士四結

東宮此一人雅不欲書名上上設今在處歲陳陳玉屑望恩

思黃髮應合從頭第從臣  
觀南塘四首呈沈守

曾不容初起八間誰知就弱合讓冠今提統席人行過飛鷗

張最打翻盆雨復看  
溪道數寺百里間不論扶杖與勝冠公年紫許願何如選放

牙榻侍我看  
寮在宜休水竹間十年黃帽畏朝冠却乘五箇花文馬采吳

江村婦子看  
別來蒲柳伯仲間為米公遠去徑冠更將米蓋公碑意收入

新詩為遊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桂陽勸渡

兩揖風排病放多誰將一手摩坐幸因本令未肯豈恨不分勞去荷葉若想未知手熟不微官其香月橋何波動父老曾無補得放腰錄與醉歌

九日本呈同休四絕句

澤國重陽花較遲得花雖愁余家家人醉鶴勝注獨對西風憶錦鳥

小雨

小雨庶憐催酒泥強隨年少更驚騎鶴欲取上國圖堂晚稍

如今齊未齊

臨風遮笑脫山桂自古功名看著華幸自不知金種種可教

容易落烏紗

領客山老亦既權故人往往去歸班明年此會知誰肯為上

吳山望

吳山望徒山嶺嶺出村烟

柳守丁端叔

十年不見尋常事九日相違咫尺間搔髯乘醉追勝賞莫能

現與春意漸將酒站更甯醉乍可詩筒略往還新將過阿

臨隱

臨隱屢屢頭香特望吳山

世不如人老更遲

世不如人老更遲可憐赤宗余鄉微有使貧方伯誰激

西江活鮑魚

生怕遊踪避紫泥綠危方藉骨同躑交舞頤與春秋並應許

賊孫救苦齊

更睡不病晚惟佳賢夫持詩補茶歡飲百為千焉為必深山

窮谷德德紗

不因與國近交歡沐偏相從驗已班多兒長才無肯養豈辭

再前韻簡丁端叔

乞鄰豈只報何違愁絕凱吐一勝余上有加養下相憶豈同

況况寄雙魚

閉閣燒香一丸泥我亦前板更復踰四海弟兄君看取奇風

不斷隨行齊

事到難時意轉佳聲名早已動皇華投傾自古書生短只合

橫經住路紗

歸吳入楚共悲歡恨欲班荆竟未班直待還趨頓首尾洞庭

彭蓋浪如山

和丁端叔竹梅二詩韻端端吟定兩韻

空背吟若下琅玕全楚何人巧耐寒誰伴八龍長傲畫蕭然

榻卧表安

管領春風別有天不誇冰除與山巖況融玉立湖湘凍獨付

寒梢笑晏然

丁端叔送紅舟以詩未用韻用之

覽省他年見一斑老從湖海看春頰言百里貳相及仰止

高山竟莫攀每事乞公留上策不才容我著中間一時公論

方當路愁為錦康系前管

客未談政已班班孔復書滕一再頌亦欲頌頌相上下不容

分寸得端蒙花酒河洛承平詩在黃味並行間傳頌後人

塵襟面沃如雲霧下茅管

和丁端叔敬晚書懷韻

未洽塵襟懷聖人三百於今又六旬奏謀定應書下下班春

聊復喜津津餘號被壞衰亡悲茂年連龜龜自嶽巖家頭



時柱目炊烟奮起兩川民

丁鶴叔送海錯以詩未用韻肩之

澤山山豈念忘年味可勝窮總所便堪笑荆吳相粗豆逐今釀

觸自才難食無誤餐車到既負不復時澤海流我衣磨山入

迹穿亦來惟結韻甘鮮

剛王判官和九日韻一以歸德於部使者一寄滄州

使君三以為謝四奉留也

皇華六管校後進博採參差到披余謝絳綺素我獨內慚

想懸柳桂一雲泥天子聲名正日躋乙典早移河內粟牙牌

婦曉報班齊

翻胡公于一何佳街令窮山薄歲華獨自把持詩過日不知

梅影下綠紗

懷自何年晚免權奴象惜已 薺班看芻白餅豈何有風月

痛堪倒玉山

戊申騰桂陽喜書

月不能明而却稀山容野色夜輝輝消霄下際離猶爾仙仗

前驅萬里死且古嶺旁冬不到從今朔外歲燕歸水年此日

吾何適莫空案注一鈞鐵

再用吾嘗韻一以書懷一以喜客

高人見雪古米稀見月稀吟草不揮留鬢毛霜寒便說開

團扇未忘我昔寒徒能無榻今已最遲受不饒共望馬門

勝欲斷春掃空老舊濕凍

摩雨響烟此後稀山豈亦典借傳揮手看狂狂相呼喚下家

鐵篙自匹肥若之象求堪夜不喜無家了着不飢與采那况

山陰客為我扁舟倚石磯

題范秀才善堂

推尚時相甘幽棲我數過免應看客懷日孰與書多自析唐

都羅薛聯漢甲仲傑門今有此天意定如何

和段君仲衡同 高下功名勢去來誰人堪語此吾道常懷藏拙勿安

文字時 陳頤剛注孫子許拾遺贈詩用韻寄之

客感悲 千帆過盡獨舟沈玩世勤勤望遠人 在披垣栢十處應為一編

三致意 細論小雅到交俊

和段仲衡 筆法元戎重詩成坐客新旗門 雙壯觀邊將一團春夢故驚

行五名存 寒消晴後雪尤轉 寒消晴後雪尤轉 寒消晴後雪尤轉

里望筆勢萬夫輝 和蕭俊仲司法詠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和段仲衡 海頭驛馬過湘濱 昔及今春憶舊春 不絕待以新

綠此去萬家雞火永無塵

送洪子端 送吳德夫

辱與門墻最不違白頭方議頌南詩文從嘉祐今三變人在  
塵塵此一時細數傷先能幾是獨憐戲說何之瀟湘且下  
長江去得望蓬萊却更疾

落南添得甚歸歸與相忘本和欲說沈沈沈折折醉酒淚  
粉粉夜悅迷人間公論今何在柱下家聲此不疑職紳心切  
甚但秋公年如術世為留謀決變風詩

衡守劉子澄以詩來和韻未用  
既稱朝路不同時詩食街相亦把塵一見相忘沈沈可監十年  
何在愁如鮑力堪扶世持誰可語不驚人或自危夜雪埋山

江歌凍依然春信在南枝  
遊南嶽  
天作之山名為我遙知閩閩正南開兩川文武長江下百粵  
車香五嶺未蒙望人為周匝與年愁多見楚道才不知容容  
還何似我欲持首寄馬回

登祝融峯喜霽  
仰止扶藜蒼蒼恰當風雨暗三湘為禪一闌天無際及我  
重來日未去共過數州多曲折山深長欲半青黃老僧所得  
笑頭問問到吳門竟渺茫

和近帥持安族潘李長韻二首  
欲視一筆近聲元恨不先期燕子窠香坐甘盤醉此日佳游  
司馬尚他別刺從滄海山積千巒朝越嶽水來自噴噴水滋  
腸不謂偶成三楚客得為爾社附諸香

摩訶走道齊聞有先聲未名馳想無復會到流腸路朝正故  
橫短席公府重結詩盡香

止齋先生文集 卷六

甘盤寧不入高宗四皓莫知其所終傳野有人能語學度處  
無事可言功行藏於此嘗成趣談笑從今得退公分付諸兒  
理氏社宜休堂上聽松風

拈香過王提舉園訪得到連州以詩采問用其韻  
屋復雲猶萬箇女屋前風變一川芳有障自來怨落笑無酒  
還醉踏雪香偶與三劉同下榻卸陳二宋對持觴銀如湖  
韻故行及鞞離辭絕建塔宮鐵錫寫將詩句吾何敢效乃瞻  
人及曉相

再用前韻簡劉達洲  
吳楚相望道俱長我未遊遙把履芳人如盤谷元非德傳到  
孤山不道香每與查落移水日更須蓬大及餘鷲何須歸去  
東州說不學藍閣獨吊湘

日登祝融  
呈華散作九州春老釋 次道陳韓子莫愁今夕雨南樓  
元是此山神我難裁酒 寄靴與持詩附不滅他日中興  
編小雅若論孝友史詳人

謝司馬仲思東坡竹石  
出自坡翁餘百年傳之溫國子孫孫兩家文物未歸我使盡  
擬管去柱門

和趙帥張漕韻二首  
但得麻麻梅楚問此心不在大夫環落花流水春好重戲  
晴雪水日間英蕩桃未成勝賞豈徒歡與羨惹朝正應得句  
尤肯信可繼淮南大小山

便者辨時出省春聯韻珠玉又前味先聲呼留掃山橫露華

四七

相豪狂鬼神嘉與九城俱英祭訖無一事尚夢低獨衝來指  
歸何曉亦者中閭作唐人

題禾陽黃宰詩卷

詩卷來何處陰日夕佳令人添白髮及此有黃冠事業諱  
千載文章本一家何時定還解解抱向長沙

送黃允吉惟行

行若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語到七篇無欠少李從  
三書已分明每懷前此傷標置願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  
三五及何時香酒話生平

懷歸可祠

久矣陳歸月哉冠纓吾欲濯吾埃天寒病馬高遠放日夕  
蘇牛宜下米名家翰墨香運靈蓋世功名骨已苦孰與東蘇  
訪黃菊茶門終不爲人開

送范東城歸陸渾

楚山黃落洞庭波背却鷓鴣人問釣美歸思甚於三峽壯才名  
空自十年多莫落記得首登在後會愁如白髮何我更有懷  
言不盡故將短韻代長歌

送丁懷忠教授秦州

二毛鶴髮久一針瘳柳輕把酒時相屬令人意自平校官無  
簿預神間甚茶名聽解所恨冥冥兩接天不有明

長沙贈月香

長沙贈月香是日約宴趙帥後臣閣官乃羅越三月  
兩會帥喜以詩相賀用韻酬之

氏欲進留上欲來對飲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茶道迎和氣收寶履環鑿徐陰整楚當已足因風夙柳絮會  
須逐馬見銀盃一觴行上公堂事不爲梅花昨夜開

又和

氣反拜爲味氣米長沙千里一環甚新炊頃頃起抄玉熟  
睡家家燈搖雷天直於人如合券公應憐我欲伴歪向宋韓  
子詩精極盛公尚山特異開

趙帥復賦詩未用韻

大外交光地欲無中間老子獨軒渠一蒙漁隱真堪畫萬玉  
能驥不可磨已卜舊金何幸甚却憐藍縷更愁如豈將此忠  
長和楚好上甘泉處屬卑

用韻詠雪韻和中諸友

夾湘而住一塵無不在瑤池在石梁氣蓋松蘿與曉令行  
煥燦自相磨山光降水天無間夜色通朝月不知中有一翁  
鬚皓白蕭然野鶴亦乘車

贈張五早絕句

燕坐何曾論古今東書萬問反求心若能領會無多子記朕  
相從歲月深

用趙帥韻爲五早辭頌

恨無香髮老波瀾世有曹劉亦後班堪笑燕人琴瑟賸欲隨  
圭塵上三種

登祝融峯觀日出

星月凋寒萬象昏誰能先我見朝暾東向已得乾坤正靈祐  
方知夜旦分但覺滄溟浮佛屋却忌衙寮近天關迢迢下懸  
山腰寺人世烟雲尚吐吞

舟中奉呈趙帥一首且建迎待相與滿成

哥不放言追鵬飲豈無幽思縹緲去年此星給三釜明  
守昨夜沿江長一篙白髮豈曾綠更役青衫那更有虎曹魚  
新肯爲公米否相約春光訪蟹羹  
除浙西憲舟過劬甚有感

一舟於臨萬事非渠頭道已重垂垂敢論筆力今無恨後附  
研陰始不疑坐閣有人堪共政江山如此且隨宜論功漢鼎  
吾何有自是風流百代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律詩  
上皇子嘉生生辰詩三章

兩宮頻燕喜交與萬年儲會慶川方至聖明日未失聖賢何  
繼世孫子更宜王聞就斯于慶祥占近一陽  
造次依儀術朝遊只一經更無他嗜好端是家儀刑約禮嘗  
良月聲華自妙齡帝極從此日尤堪察前星  
要識呈圖永當親慈祖初輝持今畫是回復更阿如虜臣誰  
推較衰遠此實堪慰無為者且獨袖一編書以謝  
赤起燕會飲朝上出示古刻酒席各携桂花以婦因  
成一絕  
湖光不動見魚環敗紙殘編數十家藏桂叢中三四客醉呼  
入得一籠花

又和

湖上黨須半捲蝦調冰雪藕各名家有人不醉長安飲話樹  
茶鑪吸并花

奇陳同音

古未村大雞為用約乾坤着幾人但把雞豚然同社莫將  
鷓鴣比隣世非文字將安托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解約  
吾宜敢祇應行道亦酸字

送辛幼安詩簡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備門兩繫絲危下可憐長夜飲花開  
却學晚唐凋酒然北瀕關河水簡在兩清日月遲來憑楚足  
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送盧即中國平寇簡卷

相望千里馬牛風飄事湖相各已前造穴便呼兒文見烟螺

聯輿况同百年又是帶花鬢馬事何如燕子紅欲使粉  
送不及却憐春在險墮中

送范大著文叔知彭州

中書世祿今無幾唐虞家世不多安得有人質若此名聞  
去國意如何何朝最是頭花白知已遲恐隨水可盡歡請君  
三萬卷送來未必似城

和劉進之韻兼簡吳季之

運糧編服事何稠落落拾心思獨出去國未能身一芋埃人  
但覽日三秋池塘春草方同凌江漢歸舟更別愁安得滿語  
飯兩風不妨燕雀自嘔咽

初夏有政因用前韵久旱適得雨欣然平章

湖山幽媚綠陰稠誰向芸芸得趣處半破榴花方恨晚新茶  
燕子未知秋去為吏隱雖吾願得待家山政自愁顏有兩度  
寬寬感怒知私獨免羣嘲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平生不解通毛刺萬事無能改替筆豈是標標堪堪林立朔  
詩句可名家若為賓客把戎懷強使更參理情妙不有詩罕  
竟樓數新愁却恐隨江花

同若張園酒中各賦明年未知誰與共會余最羨翁  
宜云同作詩城之

春過新烟祇有幾愁生飛絮轉難禁可拼衰白隨年少憂看  
殘紅到夜深前輩水冠方事事故園松竹已陰陰明年共會  
知誰共為勝山前寄好音

次韻承用方堯先

也知朝士泥山林作鶴相潦然亦深處指畫花年佳每陶然  
獨管管侵春向來細興期何事老去誰能會此心多謝故人

重話舊獨憐志古是遺今

送倪正甫待郎賀正

雪折冰芽又復春中原 親屬車塵惟呼漢節從天下  
胡兒突道凍老去獨懶 恨甚漫行空意問誰給爾  
關心處應記幽燕用事人

喜雨

天顏入略有情片時收盡越山青老農望外扶犁去  
愁邊海波曉露凝欲清園園道并花已上綠羅浮  
黃梅蕊未要風池看約華

送曾繼先赴山陰路錄

鬢髮白盡酒強伴醉肉添多未路鞍不向胡沙覓失石  
橋瑤瑤衣冠歸外自此長相背虜墨子今尚深脫只恐  
他日事獨無名字可同刊

送何起巖之江東

苦吟海內知音少獨往江東問政頻我亦池山苑別別世無  
吾黨更誰親六朝故實香新句一代風流尚異人  
無恙否為村裝情華三味

上元日同京仲達趙德老驛春伯謝子肅訪郭殿卿

游鳳凰山次韻  
層雲飛鳥共危欄江漢朝宗萬折豈王氣信知千古盛  
兀自九朝寬公餘更殿探珠勝酒罷蔗蔗記衆惟來情不知  
能徒否相狂河岳去未輪

癸丑冬 卓第過官留相還朝

一聲警曉扶天齊馳道無塵馬不嘶月御順行應日數  
和氣匡坤曉三把相繼歸公家細柳蓬頭聽將聲老矣尚能  
歌二聖不應尊美在活溪

和樓大防尚書送行韻  
高年兄弟久齊全商略行藏共此生自昔從君驛馬首如今  
騎我與鷗盟歸書松竹交千載曳履星辰躡五更借問塞翁  
誰得失蹄無一語到官行

新子明提刑自湖中以詩問訊用韻簡之  
空勞簪髮復裝  
久立天涯欲武微然然華髮尚  
君思到蓋推當世立無差子論  
人詩湖中一似  
湘鄉好安得為舟者釣絲

泊釣臺灘下  
今歲懷殊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竹道逢明主還道恨惻惻  
先生獨見我洩水別僕多不免湖山四結竟安歸漢家故舊  
零散數執與東南一釣磯

願月望泊舟釣臺灘下賦詩就而登蔡文明堂樓讀  
之卿夫疎德承同集黃奇卿張伯廣陶書以遺德承  
之子注甫直甫後未六日奉和德承韻兼簡寄如伯  
廣為別

行藏兩何少復棲然鶴慈株數與儻管稟為人爭魏閣何如  
一登老苑乘過士友從吾好願踏江山自此遊急野梅花  
理國棲雙溪為我亦西流

贈杜伯高  
賦後玄冥意氣高餘架造物亦亡聊風收夜雨春何淡雲陣  
朝暉雪不消其悟此生幾手歲忘聽何處是三朝祭法一笑  
持迎我朝有江樓慰家客

除夜宿廣州天寧寺  
人言老去不知初我愛初心老轉無關向門前題詩盡寫  
人後飲為絲杯盡甚簡紙須平禮數多寬拜要扶兒後歸船

僧紙傾窮人不能禁其時  
寄僧嗣清  
濟陽醉聞宵人記淮右豐碑刺史書永已橋山巖飢佩空餘  
雲漢照林盡國為古味東汗汗蘭諸儒校石渠誰道僧  
窮衲子乞錢買石更崎嶇

余與嗣清作雲章閣記欲刻之街山不果今清未致府  
州吳侯君所書閣記石刻一本蓋投于山礪也於是  
齊皇晏駕一年矣讀之涕泗交下願為學官遺事  
齊皇滿殿當誰去而對班尚在數月之後遂乞補外晚  
為秘書少監會聖政書成被  
旨請

重華殿進讀有篇  
壽星色甚康顏親良久益恨平生之不遇也因作詩誌  
清以附碑陰

持慶州作可惠酒  
枯州太守齊侯及與前時一輩清刺欲池瘡着美並設隨  
烟雨上危樓無錢可解作科批有酒供寬放逐愁可快社  
嚴武嘗時榜舍過當頭

再寄用前韻  
幸無骨相可封侯婦理先人舊釣游山下刺我請本竹水邊  
須着數間樓塗畫可賴自隨書一客不來誰與趁時把釣然  
銷永日魚兒亦得兩三頭

丙辰寄國果元  
是間南桂老人星喬木倚堂亦有情直向朱明為後殿不隨  
黃落入秋葺兒孫家看新出兄弟國得晚成笑閱世人  
心事短却從黃老問長生  
送長溪高國樞從學朱元晦

洛學今無英東南屬此翁使君雖已說趨向竟誰同一第收  
良易道狂語未終時期定何日我欲叩新功

以兩句新詩呈先

日與山農共一壘不逐家有四來軒故勸小送年商下為看  
蟻批點數年

重陽日寄瑞安劉宰留宰以是日宴新宴人慣見却  
不及赴

落帽沾衣絕夫具追隨愛菊亦勞神酒無有核依然好家有  
陞山直是貧流遠從空采夜氣青真隨康陰秋豈不知此是  
登高否高閣慈恩塔上人

和林宗易翁花頌

一歲兩餘秋有幾重陽偏與老相催安得白髮能長健雖愛  
黃花亦懶栽好景消殘須好友新詩風味似新醅人生適意  
無過此忘曉東籬手笑陶

和沈冲一比湖十款

北湖只隔當頭雪誰在湖邊問訊人若得小舟通我過兩晴  
頭發半時辰

右比湖

人去峨峨水自流得享三字竟死得恨人好上層樓看木客  
山寒不肯秋

右蒼堂閣

可愛南山與北山北山上有十七寒碧雲滿盡人何處更添  
朱黛到夜闌

右仰上亭

手平下語及空音學到詩人豈不難其似人大芳潔相波  
千古醉微蘭

右葭房

一字曾得幾者圓根不驗驚上廣寒古得披光須細脫恰聞  
滄海已在淵

右發波亭

欲采花底竟差他我有佳名誰與歸豈日看花天色似雲  
縹自綠寒機

右弄白堂

借無舟楫亦乘雲自斷葦葦水一方今夜不來同剪韭隔山  
明日事茫茫

右運香堂

萱草酒餘並放深竹須動悅得成林一花一葉皆相附要露  
兒孫識此心

右萱竹堂

新對萬木盡西風獨立蕭林我梅冬淺時無人誰看誰止露  
但覆載泥封

右楚頌亭

看花只為兩愁人一片殘飛滅滅春猶此得春無盡歲  
楚外見精神

右宜兩亭

周宣我三子仲欽明幼謹同年弟因以前韻奉寄  
營營浮世履還真與與傳趁妙入神一撈及看三子首數  
恨思十子負自將孤文書聞史便使水調論小兒家學如老  
今有幾版翻羅拜何人

再次韻簡新翁諸人

行酒何如過太真風流元不離錢神局舟容我歸未老一子  
今人買得負雖有華仙來月窟欲扶衰力上霜足言今已定

滿地約勸業項公一輩人  
送瑞女尉林叔金壽人還鄉

論交海內略猶委最晚相看却有限不以一狂誇魯說身於  
二子減徐狗摘香與辨樹晚來信急作鴻嗚晴天氣正狂  
潯恰好舊約愁思為空名

送林叔金秋滿歸四明

三年地境與誰同群叫采蘿天卷中但欲戶庭多暇日不將  
發料黍膏不相期背濤排風翻卷見煙花城王處此去逢人  
堪問上丁寧莫道止齋翁

送雪庵理禪師還山

五馬迷迎甚闊疎滿朝問訊近何如諸公極有連留意一日  
連放竟別香神沐感哀千劫後人生老狂百年餘向來游舊  
今之意願得斯人尚起予

周和叔適別雷康宗酒戲用宋約以將朋等

持筵擊念故人寒欲了還不似甲別此偵宜應行處有幾春  
何日得雲安醉醉

奉和周翁伯用王道天韵二章見寄

春春萬不一精寔黃卷青燈自卷舒却肯追隨三舍遠不論  
開問十年疎道賢公已長懷王老圃吾方欲荷勳安得謝兼  
題聖康一尊相伴看芙蓉

論定千牛後心寬萬事平吾方懶鼠夜安敢道滿門爭

入虎溪山亦世情半天橋不立盡日好會鳴

秀叔祖母賦

三陽昨夜轉洪鈞鳳曆今年又紀寅再拜與君歸壽母更生  
猶我面先人兒孫天侍渾忘數梅柳前陳不記春花此帶為  
湯餅主膳看誰婦抱麒麟

東隱社季高遠訪詩以送之  
嘗世間哀壯斯文看合誰強發喜豈敢復會何期日落秋  
彌好溪山晚最宜逢人相問訊所欠更誰持

春日和林宗易韻

白與紅豔盡落小園獨步日千迴好空曉色臨無陰排闥  
春光摸不聞李語新會更後鳴鑼耳細草雨邊未却濟遠  
今無力放下蕉鈞就廢棋

發花

櫻初無素與豈可將何物伴身間欲栽花木十尊本但候  
春風還永遂

送花送宗易

醉愛看花懶種花知心惟有故人安花開今送花獨取成老  
扶衰度歲華

遊鳴山寺徐一之兄弟載酒叩席和其韻

情歸春力不勝驅風雨尚愁人捺得持盞殘紅前日樹催還  
新綠去年會相持與盡隨花舞幾有朋來載酒軍但得長冷  
身尚從吾鄉風物勝匡廬

和徐叔子用於宗易韻見示

相過風雨獨何欵枝論論文已不如方信深交相與尋因  
逐逐更躊躇冷生池草草成來飲落簷花醉墮草明日待隨  
公等去我頭應始自全梳

和徐叔子勸裴紹生留宰

觀罷[?]至門帆來赴題人人得犯顏更向[?]陰[?]總[?]是[?]今  
粒食共鮮[?]身[?]而[?]密[?]司[?]存[?]後[?]持[?]在[?]山[?]川[?]劃[?]畫[?]間[?]絕[?]許[?]之[?]餘  
飯細和上齋題有[?]年[?]閑

遊金真觀園臥清室紫雲留宰



海客故作十分紅，梨棠地然與雪同。花開英華凋感雷風流，  
文遠管餘風。

赴留寧寶壇之集，因和著更弟遊園韻。  
一枝鏡放前村雪，一線初開瘦日天。浦縣風流凡五客，遊園  
名字亦千年。可無極賦如難弟，惟不曾來有尉仙。待得中興  
用，猶更更於此地設難題。

示留寧  
縣樓即日氣，披空施及觀潮亦乘功。曾上石崗看曉光，當園  
一跑到三袁。

或以詩送來，會次韻奉別。  
連年栽樹未成陰，願爾堆盆慰我心。手把新詩堪日休，詩  
法帖送來會。

隔水佳人久不逢，祇應我懶或君慵。嚴時相饋情何厚，却說  
雲泥笑我儂。

遊雲頂院和徐叔子韻  
老大生憎兒女態，更無春態與秋悲。略將五酌隨宜具，剩有  
溪山取次嬉。愛客不妨無汎汎，論文何苦太奇奇。况曾親侍  
尊生，街道昔蒲團日一炊。

香齋齋光  
蕭然山澤一臞仙，故被聲名絆後蹤。祇為春秋同柱礎，遂歸  
風雨對林眠。中平曾未積眉白，盡日全無車馬管。我有青蔥  
律與共會昌湖上釣魚船。

副蕃曼弟韻  
朋游同一輩，伯季自相師。薄宦俄衰暮，清懣世既時。我懷青  
家兩子念，孰別詩但得無憂意。豈標豈不宜。

黃浦岩之

此水淺紅，荷十里。故雲濃綠，木千葉。秀無俗子，同居卷中有  
臞仙一辨香。今夕還知是，何夕吾鄉。終勝似他鄉。雙后便合  
青雲上，笑看兒孫樂未央。

丁巳壽國舉元  
歲自為詩，款自靡愁。無新思，還生更從今。問言初伏，待看  
何年。值復庚溪，網羅如天地。潤奎文下，與水雲平。弟兄長健  
貧何病，判解金龜當一醒。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村居二首

業已將奔落鴉時時於觀物悟浮生擇栖未定鳥翻立避礙  
已通魚並行野老覓菓占太微牧虎敲角報殘更絕勝何市  
看郵置寄至還無菜甲羹  
野家農圃雜華髮弟兄同依老便居何貧聞喜命窮習成杯  
酌少脫落語言工危坐看派景漸萌天落紅

和宗易作屋之行

欲因舊築倍勞形昔在先生配二程梅樹護持供北極空堂  
酒色作束柴但堪博粗米三五阿必藩牆屏五兵若徒茶蕪  
吟乞我亦今兒筆記家聲

送鍾雲華正月初養簡杜伯高

我因聞人非草草君於前筆亦奉奉經師未教那夫子筆力  
方窺空嶺仙所恨尚於救第晚持詩空與背時薄頻手不信  
燈花報報得人未亦可憐

和宗易賦茶馨茉莉白蓮韻

軒窗一日聚三英空室無塵眼倍明聞香固得譽絕美風騷  
韻未及知名羞將安媚隨花語爰伴歌高上月許獨快遇寒  
成弱植色香殊不寐梅兒

沈仲一送菊自言封殖之勞欲得詩為報為賦三絕

史轍何在菊爭年菊韻陶詩竟孰賢未必詩花更好花神  
詩典萬人傳

霜芬風味小樽春新禁管吹試聽麝烟視讀一殿秋光誰煩  
此芙蓉凡于桂陳人

慈乾手自栽連筒苦雨丁丁我小蓬已得花間急催茶明朝

止齋先生文集 卷八

恐已看霜

仲一以詩來用韻來在

陪侍絳帷濟歲年亦嘗尚論菊衣賢如今三喚馨香注惟恐  
將詩去淡傳  
鳴咽苦移玉座春昔年曾見屬車感重陽不見黃封酒只見  
餐英獨醒人  
剩有新詩八通高堂無能畫作款蓬金錢差蓋相輝映著我  
孑然酒借紅

寄題律舜先新樓

煙簷風雨送鳩牛有客來詩百尺樓閣郡臺池皆下瞰青城  
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徒高臥半世何為故倦避解盡茶金  
君許決月明長笛起漁舟

立春

千官勒馬謝勝萬國鞭牛占兩晴誰提鵝橋相近午頻車  
除轉喜無聲

除夜用前韻

春未十日垂步雨歲盡今朝亦未晴衰老見年殊不覺鬼取  
穿葉打窗聲

送子婿林中甫還侍

緝緝笙簧昨階東移後黃流玉璫中近在門闈熱此橋老未  
襟袍更誰向幽無道恨須改弟孔孟微言要及窮精舍一區  
泉石好何時相就看真鴻

遊趙園

主人避客竟河之雨過停桃落日邊頻有畦丁曾識客來禽  
花送兩三枝

赴林宗大招賞牡丹之集

五五

湖濱長春園得晚晴千花名品下一草兩身桂文會非  
收轉清歌勝絕縵遊吾獨樵歸趁兩山明

寄謝懷英高士

聞若已得峰山請願我方當絕跡時欲算止齋猶未就箇中  
應有草堂詩

和張瑞士初夏

綠陰四合水連津春去雖愁却可人無款飛簷窈窕林有時  
乳燕落流渠滿塘荷陰持運舊試火也香又新新短夜得眠  
常不足惜難堪莫報春長

居原質誼陶淵明文辭皆喜道孟夏而悲樂不同雖所遭  
之時異亦慷慨使然南瑞士寄夏日一首若無聊然因  
和其韻頃初夏之美以辭之

送周介之同年赴德化宰

民社須吾黨江湖足此情不堪林暑近欲趁菜湖手抄官成  
澤髮燒時自短紫君看歲早石千載尚垂白

謝林燕之居士惠酒居石山居方與世絕高欲友此  
疾人耶小詩翠林一笑

不持鶻鳴擬比隣林下蕭然老箇巾乞與青州十從事承成  
明月兩箇人

戊午壽國梁兄

一母分身四白頭從今家事付兒孫只須老孝供膳味作可  
婆娑伴釣遊份世萬人輪暇日好天一雨薦新秋平章何物  
宜為壽三十餘年晏子裝

上齋即事二首

性已耐收收老應恣隱夏齊年雙白髮直日一蒼頡竹間誠  
門鑰著園數漏著米和庭廡下還有雀巢云

歌子時開卷達人強整襟再負者說節多病得初心地離後  
蓮好山伍竹樹深宵綠同照社明月又秋時

獻題止齋叢石

雖無僻主翠浪野神當庭前積翠總我亦開之方彼者家山  
嗜大小為真

重陽和未宜方韻

衰老澄腸得並家絕勝十載向天涯宜須與世為陶今謹勿  
令人識五嘉蕞木悲吟空雅健牛山醉墨漫軟料誰如竹葉  
雖無令一笑何妨菊自花

用徐叔子韻送其過毗陵

安食年年未辭忙汗泥間更但壺鵬偏緣他故楚吳會可使  
吾徒憶魯狂曲水風流王逸少蠟湖窮約質和章請於百尺  
樓頭上下視人間有肺腸

送四明汪文子

文盛姓生少官輕舉子榮推能堪遠使相與及微言未嘗  
春雨新愁起夜揮斯文吾不敢起句還歸轅

穿九江宋居士

塵中每聞所歲書長憶瀟湘九沅餘一別十年身尚健恨無  
飛羽過匡廬

用劉進之

水柱倒又向螺袍范收寒雨親冬物望相識半人家今老獨  
從安吾窟亦房前幽深寒易足萬卷屋三間

己未上齋明

霖霖故作落花天佳節重重倍悵然雖有瓦臨臨曲水更無  
尊祖試新詞除驛雅欲延春貴壯年還勝敗查眠賴得二  
同一客放非清笋短柴連

和林宗易上已賦  
夜登曉曉五更初放數門門可寬  
穉穉兒翻故經業曾  
綠容持麈骨體未先時中酒多病  
女能強若書自文無才  
供規草徒勞身緩問相如

和林宗易雨後韻兼簡沈仲一  
溪山秋色日侵尋一水循除萬木陰  
幸有新秋送爽意可無  
勝采豈朋君蕭蕭錦巨灣從從鷓鴣  
鳴追隨下上音寄語此胡  
休獨自摩挲雨興與高鶯

飛瑞士以詩送蘭蕙因和其韻  
暮春堂上抱天和時添綠非典選  
春有可人須插似新篁  
未看玉森輝

雲煙寺林宗易韻  
巽回齒頰自天霄河必招魂怨渡湘  
少特精廬天向曉有米  
嘉容藏尚常雲山鎮藤魚蝦市淫  
雨莊嚴楫柳絮東好題名  
雙浮閣可題周曆萬年

春朱翔遠見別之作  
總自相看五十年行燕殊微各嶺  
然豈無子憂書成米欲送  
相如賦上天俗眼不寬多小謹交  
情何限復長篇米壹偶自  
兵廚至神助征靴一醉眠

嘗語客算難燈照的對武言今年  
斗門堅寒故墨不  
上又今秋風急塵原亦鮮余發一  
笑因成二十八字  
專聽有玉西風急燈盤無金東海  
深孤海酒醒愁夜水三盞  
得失我何心

因客統林林木傷復用前韻  
風跡不須慮致好霜整頭着酒於  
深無由種林來秀會旁春  
秋頌已盡心

乙未生朝謝學使兄送梅  
無嫌梅不恨誰離今送兩三枝也  
知造物多生意亦滿  
奇人醉笑願壬子恰回身墮地  
庚申遜伍國開蓬數家暮道  
明年好好衣長有補紫錦

又  
莫笑歲培日月遲待看老齡及  
探枝天許騰去春回首人與  
花同雲滿頭萬里龍頭空故蹟  
孤山簪落但餘基至今佳句  
無人舉華興拍現看堯舜

寬花  
昔山函水竹週道雖乏接壺氣  
已添吏科好花千百本中間  
容我論莊駭

抄徐觀叔見寄三絕  
蒲團坐閱歲如梭不曾門前  
雀可羅技贈時承總薄物道人  
微笑已嫌多  
欲待何嘗不換身果因念  
念草長春送特重歸齊三十笑  
殺生男一宋人

獨向心源藏背趁宜於身  
外較精粗安其下視人間  
昔朝神區區地一夫  
和朱宰遊丁園韻  
檢大逢佳節棠陰接勝遊  
移樽折及暇乘展共尋幽  
日靜竹光含風嘯花氣浮  
主情殊未倦乘涼過留

庚申上巳  
天依雨露性一遺晚百感  
又春闈墨客山  
門事  
陰竹疑人酒外蘭誰知千古  
意不在  
清明後一日宴客明日宗易  
送壯升有詩次韻  
容去朝服惡詩未晚思和名  
花如路上佳句近陰何雨  
就坊

新火春應病藥柯其特行樂此獨角劫干戈

和四明人從其子泰與為瑞安主簿

落物初摩入數萬人皆自笑此區區豈無雙字

千鍾勝貯鏡音見北山多後徵誰如東里荒先驅

粉樹社猶及香山退傳無

歸然名節萬人尋詩落文昌帝九閣老及謝公還夫策早如

疎傳亦傷恩華文延問如今少神武備門自古存我典求權

最飲菜花燈火樂同論

寒食早起園墟中戲和林宗易韻二首

盤帳重寒更甚風淫情寒食到匆匆一春不見花開落但說

我花骨幾工

春工偏以速為神誰管沉疴未覺春禁得春寒長志實甘心

輪與少年人

脫後舟塘次伍風而回莘叟兄有詩次韻

經春屏野與誰同苦雨永箬亦自烘方此欲為官兄事依然

不值世情風寒若水國蒲荷蕩復那日家橋袖叢最是一年

行樂秦酣成嘔吐坐書空

送四明方伯起

世事關分合人情有短長君應愁富貴人已畏文章守主親

聲發直道宏景緒未和歸笑否言亦愛吾鄉

送楊消夫入淮

老去關心家語難不堪離久會還希君方懷沈思矜振我已

聲垂長悽斷萬事莫如身自安十詩亦以此世多違倘得書會

兩來馬且問落花果是非

從族敬充老桂

五八

他山有桂老弱欹好植極旁伴鶴密着我對吟前亦壁乞君

分典左青龍踰牆之樹宜無取細細紛紛對樹無絲益屋我

東不面歸深雨人稠難進愁想煙蒼一笑促呼銀鑿鑿

苦封

蓮花

伯仲之間竹與梅極成清淡濯濯寬雖然亦混魚蝦慶風度

自投丘壑來

寄林宗大

春已無情雨如花病還如客到花家今當味雨晚身健於東

來看半吐他

和莘史兄杯張子房韻

不緣多病遠懷安閱盡人間萬事難讀以笑談分楚漢竟持

功業付蕭條

未及之以而種荔枝結實招飲不取赴以詩謝之

聞謂余嘗第狀元年來雖見僅名存實存天賞猶從撥賦似

相如亦安論每羨朝陽私沃壤正愁秋雨兩如芳樽待示玉賢

今何又照我西歸十二軒假能行以輕馬

從徐一之五弟

我欲作舟題隔去苦無翠蓋者金錢園林百輩階名勝雨遊

西風乞元貝

王孟元耐空中久盃見重陽掃滿頭寄向松樓頰頰似毛鱗

置鞭待新筍

次韻朱菊徐一之送菊

桂葉蘭曉曉無聲自有家鴻天一酒節物更誰和自製文情

於此見黃花聲名獨立空秋際香色平鋪與露華南雅未收

騷致意騷人應欲補詩施

廷植得男未大昭寄詩於湯餅集即席和韻  
家藏餘得但欲健如黃濱徒不効鍾馗玉骨香畫堂湯餅  
頻頻笑拈梅花到歲除

送鄭主簿泰興縣官歸四明  
師友於今說郡別親庭分付舊行成但知職分宜棲林畫把  
蘇名獨想條一字未曾錄海墨扁舟航可看詩愛開津漁浦  
多西笑獨為菜水味更長遠飄飄似野游游賦不唯辨

送孟廷昌歸蘭溪  
與同月今士律協津諸師友今千載異年各一方髮從何  
處白菊有去年黃惜別無多非開華三樹幸

身迹不出各數年於是有感次其韵  
判與漁樵日往還鶴上峰遙在苦非何人不廉尋常事有弟  
相忘咫尺間處到及余端已老拜琴相爾沐應開但將丘壑  
全分付可持移文惜厚顏

林宗易劉進之兄訪有詩再用前韻  
牛年日夕為知還休說年時王字班回時亦嘗空老去二疏  
不在其功問俯書尚覺峰期晚凡兼忘永日閒况有優章  
衣對越軀回雲漢不違顏

題張子厚  
棲身空處久上用意風雪五六間惟有澄波漾皓月尚堪  
波月敲詩山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止齋先生文集 卷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說詩

擬進 和製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九廟威靈遠健三宗德業垂恩敬思舊祖階數在神孫家  
返皇圖正先推帝業思諸儒謀東鄉此意定初九賜以  
但謀難為問何如鶴髮侵石絲方典學昭載史關心四海  
安舉三年安業澤勿勿付神第長樂尚沾帶  
神機捉為迹足踪吹胡兒大說初得我成功少待時變寒慙  
不滿單食問何進河洛空道恨年年上三危

好學元無致志表晚有加明謀宗六藝妙用今三宗照映天  
經緯深傳士齒牙奎文等開慶更令榜重華  
群才何補膝聖度似天寬清輝萬像歸黃金散將壇風雲一  
語合日月萬人看攀附今無辭哀推壯士肝

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藝祖開皇極何心昇後昆天將期光運世復見陽發武接現  
撥在仁追典則存煌煌宋宗社永配乾坤  
確象何自見寬語不勝膏膏宇廷方岳逢人問里間歲為周  
委積家放漢獨除甚矣禍天連長江淚不如  
豈以崇高極德志深崇憂永更三弊舊實為十全休態歸無  
秋獵期門絕夜遊恭惟德類德具可歸孫謀  
正觀真共主三王合庶幾此時生後聖端欲踵前徽濟世功  
何異除元志偶逢字勤三十載十漸更無幾  
不作倚齡安天手評可堪白雲新殿世黃屋舊非心德業成  
千古開闢發一音烏號在何許霜重越山岑

挽吳明可給事

五九

謝老俱淪落風日轉移獨憶憂國者長流渡江時姓字誰  
如此功名早不疑却收湖海氣應坐雪堂頭  
憶上諸生賜公方薄意侵欲然蒙絮情恨不碎花陰自說看  
人熟相期晚歲深半天蒼橫雷面首為沾襟誰下天火官職  
每數人

挽木奉誠

靈數頻年及翁昔萬口博豐碑米少海大袖落台雙教子宜  
如此聞風亦凜然塚車今塞道換木看參天  
感幸無虛得玄襟可自知偶觀同輩竹誰似暮年時髮見起  
椒殿齋部選玉后又匡天一笑獨此有遺悲

悼將昇仲承書

高舟未往通吾長却笑旁觀道極滄三釜豈無兒可就百年  
屢與酒相親騰波竹管錄客稅得烈案不語人試向南塘  
問漁牧定於此老亦沾巾

挽族叔父

松竹深園屋 蓮藕種魚兩愁寒少不問稻梁餘盡日  
相語盈門手自書吾兒清名子萬事聽門知

我恨終古恨不及奉歸時滿眼清諸弟門心賦此詩牛羊未  
聲象五墓去紫標亦有千鐘養曾無一字碑

題丁少房姑墓

白髮徒大志少房為客媒送車今幾兩樂土有斯立  
猶子姓名甚他時兩豸秋聲空者石刻望惜到松楸

挽樓明奉

奈馬朋感威儀宛窈窕庫車行歲公論在然否寸心知歲寒寧  
三樓民功僅一壺空餘華友字有恨蓋棺時歎料難

九寺方連於專城又天何說看諸子好與一門多薄海暗  
驚嘆字備意蕭蕭大連同厚夜其奈火連何

挽包顯史

燕妝年事痛為鵲早策勿有懷隨事見不與與人同我故奇  
諸子年承識以翁特看指古力喬木已悲風  
翁子看時華平主不支賢獨於公有謀惟恐世無備他日須  
深刻吾詩可附駉草黃松柏充名與石崑然憐似

挽張子由母

又是君王上玉卮永矣雨露湛盞垂版輿此去還無恙芝檢  
重來更不扶心世團樂飲有幾百年樹盡亦堪悲重中諸安  
今誰在聽說承平祐聖時

挽潘才叔母

刺骨唯涼夜門前拭小船有兒能自致此母已堪憐竹院前  
聞熟桓桓大字懸菊帶嗟不及捷筆附諸賢

挽周宣義

無酒院陳草將詩刻礎碑遺名從此在直意竟誰知教子還  
餘李周人亦有時憶嘗從坡話欲去更速還

挽琴文何茂章

勸駕寧運憂應門急二毛竟於時不傷吾更晚相遺酒草地  
揮淚豐碑忍此毫運車今我兩誰最戀錦袍

挽許李益高書

梅武江淮滌藉藉久勞刺箭繁香蒼翁同時半已登我棟率歲  
經能進翰原道業不為他日計往城尚及此丘蕪宜無後作  
多文勝如我樓人徐跋傍

州皇誰如此建寧戶庭深靜最情款不將尺牘通當路却枉  
高者訪柱門每見色溫如有罵欲書心愧不能言從今若茶

初檢社好眠橫塘兩賦得公非同賦

我彭通宜

前輩如何同郡派風僅幾人，不令兒巧宦而尚世清貧及老腦  
書卷通班但帽中吾鉛筆永就輝寒勝堅球

沈沈水脚學正

洛學傳當代家發屬此翁，一生無世味萬事與人同恨不師  
簡那飲客客阿式宜銘千古意豈在語言工

沈沈水脚學正

重文章問田安在急義固抱官不知臨任幸多花喜好勤耕  
宜與竹林期床頭周易吾將老奈上榜嚴曉得師此意自應

悼林竹逸縣尉

家故書千卷生樂賦，一斑賞音殊不少莖仕獨向鬆松菊稍  
身便韻繁忽涕漣幸哉賢玉潤有謀不容明

沈沈水脚學正

結輝不遠老端明世濟誰如好弟兄能看青衫陪計吏却將  
白髮去遙城花魂成斷疑香霖林波仍葉茂履聲萬石君家

沈沈水脚學正

同傳胸書應便有公別

沈沈水脚學正

頃作應應客看公手種蒔溪毛無覺理年水有達枝久欲鏡  
他石今遠賦此詩點然深宿昔紫酒定何時

沈沈水脚學正

不道千山阻將遺百世名此能自致此老已堪銘  
三金賢誰似一絲吾詞諱未此處有護函高

沈沈水脚學正

自為所說難離宗每事持平獨此翁有志政須名節是斯文  
非獨語言工要金舉世人材出舍在前朝行輩中安得長年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留把杖後米各與一枕風  
宿留江胡長子孫行歲節耐人看及而待從身蚤老欲試  
平生事轉難言就僅題前大史功成方記舊甘盤今人長恨  
經銷意歷事三朝見一斑

沈沈水脚學正

向來諾老獨歸愁風不勝衣萬事便燈下細書批初字雪  
先者趨朝報豈真無故令身健靜止勿名與世傳道兼定留  
封禪著意譚吹送九重天

沈沈水脚學正

壯歲從君兩鬢鬚重米函大各堪傷那知卒業今無及極悔  
論心昨未嘗相約時期須次第獨存病骨更凄凉他年賴有  
門生記記在碑陰永不忘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沈沈水脚學正



少小修成近市朝亦非着意混漁樵不為襟冠猶爭席好說  
淵明更折腰一瓶重達九斤約千金終却故人拾送車燒兩  
交相喧我獨難忘最久要

悼劉謙之和錢

海內多吾友劉宋今幾人相息尤隨淡欲揮翰傷神  
賦上數之好朋才力矜餘地心期早極塵法然無一語愁  
貌白頭親

挽王興之挽詞

四海王詹事傳家有象賢官情塵澤外風誼典刑遠道  
前鄰羣居得少連生平規模此一妻孥猶然

悼濟陽夫人

久接江山境曾論子姓文於馬觀內則可以離前閣捨粟藪  
賓豈頭繁榮祀分有人言不朽片石合磨靈

挽張春郊尚書

傑抱今遺立身名古象賢路車陳左塾莖蒼在東隱再世星  
辰上三年兩露邊垣堦空老去有識共潸然

悼翁仲立達州

張仲家聲近魯公祝辭吾不愧收入汗青中

德者者對事令人激懦表遠筆皆效的疎語更盤空晚亦通  
家好居然與衆同行蕪嘗論定誰賦一航風

淮樓何多客已減僅一塵最者席伏上好語近臣知草鷓江  
山雖難久舞舟日月遙空疎報報不遺勞還時

挽瑞木司戶

十年共語非徒非長憶初年握手時身世自憐心烟榻勿名  
猶恐論平早氏墓亘古非燕漢學者如公好惡資發續徐行

述九叔可理候忍九原悲

挽林致賢提舉

一鞋羣氏學五桂寄儀安每取鄉評過深德優道舉人方貞  
金鞋李已隨空花裝來未黃閣十年堂齒牙

挽劉茂翁和州

欲諫民庸元道州欲評人品馬少播居無一事可勿齒為有  
三公方掉頭送公塵陽公我愁日斷賓為書欲得識與不識  
滿淚流人世安用頂封侯

鄉士大夫書祝自明泉然嗚呼悲夫自明為太學諸生數  
與余游乾道壬辰同試進士自明不第於是始別別三四  
年間自明以釋褐任于朝而余之再至在野也則自明既  
貴絕出其輩行間相遇語至其歡狎悲壯與在學校時無  
異也余忝郡長樂會自明家居傳台州闕吏數往來嘗造  
其舍令僧寺室中蕭然僕與一季老味羹數隻兀若千口  
日須轉翁未以為食而自明意氣與在館閣時亦無異余  
每語人自明來自甚長也而今兀矣自明言行輝煌在人  
耳目不但余能言之也余獨悲自明以善言奪取名於世  
而死最不幸好論者曰是宜不良死也余觀自明立朝  
於進對尚待之闕里所從當詳而不可言上者其以情未  
滿朝為危而自明雖即死不悔真若不愛其死者然其事  
毋存左右不敢違曉得師友務為請差闕雅不苟坐主難  
一飲茹亦必撻度無嘗乃下口余嘗與齒以進自明嘗謂  
曰是可食耶往聞有食此死者至今不近也自明可謂賢  
其死矣士患無志有志矣患不見知於上知而少不洽  
不特重以究其用亦士之罪也方自明以母老請外去非  
上意天下皆以旦夕具復用自明又甚自愛而及於此何

哉是不謂之天耶故余為斯文也他不服論其死也致  
童馬以見余悲且以辭讓者之或亦有明之志歟有明長

母曰余兒乎吾莫如其何尤婦曰良人子吾易為罹此憂死  
弟不以其咎乎朋友稱其好脩恭不得其故乎庸聖名之曰  
命相彼下堂而貶厥方或縉纓以順聽萬不同哉自取于曾  
二者孰失其正聲足神之所仇乎人直經焉是病骨屬蓬忽  
隨其前乎屈曲服以為穿乎禍作於牆下乎顏奚悲而宜處  
嗟子何傷乎獨余保不能以有勝高或相爾類孤乎天終焉  
其有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內制  
慶元改元詔  
勅門下厭以躬身托于北人之上惟曰號號懼無以罪列聖  
之休而對持上皇之慈訓也永惟當今之務何者為急非  
欲百官循輔而民力裕厥夫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  
以尊朝廷也當刑罰薄稅賦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是  
其是則歷年彌長肆于中與舉偏補殿官於此乎取法克至  
今日中外又寧朕幸蒙遺策絕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擬取  
美說於紀元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蓋庶幾周成焉其以  
明年為慶元元年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格文神武成孝皇帝梓宮恭讀  
奏告祝文  
伏以兩楹格瑣六引祖來欽 仍几之神以 即因山之吉  
敢先虔告用興安行尚享  
恭讀梓宮遺啟  
皇帝行恭奠禮祝文  
伏以既世上賓於天永歎撤積塗而即吉登蓬海以繁誠而  
奠雖處管言何及高鑒  
發引前一日初更總護使行衣恭祀祝文  
伏以三年之制念在終喪七月有期忍當明發共備祭事場  
院辰極尚蒙  
前引前廟恭告錢塘錢清江龍神祝文  
伏以於昭烈祖將附思陵方六辨之問津雖大川之借助用  
神托請向與明聽尚蒙  
發引禮奠祝文

伏以仰止龍驕聽于丘墟方少頃旋蒞日庇永安於齊天昭告何云衣推罔私尚獨

掩撰前一日奏告

聖慈聖獻皇后

徽宗皇帝

顯慶皇后

高宗皇帝

憲節皇后撥宮祝文

伏以思皇烈祖世宗諸帝後主之及期願在天之垂祐不震不寐以永萬世之歲未幾來寧如同一室之上尚饗

批撰祝文

伏以違車故后復土維新竟藏橋家之水冠莫親堯天之雲日永懷弗及賡越何勝尚饗

九虞恭祝文九

一虞

伏以稽山仰止想祖烈之敬宣清廟肅如張神斯之未附於茲易其何以勝哀尚饗

二虞

伏以厥衣女在馬埕舟旅之思虞凡足德高系美端之念道周之薦海內如推尚饗

三虞

伏以亘古水連船孫珠之如在自今姑吉嗟播慕之何窮三薦既陳長跪周措尚饗

四虞

伏以信信宿宿誓安於神孩子子孫孫水懷於祖武方舟而濟有欲如傾尚饗

五虞

伏以維先傳舟俄回關於水鬼自越入吳迥獨還於果樹里

如弗及衣易能勝尚饗

六虞

伏以念茲五祖為當昌歌之陳曠彼昊天痛極胡歸之道淚迎仗衛旋對音容尚饗

七虞

伏以濟江恨斷嘗攝事於故司郊次恭嚴方訪躬於斯薦報涖永已傷天何云尚饗

八虞

伏以願瞻橋家已深萬古之誠想俾於水高擲重華之舊反虞時事進菜新尚饗

九虞

伏以百神受職來奉於主車三后在天行并于祖廟哀哉扶恐此致虞尚饗

批撰畢謝土神祝文

伏以於皇烈祖承附思虞凡推百神異此大事敢忘恭祝更冀明曉河漢三虞來水無數尚饗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恩制

數門下朕宣室受靈言念梯航之遠揚廷乎歸戴踰踰之思以昭烈祖之宏舉以篤介壽之丕祉推誠順化秉信守恭康國履常懷德謹度恩忠効臣特遣檢校太尉沈靜海軍節度

度觀察盧置等使節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一萬戶金寶封三千八百戶李龍翰檢校勳服緋纒五千前克提千

里之封勿替景朝之好竊露河陸同同洽於至仁沈海不破

蓋良深於多難時嗣服有事合官亦登總於稠恭與共陪於

隆祀較存於廟雖阻情離呼之儀採實文庭嘗與備蕭茅之

享肆盼新煙爰廣舊封裏載藉之名言修元勳之顯藉於戲

閔子幼落囑在公幼祭之勝嘉乃象賢惟與國成休之度於  
為中錫其尚款承可伏前特建被太尉允靜修軍節度  
察慶堂等使樂御史上柱國安南國王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仍加開太尉散官數如故主者施行  
賜徵朕恩命乞在外官職不允詔  
知建康府恩命乞在外官職不允詔  
勅具官某省河上秉辭免恩命事具悉爾獨不聞故國世臣  
之說子而論疾心夫保積蓋義典成先正之美休祠陪執  
與國累朝之報智者當有所擇矣式過其驛毋事多違所辭  
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宰臣趙汝愚等上表請  
皇帝還內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朕遣家多難標予權不足以當大事賴天之靈宗  
廟之祐迺諸士實獲與同執袂烈祖於思陵而遣軍沮東虞  
主未返仰止稽山明發不寐皇皇望望未知所為也公踴百  
擘其何以慰朕而欲徇故當之請是廣內乎方將棄命于  
上皇以俟奏仍允虞待兩官為事所請宜不允

賜趙汝愚等再上表請  
皇帝還內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夫會朝之實謹非所以示下宿衛之具蓋非所以  
持久朕豈不熟慮此歟但以任紘之奏未及遲歸早陵獲王  
盡亦宿衛是用却前請而勿聽也今承命三官皆曰不可百  
辟卿士又懇懇以為官朕惟拾獨見以從奏凡徇大權而廢  
私祖自古后王鮮不由此顧如中人其我嗾等之意打臣  
底而弟者乎所請宜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外制 正德四年

皇后歸謁家願親慈訓即御閣門宣贊舍人幹辦  
顯司李孝純武經郎帶 御器執幹辦皇城司李孝  
友各特拜武郎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錫而人  
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獨選入主獨恩斯可觀已  
日者吾后省家廟爾某皆以猶子祗服事朕何愛一橫行  
邸而不以寵汝惟無奉爾祖以長守富貴則予汝嘉可  
皇后親婦故任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致仕襄漢  
妻平涼郡夫人李氏封成國夫人故任武經郎致仕  
馬煥妻安化郡夫人李氏封國夫人忠訓郎 士

朕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錫而人主特隆於  
肺腑之親夫惟后妃獨選入主獨恩斯可觀已具位某氏夙  
以濟忠友子冲儀日者翟車選省家廟越求相事禮無違者  
其益湯沐視君夫人尚服寵榮以茲著社可  
皇后親姪孫承節郎李翰李察各轉兩官

敕具官某等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推恩故朕自尋  
及平同成道者亦以事會及進二階豈不榮哉尚務增共以  
綏爾社可

皇后親姪婦故忠訓郎贈大判判史李才斌妻安人潘  
氏親姪女通直郎充熙世贈單慶曾潘承而幹辦公  
事幹松妻安人李氏至特封奉人親姪孫孫女方武  
節帶 御器執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女獨人李武特

封夫人

教其位某氏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獨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猶避人主稱恩斯可觀已日者皇后省家廟前以猶子實承相體朕嘉典之用孟太后高朕寵榮以無違朕奉家之化可

皇后親經女夫通立耶尤無嫌臨軍軍實乃庫庫而幹

教其官某日者皇后還省家廟朕猶故事且酌有司之儀推恩后黨而爾未自慰爾惟有出稱着在甥節亦與幸會至於

教其官某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獨而人主則特隆於肺腑之親夫惟后妃猶避人主稱恩斯可觀已日者皇后省家廟前等適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兩階宜不廢哉高朕幸無忘報可

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特轉承信郎

教其官某日者皇后還省家廟朕猶故事且酌有司之儀推恩后黨而爾以諸甥亦與幸會例進一階宜不廢哉高朕幸無忘報可

皇后親提舉官武功大夫常 御器城揚兵押驛

安使

教其官某等方用威時后妃永懷賢士大夫僕馬俱備而不被私調於上使徒為鴈酒勞苦之而竟不可得遊奕而已不朕勞官聞通以吾后有事家廟之恩至將重宜不崇諷而

皇后特辨宅位義即張友直忠刻即法立各特贊一

官

教其官某朕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及其私人爾等

與幸會各進一階其高秩恭安普簡事可

隨龍備武郎閣門校尉兼崇皇白閣主官道奉來佐伯

內翰林醫官太醫局教授王良佐成安郎陳翔頌內

翰林醫官郭儀忠訓郎韓人柳伊豆忠訓郎主官

文字傅昌時忠訓郎掌院劉元忠訓郎主官進奉

周良臣成忠郎寧廣朱黃允文值能成忠郎浙西安

撫司准備將領主管進奉趙文信成忠郎私名家慶

奏吳衍係委郎王罕費師旦承信郎陳承信郎轉

運司准備差使王演承信郎起嘉言承節郎薛承

節郎韓人柳李技進武校尉韓各掌院李太受

教其官某朕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及其私人爾等各以幸會至於增秩豈不崇哉

高務齋給安忌其事可

東義郎韓沈曾特授閣門舍人

教其官某朕亦惟善相有勤勞於戎政而其尚孫或獻獻里

之律規在右階無以若見唯是誠之彼者以發其文官上

開以華其選尚能與焉爾其德哉用俟明陟可

六六

氏封孺人

封孺人楊親屬內欲將一名與改妻秦國夫人妹宋

氏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封孺人

閩門官實令人泔養特按武德郡落開賦權安遷騰  
安府兵馬給轄

教具官某兩男爵也習於防禁之儀而不開軍旅之事非說  
官之吏矣嘉其久勞優以增秩試秩資政性治戎輯其務起  
功以須器使可

起擬武功大夫大州刺史興元府駐劄 御前右軍

統制兼知鳳州都護特轉復州團練使令再任

教具官某朕以蕃旅行遠而釋將以撫馭之閒歲云入西顧  
晏然方春其勢就進戎國之峻尚難其代故遣瓜戍之更爾  
其戎對新恩踐修舊績或庶式律兼經那僑朕不致志將有  
明陟可

皇元亦州防禦使權三奉吳王恭紀多才勇勤轉明

州觀察使

教朕崇長宗支以綿帝繫高爵厚祿宜與共之而猶計歲課  
勞猶次而進所以昭至公謹成憲也具官某積學以為厚誦  
共以自將入不恃家人之恩而出無遠於闕庭之禮况以  
屬子自幾人則在秩庸車誰曰不可而必中有司之度積十  
年然後進之且朕有兩愛哉然而身無外事之責兼比法廷  
之宗其視匪躬畫瘳浸齒下憚者又何其幸也宜對朕無  
吝所生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閩門事兼兼省四安監書

韓佐官特 興洛隋官臣察議兼給勳轉佐右武大

夫

教嘉祐治平之間兩先正可謂社稷臣矣列聖寵嘉嘉祐  
及子孫而在威望於焉尚至於焉納后凡可以煥韓氏之門  
者無愛也具官某蚤以才稱著清器使處臨上開宣務累年

唯欲慎行賞典而吝錫以令汝庸示勞恩一以體慈福之心  
一以大忠獻之懷盡亦自勉庶務齊責可

武功大夫兼慶軍承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張安

仁除入內侍省副都知武功大夫林州團練使入內

侍省押班李若正除入內侍省副都知

教具官某朕嘗稽之周朝內宰藉於天官夫古通誠未易隆  
以至於建隆舊章尚宜繼統之稽今亦朕夫而別焉此司  
則為之良者顯不當謹擇其人乎是用命陳以屬禁中蓋觀  
近之久識察之詳矣其監增共以身率屬毋使玷玷謂汝不  
稱可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帶 御節斌于推備武功大

夫明州觀察使帶 武寧城梅奔辦並除入內侍

省押班

教具官某自當兼院之轄密而此司之長蓋難其人朕既差  
擇之矣則參伍其間以相內治苟不有以自嚴密實行而謹  
風指謹憲度者皆不在此選也然則爾名在內人之數蓋亦  
思寵稱者哉可

張祐正係隨龍祇應勤勞特肅承信郎

教若何第奉附之勞而偶逢改置累年于此矣爰詔有司其  
之初官以見朕懷不忘考可

武節節前副都觀察使左庶子右庶子等十五人授勳武

節許元等三人授勳武節節前直上右右正等三人

授勳武節節前指揮使左右押軍閩行門將等十三

人授後義郎是第一班正右妻賜等四人授承宣郎

設直上名孟端等七八授承信郎

教其等養衛士而遣之古也而命以官則病息矣往祇東職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樓州團練使多助皇帝右監

門衛大將軍成州團練使多能實及一十年並該處

勅將防禦使 教具官某等朕崇長宗文以綿帝繫而備計歲課勞猶次而

進所以報至公謹成憲也以商靖共簡在近焉恭焉增秩誰

曰不宜而須職十年以中有司之度豈願有而受哉以此風

厲則高士者勅夫可 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降授奇賞武功大夫通郡

判史霍汝賢轉歸吏部除帝 御器械 教具官某自以謫司使成今寄種官而內侍與戎行雜矣然

而名不察官之謫則猶非秋官是則異焉耳特而屬銓斯為

寵隆爾其敬哉母曰序進可 把筒班殿侍嘗於深在非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

存留在班祇應 教具官某乃罷進衛士而次第官使之兩以藝成今祇舊次

宜蓋舊舊以須後急可 濠州軍變守臣張孝芳致害持賂三官與兩子恩澤

教具官 朕聞漆秋者蓋殺其人夫謂之盜則非死者之罪

未盡謂然教曰大夫武死於不幸而無兩蹄者焉則其

所造之弊非必有以取之此仁君之所務白也國家開戰士

馬馳逐受命分閭等重難死而兩曾無容端獨惟不測之禍

夷及其治官軍故常則盜起帳下非春秋之刑不罪者致謹

恒典之信豈但法家亦以使得今者之知禮焉可

濠州被害官兵致尉皮雅官杜美贈而資與一子下

州文學故忠劍郎濠州駐泊兵馬監押安秀斌贈三

官與一子承信郎故下非抵應濠州府銓轄司指使

雷世忠贈承信郎 教具官某等尚能勿死於其長上情忠孝之徒也禮益之與

爾華茲不顧身命死於陣無典之厚朕豈有可愛哉可

備於郊前濠州安撫同與官郭仲停失覺察主應廣

保張信為執首亂作後與賊宴飲相為賓主特降三

資放罪 教具官某帥死千泉卒而兩為屬額欲以早關有全可手副

之三階尚用中兵籍今有暇亦豈法亦可 太史高測臉淨儀刻渴兩學生周榮街捕擊壹正

統其今官額非古稱謂而李壹氏見於周官周以諸生制致

於地亦宜知所職矣可 備武郎關門者非抵候霍寬夫供贖買及二年與

看班二字 教具官某謀其年勞正其名稱非徒以假遷也由是而釋煩

辱之事則宜知自責重矣可 部侍郎倪思訪備

至辱書皇聖帝聖政特稱一官 校首者仲尼序書斷有一典以為亮辭強強之義後世非可

及矣剛惟我家父作子述不持德勸親相授受蓋視帝者

先兩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唐書裁具官某以折求六

藝之學明心傳以同風三代之文游屬治勿作宗一藝

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為之序日上慈哀 書皇為馬籍使仲

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故事第賞進一官此舉之  
所甚不愛也

秘書丞若作郎黃由池有聞著作佐郎李唐卿三容  
太常丞孫國史日曆所編類聖政檢討官章顯  
持作少監黃文並故隨進

至尊者皇聖帝聖政內黃文保經宿不誣進各特特  
一官

致具官其甚者何序者斷有二與以爲充外擇選之  
後世弗可及矣胡惟我家父作子法不待德勳親相投蓋  
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及休休度書哉爾等  
以名儒戴筆來觀作宋一藝畫之無窮及此奉爲朕爲之手  
日上慈榮 壽星嘉焉藉使作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  
以故事第賞進一官此舉之所甚不愛也

承信郎蘇澤州南卷爾徐靖志訓郎秘書省書庫官  
威端友訓武郎監祀者若門深周弼頭郎趙亨該雖  
至尊者皇聖帝聖政內各持一官

致具官其宜賞與也而化以待煩辱之勞至以隸書局進  
閱拾遺夫爾尚勉思無忘忠報可

武功大夫降授昌州刺史帶 御製校覆汝真該進  
至尊者皇聖帝聖政內轉成州團練使

致具官其銜學士大夫力也而無乎其間則安  
能閉心夜之策今也泰績乘上俞言不違恐延有程冊行改  
觀是維之助歟則以爾靖裝寶典執李得達中外其勞多  
夫以文字得官皆獨賞也進之遂到敵日不可其尚勉思以  
編承進可

余正少卿鄭致諒奉使回持牌一官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一

致具官其爾以老師官備同命高望旌牌於此處歸紳性  
往開勞決矣朕親奉教彼勝之際楚人敬敬吾叔向以共而  
不知而不能管人亦曰鄭于至博物君子也而皆異其禮有  
以大國而徵治師惰傷粵對四方非所以令遠人現也進  
歸報置焉無關而書勞進救但庸故事宜服而以相勞苦之  
宜哉爾其少休爾有寵哉可

閩門舍人番

皇子嘉王府內知客讓今乘奉使回

持牌一官

致具官其爾上閣之儀職未耶之事官幸選也爾以總攝文  
辭至於共二可謂吾親臣矣是用分爾介子庸使何命萬里  
俯敬聘於此處追茲歸報置焉無關則朕而以相勞苦之宜  
何但猶故事增秩哉有心抑用朕不忘也

奉使親駕一員准東安縣司幹辦公事兼令軍備  
差遣一員新盟明州贈寧酒庫黃仁裕書狀官一員  
新明州昌國縣主簿楊正臣指使使將任郎鄭華中村

致具官其等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隸使事與  
願報茲茲尋報書勞進秩蓋國舊章朕宜汝各可

閩門宣贊舍人朱克俊允吉閣門祇候蔡唐奉  
康芬並該應舉人使十次賞各轉一官一亦既勞美

致具官其等贊依上閣餘與時家周旋十不夫一亦既勞美  
評為增秩蓋國舊章尚益增共以頒器使可

浙江湖神順廟聖利侯祈禱感應特加忠靖二字  
致具神朕固不為說利尊鄉其福也至四方長吏有為言民  
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哀榮之典朕靡不爲以臨  
觀古揭百神之靈爾惟齊江近在家內而有司以報禮未稱

六九



將侈大之用錫美名以從民欲時尚終思使世世享可

來州仰山神特加父母祀祖其福也至四方長史有焉吾

數其神等朕固不為祕祠專歸其福也至四方長史有焉吾  
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境中則慶崇之典展靡愛焉以  
庶哉古語百山之義惟仰山之神禮以玉祀而自江以西稱  
未感滿是用推本父母施及子婦或除品秩或術術賜賜既  
必寵嘉神服以從民欲者如何尚尚終思之俾世世享可

如平江府沈林奏五龍宮清廟乞加封第一二位祀

王封東靈秩第二位龍王封西侯第三位龍王封中

侯第四位龍王封南平侯第五位龍王共寧侯

數其神等朕既不令祠官祝祭專歸美至四方長史有焉  
吾民請曰某山川之神能惠其方則慶崇之典展靡愛焉以  
庶哉古語百神之義惟惟五龍以特節兩賜功者近甸雖  
良二千石難不言撰祥而具道所以然之故文詞獨屬爰發  
命書祇以俟爵則所以寵嘉神服以從民欲者何如哉尚終  
思之俾世世享可

懷安軍令堂縣進士黎崇謹率一百三歲遇天禮恩

特補迪功郎致仕

數某昔在元祐合祭于國丘之歲而汝以生於今五朝矣朕  
方奉觴兩宮為萬歲壽通知高年甚心榮之爰因郊禘奏諸  
任版以見吾實光近獻之意且以敬天下之孝也

翰林醫愈允 重華官樞密軍兵馬尚書監丞府駐

汝具官某天官之滿六十而醫令七十二十有八人家之一重

醫也如此再歲無失爰進一官此又吾家法也往朕明恩

免罪事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外列

正議大夫守給事中兼侍御史李除權節尚書  
讀曰三月三日備禮  
致方朕在東宮時奉與僚友切磋經籍庶幾光明律以非躬  
托行執人之上克奉詔謀庶幾寡過永懷三益宜知之何具  
官某博極群書折衷六藝凡與我言者於今不忘也聞夙瑣  
聞位之春官進講殿門以充餘論昔者甘盤輸高宗於養壽  
之時而無與於中興納諫之選至漢一顯而太子而亦不  
在初元時功之詔我有故人始終典學視昔蓋有先焉爾其  
補養精神陳古以誠今惟毋以謝事之年而有避心則朕以  
擇可

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翊善某奏除給

事中兼侍講四子壯則射擊二禮繼行三月二

數朕有元子出就外傳教求其人蓋累年於此矣晚得三五  
聽故日聞嘗侍燕庭存能道二南之化朕若其芬蘭以自  
近具官某習先聖之術而 於當世之務凡與吾見勿瑣言  
之者皆實學也是用推之 環關勸講路門其於其德并以  
告朕者四皓朝議太子而不屈於高帝李泌以布衣文肅保  
而不能委其身於君側所以西州之范出入官邸為父言德  
滿于言者是不謂之遺時乎尚其擇地以報簡知可

降授朝散郎許及之前任淮東轉運判官不學察私

其初可 其初可

勅某官曰者淮東不道有汝其符者矣爾其以同  
過之仁而不言上亦從錄朕非所謂使讓乎閱日既久宜還  
其初可

其初可

其初可

其初可

其初可

其初可

其初可

其初可

忠期即前韶州兵馬巡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即  
教具官某因爲兵官而州家以依疊囚未給錄官恩不該賞  
也其籍一階以警慢事可

文林郎階州將利縣令簡森改切驗因傷身死人杜  
十四作賊賊身死失出犯公罪苦該取旨特降一  
實

教具官某史與吾民親莫如今爾尚不知其死也而以爲  
道種曾謂與吾民親乎其第一階母以恩免可  
係我郭李珙家遺火燒民屋四百餘間有司自來以  
屋立計賊生罪得旨宣諭休條瑛蹟臣僚上言特  
降一官

教具官某得春秋者有人大之說則無所降答之辭也爾不  
戒于火而禍及於閭巷將安答乎高爾爾略其上一官可  
故通直郎趙公廣昨知院州自早款民派臣奏奏進  
兩官勅降男考侯訴冤特追復承議郎

教具官某左右諸大夫之言朕知其不思國人也爾守番中  
遺敵不欲倍有樹處之責而不爲文具而達于朝聽者皆反  
譯言者不置親于伏罰而爾既責根於地下今觀爾那連編  
累積災汝甚矣蓋棺論定莫公於此朕爲朝堂蓋還舊官不  
但慰汝亦以勸未者之勤民也可

江西運副鄒汝踏奏奏請郎知東州黃助丁母憂  
有請任信文棺親喪服官錢等候服闋日降一官不  
得與親民差違

教具官某開寧符母以就二十石之養盡及滿竟以喪  
清臣兄勅便奈郡計姑鵠一秩俾務者循尚蓋前行嚴禁  
案可

承印郎前軍指使潘維維河監渡不識降一官  
放器

教具官某透禁之嚴而弛於汝先官錮獄以警後未相靈  
常非我欲罰可

准東運使趙師軍奏備武郎張世榮暗押廣慶險  
恣橫生事降兩官逐使部議冷八差違

教具官某發察於邊事聞逃聽紛譯不請使者有言聞聽弗  
憚人將是徵其貶而扶且屬銜曹臣使遠臣雖今知惟可  
胡北提刑張瑛奏李讓郎常監府過刑趙善慶在任  
貪婪不法降一官放罷

教具官某部使者所治且有良二十石馬兩丞那頗以治  
行聞而逃官勝莊朕所以獎開屬籍之官委夫其貶一秩免所  
居官舉今有耻亦免汝罷可

知成都府立岳奏奏請郎知成都府郭公墓  
昏率誤降一官放罷

教具官某夫不能勝其任矣而昏於項覆於貨然而那太守  
猶以爲容有鄉曲之學不冥于理勢扶免官者亦從蕭罰焉  
其對陸竟五思懲文可

詹思嚴叔候得官武功大夫入內侍省東頭供奉  
官王師建轉婦吏部差在京官親父奉朝請

教具官某自以諸司使改令等語官而內侍典戎行雜奏然  
而名不在銜官之稱則猶非扶官是則吳馬耳博而爲銘斯  
爲嘉混開勞朝詞謂以真何稱其致哉母曰序違可

武功大夫祁州團練使入內侍省副都知李正  
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入內侍省押班楊榮增職  
事不謹各降一官

教具官其等朕惟周制內宰李壬內之政今會其屬之功事而賞罰之今內宰不設而兩等不度于事實于官中之罰其上一官廳今經詔繼本有復亦宜察奪可

李秀正楊弁解後

教具官其等有過無大况其細者予簡以服勞不度守廳于罰蓋八柄所以取過者聞日若久俾還舊官則于恩茂矣蓋

請次不稱可

入內侍省副都知李若正除入內侍省都知入內侍省押班楊昇外除入內侍省副都知

教具官其若在周制內宰以中大夫為之而韓大官說者以為禁省之祕不宜屬外廷而本朝差祕比司之長就擇明習請共可以幸屬者以董正之官某貴近亦不可不重其選矣爾自董中進在四人之教曾未端口能負進之長官楊舜卿六進亞長官委寄彌重其益及匪懈以報殊渥安便外廷

請次不稱可

親衛大夫清選等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林德年除入內侍省押班

教具官其殿以金陵形勢襟帶江淮控吾騎衛布之屯可且以在留鑰馬則統馭之才服選觀矣爾以名將往訓詳屬方

其屬於內肅給於外靖共則兩貴重矣蓋亦才上遺表妻本

數其位其民朕所以賞而夫於幽環有加禮矣 何愛於疏封爾使居皆寵光馬以盡其悲 可

人高氏特封碩人

多才上遺表親第二人 比按南班討武師多藝餘

武師多見茲特授太子右監門軍府軍教具官其等朕以諸衛嚴宗室于俾日奉朝請非苟示私也以爾多才身兼之請及其仲子剛然軍選之而並命爾其務

請次不稱可

皇叔祖右千牛衛將軍不陸唐勤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軍

教具官其等朕若周制凡衛王官若皆同姓也國朝簡宗其

可

皇叔祖太子右監門軍府軍不陸唐勤千牛衛將軍

可

教具官其殿以金陵形勢襟帶江淮控吾騎衛布之屯可且以在留鑰馬則統馭之才服選觀矣爾以名將往訓詳屬方

可

皇叔祖武德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歐待衛佐監門

衛大將軍

教具官其殿以金陵形勢襟帶江淮控吾騎衛布之屯可且以在留鑰馬則統馭之才服選觀矣爾以名將往訓詳屬方

可

美宣之環列之尹孟簡周制獨有深矣惟爾叔祖行事德備今在選中應于維誼宜率典常作次恭先有焉有其則察汝

類可  
昭憲皇后親授孫士實持節收信郎  
敕其朕惟 養祖之子孫自吾 壽皇駕叙之恩備矣而於  
母室嗣無世祿豈朕之意乎哀之曰丁棟以右職爾其永  
履無忝所自可

右丞相葛洪初拜贈三代封妻朕即  
曾祖朝奉節致仕贈太師謚清孝道封魏國公恩賜  
封曾國公

敕朕抱調歸至命若牙為大司徒實 家宰是謂朕朕而推  
本乃祖世篤忠正之美蓋有威焉維今大臣相我孝治經文  
碑武海內具然則亦惟其先德之休足以壽後可無褒崇以  
耀顯其官 躬行對於古人 滌髮後於月芳其望在  
亦既有聞而其親澗冠再調察察以此終身便通國雅法  
不應臨朝讓異焉名清孝足以發明其人矣燕及曾孫爰  
同宰事則所以推本其美朕敢忘周道乎進封大邦莫如幽  
阜尚食其永敘爾神可

曾祖母魏國夫人侍其氏贈魏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解袪矣其幸章百君子萬年景今有優其  
儀雖何蓋爾女士窈窕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士  
行之女以為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意也具官某故  
考其世父亦足以知吾祖宗時天意故屈而豈一日之積  
門之私哉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倍矣五廟然則朕以天  
綱朕之小君雖古未有亦可以我起微矣可  
祖宣奉大夫顯諱蘭特制致仕丹陽郡開國公贈大  
師謚文惠世封楚國公贈仲封魏國公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一

敕朕既本之六藝大器士守以宏資皆氏之批則嗣有令聞  
逮事兩朝申錫名邦亦禮之備具爾某故祖具惟某朕某家  
聲遠積累世濟以力學連由三科然而名滿天下而位不過  
從班文字行於方來而身不究遠業惟是一經之教彼子聞  
孫爵為名臣問朕來則勿躬之報可無異恩雖此可當丘太  
公舊宅是用即命以為新封對朕寵靈以昌爾祥可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魏國夫人

敕朕方廣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質之福則所  
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頗有所愛哉具其某故祖母具位  
某氏夙以懿行承茲名家儀于前人以詔婦子亦既再世輝  
然有聞而求文之祥施于今相持不云乎說之標栗倚桐梓  
漆爰傳琴瑟種德彌遠歷年滿長豈必皆身親見之手報本  
請勞式今日大邦美號以慰永懷非以為生蓋禮之衡門  
父朝諱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

敕王室百年之間公侯將相故家希不失者有以文墨論議  
踴及三葉是謂世臣固朕之所寵嘉烈于宗仁壽為稱願者  
手具宜某故父具官某標度粹然靡華華其父未脫某姓仁  
誦之一時英苒宴散著行器典之季師為從臣蓋其行藏許  
可蹤跡用而不蓋士論惜焉宜某善廉發於射爾凡何者見  
孰非典刑爰修舊封建拜於越以厚教忠之報以仲追遠之  
懷可  
母雍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  
敕為吾朕朕之臣則上自三世帝褒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  
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同極之恩亦何以  
責殊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襲美終有自躬  
恩斯勳斯勳我長爾輝及受感遂事舅姑日宴敬共至志齊

七三

顏虎足以成其子之令德矣改疏上國之封以世世配于祿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不難慕效也可

故妻鄭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

勅夫人起家以敦節位風人懼焉晚若克相夫子至於登庸嘗與之同隱隱矣而不同休顯則又禮經之所悼也其官其故妻具位恭氏女德配於珩瓊輝功著於簡繁胡不惜老以須美成朕惟昔相禔於祔姑之室而副笄之服弗被覆帶之車弗乘也非有進寵何以慰之乃開新封以貴幽安可

妻鄭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

勅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皆其家室也剛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等飛相成之功歟其官其故妻具位恭氏自繼元配德音不既有芳軌進界祖妣亦有華佩施及細佐我名臣近登三事開譽日廣續期日崇則與夫坎水之墳南山之側遺世不淑動心足性者何同年而歸乎冠於命婦為若夫人我有茂思宜不汝吝可

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初除贈三代封妻

曾祖贈太子太保修己贈少保

勅昔周宣中興將相皆天下之選矣受命皇父以整六師而推本所以實陶仲大祖之後爰作常武之詩朕甚慕焉雖今未兵得我所賴輔其宗祧可無發棠以應經訓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子古人德譽高於堂行而康道不試士論惜之夫屈於名者享其真不登乎其身者遺其後是宜庶及曾孫藉為名臣又陪國論晉長樞茂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華其禮儀之報朕敢忘常武之詩乎陞班班保以寧其神非以為主盡禮之稱可

曾祖母濟陽郡夫人黃氏贈崇國夫人東宋即夫人

人張氏贈安南國夫人

叔周之盛至於既醴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懷其僕維何登爾女士登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群臣皆有其行之女以為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善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恭氏作配君子行簡於家軍及曾孫適志者皆考其世吹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天意故為而宜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使使當周之世必從夫爵倍食五廟崇則則以大夫國秩之小若華古未有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贈太子太傅奕贈少傅

致朕既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崇報胡氏之祧則嗣有令德休于俊昆並命為孤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某當天下之清得幽人之履世無尊庸之科而不借於計吏居無朝中之交而不聞於上國天命弗僭為之生孫登為闈人遂舉樞筭走不謂之勅躬昔後者申錫命書班於吹傳宣雅樂階亦勸米者可

祖母平原郡夫人王氏贈永國夫人

勅朕方黃金祖烈臣休於周微以溢我而致得賢之福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眷天親豈願有再愛哉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恭氏夙以懿行來類名家儀于前人以昭婦子爰集慶壽于開孫詩不云永壽之極果荷桐梓漆棠茂琴瑟德德爾達歷年摘長宜於音身親見之手若本儀勞式至今日大邦發既於禮為宜可

父承襲鄭致仕贈太子太師宗贈少師

勅自蜀平至今二百餘年蓋百土無異質夫而尚有清德三世不違詩不云予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行若而將於名才贊而奮于位乾道之傑育子降然諸老先

生免猜忌之言 幸是契駭雷用矣而方禁門湖未刻斬  
誠不以易宗之食而易燕居之福匪林其故半為帝師伯所  
謂有道者乎然而主則迷術媚之志流則杜若帝之榮言既  
大臣之親亦憤之詩者無愧矣可

母適義郡夫人氏于氏贈信國夫人和武郡夫人舞  
氏贈義郡夫人文安郡夫人王氏贈忠國夫人

杖為晉大臣則上自三世帝寵之而況於其母乎街不及  
百兩養不及萬建也而無以慰滿其同極之恩亦何以責我  
宗之祭哉其官某故安其任甚氏承休襲美發育自時是斯  
勤斯鞠我良躬益到芥之飾甚菲之華一朝醜之不以為春  
朕惟惟憐林林亦懷是用以上國之封以世世祀於廟廟  
而今而後庶幾晉大臣之不廢慕我也可

委大宰卿夫人唐氏封安定郡夫人

救水惟二命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勅之以義者皆其  
室家也胡皆精臣孤立一意佐佑乃碎堤不日誓戒想城之  
切歟且消某其任其氏酒醪之所差雜職之可贈喧天下  
賢傑也爰捐夫子至於慈膚柱文緯武頌用甚茂則與夫汝  
水之填南山之側遭世不敵動心息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志  
於命婦為若夫人我無異宜不汝本可

迪功郎秘書省正字張功學茲備進

至尊養皇聖帝會要辨一官

甄見官其乾筆泉觀迄於成書序進一階河謂德實臨餘訟  
梁以昌兩文二典三讓亦其選也可

忠訓郎武學博士李興時知驛州六月十日

致其官某簡在右學諸生或曰賢哉吾博士也滿庭宜委官  
而自施治民將以其湖入者施之行事職在慎表書建院說

而判湖之異鄰視旁郡為善說爰以付放是謂異數尚其整  
概以賤稱言可

高文虎陳特作監臣

數具官某朕躬招俊彦布列周行德進言揚如恐不及則于  
大史氏之舊引疾居家十有四年昔病今愈子環可後爭爵  
博學為志承拍父之得洞羅其闡述史記之緒探之公論今  
曰汝實再轉為丞尚居錄監職務清簡可以率汗清之潔每  
以臣為嫌也可

武學諭范仲士除武學博士補武學黃慶除武學  
諭七月二日

救其官某等國家設武科以取士有周道高所以賞軍之射  
息說切措務乘衣在武學則皆俊游也則若爾仲士爾  
然人所亟稱者乎分以擢程之席徒以補戶之履雖若龍異  
豈曰不宜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外制

和州防禦使致前副指揮使郭吳除其州刺使  
致古者六軍皆以節將元戎十乘有增無損二推鞠之厲示  
光臨刑我中權可無異數其官其屬堪之勇猛毒之謀山西  
將軍公舉一二疏勞注所晉長周慮到其群勳壯我中書累  
歲於此士曉無譯日者凡胃三十未聞庭內舍矢如破可以  
即戎朕國爾功宜且楚賞枚數勇將峻極庫車禮均從非視  
古卿士是用命汝蓋同舊章矣對明恩益思忠報無使行符  
專委事功無使止居道浪行文則予以澤食曰汝語可

武略大夫侍衛武軍都虞候兼權持衛馬軍司職事  
閻仲特將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劫日者朕重冬符之役又不欲之武事也而為簡之師試諸  
述內放環列御師厚於安旅又得詳真皆可以降武朕甚嘉  
之具官某久於行陣積有戰多技教壯士莫與倫伍鮮胸山  
之圖啟符離之返至今言之令人於奮項自遠匪滋我師徒  
百夫千夫各習其教往往營壘虛火之間急直塵也於是閱  
也介冑堅行旌麾光明坐作進退動中又度朕推勇勇於預  
行為若階之最以刺郡為德傾之始悉不欲客用實懲功其  
對除恩益彈忠力可

衛門者率趙獨秦祖故軍衣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兼大尉趙擇舉鴻濟在茲極未曾陳已加贈  
特贈開府儀司三司

致朕不憤將闕克勤王家宣勞實多贈典有聞其官甚忠於  
許國勇不顧身能以衛社稷之心効死封疆之力戰自來  
妻視者汗顏日者欲派元員嘗第元從閱青數千人之衆定

為十三殿之功爾揚最聞朕尤嘉嗚然論報自昔雖隆  
武階而欲言有孫尚少虧於褒待是用申命隆獎現儀上  
以爾我不吝賞之功以成爾最遠之美抑使令士奮於  
行可

朝散大夫使刑部尚書常鑄罷特授右武明  
勳朕與質士大夫初磁經組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表表  
於國為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離之說或庶幾止戈之  
武而皆有大力號稱七制斷之經竟孰得孰失朕將安而取  
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聞在法從前為名臣修爵此庶  
非禮勿聽往釐西事無言不副斯可謂提告而通今者去遠  
之榮朝重席以待其為朕深探遠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  
佐朕舍爾信不為幸向學者而朕頌不能專而間數性其  
武以副廷好可

大中大夫權尚書史部侍郎沈崇德  
致朕與質士大夫初磁經組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表表  
秋曰為夷夏作也蓋聞在漢或申復離之說或庶幾止戈之  
武而皆有大力號稱七制斷之經竟孰得孰失朕將安而取  
此而誰與茂明之也具官某聞在法從前為名臣修爵此庶  
見知慈庭於今士林鮮矣策行而况晉與朕將獲乎進之路  
朝重席以待其為朕深探遠經之指與漢二君行事以佐  
朕爾信不為幸向學者而朕頌不能專而間數性其  
武以副廷好可

朝請郎右正言黃文舉侍講八朝正  
致朕與質士大夫初磁經組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表表  
言者何不自得宜爾意我初謀謂自有司來諭庶命汝又則  
望望何曾陪後舉無所降故宜推以首聞見博洽宜在望中

致朕與質士大夫初磁經組之日久矣而今加意於表表  
言者何不自得宜爾意我初謀謂自有司來諭庶命汝又則  
望望何曾陪後舉無所降故宜推以首聞見博洽宜在望中

亦使人人憤然服嘉異之意見雖此盡言不歸矣尚遲厥  
心以副延討可

胡南提利孫逢吉奏邵州獄囚死者二十餘人守臣

謝澍持展二年磨勘

敕昔在三朝每歲盛夏以一丸賜郡長吏為奸獄寸尋也自是  
吏不奉此詔而吾民受死者滿蔡爾其守臣亦以獄囚多死  
見察於部使者乃非朕寄元元之憂乎貶損年一勞以示譴  
罰絕此領州無念其事可

文林郎邵州縣事參軍裴瑛備職邵州司理參軍  
李玃獄囚多死各持降一賞

敕具清柔爾為微官而不省因疾苦至多瘦死則所謂士師  
不能治士者歟其職一階以警憲事可

大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衛前諸軍都統副兼  
知興州吳挺守本官致仕

敕圖任世臣盡護勇悍猛十萬不從中覆蓋五六十一年於  
此矣此意安在哉而欲致其事耶其性有忠勇之實學  
有錫鈴之素寬我西顧贖於長城假以數年庶底丕蹟而一  
旦以非求論頽上天將軍印鉞此朕所以昇奏不省也雖然  
頭許至於勤勞監獄苦若則古者遺特數日即休未嘗  
獨賢人勞苦勞然者朕豈得不動於心乎姑徇悅解使自休  
養若舊有疆場之事張為朕起何以報我商其勿忘可

故大尉定江軍節度使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副  
兼知興州致仕吳挺特贈少保

敕朕延重聖蹟鴻起賢勞方分託重之權尚阻勞遠之價兼  
惟三世舊典而歸既全之標朝不百年適有東首延紳之恨  
可為憂國何以進崇具官崇為今休盡視古名特本之以廣

揚之勇濟之以歸韓之才越在江源而不忘宗海之心既矣  
蜀道而常滿得繼之計是用倚以大事付之全師永惟王靈  
之中典皆有世臣而後濟維周復古則存公是但之功難  
徇天則朕其獨陰之力期爾莫歲對子昔人曾檢崇之亡何  
而告哀之已至朕方臨念莫起於九原固常有常檢崇加之  
等時損淚淚以慰沉寘誓臣臣之卑配食先王之廟實請  
以勞爵至於聯左林之華雖云隨章足以示前著之勳可

持服前武功大夫郢州團練使吳玠特授秦州團練

使起復

敕具官某有金革之事則年之喪無辭自負禽以未未  
有攻而况爾歲世為倚手移孝為忠朕所以起起故也况  
勇師十萬聽命爾家西陸晏然于今五紀方圖前報累及後  
人則朕有於倚梓之懷故爾以戒錄之任豈以為利其每回  
辭可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郭祿授利州觀察使致仕

敕爾勞將帥界以其利尚復抗章勇於危極重遣雅志得遂  
歸休爰進崇階以勸廉退具官某官自將種草有俊聲并支  
蘇門晉尹彥列崇成於此六軍不詳方篤符文久無疆事關  
士雖倍戰功不多然中權比然大欲知懼際歷之力爾在朕  
心爾與社稷不忘王室胡為辭但遲此番軍宜非以行自是  
者未賂之難而三世功名道家河志乎絕矣特請長喪重禮  
尚服寵崇崇經寺社可

故利州觀察使致仕郭祿特贈軍承宣使

敕聽番車之請亦既承漢聞易實之言可勝遐想宜率極典  
以瞻舊勞具官某有未契之初有承尸之志方其實勇於  
威沙漠之問克爾收聲當恨伯靈臺之後然而我有萬家知



周歲兵戎有千慮如漢中壘舉以副托究其致諸歷年備長  
祿勿為最往者以厭直之諸職更于邊陲不州府亦以守重  
威德非忘杖杖之詩今願不然而力是迫秦趙之舊竟此道奏  
而之盡傷兵務使名視唐留勢以華身後蓋國舊章其高歡  
承用自覺可

耶律道哩致仕

教有能嚴禮儀之旨雖不測未端我謂謂壯士矣胡為陰疾  
欲自便乎具官某壯事朔廷義不愆漢觀光中國將得裁胡  
蓋！孝皇之所寵嘉而朕待之勿替者也夫鴻鈞之志未至  
而挂鬼之精已求其以兩國方散實男不備將必慮以自  
損暇乎矜贊力從從自視非昔人而不僕感察然也不然果  
疾病耶宜違忱禱聽致兩事若以疾辭則宜庸釋可

耶律道哩啓

勅挂冠有請良圖余衰華瘵有恩蓋欲爾復具官某以出燕  
任依之氣深江漢朝宗之心萬里柔蹄甚欲宣威於沙漠而  
兩君為好適嘗假伯於靈臺竟爾致辱至於實恨蓋聞華羌  
之分春秋秋秋嚴有能擇衣冠於介鱗之間而預執干戈於社  
稷之故香此壯志令人永懷羨服賜命之封濟示慷慨之異  
高歡殊誰以委委亮可

正議大夫充殿中侍衛判提舉州州休手與國官康

就夫備次非所以待勞能也計年非所以處法使也而有司  
以告皇建禮宜有命書且見明陟具官某以名臣之子自  
託於儲主以夕郎之官踐更於州州俎奉祠累歲益見請共濟  
進一官曾非特典朕不敢廢姑慰承懷可

令州赤山縣安山至道觀冲妙真人祈濟威應加封  
冲妙靈應真人

教具其神朕雖不令祠官祀設寧寧鄉獨或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崑山川之神能應其一乃則崇崇之與朕朕靈  
以庶幾古端百神之義今蜀郡使者來言有神應及國靈  
之寧故則建安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中仍極顯河以隆蒸  
神能以從民敬者何如哉尚終思之俾世世享可

澧川府府江縣靈威廟多利侯祈濟威應加封靈利  
教齊侯

教具其神朕雖不令祠官祀設寧寧鄉獨或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崑山川之神能應其一乃則崇崇之與朕朕靈  
以庶幾古端百神之義今蜀郡使者來言有神應及國靈  
之寧故則建安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中仍極顯河以隆蒸  
神能以從民敬者何如哉尚終思之俾世世享可

野貽軍通判

教具其神朕雖不令祠官祀設寧寧鄉獨或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崑山川之神能應其一乃則崇崇之與朕朕靈  
以庶幾古端百神之義今蜀郡使者來言有神應及國靈  
之寧故則建安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中仍極顯河以隆蒸  
神能以從民敬者何如哉尚終思之俾世世享可

武彞大夫權發遣野州州任安符轉一官符法

教具其神朕雖不令祠官祀設寧寧鄉獨或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崑山川之神能應其一乃則崇崇之與朕朕靈  
以庶幾古端百神之義今蜀郡使者來言有神應及國靈  
之寧故則建安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中仍極顯河以隆蒸  
神能以從民敬者何如哉尚終思之俾世世享可

提舉院樞密恩州州祖觀符轉一官

教具其神朕雖不令祠官祀設寧寧鄉獨或至四方長吏有為  
吾民請曰崑山川之神能應其一乃則崇崇之與朕朕靈  
以庶幾古端百神之義今蜀郡使者來言有神應及國靈  
之寧故則建安之所表章也爰錫命書中仍極顯河以隆蒸  
神能以從民敬者何如哉尚終思之俾世世享可

國信所任滿無違請特授宣武大夫

故宋郊之禮於今為違自來常與齊李至於九執事官所  
以顯示遠人以中國之有體也其官亦時長內庭常發其帶  
亮以明習官無或違禮好不消亦擊前功請勞滿處禮除  
陪蓋國博章朕宜改亦可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唐仁除太常少卿

故具官某奉常惟禮是司而去古或違放逐高多非特得  
物洽則學子有獲者未易結身也爾少明經術務為有用探  
殊秦隱耻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者而厥大震矣  
必對雍容効忠無隱其為朕與禮樂之事謹蒙玉帛折水也  
高求其本而發正之可

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趙監除軍器監權中書舍人

故具官某戎監之設本以嚴防武備而休兵歲久繕備之職  
各有司存長戚亦惟恐其久而已以爾舊期之確允自抑是  
久在郎省能塞得本序進為長仍攝民曹往其核欽樂者子  
舊可

朝請大夫起居郎兼主簿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

故某皇初乘在廷之士蓋極一時之選夫朕閱名籍得為相  
臣者二人馬拒臣者一人馬拒臣而下以茲籍著見者迨不  
可枚數也其官某於是時嘗察然為來首而偶不中者有之  
度然至今海內士所樂道讀論文章風流藉籍則未嘗不在  
摺首也聞者旁指時望實之本朝爾以攝官屬某能道朕德  
意誠其人才能之所在文字之上下簡書之長短皆足用初  
而愈言不向義之非吾招仁者之易見於對登輝用命爾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三

為真朝被除書之出國人皆曰賢詩不云乎做以謹我其  
故之朕於是蒙 壽皇得人之福夫昔者廟為降命於屬國  
備曆皇帝制實先朝食爾其想哉稱此褒典可

頤內翰林醫官李九齡轉翰林醫官

故具官某天官之屬六十而醫命士二十有八人周家之重  
醫也如此胡爾服勞有以自見進之二執視周命士往服明  
恩毋忘爾事可

判太史局吳澤荆大聲劉若恭同布衣秘書丞楚修一官

故具官某等東方未明之作事盡臣所以刺朝廷也朕夙興  
待旦而五夜之漏聲不肅是誰之咎朕各錄一官敬共朝夕  
母以為星官庸翁而弊政察也可

秀州海鹽縣陳山龍主廟濟廟神母慶春夫人聖壽福壽

故某神母朕既從二千石之言宏貴之子之祠雖爾能典而子  
共福吾民群人推本爾自而廟食之可無罷嘉申衍經說以  
大慰民欲手可

賜進士出身宣教郎趙善防德安縣臣近屬

故具官某策士子庭而晉屬籍有以文克列于丙科朕既其  
焉而問諸宗人則於朕國為近抑可嘉已中命一官以勸實  
子爾其德哉務自著見可

宗子顯夫聖試不中辛酉年四十一以上特補承信郎

故某國家所以待屬籍至矣不得為於進士則有量欲不得  
揭於量欲則有免試皆欲使之高仕朕習吏事也爾其德哉  
以爾朕意可

量試中宗子汝綱年八十一人備官

故某等凡有司考校之科甚嚴也而爾寬於量試宗量欽

七九

便之當仕假置史事稍涉於文墨而不求其簡陋等語蓋謂明恩恩所以自勉哉可

合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較官第一名補家

教其等爾以宗黨越在西州嘗得萬於有司而道阻且長非

宗子師範輩試不中依進降指揮年四十以上特補

教其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優矣

持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州張公蓋失陷官錢料被民夫特降一官放罷永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州張公蓋失陷官錢料被民夫特降一官放罷永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忠訓郎趙榜在任不職南劍守臣楊祐被罷報教依

閣奏請守臣特降一官仍押送管居米州拘管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州張公蓋失陷官錢料被民夫特降一官放罷永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州張公蓋失陷官錢料被民夫特降一官放罷永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州張公蓋失陷官錢料被民夫特降一官放罷永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州張公蓋失陷官錢料被民夫特降一官放罷永

教其官某業士於庭而無以對互不在第中以簡為稱子高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外制

慈福太皇太后明睿晉冊文官中大夫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請大中大夫

救迨十一月癸未日南王朕師中宮使以婦子朝于重  
獲陪親奉上頌號於王母永惟一朝四世非常之休則亦二  
三朕朕克相孝治以輔厥儀可無虞恩昭示褒律具官某在  
重而道遠雖明而行備累朝駕叙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  
對策而皆始以權議冠群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皆始以  
雅望任二事早膺大雅百年而後見之朕甚為屬意願禮  
孟圖罔功雖昔大任儀則美效勿在十亂德在三廟於聖廟  
公惟本聖子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為六藝傳傳焉  
世朕今建事過於成王謂嘗不在周公之下歸勞進秩  
實應經誼禮樂自今為 陪朕廣上萬字之錫願不  
滯歟可

欽此者具法駕以日南王朝慈福官奉進拜于前奉母拜于  
後朕師中宮使以婦子摺圭稽首奉上寶章亦惟輔臣克相  
鉅典可無冀衛以示同休具官某直內而方外博文而約禮  
及見故老在郊興文獻之間射為優宗極重華得從之履亦  
言舊學聞在初階所謂獨抱遺經能斷大事者夫曾預機政  
宜行阿知仲子孝治度越千古蓋開項大任而不及于孫建  
事之恭讓尊長樂而不備父母俱存之福洪惟我朝一朝四  
世自有載稽未之前嗣賢特書著著長美尊朕式克至于  
今日休立推兩宮將高朝亦寵嘉之序進一官匪以為報可  
前導禮儀使升泰禮單通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余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四

端樞轉通奉大夫

救日本會冊上之慈福也余與所過觀者為人大道乘香  
美於朕躬朕豈敢身也則亦有志心知創之臣免極成事可  
無褒寵用以示勸具官某其五諒而多聞明哲而匪庸蓋德  
如不勝衣而道任天下之重雖謙辭躬而勇過孟貴於將  
落邸陳植最尚昔胡鴻福臨機必斷朕苑相獨過者君于  
儀可參拜于殿事孟富兩幼朕誦恩齊之詩推母文王本之  
大任於是蓋四世夫而周公始作大雅考孔勿德以昭前人  
未必臆事王母親周旋揖遜其間也以今况古孰與朕躬  
如卿連時亦曰鮮儂繼自今卿其以予為德年對天之休將  
書券進秩不一而足焉尚其懋哉可

兵部尚書羅點母太淑人蘇氏德慶典恩特封壽賢

郡太夫人

欽朕欄曾詩德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知吾郡太夫人  
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其母具德德氏與相居子  
種德云處是生賢嗣為拜司直以燕之議論風絲過管德  
甚則兩母抱曾大賢何如也義不貳其夫而吾拜其於  
年教行於子而淑與相於斯世群朕嘉與若錫賞書秩以小  
君疏封名郡抑與嘗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與矣尚朕  
先以茲壽社可

中書舍人樓鑰母太夫人任氏德慶典恩特封太淑

欽朕欄曾詩德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知吾郡太夫人之  
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其母具德德氏與相居子  
為名大夫是生賢嗣世齊其美以錫之讓節風採過管德  
甚則兩母抱曾大賢何如也辭雖從其夫而吾拜其於

年數行放子而今舉國於斯世遇五拜禮將刻於管書和論會  
以諸帝子周而後作頌者莫長而殿寵光以經書社可  
兼知政事陳紀年戒將遇恩恩之進封其安

教日來備年之賜子朕三母慈額爾之愛遂接連而爾文以  
賜額之恩崇大其母尊榮之色豈不崇哉具官其母具佳茶  
氏吾大臣內助也而及信老方爾父夙夜匪懈庶我產雖亦  
推爾母慈濟家事而後得以并意一跡不傷其私則受天之  
爵雖不以朕未詔其德事曾封名邦朕何愛焉而免子夫人  
獨得之也若天可以久慶約於燈火之初可以久慶樂於難  
福之後凡百命婦於焉取式則此具恩又足用勸可

安近郡王子壽遇慶典恩特官  
教維連陸鑾石之宗澤流俊商維慈福奉賜之慶榮高  
兼二者以有言進官而何各具官其為今屬程程查與刑  
以孝奉友兄弟如周君陳以維重率宗室如漢劉德至於試  
更允也過人信抱負之不研究行藏之無愧比觀堂故謹其  
遠事於四朝獲起繫封並誦教道之一老可以華國蓋惟奉  
祠方欽想於建事宜垂獎於殊禮儼如老老亡元日之詔書  
祇以親親亦感時之惠意明揚進律借陟承流其於於龍  
光開永茲於有壽可

慈福太皇太后姪淮東總領吳玠特封一官  
教具官某承命重華為龍之親於廣內為屬姓之列則惟酒  
給濟以請共出入兩官而無違周旋四姓而不讓遂騰騰  
歲歲將借重於州府以故庭情以并新陞可  
奉議即太府寺丞曹三聘除秘書郎十一明

之章則亦宜自其從以成恩善太任之義夫可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防範存儲

吳玠等一十二人辨禮無此庶等九人赴如相繼  
追功節前金州司戶青陽炳文年九十一遇慶典恩  
特封承務郎

教具官某在易之曾受錄介福于其三母而朕身親見之豈  
不感哉餘慶海博德及人老俾爾長承承于初官而朕寵察  
茲茲壽祿可

儒林即仲文登副引替官實懷感奉上  
尊號昭寶了奉特承直郎

教具官某典禮行於一而澤下逮蓋慶安之道也爾通子會  
亦與進秩尚務爾給毋慙于儀可

朝散大夫軍器少監兼實察院檢討官餘權考功郎  
官黃由除特作監兼嘉王府直學士明

教具官某朕有元子受安固深而救之惟恐不至一特廣際  
信學之選爾以魁尚之考久儀群王之府保保五色抗論不  
回自少匪而為長益亦寵失技巧惟能非所以望汝也撰錄  
宋師使吾兒有真諱多聞之益是惟能哉可

武德大夫帝御器械幹辦皇城司陳守忠係  
重澤官叙地陳氏親父又在殿階時與帝行進郡判  
文

教具官某承命重華為龍之親於廣內為屬姓之列則惟酒  
給濟以請共出入兩官而無違周旋四姓而不讓遂騰騰  
歲歲將借重於州府以故庭情以并新陞可  
奉議即太府寺丞曹三聘除秘書郎十一明

教道山運梁國籍館高士夫仰望真有職平朝之滿濟其  
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慶國之心如規  
如繩耀自外府徑登清直益體未見書以為遠業貞度四部

教道山運梁國籍館高士夫仰望真有職平朝之滿濟其  
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慶國之心如規  
如繩耀自外府徑登清直益體未見書以為遠業貞度四部

教道山運梁國籍館高士夫仰望真有職平朝之滿濟其  
中者皆天下選也以爾力學自奮持論不阿慶國之心如規  
如繩耀自外府徑登清直益體未見書以為遠業貞度四部

據照有序是為精微哉可

大梁寺三傳王寧新約信陽軍勸崇之並除太府寺丞

十三

教寺監皆有丞而外府教官特詳焉蓋欲上裨版曹之調度  
下托勾稽林寺序及為多兼俾序迂以酬勞動爾崇之言稱  
措甚美蓋若庶守邊方及對充敏便運朝議以慰公言  
貴於儒者謂其能通世務以其所學見之舉功切試可

朝散大夫王進之知德慶府

教具官某領項以天府貳車往守武陵突不得默已後韓  
朕心閱焉吾庸雖遠賓 高皇與王之地舉以將政以觀  
汝德尚其然哉安替朕命可

張某知宜州

教具官某自桂林以南之州宜為大真與蠻人隣也宜為通  
置侯國圖重於他邦舉以付爾不謂之選擇而授于幾尚對  
明恩無之逆事也

朝散郎元顯諱閱待制兼 皇子嘉王府翊善黃安

兼侍講五月三月

教朕每歲仲春詔諸儒講路門特備故事有日夫亡號名籍  
為之豐吝昔者所進今安在耶而不為予講也具官某以六  
學之醇長於勸誦嘗披明春秋之旨纒纒可聽也何意不已  
而擢勞以大夫之事但與吾兒附于夫文帝能前席賞全於  
久乾足之餘而武帝不能留汲黯於出禁園之日而君治  
六之復錄者予何以告之此朕所以責望汝也可

廷政郎建康府江寧縣尉趙汝章汝使射擊轉探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四

郎

教具官某澤澤不逮士無射御之習 幸皇為此非所  
以合文武也既某之廷中復取之圖 於此得情焉亦  
朕矣得進一階用為如吾語者之勳可

降授朝奉郎權通判建康府徐君在國十博士日奉

對大儀降官其後朝散郎致仕

教具官某爾庭之險陵三軍者懼焉以其嚴也爾為博士  
而進對矣室於職朕欲豈添外爾耶亦郡亡同幸未致事  
乃謹畏過自刺青字牌還德官示案前等則朕之過于大矣  
明恕兼矣可

福建提刑廉彦德奏泉州同安縣尉鍾安老增獲直

希賞本州錄事參軍提政郎鄭繼功將同結錄更不

致正繼功特降兩官放罷

教具官某捕盜之良建隆應章也比較吏錄為數往往備會  
符官端紳數以為言而皇改作符以待賢能爾治其殺  
過不審察竟以傳會之辭上之州容士師不能治士非是之  
謂與其刑兩秩切免居官尚務者備以蓋前皆可

前提舉廣南市舶江文叔密縱押綱官移易香緞錢

物特降一官

教具官某建隆帥司蓋夜吏無之尋以為有德利也而專置  
使亦稍密矣爾領其事施以賁輸萬斤吏然則何賴焉爾之  
一官以為不謹乃使者之戒可

知建康府倉儲糧奉武經郎李存道和羅淮兩總領

兩未敬量少欠降一官

教具官某時報以首增此大事も而爾不究心至見劾於聞  
聞委寺以信以息息事尚且有備員不終棄可

八三

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宅居實轉時史部授議

教具官其簡自請籍得時發會命之扶官往就陵窆其對恩

望毋忘懼恩尚無後怨亦豈過常乎

新知錢塘縣趙慶發刑通判吳琦並除職事官一胡

教具官其等紳昔忠獻光輔 高宗以建我家維今

太皇實佐求賢而無私獨天下誦之則以爾盛忠獻之後時

感不亦宜乎可

大理少卿許及之奉使回特一官

教具官其昔皇陶明刑供預霜夏之惠爾吾諫臣也而為大

且以規國朕所為用汝也肆于端報聲氣忠蓋匪道其所

勞增秩是特舊章若為有鄰國之大事爾其選哉可

閣門舍人蔣介奉使回特一官

教具官其使於四方孔門以為難其可以親士夫稱以四州

之若允職上閣憲象委止宜知儒素蓋其所趨尚然也屬備

究爾能爾有宜寵可

帶御詔孫茶必勝除知門事

我嗣服首加選召俄而銜恤適令未竭是周命汝與我闕事

夫不以寒素廢人入不以學問望右列其榮尚矣自朕作古

追復仲尼之道意爾其極哉以圖忠報可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德舉李奎隆一官

一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

教朕惟曉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爾過知仁則寬朝直

諫其本意登登前答俾復故官具官其蔚為國華簡在法程

久居甚閑蓋習於推轂之風樂道精神亦益有積薪之懼云

胡吏議及此上聞過不知循吏之為而徒歸名臣之後或者

愛博至於言私難降示懲章豈適忘於吾類思宜多士朕可

以舍舊而圖新求備一人爾毋為矯枉而過直可

降授通議大夫 顯讓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官陳垵薦舉李不富降一官滿一期叙復通奉大夫

教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爾過知仁則寬朝直

諫其本意登及政廢俾復故官具官其舉無名藩允待從察

以公卿大夫之復雅有振擻則門主故吏之多豈皆從察

失士之意蓋舉內知是謂處部可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楊唐勳拜朝議大夫

杖計日非所以處賢才也者勞非所以待佐臣也而有司以  
功令本上曰其人當進其官則朕亦重其官耳其官某以文  
墨蔽論交代于言有吾與丞相執政進退群臣當不當功罪  
兩皆得以可否是正于其間不職授任亦異於百辟矣須用  
蓋彰望蓋茂則等而上之不過三數官皆特以持政行省  
肩以課日月增秩為事尚朕制辭以須明陟可

曾 知蘇州

敕具官某翰林之曾人物相望在至二十石者前後以十數  
厥聲茂焉稱君子家傳有志於古試以郡守有志於民運委  
使朝居其詩練惟嚴陵之權郡實高廟之潛藩分以左符用  
推吾民向小州得大州蓋勉厥職以次兩家可

林大中 應州轉官

教計日非所以待賢能也循次非所以優法從也而有司以  
功令告是為稱善亦可用康于具官某以直正某詞于三累  
歲以勇退新州組殆特終夏際之懸官一階不足酬也况夫  
詞詞操厚厥職對功朕甚嘉之乎而有司官謀惟增秩其  
尚欽承以須殊獎可

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元高壽親使夏執中

平生母郡夫人沈氏贈崇國夫人

教詩人誦后夫人之賢必以為某人之子之孫之甥之姪蓋  
推本其所從來不一而足也具官某所生母其位沈氏作配  
名門雅有淑德是生賢嗣為國元男日者朕錄中伯之誼加  
錫命教規儀尚司夫體其身而不及其母豈所以宏貴外氏  
之洗乎是生不食膏沐之賜而况無以慰哀哉之思也某自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四

齊封陸奉土國尚欽明息永繼爾後可

故妻郡夫人湛氏贈寧國夫人

故公卿將相感貴德之勳而不獨非獨其貧貧也嘗戒爾成  
厥有內助具官某故妻其位湛氏曾為吾舅氏之配與之共  
隱約矣今以吾舅申錫命教規儀尚司敬共不遠遐若初誓  
推本所自非有如齊風雞鳴之既然耶夫生有中饋之勞而  
不及後夫之爵死附於姑之室猶未離於那小若也則吾外  
氏之孤尚有道懷晉陸土國庸慰其孤尚欽明息永繼爾後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八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外制自乾隆五年八月以後

皇后初封贈三代

曾祖母陳氏贈少師曾祖母

杖履府君之盛萬世帝王奉業也而河亮之功惟爾先正  
策及矣爾有奉賢重爾于與國無極其官其政於朕猷  
茲有今聞克隆一節見於難難萬宗國德晉諸權完而再入  
寄塵符命不辱莫安宗社天下賴之然位不稱德有官同  
安有曾孫來備定極朕嘗以國史次轉之書論諸中官以似  
必續差因追錫晉階師坦非以為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秦國夫人王氏贈秦國夫人曾國夫人文氏

教維昔思納象休家齊後于後是將相三降克對前八皆有  
內助其位甚氏夙以淑德賴于相門稱佐君子繼世承鞠永  
惟德業國君稱行累功夫人起家與身休顯而召南推本以  
為仁化以配非偶然也是宜儲休載生賢后以導國祥以大  
家齊按對子秦亦既從爵中錫于曾國取諸頌使與德公今  
母于教相宜不辭哉可

祖母陳氏贈中奉大夫陳氏贈太傅

初朕聞樂壽之祀與周並傳漢之封君愛及苗裔矧惟賢  
之數度幾自昔於是僅三世耳而胡漢微天命弗備其殆  
昌子具官一於魏國為喬孫於少師子也學足以克家而宜  
不徒足以用世而懷不得試即其精退足見所存集善為  
祥構於國載焉其慶后兩自生夫處於名者宜其善不獲  
于其身者宜其後晉班公傳雖曰不宜雖曰保息亦足用勸

祖母今人馮氏贈 四夫人

杖周人之頌任如曰是有華仲氏也是有華長女也蓋本  
兩自出必名邦大族而豈無故之福母儀天下乎具佳氏  
身為少師婦以奉親祀於是流徽而不病其夫子之不遺  
共朝夕世守弗違餘慶流光萃于今后詩不于君于萬年  
景命有儀其儀維何慶爾女王言周之國天命附者使生淑  
權以為之妃則我式克至于今休益烈也亦天意也新封  
美號為之報本宜推忠獻特吾祖宗實福壽之可

父朝奉大夫提舉伯神親祥同贈 授楊州觀察使

杖詩人之誦賢后必曰是有華仲氏也是有華長子也蓋本  
所自未必君侯 世家儲休積慶而豈一日之積哉其官其  
親忠獻公之裔孫也談傳厥厥蓋自謹飭嘗試以事法於村  
畝是生淑稜來醜潛邸肆朕嗣服正名長秋在詩之既詳曰  
君子萬年萬年有儀其儀維何獲爾女王言周之國天命附  
君于萬年萬年有儀其儀維何獲爾女王言周之國天命附  
德在蒼生以克及此豈非天子威靈故事必在右選爰辭郡  
茲改異康卑宜益增共以敘寵標可

母 氏贈 國夫人

杖朕讀周南至於葛覃后妃躬儉節用嚴澣澣之衣皆其  
采芣為之末嘗不忻慕也具位某氏吾后母也以吾后作配  
朱邱恭儉之適正帝宮歡極慈之禮親事煩辱曾無吝  
則其素教豈一日之積哉大區區侯邦而謂陽之思閑豈  
頌亟及其母死以後德流化天下則推等母氏可無愧息豈  
與之共德約於鴛鴦榻之時而不與之共休顯於象服委  
蛇之際快之誼韻本人人情皆非稱也非以上國為君夫人  
非徒示私亦足用勸可

少保龍文駭大學士充隨從習使蓋國公周必大整  
極恩贈三代

曾祖欽朝奉郎贈太師澤國公衍加封奉國公

欽朕嗣守丕圖不惟元老而詩澤不與於廟祫也嘗告在廷  
晉爵至得則所以推本世系以宏實其先正之統庶可後予  
具官某當祖其躬行對于古人宜學聞於當世位不稱極子  
論世之夫處於名者耳其實不獲且身者適其後是宜燕及  
常探爵為名臣俟三季光炳兩朝也則追錄其積行之勤增  
榮其禮德之報大啓土宇晉封三季非以為生蓋禮之稱可

曾祖母澤國夫人郭氏贈奉國夫人

欽周之公孫並祀五廟以君夫人稱焉而世互其官其曾  
祖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儻勤勞以詔福子而生無  
巨勇之榮不得與共卒之報天命弗僭是生曾孫為吾朝  
臣別充奕世朕循周制寵賚爾天維其助之幼躬壽考獲自  
善誠俾即斯封用賞錫宅尚克永世可

祖汝朝散大夫贈太師澤國公封奉國公

欽成王之雅曰周王書考選不作人美考美文王得人所以  
求之速也其官其故祖且官其世濟其美斯為名臣庶而德  
實矣於身盛盛厥於時會不過五品而位止部令也唯是一  
絃之歡施于曾孫我 高宗求之 昔皇用之天下又安於  
是三紀朕躬服袞袞於休非阿由來者遂敷醴芳奉茲  
惟其時德封於奉國禮詔可

祖母

欽朕純用周禮廣恩錫類以褒大告輔臣之世則然及闔門  
可無道命官其或祖母某氏儀于前人益謹內則教備其  
慶享于爾焉方周歲時公便皆君子也而順人本之任靡以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五

是為德在朝舉功在家繁也朕德爾祖克大其後周見家政  
庶幾名兩從賢大亦以初命特可

父

欽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父子休顯若著春秋胡元臣臣  
稱廟此稱章之所由起歟具官其故父某蒙天子家世  
于世科而雅不善宦老於博士功業不見於世而文辭但  
認後人也然而過庭之訓揮祭之書淵源啟發見於微子  
文纘武天下賴之詩不云子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儻微申  
非阿以為義方勸也漢考古頑張野為公庶數周魯文  
望不亦榮乎可

母

欽朕既本之經宜為公卿崇報稱廟以移移忠之報則安氏  
與草便之匹休亦古道也具官其故母且在某氏則斯勤  
鞠我良初舉在庭編功在情爾夫嘗同其天威約於燼火之  
初而不及同其子墮樂於若德之後以吾大巨為之稱爾  
庶幾美也素服之弗夜魚對之弗養有以應茲朕屬任配  
食二姑以奉 祀其明算哉爾其稱疏益以新封雖曰釋  
亦足開勸可

大夫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才謹奏隆恩轉光祿

欽朕以躬躬躬膺大縮閣焉惟無以昭列聖之休訪濬來助  
厥儀周成公濟大夫其何為以佐朕也具官其監事三朝  
為元老致位空弼方倚為相而不為前同竟於謝事音韻  
望之意輕丞相而位不過掛大夫以為身計則不以為道  
道計矣見其可尚也肆予紹朕人某里居以愉忠懇則敬之  
之錫七月公對之風雅德意心手矣因循事遂厥休亦示

八七

永懷以異樂告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和澤州王簡恭肅思轉正

教朕以眇躬窮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

兼業副成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母某氏之

論不自同於家人蓋天下嗟其難長慮卻願不苟安於一時

又天下服其遠也肆於細休適分即聞以卿志諒則敬之

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志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式昭永

懷亦異樂告可

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洽

教朕以眇躬窮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

為故老方淳熙之季年天下晏然樂象索夫簡在宥府不動

然張退傳之倫夫肆予紹服 伏外祠以仰忠諒則敬之

頌七月公劉之風雅能志於心乎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

冰懷以異樂告可

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登極恩轉朝

教朕以眇躬窮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

明於當世之務三任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景朝之所

嘉嘆而不忘也長沙群帥強為時起肆予初政式過其尋

之次對於以勸請朕持虛己聽焉爰因大賚叙進厥秩雖曰

舊章亦朕美意可

權戶部侍郎梁 登極恩轉官

教朕以眇躬窮膺不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

從璋肆予初政日月獻納而佐朕也具官某方以民譽簡在

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舊章亦異樂告可

在外侍從 登極恩贈父

教朕方訪落求助自公卿大夫各加地進律矣則推本其世

而張大其家難懷未有可以義起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

以爾某論思獻納著節兩朝肆予嗣服心在王室非忠孝之

在外侍從 登極恩贈母

教朕既本之經誼為卿大夫宗建廟廟以侈移忠之報則安

名門作配君子是主賢輔弼為從臣夫鸚鵡警戒之道不篤

為忠也因其舊號易以新封雖曰邦莫亦足用勸可

在外宰執 登極恩贈妻

教者咸 王奕作世修忠尊其節曰孝子不置水錫兩錫其類

某妻某氏克相夫子爵為宗工擢行舉勞致被孤疎惟周人

之罪思燕及閨門難於始亦非大國非高為私蓋周道也可

在外侍從 登極恩封妻

在 登極恩封妻

教朕觀二南之詩開明為皇后勸朕為君大夫妻作也則正家之化君臣一體然則力定長秋之位而可無以為爾內勸乎具官某妻某氏以爾夫子嘗為臣賦納論思夙夜匪懈則入朝有鷄鳴之戒退食有羔羊之德非爾之助中錫命書晉之矣孰則在初政豈曰不宜可

侯章閣學主宣奉大夫提舉陸興王府修為書官沈氏加贈親國夫人 邁弟朝敬大夫新加陝州遠 登慈恩母是國夫人

教朕訪落求助自卿大夫皆加地進祥夫士有能尊禮廟室嗚一品斯足以報本矣而母氏與享為君夫人猶提列國宜益愛崇使之匹莢具官某母某氏某氏事自名門作配君子遭時不淑萬里進離而勉正勸義庶幾風人所誦泮水之墳南山之側也天命帝位宜享後福肆子踐祥益大爾封晉之疑邦庸示光寵端克用勸豈徒舊章可

方丞相趙汝愚初拜贈三代并妻七月丙子葬 曾祖 贈大傅

教昔周公位家宰成王為之作魯廟宣王中與則命召虎亦有報也無褒以告文人我相同姓蓋周道也推本其先以致美報可無褒典以應經顯具官某曾祖具官某躬行對于古人譽嚴聞於公族然我攻其世於漢恭宣王為尚孫於建國人為嗣于蓋屬未疏也而僅級道遠之班以其靖退見爾存未庶於者申於實不獲乎其身者遺其後是主曾孫運為上相則逆其躬行之勤增華其德德之報朕敢言周道乎晉帝傳於禮固宜可 曾祖母 氏贈申國夫人

教昔周成時公侯皆君子也而周召二南本之雅唐以是為

內勸之賢德在勸樂功在米繁也具官某曾祖母具官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公姓身為建國婦以奉法於於是汝德而不病其夫之不遇世無與人無所著員爰及曾孫萬生質每然則取漢上之詩以名其國為 人俾世世享亦二南之意歟可

祖 贈大傅

教朕既質之六藝爾勞親本已樂君相臣之批則爾有介德無干及昆申命臣休無幾周召並建五廟不亦宜乎具官某祖具官某以王公之貴而有學士大夫之智非無富貴之官而宜不瑾也集善為祥祥生孝子載其厥後於聞採詩不云乎執之樞梁荷桐梓澤爰成其聲志者之門宜一日之精賦我後國之宜爾之博愛錫命者以負幽業可

祖母提氏贈 國夫人

教詩人之頌婦德必本其家世曰是齊侯之子東宮之嫫也是汾王之甥報父之子也具官某祖母具位氏蓋齊陽之是也濟北諸昆孫與其儔以其父兄子弟風流儒雅名滿天下則爾以閨門之秀未嫌吉人先教其子備名篤行至於其家遂聞兩社探之風雅無愧在音 大邦美號譽此後福啡為生蓋德之禮可

父 贈溫國公

教朕聞之周以魯寺公訓國公而謙亦謂劉德讓書使為太常以率宗室新饒者于史傳 豈非以帝賢之餘世球之及而馬行者唯其人乎具官某父具官某踐修敬飲益自力學被服造次必於仁義而事親之孝無幾嘗聞諸紳先生為之起敬卒於小官法不庸讓而相與談其墓曰來馬行君子也尚論周禮莫非其倫歸具嗣子致仕三事朕於是猶延讓古

為橋欄作巨於瀛海之積善之報足以不特可

教以 高帝子孫而再世婚姻不於勳復成而於書生是

宜有子相焉名德度越故事以宗八相具官葦母其在李氏  
又故丞相老七世孫也代有家法及嗣不違克相其夫  
力行孝友聚族百口曾無間言躬有勞於以成水國一若  
一珥先人後已足宜登祥萃于吾相夫能使其夫壽於沒世而  
御不及百兩能使其子冠於多士而養不及善雖追錫擊登  
晉對六國百有異哉非爾烏堪可

美 氏贈橋欄夫人

教朕誦二南之詩勸以表示以正皆皇家也現有面臣致位  
丞弼頌其功既不同於可無懸幸以實求讓其官某真  
位某氏雖嫡三族實兼職也昆乎三妃舊稱之望奕世載德  
維其嗣之而爾承林襲美無愧唯昔相夫子之為名臣夫  
誠之慮約於勳為機體之切而不慮樂於慶厥垂施之後僅  
微足錫得無羨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道世不諼諫歌者予都  
陽小邦未足言稱實封於衛庶幾稱人以配二姑永承廟食  
可

翰林學士承旨李凝陰室文閣學士知萊州政知太

子州 別號 日 康承

教夫版道玉堂之慶而新郊獻士之標也閔勞約足之班而  
便私計上之恩也具位某早以英華簡在列祖親益重藉  
子土聖德達兩朝自守一恭孟高文大册天下傳誦而徵  
譽論世遠得隨地賦藻錄入推求當朝系芳逸史其空  
厥亦惟自古詞臣一祝中外子羽游令華為行人相如視草  
胥仗于勤朕獨可以弄翰墨寄留入處勝乎波延閣之班均

便藩之族不以質恭而以備途去繁純簡美而整嚴天下無  
懷德之心而上有從欲之喜君臣俱美不其趣歟可  
正奉太夫史部尚書兼侍讀尚書同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册朕有事於合宮就鼓馬懼不聞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明乎郊禘之義治國其知示諸掌乎願朕曾何  
以得之具官某吾舊學也切砥經誼及於春秋郊禘之際  
矣有一不致至於四卜至於改牲侑足正色書之以詔萬  
朕所深致戒焉牌子初裡克魯與本所自涿簡在三益徽  
之上田第簡故事可與治國非邪誰哉可  
中奉大夫武工部尚書趙芳通封祥符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

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册朕日有事於合宮就鼓馬懼不聞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服膺嘉稱馬  
其吾宗英也使于四方被茲之標雖天下征誦之比冠從  
賢勞忠粹太極不卒則世未之聞也請相子祀克有上攝  
徽之上田第簡故事可與治國非邪誰哉可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讀尚書同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京畿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

食邑三百戶

敕朕新册朕日有事於合宮就鼓馬懼不聞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服膺嘉稱馬  
其吾宗英也使于四方被茲之標雖天下征誦之比冠從  
賢勞忠粹太極不卒則世未之聞也請相子祀克有上攝  
徽之上田第簡故事可與治國非邪誰哉可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讀尚書同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京畿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視馬權不問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穀賜貝  
其以海內之英宿言有績而執獲行水變窮道密被於漢  
往往為神能言之或獲從班義形於色賢勞並世皆得嗣  
也肆相子祀充輯上儀增衍街履家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  
顯爾可

朝奉大夫試御史中丞謝深甫封臨海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視馬權不問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穀賜貝  
其以海內之英宿言有績筆下厚歷不怒而成而四天之刀  
見於瑣闥迴若論思義飛於也賢勞並世皆得嗣也肆相  
子祀充輯上儀增衍街履家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爾可

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封清江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視馬權不問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傳不云乎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非深知其義  
者將誰與講明之具官某昔舊學也勿強延誼及詩一經蓋  
自二南至賦詩之頌九文神明之道反獲言之肆予初授克  
輕賦典非有感於此歟朕之食采雖備惟舊學無言不觀於是  
馬在可

中順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沈崇誥院同僚  
檢校對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視馬權不問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穀賜貝  
其以海內之英宿言有績筆下厚歷不怒而成而四天之刀  
見於瑣闥迴若論思義飛於也賢勞並世皆得嗣也肆相  
子祀充輯上儀增衍街履家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爾可

瑛隨不愠不喜天下稱之君夫妻封侯奏備極副切於爾  
具世莫得聞也肆相子祀充輯上儀增衍街履家循故事方  
圖爾功嗣有顯爾可

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林大中封永唐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也謹推孝武始建漢安之封則天  
史談留瀟湘南不與從事諫者懼之朕賦忘前御史子具官  
其以海內之英宿言有績筆下厚歷不怒而成而四天之刀  
見於瑣闥迴若論思義飛於也賢勞並世皆得嗣也肆相  
子祀充輯上儀增衍街履家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爾可

朝奉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淑封永嘉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視馬權不問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穀賜貝  
其以海內之英宿言有績筆下厚歷不怒而成而四天之刀  
見於瑣闥迴若論思義飛於也賢勞並世皆得嗣也肆相  
子祀充輯上儀增衍街履家循故事方圖爾功嗣有顯爾可

朝奉大夫推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黃史封廣陵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視馬權不問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真也明乎所稱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願朕曾何  
以得之具官某昔舊學也蓋當官履吳每至於授授非有  
教無文九蓋內心之道反獲言之肆予初授克輕賦典非有  
有感於此歟朕之食采雖備惟舊學無言不觀於是馬在可

感於此淑祥之食矣雖備故真無言不歸於是國在可

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領三廩管建安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依就波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三百

戶

數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就統焉權不聞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稱焉官

某以朕群之才有言有維權不惟歷外戶不聞民曹之令

國晏然迺差謂思義形於色朕勞心勞世豈得聞也群相子

紀克齊上表增飾封朕第猶故事方圖商幼弱有關權可

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西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依

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

數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速推孝武始述漢家之封而太

丈儀以留漢周南不得徒行為恨朕敢忘臣子具官其禮

有民家遺武地宜益方盡齊於朝矣尚年比庶幾在萬里之

外肆子摩極獨不待初朕是以不讓事有慶也增六位承

示水懷焉月遊歸將有申錫可

朝就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討及之封永嘉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

數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統統焉權不聞於禮而無以接

三才之與也伯實禮朕之既嘉類也具官其以海內之榮

有慶慶方新春官以饋銀子百首牲租織九玉幣嘉事主

敬告時至於告滿洽及竣事禮無違若游之食承蓋滿禮章

方時爾勞嗣有寵數可

朝散郎樊章開府制侍講永嘉封德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

數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統統焉權無以接三才之與也

可

受承儒先宰相子祀具官某經明行脩士所易知而越在藩

朕朕敢忘之乎昔者孝文委委官臺居見賈誼而武帝建封

顏使太史缺晉澤周南不與從事二帝優優是乎見此朕

所以式蓋兩端也傲之士曰雖循故事觀俊等帝蓋庶幾焉

可

外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慶觀開

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舊開明

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統統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

朕有在廟堂無辭公金玉爾首尚想耆俊良官其歷事兩朝

對為元輔蓋海晏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祖祖爰暨上皇既

廷常見上帝者盛衰歸于德均快就國相維特特於休

棟方周歲時微予以一二之後享米助祭有客頌之孝誠始

走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秩而以留滿尚南不與從事焉懼

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非祀漢有光焉其因循焉

增大食米非尚為恩蓋示不遺之意可

在外華執明堂加恩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統統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

朕有在廟堂無辭公金玉爾首尚想耆俊良官其歷事兩朝

對為宗工蓋嘗齊明厥服習於侍祠之禮夫肆于掌禮均快

分間相維特特於以永棟方周歲時有客助祭詩人頌之孝

誠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秩留滿尚南以為朕朕雖不

顯比德於周抑祝漢有光焉其因循焉增大食米非尚為恩

蓋示不遺可

在外侍從明堂

教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統統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

朕有在廟堂無辭公金玉爾首尚想耆俊良官其歷事兩朝

對為名臣蓋嘗齊明厥服於侍祠之禮夫肆于掌禮均快殊

節威嚴禮節嚴嚴云云相維特特於以永懷夫留太史

秩比德於周抑祝漢有光焉其因循焉增大食米非尚為恩

蓋示不遺可

於周南自昔浩嘆餉實生於虛室至本後殿朕親覽其事豈  
能若然於卿等子及國揚益增大食米非尚為恩蓋示不  
遺可

恭淑妃明堂恩贈三代

曾祖

教朕有事於合宮統統焉懼無以接三才之奧也

朕之賢夙備星宿之列爰發邦典進會官門具位某氏故曾

祖某諱和本於柱石寬醇厚推於鄉黨嘗修於身而不享其報

履流於後而端有恭節抱其三世之孫遂應四星之象故朕

澤浚陟師短藉英如存寵光足履可

曾祖母

教備星宿之祀按來應聖嚴於秘門寵及二世具位某

氏故曾祖母某氏柔嘉協剛淑謹淑敏好節稱綱族之間

種德及子孫之遠是生賢女選送宮庭備爾象訓章告第

懿理木氏祈頌其寧可

祖

教朕肇感禮於明堂敷大賚于天下惟慈宮之妃列夙廟堂

春之臨加典於私庭實率邦彝之舊具在某某氏故祖母某

某善積於已行信於人概不在於一時慶乃流於再世澤被

女孫之淑象應四星之恩麗齊三事闡大國載錫

祖母

教庶事備成漢皇法激乃春四妃之貴列于至官爰加再世

之封貞其祖配具位某某氏故祖母某某氏和夫以動儉焉不

後多福慶之儲探枝生實門稱慶大明製祭澤邦有舊豐委

改昨代營丘尚欲承於命可



父

叔方被神靈感成三歲水言犯德象應四至愛加監章用賊  
極賴其位某氏故父具官其幼躬有履操竹扉乞豹裘之才  
高於輩術藝之配出於閩門茲誕有枚湛思恩追賜於師  
典爰因舊歲畀界新封請美如存寵光是服可

母

叔朕方讀報祠恩如湛駭亦懷妃夜念在蒙我爰探報委執  
躬贈與位某氏故母某氏躬有端德克相大家九山頌則  
之賢望匪安族之訓生家象朕既從龍光啟發芽封又多福  
履履數身澤更建名邦尚克歡承以慰貞懷可

右丞相趙汝愚 明堂恩贈三代

曾祖

叔朕親成王政作筆稱威竊誇美疇公相維務移文武宣播  
維及皇天朕甚慕焉屬約愛無德不報蓋周道也且官某  
曾祖具官某積有善行量及采喬是生者務為吾相臣維周  
公孤並建玉廟賜宅福用沛有龍嘉寶兩曾孫韓韓繼事  
制亡天門以陰報安須異教曾陟師拒庶幾講勞無愧在昔  
可

曾祖母

叔周之隆澤在朕既醉感矣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類維何室家之壹則施及臣下不其身而亦被于室家其  
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克相夫子行修閩門平生曾孫開我  
兩柱朕惟周人推廟身恩慈滿祖內於茲初禮佐佑乃時實  
維爾孫則敘以寵光朕以大臣之國朕敢忘周道乎可

贈中興公

叔朕閱宗人之譜蓋因侍祠也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

孫致位三事而復及此者其官某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  
咳也况世其家深以清約是生民明簡在兩朝如同該擬  
唐儲李於是度越凡例及於朕恩刻推隆極澤及四海美  
公爵作郭子仲其視宗雖不有光徽可

祖母吳氏贈吳國夫人

叔維昔宗祚不少概見而衛有頃公會有今母控閩諸  
著名於六墓豈不成哉其官某祖曾具位某氏以齊陽之  
未承漢祀迺生孝子名在唐仲迺生開孫功在清廟尊  
澤洽比幽明中今于吳增大爾已益與衛齊齊母相聖千載  
亦足為宗祚之勳矣可

父贈 國公

叔朕讀史至漢與以宋宗室子弟無得公卿佐者而坐  
冷奉國勳以百數未嘗不愧漢也於是脫祠純用則政  
宗輔告其文人中錫名邦宏實稱顯其官某父具官某以同  
姓而行誼篤於章布以右選而聲聞於儒林即所躬行施  
及其子連魁多士遂迺起舉推自輕覺任司宰事嘗昔之  
相子合官三重具依百福采下法惟我來生此賢招本支百  
世與周正休下視漢事則九原可以自慰矣可

母李氏贈吳國夫人

叔朕既合爵著勞為公卿大夫崇報稱廟則母氏與李可  
襄典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嘗其夫以事聞於四  
海番數其子以賢著於三朝日者廟子相子世室克顯威  
而可忘明自予因其舊德錫以新封我圖異方用以命汝其  
世世享以被後人可

妻 氏贈益國夫人

叔嘗人之頌德公至於閩官字祀不感及其今妻以是為內

勅之賢也其官其妻其位其氏皆與吾相臣其隱約躬安有  
想夫彌蒸之族祖豆之師以薦稱事無不度也日者合宮  
而彌蒸之族無不敬倚之色推本內助勸於昔人我錫  
贊書皆對於益家樹作頌侯那之私祝如爵名款在王府何  
如 惟憲院事益茶知政事陳職 明堂恩賜二代

曾祖贈少保贈太傅

教朕起成王踐阼於極盛禮而竭公相繼獲授文武百  
皆以克燕安其心志之屬益受登無德不報益周道也具官  
其曾祖具官其躬行對于古人以愛聞於鄉里而悼道不試  
士論道之舉為善其重及采齊其生清德為吾祖臣維周三  
不廷走立廟賜尊牌附有寵嘉爵尊特持精燕而周  
制亡矣何以崇報申錫命書晉陞帝保以義起復亦庶幾焉

曾祖母歷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

教周之宗降至於既醉感美其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稱類其  
類雖何室家之愛則家忠厚施及臣子不但其身而亦被  
行室家具官其曾祖母具位其氏充相夫于行修閨門是生  
曾孫功在宗社且夫既醉非殊酬之事歟推廣孝思慰滿相  
內况朕初權權閣於禮佐乃辟實雖爾孫則慈以寵充為  
之報本侈其書封册以上國厥何悅於周乎可

祖贈少保贈太傅

教朕厥本之六藝不愛高爵以資廣陳氏之祧則嗣有令德  
休于後昆可無廢典以應經道具官其祖母具官其當天下之  
清廢無人之復大史之觀風不講而文宗無以自見孝廉庭  
科廢而實行不上於討書也天命弗違為之生孫既長極庭  
又陪國論推本所自曾及茂恩歸于初禮醴勞相祀官及兩

考恭為三公荷天之休其世世享可  
祖母崇國夫人朱氏贈福國夫人

教朕醇之辛章白髮兩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稱臣皆有士  
行之女以為之妃使生賢智子孫足以傳世具官其祖母具  
位其氏夙以懿行顯于名門儀于前人以紹婦子載篤厥慶  
華於閨孫美效其行不足當朕既之辛章亦有崇效對未  
忘言稱大邦美號率從其姑質之二雅誰曰不可可

父贈少師贈太師

教自亞保以來及是三葉蓋三百年之間而勅躬親後知  
一日也於吾宗上尊為稱廟服豈敢前於穆于具官父具官  
其美分之教不必兼金隆德之傳不以朝馬成我碩輔樹為  
宗工緯武絳文何類不可是不謂之賢者歟日者合宮有嚴  
美報生民尊祖視古不慙而大臣之稱位不稱德以卑臨尊  
殆非周道中錫晉書冠班九棘非以為生益禮之稱可

母祀國夫人成氏贈福國夫人信國夫人王氏贈

福國夫人

教為吾股肱之臣上有三世皆瘵大之而況於其母乎御不  
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之予心側焉具官其母具  
位其氏承休履美發育自躬貝斯勤斯鞠我良躬采蘋所共  
雜佩所贈恭儉精白無非教也探諸周制則披以象服乘之  
魚軒為君夫人執爾宜者亦視生母並建大邦雖曰均登誠  
有以致此矣可

妻氏封

教朕滿二南之詩流萍采芣相親共祭自天子建宮內助也  
仲尼序詩定為篇首寓意深矣其官其妻其位其氏夙有  
門克相夫于會期有鴛鴦相誓共感之道而退食有鸞鏡

德之德日者令官而際也相子邦祀吉爾齊明造段孽事雖無違者則生唯開離之助我而爾亦與有勞矣錫之羨寵爰示寵光雖曰清堂實真庭柱頌可

給事中張亨學主院核轉 明堂恩父賜通奉大夫 救朕正議大夫

救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養起予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為才大夫而用不盡致為賢考而何其派之長也屬予初經百執事在廟爾錫不但致奔匪懈而發揮顏色凡祀之入說皆稱朕意非爾素教而克然揆追錫有藝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祿可

權吏部侍郎孫連吉等 明堂恩贈父

救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夫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雖禮未有獨不可以養起予具官某故父具官某生有種德之美而位不稱致享義方之報棟楹效碑麟枚鼓懸麟嘒而何其派之長也屬予初經百執事在廟爾某不但駿奔匪懈而敬之顯思之戒日徹於聽聞也幼躬養後非爾素教之自來豈道錫有藝爰進厥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學堂閣侍制侍講朱嘉 明堂恩贈父

救朕方舍爵書勞自吾後臣以次第報則非本世繫及其備廟皆靈錄之亦祭澤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少而英發覽益添造渡江諸老多其師友嘗歷郎闈秉之筆力紙和議鎔正游漢官雖薄而志在於天下後世也位不稱德者恨之屬予慶禮有慶美報則爾有賢子勸導路門可無後典以慰罔極之懷予追錫崇階用賞崇秩非以為生亦德之稱可

救朕既為卿大夫宏賞稱廟以修教忠之報則母氏與其子無申錫使之匹休具官某母具位某氏來自名家克相夫子本之純厚申以敬恭其仰而事始備極順適俯視朕躬又何其不察察也是宜篤篤慶事生賢子淑為儲宗名滿天下則亦以美報用慰勞思我有茂恩宜不淑各可

右議議大夫張汝楫 明堂恩贈母

救朕方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則為之報本及於母氏使匹休於稱廟不亦可乎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克相大雅如商甘盤後生賢嗣如唐揚然而生不得與於後賢之榮晚不得享大五鼎之養儻無慈章以負驗瓊何以慰爾之靈哀我也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邦奕亦足用勸可

妻

救朕前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從祖出無內助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于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為吾諱臣夫與之履約於雞鳴樹盥之初而不與之履祭於象服委蛇之後儻無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噴南山之側遺世不淑詠歌幸若者乎爰錫著書以負幽宅可

孫逢吉 明堂恩妻恭人李氏封令人

救朕論二南之詩至於流行采蘋稍與於祭自天子達臣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為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具位某氏以兩夫子為吾後臣肆子初經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為 職之賞矣晉封美號廣示寵章曰舊章實德益頌可

在外侍夜

明堂恩贈父

救朕既舍爵書勞自卿大夫以次第賞夫則推其世家為之報本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錫蓋同道也具官某故父

具官某生有禮禮之動而位不稱汝樂義方之報而何其志  
之長也屬于初禮有嚴美報生民等祖視古不愾而可以忘  
爾其之補廟乎本之廷誼追錫崇階非以為生亦禮之舞可

在外侍從

明堂恩封要

教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沃若米繁相與共於自天子達於內  
朝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為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其位  
其氏以爾夫子為君從臣辨于初禮充經盛典則宜惟長款  
之故亦爾臣工類等 其流及上則不失職之賞庸可後  
乎晉封美號爰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汪大定知九江郡

教其官其帶為殿南郡卓然以廉惠聞而無以旌異之何以  
勳達吏乎九江名邦教以選授是用命汝式賞賢勞益國民  
庸以保迪爾簡可

倉部員外郎汪祥陸郎中八月十四日除

教以月為功固非所以待賢能也而功令亦不可廢况晉  
防為師馳負外置者絕有間抑芝以昭宿業勸勞過庸可廢  
乎可

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遠除員外郎

教其官其難進易退賢士之操也爾某謀懷空臺家有休閑  
汲汲焉以外服為請雖留行不顧也將指委公丞頌召即則  
軒遲累月翔集可觀是不謂之士操燦輝閣之選南官長請  
往其欽承踐修家學可

中奉大夫提舉冲尚觀登誼除吏部郎官奉議郎王

聞詩除考功郎官並九月八日

教其官其等仁至於刺史二千石亦通顯矣而浩然有婦志  
是不謂廉退之操爾爾頤持節湖湘良其敏而固練老爾

聞詩乘塵淮甸民安其地而國治法服以是嘉之俾選郎省  
分治銓事往抵成命母有遐心何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兼建初除贈三代  
曾祖 贈太子太保

勅旨宣至中興登用特必推其世系本之始祖自商仲召

虎韓後父雅皆為此言謂是文武成康之世積累致然而非

一日之故之具官某故曾祖亦躬行對子古人鄉譽高控月

旦而懷道不試有識惜之爰及曾孫遂生賢能免者其世則

朕之得人所以未速原始根本可獨愧於同乎也錫宮保視

儀於齊雖曰循章實應經可

曾祖母 氏贈郡夫人

勅周之公孤並建五廟以君夫人稱焉而世世守亦惟歸臣

朕前功於國者必有助於其家者其官某故曾祖母某氏

采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認婦子而生無從爵之榮

疎不得與於其穿之享天命弗備是生曾孫為吾補臣以頌

樞密朕備周制寬發爾夫申錫却封視古命婦用賞始宅亦

足以報可

祖母 贈太子少傅

勅成王之雅向九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朕猶翼真思

皇多士生此玉國益言周之得人錄文王以來世家之所由

生也具官某故祖某克承其階以紹前周固之以共儉加之

以恩和至于生孫偉然人望佐我有所海內晏然接諸周人

實念祖烈及其世家則爾勿躬勤盡後可無廢典以慰居生命

之德傳於世固宜可

祖母

勅朕既純用周政廣息錫親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閔

門臣有違命使之匹休其官某故祖母某氏儀子前人益謹

內則教其為孝子聞孫方國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

本之莊肅以為德在鶴果功在采繁也我儀淵祖克大其後

用見家政庶幾台南為君夫人謝禮之稽可

勅為吾股肱之臣履及三世而况桐嗣平周公拜爾曾公拜

後亦周道之類今九原已不可作此燭章之所由起賦具官

某故父某官某德積其身而不過八品行修其家而功業

不見於世過庭之訓施於爾人而資父之志簡在相理肆朕

鑿緒擇為樞臣天下頌之朕爾之訓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有甲錫非所以為樞行德者勸也爰考古禮爾

為公師其始自今不一而足可

勅朕既本之經隨為卿大夫榮報桐嗣以修教忠之報則母

氏與寡以火寵饒使之匹休亦古道也其官某故母某氏

氏采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為樞臣果在膺紳功在

陪廟夫鷄鳴警戒之道不篤則一經之教不嚴曷能不共則

甘旨不謹爾誓何以能移孝為忠也因其備節益以謝封

曰曩章亦足用勸可

工部尚書趙登通除樞密院學士知建康府恩數

依執政月十八日

勅維我烈祖作新同姓使與天下樂土共趨功名之會蓋一

時與廷議然多知大夫矣朕方相其冠傑而少弟用之以

瞻我烈祖作人之盛具官某亦自儒科擢有司曾嘗接耆

之冒而獨清修苦節其於布衣豈惟不以尚帝子孫自居而

謙讓唯謹不敢遺於僮僕也肆朕嗣服而思勞子孫本節之

陸克考周漢同姓有異則朕將何以對揚。私袒之意音人叔庫定事而致放於仲山南宮毛漢每代末之功而類後宋處之實二代治功職誠歸其俗傳厚持是見是用極之以必殺之陸名甲之以 轄之其殺分置晉如增大食采凡所以尊寵卿至矣尚其懋哉母忘定報可

右正言黃度除直顯樣閣知平江府已初孫差玉官中右親

勅具官并昔者汲黯薄淮陽而願備左右拾遺補過蓋天下不以諂為操龍而容漢武之不察直士也姑蘇近稱朕重其牧以兩度僕材鴻擇濟以慈和是用輟從諫省以重比門而不省視若履度有汲直之風矣無乃使朕但漢武乎從朕奉祠固非朕意乎為考樂水宏病告則于交懷可

新除考功郎中王開詩學恩博官

勅具官某朕方離祠而爾遠歸留之即開以濟世美緣見進秩又率舊章規漢晉生召對宣室而不見用爾不謂之速時乎可

知益國府木符閣除煥草閣待制

勅朕方陸孝治驍勇且慈辰昔者所進今誰在乎持第其功而何舊學越在外朕也具官其委以揚筆簡在烈祖朕而勅諱眷于上皇朝然江湖荏苒歲月一時輩作迭為三事而猶好宣成之組乎自魁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宣事又論定而又宣歲不取充究稱心訪濟起養園即見慈恩買奉壽益其賢勞次對而清我有異數一朝醜之誰曰不可可

尚書吏部員外郎林季友除右司員外郎四明二十

勅具官某詩不云乎彼都人士猗猗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爾其似之擬之即蘭采採幸事並符試可以究爾能有其

擬試母曰序謹可 韓茂直致仕

敕三朝法度方缺企於告缺奕世賢勞何處聞於謝事始推從欲盡亦疏恩具官某顯允材猷想昭昭聞於臺臺功臣之後奮自臨科以壁水寒峻之文明於世務感更中外軍試除異授之衣撥煩而成置強之以易武而不溫至若神休殊錫始遣春綬之榮論次本朝雅有簡編之樂詩于初政陳此舊人屬抱沉疴安居里玉預新運猶阻侍朝單案讀之而陳相抱紉之何及晚節未路固莫奎於沈薛故國世臣尚監驗於書殿於烏輝秋仰又念功可

四川制置使奏辭知 州慶符縣謝幸討擒叛漢有勞身死特贈

敕其官以攝官而冒萬死以保 縣而奏濟公有臣如此而無位無司為嘆惜也追錫一秩寄於異恩以慰濟官勳來者可

漢章閣待制知鄂州 信和池州

敕故事以待制而上官典于大州大抵以望郡多簡兵耳朕方以以意擇收敢輕授乎是官其本當於望望而為才大大肆我 烈祖簡在法從代官掖垣 較須閣議論風指保國時

蓋蕭翁然以為落筆妙天下也晚領名藩屬閣最難歸節諸池陽今江湖重兵廢也萬竄賊民居相錯而介士往往不樂於文吏朕即已試自邪徒他爾其深知托重之志而不厭薄以是為須調護也而非苟易置別子政嘉可

瑞明殿學士中大夫新知建康府趙彥啟除四州 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

敕分闈於外蜀為重宿師於邊蜀為重故省賦以裕民又蜀為息而比年謀叛多縱從臣朕擇其入班在丞務尤所以加

恩弱也其官其職足以律百吏之貪辭足以應多故之變簡在兩朝顯用甚茂至於試之機頃而無難辭居之絕遠而無慍色又向所宜人也明慎無餘物思愈備廉潔夙夜匪懈見志操引以自砥直在本朝朕亦惟自昔功業之臣一視中外鄭武相周義和純國都侯當軸平陽但齊以卿一憂百公無有遐適其為朕時堪當里以寬兩顧豈顧介然于懷歟昔在神考亦強超升而今朕所以煩卿又自有意嘆周以宗器奇不居中必為二伯此王道也非朕所以煩卿之意乎式式其婚日月可莫奇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除福建轉運副使

教具官某凡特察內之節往往雅意宋朝也兩詳刑于郊風藻甚茂簡在禁案行且過端而秉心無競固自引卻將輸江表亦非其好我圖爾居莫如閣部會使者易地爰改異幣其為朕通八郡之號矣以新吾民則朕以擇可

趙渙補官

教具官某循學不精占天者病之爾以家傳蓋亮其術自吾賢士大夫至稱馬取諸右階使為保章氏其與時人訂正疏略以成吾教授人時之志可

潛郎有勞特官

教具官某朕第降潛郎之勞雖小臣不忍遺而亦不敢私也以爾歷年稱久庸進二階其尚請共母曰梓得可

薛登登兩官

教具官某士人重請而光遠三尺以請平遠三尺以請且不可又不得志焉而答所從請之人宜鑄兩階以警貪員

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戰範回程循除職部

教具官某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嗜勝故學擊馳後進一階且書於籍為賞亦不薄矣可

趙介知舒州

教具官某龍骨於准為名郡擇守往往皆名流也爾所試更雅有治稱蓋薦紳翕然以為適才爰付此土以究爾能尚其堪哉以圖報効可

趙峯知嘉慶府

教具官某爾以蜀之人望之子而典州有治行是用明陞界兩藩藩邦嘗為別駕民蒙藉然於焉爰符可謂眾允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倍之益茂乃績無忝所生可

准西提舉張向之賸助各轄一官乞回授封母

教具官某以年勞增秩其在幼令會計至鑿悉也而爾同之固請施恩於母是足以發明入子之心矣詩不云乎是爾作朕將母來諗此周所以勞使臣也爾方馳驅淮甸勞米安集吾民則朕豈有愛於此哉可

朝奉大夫江東提舉陳士楚除慶龍官職月二十一

教具官某爾以舊學之臣特節行郡且滿歲矣趣海即省以慰永懷經就一編尤在藏史朕方資之潤色初政無言不酬將有殊渥可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擒寇有勞特除直學

教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即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部談笑而理超特湖即還克奮冠敵得如數千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焉五延閣始以勸勿實語周行誰曰不可可

汪楚材王圭收捕擒寇特階三官

問

教具官其婦人犯盜兩以戶擇橫機並延駐肩節帥其蒸  
不日見之有司差其獲級宜進三階悉以異改以勸果該可  
知宜刊沙世堅收捕盜冠有勞特轉國尉使  
教具官其兩威名著於嶺南薦誦詔言之比指自遠服改昇  
郡符而桂林之奏廣始至日者討平徭人爾功居多朕益壯  
之厚自刺州寶以武團之煥賞不踰時吾豈慶我我不詳難  
汝將安報乎

和統州舉平縣榜簡除國子博士九月二十七日

教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溥也則賜教事於其間  
宜得俊士爾簡登有賢察不求聞達徒勞縣丞益持奏是  
以不俟滿歲俟長育子宜確諸生又以為善願勸也可

廣西提刑明長卿除廣西路驛運判官注滑冲佑觀  
張玠除廣西提刑

教具官其嶺南去朝廷遠而民困於苛禁之教易枉於訟詔  
之偏聽朕則然念之為擇膚使以爾長卿宰司臬事垂之輪  
滑以爾玠嘗持潮節俾之詳刑其各為朕布宣德意以惠遠  
視則朕以擇可

國子正序希點太學錄湯壽並除太學博士註明二十  
教其官某朕亦爾朕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溥也則賜  
教事於其間亦宜序進矣爾希點爾壽俱以名勝來掌學士  
之朕寒凌諸然也普之禱庶發明經意會曰汝宜則朕以擇  
可

祕書省正字李庭除校書郎九月二十九日  
教具官其詩不五乎君子有之雖其有之是以用之以前先  
人文彙議論之選而書名于載但見於史筆宜簡之能爾其  
業也校書冊府益博文法漸之序於是區區可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七

主官祭開文字陳除國子正戴漢除太學錄其自  
教具官其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溥也則賜教事  
於其間宜得名士爾洪開政皆以廷行教授于鄉從游之獲  
滿戶外也凡學之實子與國俊遠其為我糾治故數之益  
自著見以須明陞可

瑞明張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夔贈三代  
曾祖少師崇國公謙清簡 加贈太傅

教朕閱宗人之標蓋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以功  
名著見致位丞轄而後及此者其故曾祖具官某雖在  
天族猶寒賤也况世其家濟以清約易名之諡同姓蓋野是  
宜苟得之我迺生曾孫簡在法廷肆朕嗣朕厥功甚茂於是  
履越九例及於異恩而爾亦自一孤晉陞澤溥其德宗廟不  
有光乎可

曾祖母崇國夫人 氏加贈 國夫人

教婦德為難而宗婦尤難其人也朕親詩人之謂賢婦於諸  
姬獨稱魯衛並不謂之難歟具官某曾祖母具其氏此於  
名門作配崇國素純自持禮有軌度假使生周之時則衛姜  
曾母之倫矣倘食于宗於禮為稱晉封大國又以聞孫凡爾  
宗婦視此用勸可

加贈太子太傅

教朕觀漢宗室以恩澤秩且王者何限曾不長久往往國祚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古人所以歎息也具官某故祖具官某  
以崇國之子益自好修克勤克順以詔厥後至於孫子遂為  
廢國而朕亦追錄其種德之功為之美華每自念相承承  
傳其視漢王侯自者浸微何相述也而竟有知之以自慰可  
祖母淑人 氏贈 郡夫人



教詩不云乎藝之極聚猶網辨添皮代悉惡况得才州之而不拜其祖自生非詩教也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於家重食孫適生才美周人作頌祖妣故同蓋未有不被助於其內而收効於其後者屬自命婦嫁以郡封為君夫人實應廷誥

父 如贈太子少師

教自帝傳以來於是三葉而義方之教仰其獨隆也具官某故父具官某以三公之重而有士大夫之習非無當於而而信不達也某善為詩筆生明子清名特標厥業儀休其其漢灑不以蘇金而以一絰不以駟馬而以陰德殆無處焉隨之管師雖曰典非以為生蓋德之稱可

妻 淑人 郡夫人

教朕補二南之詩勸以我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類其功脫不同休可無愆章以貢泉寒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于前入克濟其美遂相夫子東發絕埽夫與之慶約若鷓鴣盤藉之初而不與之慶祭於家服委蛇之後禮微追錫得無於水之境南山之側遺世不泯誠哉幸者乎屬自命婦嫁以郡封而具官某永祐始至可

龍圖閣待制知漳州府閩茶舒除燒香閣直學士提

舉江州太平典國官

教朕新嗣服有懷者後庶幾聞而作興曰孟婦子未而何遂以貢勞欲解州細不顧子具官某材猷出於草屣學論近於前開參階接履德不群而厥為岳牧又何其宜弟也竟上除章將就居里天閣通班莫宜於學士殊殊均遠便於外祠中場爭香殿從而欲要為去諫永失常告此服之所以圖於邦也可

知成州字子震知潼川府

教具官某以吾閩之臣而淹恤之久僅起為州又絕遠外此士論所甚憐也適於所部為東西蜀地望重異兩州組匪究兩能益轄外兩兩有褒異可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朝奉大夫除  
神除廣東路轉運判官

教具官某等夫梓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凌蹙六百石何難矣知某意何何以圖報乎兩安節尚陳章章有朝蹟會擇遠使余曰汝建此周漢甚也安節誠以其泉清江之民者特將於蜀部抽誠以其惠本散之民者特將於積表調度不煩抑揚無阿是足以歸報矣可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十月二十日

教具官某夫梓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凌蹙六百石何難矣非擇英俊之在下僚者試可之手兩大食嘗以文藝得萬春官蓋華車往往懸仕而方抱筆修書徒勞州縣之間也晚綴旌行又假乎進若前者是多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出節矣梓清榮所不宣德密賞今以始肅究爾能可  
藉田令賈士寅除太學博士十月一日

教具官某以西州之荔管先開齊策於春官自來造朝風度醜積州士樂此群居也猶為藉人味長者見分以橫經之席蓋安節可  
武學諭黃榮除武學博士官常閣文字蔣來更  
除武學諭十月二日

教具官某等右學備左學也朕朕欲選定學東學之士則右學可以次舉矣以爾發然晉都講而爾來史職教事於其

間盛感緯大於穆士論不亦可乎可

知州不盡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向之特

教具官某等奏政十二著於周官苟非其人是徒法也爾盡

問以郡太守同之州州刺史當嚴不赦克究爾心使境內無

采色許青天上朕豈嘉之欲得監收如二人者布之海內若

民其蘇矣今書勞進秩宜見褒異至如畫問敵事遊歸歸會

同之書後同任使華朕宜成屬無有內外可

軍監監主簿王恪除司農寺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

除太府寺丞並十月二日

教具官某等列寺丞非所以見才也以公仕版徒勞州縣盡未

嘗有一日朝蹟者而枚數之則是亦足以致身矣有恬爾三

傑非皆淹恤於州縣者歟頃聞揚薄正監今以恬泰大

震三傑丞外府宜足見汝試尚務請共以須器使可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商將作監主簿韓翰請同報料

院張霖除軍器監主簿並十月四日

教具官其等三監於百官者為簡薄正之職於監事益簡有

以好修不務競趨者若之斯不謂稱于爾孟傳震無以為序

進而不加勉也可

浙西提舉鄭公頤改除湖南提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外集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知維周公太公功在盟府而伯魯見於費誓言彼見於康王

之初文世其美盛名六藝顯允魏公弼亮二祖承爾後人直

自著見具官甚殿修厥猷謀畧輯輿政民取士何辨不可內

史通數文昌論理煩用其液辭者不本口也猶登襄陽陳若

敵國太上尊矣欲徒妹陵而未果與朕同服矣登分間任重

豈始矣知爾宜且夫金履殿公之所經畧也元勳大節曷忘

未訖歷年於此胡歷嗣之文事武備兼修者何術內事外憂

長寧者何事其充備心以圖忠報豈惟先正將二祖亦嘉美

之可

初欽大夫知南外宗正事道不邇晚右監門衛大將

軍濠州團練使增知大宗正事

初具官其伯整祖置大宗正以睦親族蓋歷年於此本文璋

歷世以持此而樂或盡職此之由可不謹擇之子爾馬尊而

身修官達而志無競愛自任選政昇南班欽以門衛之崇如

以我圖之峻其事能夫益歸宗盟以碑著漆牲其飽哉可

直杖聞劉頌除直顯護贈江東轉運判官

初具官某謀賢勞即則離如政多承民眾耶則誰如汝者死

父老批朕憂急汝也江表持漕司存與皆都相琦孟視畿甸

許耳頌爾調度以夏州縣之急歸報有期勿替前績可

浙西被刑黃通知贛州

初具官亦自浚寔孫運昇發節不可謂不遠時夫音哀名升

選狀尚重而其民亦從難理夫地重則浪宿望事難則滯密

應時岑簡且既異州組監充民庸母曰遠外可

大學止舍生李斗南等充英陽釋揚出身  
教其等科之制至嚴密也而錄學教進者則謀其功過差  
有不傳試於春官而京之廷者焉亦既得焉矣肆子嗣服又  
拔其先若爾其甚者而即官之則所以加惠諸生豈不感哉  
可

時衛步軍司後軍統領嚴祺宿衛部轄官在籍轉一  
官都建 孫光祖 馳信 陳孝廉 孫錫忠 夏澤浩  
教其官其罪列之尹著於春秋者勞進秩則有常典爾其母  
憚煩使式兒欲承則子汝實不一而足可

湖南提刑趙不過除江西提刑寺丞趙 除江西  
提舉

秋具官某等自江西綿地數千里其吏善請律其商善趨  
離者之利而其田疇多早潦部使者得其久則刑罰中而茲  
端之俗易禁弛散欲行而民不失業以是不過詳刑刑相不  
偏聽於罪併問 率織省寺護厚而無失其以不過序還真  
司 為庾氏皆王人也觀省風謠布宣德意尚不勉乎可

張錄除直秘閣官觀

秋具官某以照字論事之臣之俊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  
自飭此吾計雖所以實諸冊府上皇以是於若卿也晚分那  
符教上奏對不見察於部使者而直於言路而秉心無  
詭固請解絛成爾素履歸休外祠還爾舊者獨直追問高對  
漸瀝以為後圖毋若考祭永矢弗告可

江東轉運判官劉顯知平江府

秋具官某將輸江東方錫寶書擇收吳門又分符竹爾亦翰  
朕指予以爾才足以撥煩且宜引以自近也夫足以撥煩則  
彌節而為副部所以黃游及之有餘引以自近則置諸扶風  
須明陟可

為朔之間蓋為漸之序也深當此指無非簡記庶疾其難以  
對新履可

李錫錫羅陽南

秋具官某雖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為公卿大  
夫多矣而一時同進宿留州縣位卑官薄聲聞猶若蠅一  
二數朕所以或過其蹄也會之覆墜之即金謀惟又而中  
道報次以寬顧及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  
之會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憚不可則進  
懼也爾其坎水以圖忠報可

新除福建提刑盧齊德既江東提刑

秋具官某親蜀道之歌相繫之賦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官於  
此也爾某崎嶇判蓋至於累年駑蹄即開意不自得極意  
上持節七閩夫安於干進而樂遠外曾無纖芥見於詞色是  
不謂之吉士歟以繼自引易地江左始爾爾懷嗣有它寵可  
樞戶部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

樞戶部侍郎梁總除刑部侍郎

秋朕諭周禮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  
李晉荀告司憲錄公夫官準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  
言其人何堪蓋護而書之也具官某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  
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者則傷於惠二者皆  
偏才也而卿獨兼二長為預為理官空固累月及掌邦計即  
國晏然街命未歸備見忠奔晉欲秋官此錄公之職也式敬  
爾猷以長我王國爾尚無愧於周書哉可

司農寺丞孫孫孝伯除國子監十月十一日

秋具官某朕方加惠諸生九職事於成均者皆選選則實臨  
有逐與聞學政以爾李伯雅致不諫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  
須明陟可

諸王宮大小學子致效姚愈除同慶寺法國王臨主簿  
羅克開陸軍器監丞十一月十一日  
杖具官兩念爾克開省以文雅嘗與閣學致矣而以愈亦虞  
履克開陸軍器監丞蓋亦爾能左右其宜則有明陞可  
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黃緒除直龍圖閣副使再  
鮮龍高啟除直顯謨閣十一月十一日

杖具官某以元祐名聲後而其學足以自立才足以自見也  
將濟鄧徽孫及三輔狀圖爾功正名使華普職職聞是豈謂  
之過歟而何遂章未上至于再三也蓋嘉應錄少却文讀雖  
不憚勞亦足履世可

倉部郎中注祥以趙汝愚親族除淮東提舉十一月十日  
杖具官某不以防禁邊臣下而或自言謀則亦欲從以便  
其私爾大臣之子克世其家比解州絳陽縣令嘗請水父  
寒溪看閒瓶以苗路之煙頰就外服政界准抑以華其行雖  
拘爾懷亦足風厲可

大理正問紅冰除刑州路提刑十一月十一日  
杖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  
下士謀其秩六百石何嫩淵知此意宜何以圖朝乎爾為理  
官亦既累歲博文敏事但不能言會擇獨使感曰汝可若爾  
者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待節矣許刑於蜀庸究爾能往  
其欽承以須明陞可

秘書監黃寶錢院檢討官薛叙以除權方節侍郎十  
月二十八日  
杖具官某其用不足蓋嘗官教宜得執古以節今之士  
典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死也其官某皆於六經之道而明當  
世之務自為紳先生下達新進稱爾不容口也屬茲命命屬

里未歸華者雖食行字盤額賦甚重之曾未假權賦賦或傳  
夫徒華宜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判國孟子不  
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成也高其勉哉以永  
士警可

起居舍人無待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卿  
除起居舍人十一月十一日  
杖具官某左右支朕所嘉稱以謔言動衆自謂朕俄爾其人  
皆慕學也爾光祖願項在儲察為國士而左祖錄爾其人  
錄騎省各以論事不避難近故而去國朕其懷之蓋嘗實息  
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  
卿即擢居右陸宜徒以是為私乎其錄自今直筆在簡則出  
入不欽誠令不感將懼也為爾其無我勿卷初意可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五龍圖閣直學東路轉運副使前  
十月二日  
杖具官某昔游齊嘗為茶酒笑而年老爾後世恨之獨某  
於今百時察先進也方在諸生及見故老比為博士獨抱遺  
經而自詭治民是遲翔集蓋累年於此夫成長成均雅不自  
喜直上親稽欲便其私將輸江瑛陸某燦聞雖寵獨行而朕  
尚憐爾無還心也以解官卿之恨亦有意乎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十一月二日  
杖具官某本朝重科日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錄然  
爾擢聲名於場屋若爾某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五  
稱繁勞在狀論薦始有朝頭也取問朕因法論舉九作為理  
官自必而正鴻漸之序爾有懲官乎

戶部郎中正澹除五秘閣知平江府十一月三日  
杖具官某治辨之吏患在廉薄宜第之長或不敢事此二十

石所以難其人也。爾自分部寄託，遂使華表長於心計，往往而在足用而長財也。而指以予民，動累鉅萬，蜀道之人至今懷惠若飢者，可以托千里之國矣。其間釋教益久而復得之，願于望，師輩以富宜，爾其慈我勿吝。民慶可。

奉府寺簿范孫徐本理寺丞開十月三日

教具官其妻魯德純如范氏爾克，設修自問學，禮辭溫君子人，也博丞孫寺丞充爾能禮祝詞書詞有寵教可。

朝請即推發道蘇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除除浙

西提舉員鑑除司封郎官明初

教具官其等以吾冊附杖管之臣而趨在外，朕不知其反期何時非所以為生，生學士勤也。爾宗昭鑿嘗同日給筆札，蓋于玉堂之虛，親如堵堵其美無度，而何宗昭在淮，雖在湘之久而夫合江之水，環滁之山，將指水派，爾固察此公論不置。蓋歸郎爾其來，親以對新，宜可。

軍器少監兼權司封官李天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

黃湖除浙西提舉大統十月三日 蘇州十月四日

教具官其今二前猶三輔也，比賦不盛，仍以早潦荒政十二，其誰與朕推行之手爰，其其人傳於周行，則次大性得於列郡，則次願也。東西二節於以分界，早興，爾橫恣凌賤之具，越之聞民無求，色我有獲，宜必不爾後可。

太學博士陳曉武學博士陳章五除秘書省正字十四日

教具官其等朕命以雲漢，則列之邇，策爾於玉堂之虛，爾不徒具文而有明隱之實，爾也。科別其除而昌言之，不枉於執事，文詞奉養，皆可觀也。爾府，爾才得爾，惟允，勉司校，爾益務，遂育以就，遂志以副，球休可。

監登閣檢校楊太公除正寺主簿主官管院傳

伯成除司農寺主簿明十 監都進奏院孟陸除國子監主簿 大統十月四日

教具官其等朕以有缺之宰三年之禮，會言賢勞，始有朝議，而後階升，簿正列手，欲以才自着也。斯已，爾吳胡爾大，西州之彥，而伯成治又南國之良手，結德，朕官以頭，業進可。

大學正孫元濟除武學博士 大統十月二日

教具官其古者于養，皆學於東序，而經旨，易廣，又皆兼師，所以教國子也。爾以文行，簡於東序，朕嘗愛，推所，諸明施及右學，將兒諸生，不但習，珠具而已，爾朕，齊，以伯成也，可。

李知已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 大明

教具官其等魯人以淑問，朕因而濼，以文無害，為獄，探皆所以重士官也。爾知已於今，多主為前進，而有廉退之稱，不費於會，詩所謂淑問者，予爾，景俊於今，法家，高適才而無少恩之故，不費於漢制，所謂文無害者，予仲，亦較，寺同，審刑，書，朕，樂，吾民，鉗，柱，必，達，可。

國子司業孟除太府卿准東總領 十一月二日

教具官其昔者仲尼，改定六藝，玉大學之卒，意歸於義，利，易道，滌，夫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賜之不，頤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謂是不重為吾民病，予直，月論建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又任，以加惠，吾元也。朕覽奏，爰改，爾其人，而大，臣官以爾，應，選擇，報，從，司，成，官，長，外，府，以，備，術，總，我，餉，助，於，此，災，行，爾，所，學，宜，必，多，訓，可。

楊源釋一官

教具官其爾請會于成里，將以圖，臨，壯也，方，僕，慈，意，及其，實，族，宜，進，一，官，以，厲，忠，意，可。

楊綽引德政知閩州

教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致自言蠲則亦從欲以便其間兩紆州組浸有民譽願以伯氏虎口推牧抗章引却易地閣中雖狗兩豫亦足風厲可

主管呼佑觀黃度知婺州

教具官某言者不狂擇者不明此漢文帝之詔也深厚寬博庶幾六藝朕甚慕焉日以球官捕郡守而兩度方抗疏論事無所撓且充舍州組便親養退省爵私豈有為之乎若但從欲不強起汝亦異於漢文夫發越境錯可以將父便道之官是用倫汝其往指吾氏益以民事之暇強學特問朕豈汝忘哉可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

勅具官某詩不云乎東心塞淵驟北三千里之增威於此觀人心焉此吾所以設賞典也其進爾秩勸後來可

武節郎提轄製造 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轉

勅具官某以除戎器謀勞而增秩拜苟以為恩也天下無事武備焉汝有補其能不可不勸可

沈忱 胡仲街 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勅具官某等日者屢拜大賞因圖空虛理官具負而已然而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聞暇監務明習以稱朕京於庶獄之意可

前知撫州趙彥純知蘇州

勅具官某江右民牧章為重爾者繩以爲籍之秀奮於儒科而臨川治行奏計為最解組未朝遂會閣守異兩符竹成曰是宜往其定心以永繁榮可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行一明

勅具官某士行莫高於上廟讓賢急於留賢一舉而二美附此朕所以用爾科也以爾謀論接於前開行厥倫於素履見推文行多士故同專從從屬推誠督監而乘心無競陳復甚高蓋前歲之間亡慮數請以年為解使不自安也朕為此風不作深用嘉尚爰麟已試青長司成本之諸生以重兩學夫人臣守誼人主尚德是足以明教化矣可

虞儋知湖州

勅具官某以爾嘗持玉節風績甚茂濬恤云久尚徒勞州組子夫仁不異達義不辭難起若等之間自昔崇土雖年不逢民有美色荒政十二朕難所愛苟非其人是將焉考此朕所以用汝也爾宜延閣始罷不行亟圖民庸以計本可

張宗况 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勅具官某等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以勳閭世臣能奉明詔朕甚嘉之爰進厥秩拜為外臺非苟為恩將以風厲可

倪思知泉州

勅具官某朕親周詩至於廷臣祖勳入謝為之作謫勸勤勞若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等以委贖頡頏將輩浸即臆仕為國華日者方勉往職俄而去國輒乃願休祠歸不耽郡章以若所為宜待仕而後權於心概而朕自不能忘也雖聞山嶽土溫陵佳郡成爾素履始惟避次事聞賦寬可踐所學性其敦承益自明試可

鄉貢進士方惟翰來補迪功郎

勅其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借賑奉明詔校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

程齋翰本特補水信評  
初具官某朕每請至於春秋一書則聞劉氏之說本朝經學  
未既或之先也訪求其家則聞該外孫皆世傳家賦之方  
薄正曲臺雅有譽處而並登袍恤在之五者有九不啻口也其  
以誠之為禮博士而特命孟容宜諸冊府詩不云子九周之  
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歟猶冀其思多士生與王國朕蓋  
庶幾於此焉可

馬大司特復元官致仕

初謂某有諸固不可屈於息舉舉可懷亦不容廢以法度  
前俗遂遠故官以昭念舊之仁以示勸誡之典具官某信已  
之學無人之才勇自少年意已輕於先達既卑職任職徒事  
於清談蓋時出其抱負之長而概見於設施之際修明息事  
有養伏施我之功論建朕曹皆足用長財之書歸于初政  
有頌言屬沉疴枯從薄責歸兼忘於龍年何處隔於  
明東道德紳剪髮九原之恨西階詩案高歡再冷之禁可

著作佐郎王典除著作郎

初具官某雅也仁而不佞存足所以著德行之料也爾產居  
則其言排進則其立不與乎所謂仁而不佞者曷大哉爾雅  
殊無競心比上者庭見謂直筆於焉存遠味足以寬爾辭也  
朕方識之行有簡復可

秘書丞陳揀除著作佐郎

初具官某載筆陳觀極天下之選矣清德崇卑歲月久近不  
足論也爾嘗奉大對亞乎寢然之選才長文富不自銜焉從  
其所好爾著延以昌令名以就述經詩不云乎潛雖伏矣  
亦孔之昭爾亦逾此指乎可

太常博士郎齊徐松書

初具官某茲仕學有遂入容其基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  
蓋亡幾人也以爾著名南官嘗為天下第一種學識文區著  
持養次第益爾著異言往其德誠以就遠謂可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正事封公明仁

初商已羅翼四方之極夫為內史而無尊重難先之勢非所  
以寬示海內杜京室也具官某以寬而中剛未詳而本約能  
比當今之務而不失古意能得君子之心而不榮於子頊也  
比嘗試對朕奏簡初朕識之文會謀戰於而簡之庶儉賦于  
起部蓋聞其藁言之勤者開群柱之門懷危得之情者持目  
朕之計內史不競職此之由惟願其人無以易汝是用敕自  
朕志度越故常以論思之班行彈壓之重將其德誠以振首  
善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撰削部侍郎徐顯

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初具官某今周行之士可以為人師者不乏而朕取諸遠至  
於千里而未有者於朝列以人主之所務白也宜益懲官  
以副朕不遐遠之意可

太學除太學正

初具官某茲仕學有遂入容其基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  
蓋亡幾人也以爾著名南官嘗為天下第一種學識文區著  
持養次第益爾著異言往其德誠以就遠謂可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初具官某茲仕學有遂入容其基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  
蓋亡幾人也以爾著名南官嘗為天下第一種學識文區著  
持養次第益爾著異言往其德誠以就遠謂可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初具官某茲仕學有遂入容其基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  
蓋亡幾人也以爾著名南官嘗為天下第一種學識文區著  
持養次第益爾著異言往其德誠以就遠謂可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初具官某茲仕學有遂入容其基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  
蓋亡幾人也以爾著名南官嘗為天下第一種學識文區著  
持養次第益爾著異言往其德誠以就遠謂可  
太常寺主簿劉勳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察除秘書省

行於窮而德尚不專於結第也徒勞州縣未克爾能以尔祖儉外府獄令籍臣其陋行修以稱厥意可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upper section.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奏狀劄子

學官乙在外差遣甲有狀

某庸陋晚學近歷末第雖蒙朝廷擢官學有道過卑處幸學蒙恩政秩量有侷曾豈不欲勉策奮銳少圖報塞實以多病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九五箇月曠官免說不違安庶欲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至是籍開海差

赴桂陽軍校奏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曾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政救卒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庶鴻統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性者外有方張之厲內有文教之將閔西隣庶群益

重樓

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也以繫國祚道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集于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愛動惻愍之意自鑽不踏以恢復為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愧者然而遠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而以恢復為譚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陸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狀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願以恢復為譚果何名據論說定則習俗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性達已也孟子以為抑洪水周公垂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九以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隳沉而人不耻君父播遷而人不怒天地易位三光五時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曼如平時不念國祚



相見擊但馬身謀患在得我非陛下有以再遣恭儉一新  
士氣臣恐此表深淺浸滅或有後憂也方今唐主春秋甚高  
志不在動孫子孫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親矣  
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原當古衣冠論者有內爭  
弊端其可禁乎就使虜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論者有內爭  
五六十載北不足懷南不能令厭亂息治豈無其人聞之道  
路河決非常擾及閑伏神怒民怨其北見矣今年春起何以  
待之就使虜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  
南禮樂庶事凡擬全區地氣不能勝民力不暇支亦豈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下殿和神武之略寬仁恭儉之德  
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  
在于孫臣實未嘗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  
侯有天下未聞以十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  
拳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為諱但日時不可感者必有以藉口  
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用於財有此三患何鄉可而彼  
好論邊事以布戎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  
恥此名 進言之人受當龍事情如何 不宜以此妄自沮  
却臣誠愚陋狹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惡心委意  
之君下無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德君臣玩安盛延  
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誠臣中外人心  
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於治且管大計則九重不  
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懼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  
恢復非論邊事以布戎功之謂而端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  
往者渡江諸臣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寬

其所以夫歟不察前轍而以重徵餉師以王春之違法國寇  
節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稅徵春增其勢不得不出於  
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豈理財未用陛下之紛更劫掠立  
本以致夷狄之禍託于渡江理財本天下詳覽而審擇焉  
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此也國家運道之  
初難創方鎮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蓋名係者繁非盡  
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下留州錢物蓋名係者繁非盡  
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莊發  
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大應在全銀錢息糧草雜物  
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計謂當賦天下夫大  
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應年新政增額一倍常  
重修上供格額之天下半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全為額其  
亡弊故甘起燃等於是年有免後錢常手貲則錢至十萬額其  
以坊場稅錢酒增價錢會營銅錫料科剝之類凡十數  
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購學錢額本  
錢應奉司諸無名之徵凡十數色合而為額至全為額至  
子路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勒合添酒五文全為額至  
者戶長壯丁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今為總額至全為  
額取後則以條者不條者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贖軍消息等  
錢對據為月額又至今為額至兩謂漆額茶本降本初昂坊  
場淨利供給使綠之類今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條者  
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  
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權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秋  
之禍起且夷狄笑稱一旦入中國萬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  
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備宣和橫賦之舊又盡

其所以夫歟不察前轍而以重徵餉師以王春之違法國寇  
節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稅徵春增其勢不得不出於  
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豈理財未用陛下之紛更劫掠立  
本以致夷狄之禍託于渡江理財本天下詳覽而審擇焉  
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此也國家運道之  
初難創方鎮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蓋名係者繁非盡  
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下留州錢物蓋名係者繁非盡  
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莊發  
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大應在全銀錢息糧草雜物  
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計謂當賦天下夫大  
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應年新政增額一倍常  
重修上供格額之天下半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全為額其  
亡弊故甘起燃等於是年有免後錢常手貲則錢至十萬額其  
以坊場稅錢酒增價錢會營銅錫料科剝之類凡十數  
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購學錢額本  
錢應奉司諸無名之徵凡十數色合而為額至全為額至  
子路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勒合添酒五文全為額至  
者戶長壯丁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今為總額至全為  
額取後則以條者不條者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贖軍消息等  
錢對據為月額又至今為額至兩謂漆額茶本降本初昂坊  
場淨利供給使綠之類今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條者  
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  
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權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秋  
之禍起且夷狄笑稱一旦入中國萬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  
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備宣和橫賦之舊又盡

以總制月精全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與之可乎  
今天下之民皆不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假者  
獨聞振者之而民心不解夫息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欲可  
為樂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決矣則休復非論違事  
以布成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  
何樂而可是空觀成敗者之說不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  
也

第三

臣聞燕然崇觀以來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乾秋之禍  
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嚴不唯奉行不以為過又從而  
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安常今以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  
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兵國初州郡無禁  
兵也者在令甲自騎射至軍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  
城而已所謂禁兵者有三司之平分也而更成今之屯駐  
駐泊之名而餘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  
事宜并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就糧自  
元吳叛而西北有保發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  
置禁軍至成累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燕雲撥  
天下兩軍之精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習之法起其後  
以兩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湖軍節補建保節之類是以教  
閱之兵因別為額而募之將下則今之兩浙軍節補福建廣節  
之類是已  
方立法之行也三司禁  
旅轉從於四方而州郡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  
散之則易廢此藝種神部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  
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  
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

止獲先生文集 卷十九

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殆為大患若今也既諸軍亦何  
異本城哉特以三總領領之而不節制於是為差異異要  
之所謂諸軍者今為京口入漢劉家軍者今為襄陽池陽  
人失岳家軍者今為鄂州江陵人失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  
官往往掠兒女滋息稍食解澆類若亂當此勞辱長身難厚  
不離管兒女滋息稍食解澆類若亂當此勞辱長身難厚  
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始天校陛下也誠  
有為國家任是責者指使不仰食於禁軍以省月糧則經  
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  
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救事之名而不  
得辭臣等其快上任其於巨額不取也

第四

臣所謂養兵  
非必守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陛下  
均見其倫聚其在朝廷有守者及知之文藝議論之寵其在  
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 察之身蓋非一日之積也往者  
給諫館閣與省寺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應省府性性不至  
政夫是以積效白而有司無失職愧雅進而能更有不  
而朝廷之勢也 自主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  
別由今其省視六品長吏 為清濁死亡有司乎臣故曰有  
官守者不知文藝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望郡事力不分而  
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遠郡未嘗不實耳  
日 而守將 提舉之外而中外之勢遂平  
賜之提舉大軍之勢歸之  
類至今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墜監司遠甚况支郡乎  
臣故曰有民社者不知監臨 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

二二

見天下之勢自趨於偏矣。是故項背靡而事不待其成。針筭苛而官不盡其力。冷自上而軍者下。至州邑深更執其政。長官不賦誰何大者。

以不事事者常無。歎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抵深厚。可以託重。雖有慈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持乎。自古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危。卒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知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

利害甚相遠也。而每息不果。務白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先遺。續之難。鑒燕祖。世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扶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計知深。六月。王。劉。相。決。取。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稅。自天。禮。間行之。民以為便。但銀價不奪。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給與奉行。經界本路。漕足見得銀價大重。遂立條約。每兩折錢二貫。實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十九日。

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一貫。文足至淳熙二年六月十三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指揮行。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三十六文。七。分。足。自。相。等。遠。方。之。代。鼓。舞。聖。意。若。禪。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不。敢。隱。然。竊。錄。節。次。裁。裁。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稅。自天。禮。間行之。民以為便。但銀價不奪。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給與奉行。經界本路。漕足見得銀價大重。遂立條約。每兩折錢二貫。實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十九日。

銀價內一項。轉運副使李椿。所行。共減去歲。收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經計。銀價。降。落。故。所。行。乃。為。實。惠。知。難。羅。公。且。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十九文。足而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椿。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數。納。故。耳。所。行。但。為。虛文。臣。究。見。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震。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捐之。為。易。難。公。且。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雖。以。二。千。七。百。餘。貫。之。少。捐。之。為。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省。欲。聖。意。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一百文。足。止。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十九文。足。照。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

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歲。於。月。輪。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十九文。足。却。將。見。今。說。戶。隨。抄。收。錢。均。猜。勘。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為。文。具。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臣。檢。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聖。旨。指。揮。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星。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稅。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放。之。數。欲。望。將。降。一。層。旨。與。隨。鈔。除。餘。當。年。五。月。二。十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勿。取。見。

桂陽軍所收經製制錢勒令錢委募於人戶折錄錢上

既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故錢數並行除銷本軍自  
此並不發去荒全未所已減故二千七百四十八貫  
亦有每貫去荒全未所已減故二千七百四十八貫  
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五文者如蒙施行併計照  
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  
銷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屬實邊徼峒項年柳寇蓋營上煩南顧

之憂委稽其兵籍數為單請見管禁軍一百九十八人  
廟軍一百二十八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唯估  
緩急之數則通廟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各九  
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人幹辦公事官二十一人  
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押部  
綱運商學文書之類差役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

之到官亦欲略行整頓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  
詢定自紹興十一年史憲措置置軍屯軍處於管下平陽  
縣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成兵差撥  
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  
州軍具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既平之後再差鄂州軍  
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  
月二日樞密院降

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州縣管軍三百人於郴  
州黃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志義軍一百人於本  
軍臨武縣駐劄自出軍城後無成兵契勘平陽縣自舊  
有臨武縣楊梅寨巡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折平  
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常柄今來臨

武除原有成兵一百人弓手七十八人稍成次第內是舊  
管平陽巡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內見司臣今相  
度平陽臨武兩縣巡檢就移在城內外置司仍舊以平  
陽臨武兩縣巡檢帶衛以管帶土軍一百人同相兼放如  
稍壯軍器有拘突止六十里往來應接官無缺諒如  
臣所乞即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  
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

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

聖慈詳酌施行  
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柳桂之間宜興學校以系人心尋  
准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勅鄂文三省同奉  
聖旨依體戶部勸會事理施行下本路於柳之宜軍  
本軍臨武兩縣初建縣學所以勸學風厲條自甚備仰  
見聲明秀揚幽然欲使遠氓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未  
兩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  
亡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  
若只就州軍學養堂合增養生員有之教授講進教  
社董氏或意囑子弟勉勉入學所讀仍以縣令佐兼管  
幹辦學錢撥事指置應副專奉本路提舉學事司帶切  
節檢別為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  
以來許特見任教授并購學錢管理為財請量立賞  
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 陛下財乎

臣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陳備淳熙八年八  
月二十一日  
教指揮申尚書省云訖已賜發會施行

一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招添住費茶引二十二道每道

每道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三縣計在軍合同場招近緣本軍非產茶地分又非商放孔道自舊時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歷年彌久不以為病至淳熙元年中臣妄希增羨之賞於任內添起年額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錢逾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有其錢無所從出却於輪納倉庫收越內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余場每石九文足常平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未及額數及合于等人至今十五年九科款民錢八千七百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已嚴實申奏除除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政計宜不藉此瑣瑣欲望

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來增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近今臣將見今倉場納鈔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數除除雖其事微細亦足以彰

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一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有七十四人逐一聚斂元末斷由見得內係竊盜二十五人強盜十二人劫盜八人凌准作過一人竊緣本軍放逐其民習見創奪之利乃以四方強惡之人配隸於此聞者往往去散入村聚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督檄柳之姓軍數人皆放江浙間強盜也臣愚以為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入之限居民凡京官府下敢重蓋相雲軍人數稀少部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轉凶劫賊望

聖慈特賜指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軍庶文安靜

臣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批狀指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調配隸都

桂大理字着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諸州年城人數如盜及五分仰先申本路提刑

司照應諸員係明備甲省部以進行下住配自合遵依施行雖從所乞伏念本軍軍體文與他郡不同伏望

聖慈特賜存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劄子

湖南提舉劄子

臣熊壽湖南路安撫使兼承宣使為全臣取十年以來事關  
 本司至於日復叢發見得永州實是匪之積而至於淳  
 熙十五年於大軍月格帶拖下七箇月不解共為錢三萬五  
 千貫文餘連稱此而又民俗強悍動多驚恐此所以為難全  
 地索額達足自淳熙十三年後大軍月格每五月錢季月起  
 發並無缺款他亦齊整而又環地補小公事甚稀此所以為  
 易今來知永州趙繼自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已起至紹熙元  
 年五月分若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趨前三箇月却又補  
 帶舊欠九萬錢二萬貫文使知永州者皆知趙繼初到頭如  
 郡可以漸寬知全州施濟文到任之後每月綱運初頭如  
 期泊至今年四月以後於本司新故交接之際頓不起解若  
 從今八月理起較之累政更拖下三箇月凡為錢一萬二千  
 貫文又官吏無俸給軍入冬衣銀支一半使知全州者皆  
 如施濟文則全雖樂主又必用敵近者朝廷集議城臣實  
 奉行寬大之說教向永州按月撥錢散五千貫亦是證舉先  
 他郡將所編城之數分為等第均與諸邑必欲上澤下及於  
 眼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監司而下不恤民自非證有忠愛民  
 臣能如此臣以為若證者不可謂不負陛下使令矣施濟文雖  
 本書生頗為器使之計及此垂滄略無顧惜自上供軍須至  
 官吏之俸一切勿問臣尚以為行且多代或是儲積以遺後  
 人比以俸訪累月以采郡幣並無見管錢物且財賦若不在  
 官印源在民而廣文已持今年民戶秋苗佃行預借一半方  
 家未登場之時民正艱食奈何有此暴斂全之民力自是因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

夫臣以為若廣文者可謂負陛下使令矣至如知武岡軍王  
 公弼亦有治狀武岡軍雖小豈自公弼為之固郡之事并非  
 有餘士人統之軍人安之旁及播州慈曉均東觀其才有過  
 人者但視永州不為甚難務勿差小耳以臣愚陋莫疾責不  
 足任則奉如此三郡治否之狀蓋久而後得之已忝耳目之  
 奇今三人者各及滿著若更隱默遂使施濟文既拜善惡再  
 為官職何以為不負使令者之戒趙繼王公弼不蒙注別稍異  
 論輩何以為不負使令者之戒趙繼王公弼不蒙注別稍異  
 聖慈如惠此方首証諸郡將施濟文特賜賜趙繼王公弼  
 特賜羅用伏候勅旨

湖南提舉劄子

臣恭觀明詔被羅湖南廣道村獨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承  
 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頂丞萍鄉蕩蕩有民  
 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為人說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縣事  
 參軍按臣本平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滿除宿負蘇  
 利糾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功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  
 利病無不周知前者會司稱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  
 稱亦數萬斛皆文仲接之臣以為文仲雖陽人而實士  
 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佩學問不於純實器識期於遠  
 大西居閩郡宗為師友此典之進雖多自變而不亂於其身有  
 善稱之不容口有過戒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與於其文赴  
 之不振也項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  
 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廣適為縣承奉進銀三千兩屬力救荒之勞  
 湯挂陽故事過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力救荒之勞

不辨此臣懼無以塞青雀粉臣申請裁減近來慶曆三  
 之一為惠一力據與有力固以為據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  
 耶知漚州故縣將曠者竟端本紀為勿問雖法陸今據德慶  
 聖之譽兩邑同縣其為吏病不暇於民則其法固則身  
 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請闕阿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林弊之  
 說及與提刑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固但可施用則  
 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礦其人也奉議郎  
 知全州清湖縣楊煥賦受沉膏濇以通練亦佐桂客與于  
 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滿  
 益著史蹟郡實類之臣得其廢外益策亦不書自開廣  
 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蔡京變法實為  
 根明致二廣連年多盜官稅客販送為民提蓋利東路則  
 以彼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益之說十數家未明如燭之  
 平者則近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燭其人  
 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于於衆人誅識之  
 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  
 仲吳胤之在湖南將礪楊煥之在廣右朋解知燭威如推先  
 故守負俸無不器重臣如隱嘿不惟須發賢之罪是不奉明  
 詔也己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  
 聖慈特賜錄以昭示公朝不遺遺之美漢錄奏聞伏候  
 勅旨文符謹錄錄錄錄錄

辭虎折四提刑乞祠中省狀

為求使之請苟非至愚豈敢犯此不韙而某祠祿之請不  
 煩濟至于拜三實非獲已伏念某初心肅至不省事當  
 皇入冊台之特度檢院范少卿俱來相問未熟一搦不能交談  
 力短昏聩振脇強骨應劬網羅金其終有一犯心不敏事  
 問滿前莫能報謝未披瑋碎時披闕矣夫多病早衰事  
 伏助在官則以奉公不辨為愛在家則以應俗不周為泥若  
 不乞假歲月務近醫藥食兼採食必致自斃區區欲望檢照  
 前請特賜教表別與祠祿差使 次則未盡之命皆生成之  
 賜

小帖子稱得素蒙恩改陸上件差遣俸足看  
 應孟明 齊備初以待次歲月足便休養故不  
 敢解有陳請今來應孟明已除郎官即成見此  
 所以湏至煩瀆者未欲便與祠祿即乞與一般  
 待闕差遣某見趨趨前未備整頓吟候  
 指揮計開如計執是此指祠祿事謹此不取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臣恭惟 養親受命平定海內凡所以創業垂統其非可傳  
 之法而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臣素故  
 竊自進陞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  
 帛穀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古所額富  
 歲天下何以尚此當是時諸道以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  
 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非取之也蓋至大中祥符元年三司  
 始奏立諸道以供歲額以此承平百年家給人足府庾充  
 天下倉多故也而民心不離道用中興則以祖宗之澤在人  
 深厚故也臣嘗惟念 劉福以得民心受天命比歷三代矣

然而以天下不粘補子此一再傳而萬世不桃之宗傳同  
文統則是天之靈未享其類高宗連聖深擇其本由是推  
正統則自納至公之說而天命復歸于書聖聖受命由是推  
豈非天哉且天之報藝祖者如此而陛下以睿聖之資克克仁  
之德誕膺天眷方當維體之始伏惟高宗高宗推本之意欽  
承善皇行託之訓以推行藝祖在人未泯之澤為萬世無疆  
之休令其時也臣不勝至願取

第二

臣聞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則  
至於今日而民力之困極矣蓋自祥符奏立諸路上供歲額熙  
寧新法增額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額之天下率一加之增  
至十數倍迄今為額是特上供耳而其雜稅皆起熙寧則  
以常平寬制輕軍開額之類今封播迄今為額至于元豐  
則以坊場鹽酒香礬錫錢科稅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  
無額上供迄今為額至于宣和則以贖軍糧本與凡應奉同  
無名之徵合而為額迄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以梳篋奉  
分得差額合添酒五文茶鹽茶息之類凡二十餘色合而為  
額制迄今為額最後又以條省不條省有額無額上供贖軍  
等錢均按為月椿大軍迄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馬  
夫取之悉如此而茶壺解於都茶場不在州縣鹽鈔盡  
歸於推貨務不在州縣秋苗斛斛十八九歸於綱運不在州  
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而取之折變取之  
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贓罰無所不至而民困極矣夫  
額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天所以復命  
書聖皇受命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嘏畏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

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休在民力之寬不寬耳  
豈不憂哉豈不甚可畏哉陛下知長則宜以拯民窮  
為己任陛下以拯民窮為己任則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  
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則羣臣陳力何御不濟此藝祖意  
也亦天意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第三

臣恭惟陛下嗣位之初詔旨丁寧皆為寬民力而下蓋諫  
待從焉易講究而臣猶以為民窮未拔何也或曰裁抑細細  
咸歸空漲之數而已謀詰局未有以稱明詔大慰民望也臣  
來自遠方不知朝廷之費官俸之奉豈當幾何以所親見則矣  
下之力竭於兵而其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  
為可則版費以為不可版費以為可則總領所以為不可總  
領所欲以為可矣奈何都統司不可也陛下亦熟念之  
則以都統司謂之御前軍為難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  
軍錢糧雖版費不得與也於是乎中外之勢分而職掌不  
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矣竊嘗以不同則彼此不能以相謀爭  
權不一則有無不能以相濟施行不專則前後不能以相守  
故雖欲寬民力其道無繇且夫承平開快已行之文又中輟  
岳未罷之前養兵亦甚盛矣夫承平開快已行之文又中輟  
舊賞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則  
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  
可得而講矣凡事斷之而有異論勿斷可也行之而有後患  
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於宣和嘗罷新法矣則有紹述之說  
徒而為梗靖康至于紹興嘗用兵矣則有講和之說起而為  
梗故上之說無相及而不能定為之朋黨相傾而不能合是夫  
寬民力之誰獨無是心哉斷之而無異議行之而無後患



者而何疑不伏 陛下誠尚之則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綱  
陳紀二三大臣誠推行之則今之人才皆足以受命承教方  
當年終歲勤勞不鮮矣此開戰後何及詩云譬彼舟師  
不知所為臣不勝拳拳

是日上殿方奏臣不肖蒙恩為郎幸得賜對上云卿  
去國幾年朕欲見卿又失讓劉子至竟民力上曰莫  
急於此只為慮登難奏云臣第三則是慮登大略  
容致曲數奏天類甚喜請劉子畢德發晉三奏答  
下致謝恩上云且說話開朝在水嘉此學常數百人  
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家清問不勝悚  
俱上云知卿學問深醇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  
未美臣曾取著書不過請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  
塵臣夜之寫上云經說更好但隨所有進深奏臣未  
自遠外下對清光已踰平生之望又蒙  
肅慈曲密褒諭令進所習經說願臣何人遭逢如此  
然臣委是目下未有成落以應明詔臣守官之  
枚拾編錄使成次第奏乞投進欲望  
聖慈特賜覽敕次云看撰得幾卷即送進來不効  
又奏在廷儒臣多是前進臣一旦入朝便欲借越投  
進文字以此終是踏踏未女上連聲云不効不効  
辭免除秘書少監

惟尚書者劉子三者同奉 聖對冒陳臣除欲著少監兼職  
依舊編推 自古所重自非特望不在此選假如備次  
而進亦以待 之人伏念求學術望球重以葉精祝  
今同進為日又淺上之不應遠選之科下之不與父勞之數  
乃因賜對有此越獲若逐臣胃安受不辭則是嗚呼弗按敢

高嘉獎此所以須至慷慨不容以官小例無辭免為辭室  
念其煩錄表情專申詞請尋經奏事速留為郎乃以重選成  
命龜勉效職則今日之辭情實可察矣伏望特賜勅奏早面議  
恩以安愚分

轉對劉子

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一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  
以為推行 藝祖在人未泯之澤實在今日猶不自意一介  
僭論偶矣 聖聰獎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  
後為 陛下下諭之益 藝祖之後天命復集於 壽星聖帝  
爰陞 陛下恭惟陛下以 藝祖之子孫而修藝祖之故事  
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微物自視獨何而尚疑  
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  
藝祖治大而治細任逸而不任勞大抵懲五代業難之失  
再立朝廷以選君道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  
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備采擇  
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有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  
詔書也以次對章來下尚書者參詳可施行者陸二年十月  
皆所以通下情禪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聖蔽則在於諸  
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之制誥則有舍人既任其責矣以  
近臣面對之言付尚書則有尚書者任其責矣以  
者無見道於上之恨是謂不以主斷廢聖言無厭取說嫉  
之患人主所自擇毋過者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  
行哉伏願 陛下踐祚以來不絕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浮言  
而聽公論亦既深得 藝祖之意矣參問者上自侍從臺諫



我民窮甚然亦易改也臣不暇論者夫鄉村保正長任催科之責欲家為產者性而是獨奈何那教手且夫保正長催科非役法也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臣請復舊法保甲法之異

臣謹按熙寧四年八月十一日行免役以鄉村第... 人戶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三等第八戶分為上中下三等第四等第五等八戶分為上下二等者長於第一第二等戶輸充一年一替與免戶下本等役或一十五貫文知本村上等八戶數少即更於第三等內延上輸充壯丁於第四第五等二丁以上輸充半年一替並不出納錢稅戶長於第四等召募有人丁物力者充一稅一替送科夫錢糧錢五貫文此役法也  
臣又按熙寧三年三月九日行保甲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選主戶最有付止心力材勇為家河服及物力最高者人為保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適去舍為之謂之保丁此保甲法也

役法者五等海長也保甲法者魚鱗薄是也五等簿者以通照計之自第一至以其戶強弱各自為強弱簿為以比屋計之自第一都至第幾都以其戶強弱簿為以自為簿第簿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上戶第簿等之中雖有強弱要不失於中戶以其力略相等故其役均併為一簿即或一都之中適多強戶則散役之日長或一都之中適多弱戶則散役之日短或一都之中適皆弱戶則於其中不得推排一二以為強戶則無後散役之日以其力相抵

絕故其後不均此甚較然若方行保甲但以換舊盜賊而已與免役之初不相開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者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舊法而封檢之法起矣元豐遂議為今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

元豐賊後今諸鄉村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輸保丁一人充甲頭壯丁則催租稅常平錢糶坊以前未有此元祐勿勿復舊法即給更紹聖二年二月詳定所言鄉村每都保保正副外大保長八人其保丁輸充甲頭皆最下戶人既不服事難集檢大保長各二年替宜以都保租稅輸二人分一稅一替而罷甲頭於是催科悉用大保長夫由此言之大保長催科尚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也今十大夫固取言安石之為人乃若章厚則指為灑脫昏知其疾忍不恤敢於斷喪祖宗深仁厚澤之意而獨世守其刻毒之遺喘為成意臣實未喻焉古役法王安石能改之意庶能力行之方今仁聖在上宰相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夫謂為無人能斟酌損益以通其變臣亦未喻且今之困民力誠非一事而役者最大中人之家破產相舉有以仁聖在上宰相極天下之選而賢俊滿朝如此乃坐現斯民最大之害持章厚所為者若出於三代之舊而不敢議者不過行之有司檢生見條申冊行下以塞人言臣亦未喻也陛下加憫元元甚於赤子誠不以臣不自愛論成寬平臣此章今待臣甚諫而下推究其所自來而雜議之要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危民力實大惠長臣不勝幸幸

封事 熙寧二年 臣一介疎遠才不逾眾人而多病羸子表願髮頽久無榮進

清廟之望則者將指胡湘羅弗勝任等上奉祠之請已使賜  
祭不謂陛下過聽不以臣為不肖誠以職斯留之際舍賜  
對便殿初無建廟而天顏開憐玉音渥厚帝不數日推戴而  
府又未幾用以為皇子嘉王府贊讀極一時儒者之過巨  
誠不自意陛下待之甚寵也不勝大懼無以盡遺直之責  
日夜思念獨有與二三檢校共奏一意為大正道古今父子  
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成淳敦長息慶無負任  
使之責死且不朽蓋請書至文王世子之記曰文王朝於  
王季者曰三錫初也衣服至於殿門外問內侍之御者今日  
夫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女則文王也是行不  
欲正履則必反覆為王請之曰是可以為誅事親者文王則  
受命作周本支百世功德見於雅頌頌玉容之殷之勿以為  
不肖及至漢成太子之傳曰親戚之隙開塞而不通太子進  
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究結而亡告則亦必反覆為王  
請之曰是可以為戒事親如漢太子則交兵闕下父子不相  
保而望恩竭末之甚天下悲之頌王警之懼之勿使萬一有  
此也賴天之靈社稷宗廟之福而太王安泉純明者好辭少  
不自負信喜親書生每得條佐危言論則涕信而不辭息  
至若周之所以得則欽社加敬漢之所以失則頑處不忍聞  
也邇者王莽日彰人心日附臣與二三入者痛相欣賞以為  
陛下下于國家無禮之休也今竊有感焉合敢奏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而下責小臣陳請於察兩以庶幾委過則雖血誠之密未  
見其補將以進斧鉞之誅而已是王有言人之憂其子者  
亦如余乎陛下以國家無禮之休託在一子宜如何愛之  
而而不察夫所以儀刑之道如此爾使請書為空言名  
輔導安用臣等此所以痛惜此舉動非所以為訓也臣以多  
病早衰首髮頹然久無榮進情願之望方中何請便便醫藥  
不過點糜味死為陛下言以冀省懷伏願深察不知所  
云

是時 帝望聖政書成已降指揮十一月十四日進呈  
忽長至日駕不出幸執以下不勝憂憤是日都付出聖  
政序內翰李斌獻之所撰也朔日丞相進呈 上云可  
別令人撰入既進入宦輪遂出於是過宮

爵免起居舍人申省伏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陳請除起居舍人某急拜除命  
懼不遠居伏念其疎庸之資淺陋之學重以病餘弱矣竊  
介在眾俊是為陳入而自再入備門監員殊違重編郎曹遂  
領冊府終及革職復有今除且夫侍立記言舉世之所政信  
直前論事在廷之所觀瞻胃而居之實通漚分而非非所以  
安裝奇之迹今時共之操伏望 朝廷特賜教養亟復謬恩  
以釋公論對 聖訓 十四日 二省月奉

辭免無措中書令人申省狀  
惟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陳請蕭樞中書舍人竊以  
攝官奉之暫時權令方所克堪不當辭避惟是掖門之職閑  
僚非輕蓋等令不工則不足以發明主德封還不諱則不足  
以慰滿公論若非其人難以一朝居也伏念某才差衰落無  
華國之志氣銷頹無回天之力若使嘗試為之必負闕誤

二二

此所以開命衰損而至挫兒而况親觀在廷英俊林立或  
數語繞勃一官則發此謾思成恩改界他士不惟寬小已矣  
二之憂亦足成公朝選賢之策伏望 朝廷待賜敷奏曲從  
兩乞 賜 聖 訓 付 執 事 三 省

敬奏劉煒與監司差遣狀

惟尚書省劄于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劉煒首議禁鐵  
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臣察上言乞賜寬假二月六日  
三省同奉 聖旨今以次官書行劄付臣須至奏聞者臣竊  
以劉煒等為監司以言罷去今既同啟衛者云又 陛下念  
之再與元來一等差遣此乃朝廷起廢之常典人主棄瑕之  
美意求之故事前被施行似此非一益亦豈可爭執者矣獨  
將特降 批旨稍閑事俾即與尋常行遣不同此後復首所以  
不無疑感須至論奏臣愚竊理 聖慈特垂天聽伏望以此  
旨將劉煒只依常行起廢事例俟有關火題宜差使如此則  
雖臣書行而當官之人可以自安不至再有頓首且亦以免  
劉煒頓首言滋至之累謹錄奏聞伏候 批旨 聖 訓 付 執 事 三 省

敬奏刑部大理寺駁大為衛崇狀

惟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仰文為刑部大理寺伏言刑  
奉勅到百姓鄆大為說合已歸人李一討合符六等各符杖  
行切末三家殺物賊滿按法寺稱其鄆大為准盜為盜刑上  
定衛合宋重杖康死二月十四三省同奉 聖旨鄆大為依  
斷合臣書行錄事千人命須至奏聞者臣竊理 聖旨鄆大為依  
以鄆大為所帶初殺木棍堪以害人定為持杖強盜滿五  
責合決重杖處死說着不以木棍為杖即計賊頭滿十真劣  
得死罪死生之分在木棍稱仗不稱仗受重虛之間此不可  
不謹也臣嘗習此矣在律仗謂兵器并杖之屬雖條稱仗

惟以恭惟本朝列聖繼作刑日益輕以為持杖之太該載  
未明則犯法者易陷刑者衆於是重立兩條崇嘉拓編賊  
盜門其一云應持竹鎗竹杖磚石之類為盜以害人者至  
同持杖之法此謂奇持竹鎗竹杖磚石堪以害人之物而為  
盜者即為持杖以明但持竹鎗竹杖磚石不稱仗矣其所  
云稱鎗刀斧之屬於人圍林放野內偷割未殺盜案盜折  
畢箭之類元非積聚者并將盜符盜取空船或持鞭杖偷越  
等事難發全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依不持杖竊盜法  
此謂奇持鎗刀斧兩項之物而為盜即不為持杖以明必  
是持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始得稱仗矣上件兩條合為一  
編載在數文則有司承用可以參照不至抵牾至於不豐剛  
條舊敘一時不深求嘉祐以前立法表意輕將上件兩條  
為兩門其一條在名例門云諸稱仗者持竹木磚石之類堪  
以害人者同其一條在賊盜門云諸於城外竊盜無人防守  
特持吓頭之具者並為不持杖在云謂稱所須金銀船板頂  
駕稱負頂搭富項鞭之類蓋自符兩條離為二處即用特  
仗之法只據名例門注文凡用不持杖之法只據賊盜門  
注文而兩文始不相參照無所斟酌矣蓋詳元豐剛定嘉祐  
文綱綱性權自元豐迄今有司專用蓋不知重報者幾千  
人矣今來鄆大為之獄只是布衣弄棍即不曾施威力用法  
嘉祐舊敘即非持堪以害人之物為盜明矣且大前朝立法  
本持 吓頭之物為盜其意非是欲以言人雖得石得謂為  
仗本持堪害人之物為盜其意是欲以言人雖得石得謂為  
仗但論其盜有無該害人之心不計所持是不是堪害人之  
物原情定罪以春秋之義也又云持仗在外空手入屋罪至

死者各減一等即雖持仗若其時不以入室可以減等又云變主知覺但不曾施威力抵拒者並同不持仗即雖持所獲之物者其時施威力抵拒可以加等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元豐改作雜新教文今未有司尚備詳該區愚竊望 睿慈特將駭大為之罷免未滿十貫條時察命斷重仍乞以刑部大理寺擬劄官文並且免坐矣之罪仍乞將見行條法逐明定河據嘉祐舊條將兩條刪潤併入賊盜一門以憑遵守臣聞中典之初重修細典教令已有指揮用嘉祐舊法故元豐教多在舊改之科數內持仗一條當時有司偶失恭攻尚未追正今來若行刑罰初非拘捕衝隊而 聖主發生之德公朝從起之風自今以始查際益厚愚民無知雖似幸免而天職甚卑宜早其報此臣所以拳拳也所以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或難臣曰嘉祐物稱以鐮鐮刀斧之為必變之以園林散野即若持此物入有人居止之室便得稱仗臣竊謂不然園林散野固是與有人居止之室相對立大篇詳元教有持仗入有人居止之室竊盜者依不持仗檢盜條定斷之文却無持所頂之物入有人居止之室強盜者依持仗強盜條定斷之文以此推凡只是強盜者所持本竟安在苟其持進以害人之物入屋為盜雖竊盜可以加等依強盜條故為之立文首是持所頂之物入屋為盜即雖強盜不可以加等依持仗強盜條故不為之立文以其文之有無然明甚伏乞 睿照詳詳錄奏入

上 嘉王劄子  
其書字畫優越有迫切之態仰干 王聰近者 主上卓駕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再不通官宰執侍從相與論議至於一再而上意猶豫未決中外違戾計無所出獨以為能為中官言此者莫如 王上言此者莫如中官能通官禁之情為中官言此者莫如 大王又以謀等奉為濫淫辱如蒙深亦宜為大王言此以成父子之威德迫於公論不容隱嘿某等竊謂父子之愛根於天性假如主上稍致愆於朝下恭恐重起居六軍百萬性理靈騁唯個已駕衛從驛列百官下司天道起居六軍百萬性理靈騁唯個勞弗能息長空浩嘆往往盈路都人聚心恐有不測皆言大之所親見中官之所與聞也今不為計後悔何及某等竊望大王力請於中官以調嫁主上為已任備極左右之憂順適起居之節上意有所不樂則為之彌縫下情有所難通則為之咨通至適官日分期於必信罷今已出風雨不喻如此則比內權衡外廷恍惚中官母儀之美豈於古人大王于職之譽顯於天下蒼生賴之社稷賴之宜惟女史之流儲君之福哉

真簡劄子

臣待罪右史日侍清光恭親陛下大昕視朝天額肅穆垂衣拱手導嚴者神凡所施行悉中機會凡所延見曲盡謙勤未嘗有一語一言勿倅過差一趨一步俄頃失錯可謂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者矣近者卑駕過宮日分與引班宜撥按之時百官有司伺候務日竟成中較各有引退臣切切焉何者平居暇時曾無過舉何獨至於六飛成嚴百辟班列乃承康九重却不知記近在旬月頃逢常度者哉而軍民簪笏安生破議轉相倡和無所不有巨跡至愚固知陛下之不知所云也反復追惟乃得其致自往歲之久聖意嘗

有不能釋然者矣夫之震怒至於怒如雷發威斷捕有行違  
 由此宮掖之內人人自危正官端御皆有坤道君父之心往  
 往故作緣由欲開閣際每至朝會上疏冲襟所以天容昭軒  
 而典其居之節矣於命誓而動幾今之信 陛下所以天容昭軒  
 不察其為謀已臣所以深惜 陛下無故而時足荒之謬也  
 此則人主之心當與天同今天大度清明天之體也得以測  
 物則為雨露得以動物則為風雷得以成物則為雷雪成而  
 則為刑賞凡竹史何疑滯心乎泰定即天德也臣竊嘗思  
 有所不快自古帝王蓋有廢世故之難道人倫之變者矣要  
 以宗廟社稷付託為至隆天下蒼生閭閻為至重莫不先定  
 其心期於克濟是故父母未嘗離背而風之散尤弗不成測  
 有宗建之燕足符時禍為禍身致泰和不聞以此自累方寸  
 今陛下上有重慶之親以慈儉開四海下有盛年之子以孝  
 敬聞兩宮三期累世曠古所無歷觀載籍之傳最得聖人之  
 身而又遠鄙不歸牙假集豈一時賢才略在刑罰以守成業  
 之損小廉若懷遠圖可以大治而又以九州之富無供養有  
 嗣之虞以萬乘之尊無使令不足之懼志所欲為胡御不可  
 則陛下果何所不快於心然況夫怒不在明志至所慮方莫  
 因循但曰如我沒以悠久遂成後患則尤不可不慮伏生疾志  
 因之勢若如一身血氣探本者貴適少有壅底便生疾恙  
 若乃從次者門齊如萬里今日過廷柔學明日阻節某日  
 復一日莫以為惟人心益能主勢益強我有好投 時為到  
 則中外之猶不接威節之所可移雖是強得指彈時亦無從  
 愛深成致恭儀衛或半延臣僚或兩謀宮闈或放恣早放為  
 一有此臣怨陛下亦而外廷無以啟區區矣然則陛下何

不務自節宜以養氣體揚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  
 宜居則享燕閑之福而直為此快使徒無改之務且詭焉  
 一之憂哉臣嘗謂愛君之至莫如詩人見於而雅樂只君子  
 之詩不一而足至於不從自樂則風之山有桓雅之魚燕  
 以為則作詩之旨豈美容悅哉以一人有慶兆民類之非其  
 已之私也臣不勝拳拳願附於詩人之義惟  
 陛下留神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奏欽劄子

據奏內侍張安仁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孫黃一進樞密院開二月三十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張安仁該進聖安奉

至薄薄聖安奉致一會委了畢兩府推恩轉轉一官并昨該

解潘合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同

將上件兩官特與休黃選昨任省官日例於暗管上轉行一

官今臣若行亦奏聞者右臣竊謂祖宗以來文武官磨勘

左為止法二百餘年守之舊矣至武功大夫不可轉橫行則

尤為嚴密前後臣傳論奏非一臣不復悉數今來張安仁指

揮用安奉一官未曾收使今來為係入內內侍省付都知同

轉一官將上件兩官與暗管上轉行一官若遂轉行即係入

橫行蓋其陳乞詞以高兩官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陛下俯從其請亦以為兩官而轉一官不為踰越而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救諸軍左功將士轉官廢止法人

緣廷戰陣與雜功較重不同若今二例同授無以激勸於是

始立武功大夫三官轉行橫行一官之法矣惟 壽皇聖體

名器獨不交於戰功互不欲往新轉行橫行以廢關王而詔

去書謹持示優崇崇三官方轉一官何也誠以二百餘年

得轉行止而一旦創為異恩不但回授亦必以戰功三官方

安仁過欲以進者兩官比之戰功又少官而轉橫行今

永朝則臣所末之聞也竊見紹興元年張國治以武功大夫  
任統制官及十年有旨許用聖皇例轉進都監察論之竟發  
前命即不以趙孟為例放過此不以例放法 陛下之所已  
行也又鄭大司以武功大夫斡辦神樂疏職事簡發有旨許  
用三公昌例轉進都監察亦發前命即不以王公昌為  
例放過此不以例放法又 陛下之所已行也仰見  
聖心本無適莫何獨此等却因偏此臣所以敢為  
陛下言之臣愚欲望 陛下特賜 聖旨以敢為  
臣末敢書竹錄奏聞伏候敕旨二月十三日奉

第二狀

臣昨論奏內侍張安仁橫行不當自洵球連小臣驕家生使  
而輒違忤天威死有餘罪奉來御筆依自來體例施行仰見  
聖心優容詞旨甚厚如此益自感激不容但已遂臣已取索  
到吏部尚右名籍并已行進過于照逐一摺放自 陛下賜  
御以味即無似此體式緣有傳歷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救  
黃文吏部奏檢照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救武功大夫黃  
歷七年用七舉主並轉橫行三官尚奉

聖旨遵依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已降 聖旨指揮  
施行此 陛下初政所以示信於天下而臣之所當守者也

崇寧降特旨郭某等八人總戎關外宣力為多 並特轉

一官吏部中數內郭某郭某由世宗李忠孝李德武功大夫

並合轉右武大夫轉橫行上件 聖旨指揮遵依紹興三十二

年十月十七日已降指揮未敢便行擬轉橫行 聖旨竟令

回授巨夫帥聞之臣比之有職難易發遣大段不同兼之是

陛下始初特恩而獨以有司中密覓令回授今若以張安

仁放過臣恐轉轉轉橫行此臣之所不敢已也若以為見

臣為謂黃文吏部是失錯自合改正若已曾經施行便為



省官便可特行則又不然。祖宗舊制入內侍皆係臣等  
資至內殿奉制即更不得庸劣轉至副使宣和以來方許徐  
穿至內殿崇班以上磨勘依吏部法轉至諸司副使請廉元  
年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前首官附職等  
數請給並進 祖宗舊制上件存留照用指揮係是見行即  
無衝突以此可見省職即無相定者知押班許特使行之法  
及有軍監十六年以後內侍官特行撰行不過二年黃憲新  
知者事用該過 聖極及製造 皇后構衣了畢聖物以在  
番皇駕過聖華官以乃并為授受之際千載一遇宜得  
恩同年而請裁由此言之藉使法律例則亦無例可尋臣  
不免上違陰旨三輪奏區區欲望 聖慈特賜寬聖前奉  
止今河渡河有錄齊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補外

臣一介疎遠素無榮望不謂 貴官恩隆備員宿吏兼職  
兩院首領兩院不過及此壯欲勉強庸懦少效尺寸伏念  
將指湖湘常得三朋之疾瀆不可忍至於失行大節隨氣  
死者再矣每念此疾惟不復作且即死自今春日病  
日心甚懼之服食俱廢不惟職司難履職矣亦恐朝露僅  
非便欲望朝廷特為勅奏與在外待閑合入差遣一次或除  
曾而前數相根以便醫理倘未開恩當有乖班固報之日

內引劄子

臣頃因疾事 主者蒙以陛下之心粉在無端而厥多事  
豫洽納不謂遂許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  
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  
廢其勞之謂無為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使而一晝夜三百

六十五度之間或盡而刻則其勢也以早為憂其積也以春  
為歉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至治  
天下皆群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為若夫兢兢  
業業一日一日萬萬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積  
而一日一日萬萬之際或廢二則其始也宜速若違其種  
也宜行者當由是而群臣之官曠群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  
矣天德不使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強而群臣  
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為無過及多事乎夫特以無為  
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強而擅問迎令之計中也是  
故因其厭省強也則有以奸名之說中傷忠諫因其憚改作  
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允若此皆說間也因其近聲  
色也則有以勿問外人之說聞結實禁因其樂於飲也則有  
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成福允若此皆說間也其若諸惡定  
異雖冰早霜之變而不以告禁止親皇親蓋觀虞射之警  
而不以聞且夫讓問之計中則君子日臻迎令之計中則小  
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  
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察其實而取於無為之名特  
臣持祿俸安子者之利非有國家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  
知於此而防姦臣之計哉惟 陛下天資英明學力剛健  
事無斷罔或留難有言必中 靡容榮說若德如此足以上  
高宗宏濟艱難之志光緒 聖皇提攜乾綱之業矣臨以  
求其見於明幼大驗知不信近言而請執乾綱之業矣臨以  
將言而察探羅織之獄莫不尚獨斷而宰相執政之於陛下  
事不除文而百官有司之職宏定則又漢唐以來君德罔不  
及也臣猶慮聖德務在無為而進自強之論誠恐 陛下克  
此德庸此始効以其所已行之計其所以行而己恭以

陛下夫黃裳朝學力剛健議以其所已行達之若其所不行特反掌之易耳臣竊見聞者推周同姓為大臣有以故事爭之者陛下勿疑也雖大臣自以結與聖訓遠避不敢就職中雖旨丁寧不可回奪三三大增解體者俄以斤杖禁所難左右朝夕之人欲恣家乞憐而不可得此則陛下之所已行者也至於秦兩小臣白身補受封駁其罪矣而陛下久不悉決監司那守差除不當黃臣論列至於數四盡逾月而後付出此則陛下之所不行者也然則陛下非不能行直偶不行耳臣故曰誠以其所已行達之若其所不行故反掌之易此臣所以奉奏也

錄來給事中黃裳政除兵部侍郎狀

臣以接權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簿者近者新除解汝諸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舊行去說給事中黃裳不肯書讀稱有論奏臣於鄭汝諸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隙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汝諸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接論忽奉聖旨政管堂兵部侍郎即此臣之所不敢默也何者給舍封駁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操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操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慕也今者黃裳之言臣不為非則當罷職今也除廢其言而陽廷其官是非不明黃裳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除廢其言而陽廷其官古未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溢林之附則是姦四之臣挾賢願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猜阻之君三三大臣增共正非姦四之佐不謂猜阻有此過舉臣頃嘗奏言君德當與天同每

象淵聽曲如契的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竊欲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焚惑明探姦私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捕之公衆明怒而明然之如此施行豈不大大若裳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施是求人不備無據妄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違忤有迂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自疑黃裳去何以繼之強頑城然雖無愧耻隨事正求未知所終則此除之後將見強頑城為虛設雖有忠實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也欲望 睿慈少霽 天威收回成命令黃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第二狀

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錄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者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過莫不唯開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愾越罪臣感激隆寬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闕今已數日臣愚竊度或者陛下以有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入臣暫失人主之意符及去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疏曰使言得嘉之矧日語宰相曰元膺謹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聚泊進賢白陛下納諫規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然惜其去李藩聚泊復賢其過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欽感宗恩為

禁主張李亦稱名相雖以此稱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  
 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為樞密院事給事中程  
 瑄三級駁之尋令官書者瑄瑄之罷遂遷兵部侍郎瑄  
 拜除罷閣不留瑄自劾竊為朝延惜之方批劾除瑄給事中  
 典出納顧不謂瑄自劾竊為朝延惜之方批劾除瑄給事中  
 及入朝上曰給事之故正要駁異宜在當問朕以卿再三求  
 去勉從可請然深不欲去故再有此劾君臣相與不事形  
 則陛下家法也仰作高宗中與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  
 迹故程瑄志在報國不以學識為懼而敢於駁邪臣江璠方  
 孟卿志在措閣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駁瑄高宗天錫勇  
 智度若如流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信瑄等之說用瑄如  
 故傳之史籍千載莫諉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資聖  
 斷之決伏望 宸衷體 高廟無我之心三大臣勿李璠  
 裴瑄默著之力特拔成命速降黃髮休養俱職指揮以增理  
 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後臣不肖亦得與江璠方孟  
 卿同托不朽焉勝幸幸形 進止姪胡勳叩

論史官劄子

臣嘗具奏稱元唐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  
 宗統宗傳宗實錄始立相臣傳倒史杜遜臣朝實錄兼修  
 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左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承勳部員外  
 郎李德大常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脩之端年檢不能編  
 字臣以此朝史事至重不宜以他官兼領今史院檢討等處  
 無寫更出入有同傳舍至僭撰亦以從臣兼之任注多近  
 上眷渥之人率不淹入去掌機政大縣一年之間方議立條  
 例均分卷秩而出院多夫則一朝鉅典無由純結事大體重  
 宜容空過歲月推頌大臣須至取旨自限奏稿臣恐未免逆

急欲採取具賄時草草進書而無以發明威德大業傳信焉  
 世要亦非果筆者稽故之罪而其勢必至此者無專官故也  
 近年李素洪邁特制相繼備文不領他事而後四朝閣史  
 方及成書以臣愚見而制臣僚位固已賈若委以史事見謂  
 冷局不過一二年間朝廷須更迭除雖自專官未必久任今  
 職名中有秘閣撰撰石文殿備撰并舊有史館校勘等正是  
 三職名宜為史官以二年為任身史館校勘之類供職指迂  
 秘閣撰撰又相迂右文殿備撰在院少亦是五年俟有勞績  
 雖就迂大對如李素洪邁無預可也亦是史官與郎察卿監  
 可以馴至從班事體略同有專官之効無冷局之嫌庶幾天  
 典責成有人况在 祖宗朝雖錄議大夫以上皆帶出為管  
 祿官而以供職諫院者為諫官則今以僭撰為職職而以供  
 職史院者為史官蓋舊章也有何不可臣恐不自度之妄言  
 事唯 陛下裁幸

緣奏陳源除入內侍 押班狀

臣去國日久初不詳陳源得罪之由及者之有司見得源故  
 宜遠外沒入家莊一時同惡相濟之人如徐彥達李蔚輩亦  
 各網管估籍及許遂便以未聞有 命則給舍臣察節與論  
 奏然後知陳源得罪於高宗蓋 服用或僥於乘輿聲色不  
 下於官禁禁錮正使實供所供所謂小人之無君上者也  
 故自 壽皇及 陛下初政至於今日凡九君臣有言惡者聞  
 納前後施行已降指彈有司既若避乎也今者押班之除後  
 省封還追放大感勉責請前高臣適暫攝攝而披亦善行便  
 當命詞臣不知若陳源者特何以為之詞也若果辭臣前日  
 之言固為之詞則身累其罪狀於天下適以彰聖明推用之

失若但揚陛下今日之選別為之詞是以壽皇及初政以來施行群臣之言所件指擢取而不用即為此詞將進退或及於君父矣臣必不敢奉詔臣愚欲望聖慈火霽為罷遣廢除自勿以變錄之微敢過風雷之命而加之罪則臣之幸也聖時之盛事也臣不勝拳拳所行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批到臣開行却調疑或碍礙等事已書

准中書門下送到錄黃奉 聖旨御前書為文字白身彭彭上等賞及一十年依已降指揮與補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伏觀今年五月四日樞密院劄付臣察上言樞密院送到錄黃一道為御前書為文字薛添補官臣法然不知所從欲乞行下薛添所屬官司取見入役年月據實保明委及十年方與取旨補官則臣有選擇乃敢書行伏候教旨薛添殿庫供到本庫契勘薛添於淳熙十年正月十一日差充御前上等書寫文字薛添殿庫掌管物穢應至今實及十年已上即無在彼不在司月日保明是實中聞事五月四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與書行其薛添已書行補授去訖今來彭亦即未見得本人應得上項指揮臣愚欲乞檢照五月四日聖旨指揮行下所屬保明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批到臣開行却調疑或碍礙等事已書

欽奉閣門承受趙銓乞特轉官印檢封贈狀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黃一道為成忠郎閣門承受趙銓用因該人使到閣應奉及一十番得轉一官公據乞將回授封贈父母令臣撰詞給告須至奏聞者右臣據吏部供到狀獎勸趙銓見係閣門承受所授成忠郎係該遇

皇帝登寶位引用紹興三十二年指揮預行補授成忠郎其薛添于合得轉官恩例酬資即無許收使條法指揮又據司封供到狀檢准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臣察上言三番同奉聖旨今後封贈並依司封恩例施行條法施行本節除有曲全體謹闕已放行回授封贈父母恩例外自淳熙六年已降指揮之後別無命官帶吏職放行封贈作例臣愚欲望

聖慈將趙銓所乞回授封贈指揮特賜追廢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行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劄子 臣除節度使

臣恭親數日以來一二明經講學之望是以歡兩宮之心  
 除舊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大小之臣莫不手額欣  
 并延頸以企白近者二三大臣進退榮枯之興又未卜決慮  
 者有今聖心豁然天開益必次第處分矣奉  
 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異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矜憐勸  
 撫而及其後久歲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  
 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  
 寂際之與宰執並舉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  
 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敢不致不為  
 陛下徐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致于今四年言聽志行曾未  
 有君臣之間而舍卒不省使出借門於之經義本為中節然  
 而待郊外拜居山樊者皆陳情亦既累月陛下顯怒之歎  
 則兼先獲罪皆可獲視誠不欲其並去歟或以保歸班  
 但解職或以內相領使閏奉朝聘則為正者進退唯命夫  
 復何辭若猶執職職望命不度則特置臺臺是也但已然  
 則今豈正非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且足以及勳臣之  
 後而不登均俸輝那  
 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雖之睦廣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  
 舉出決竟以補恙卒于官下萬里險阻道路惘然雖推勳業  
 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預益何為曲典遲遲空  
 今至如沈表三朝老儒而  
 陛下之消解僚友也最委繫隨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

筆數數月未報然則置推非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  
 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諒者二  
 也特此也聞陝對舉今六十年國家以高齡辭府之矣  
 次父子三世全焉雖然不煩西稱者吳璘之功也  
 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取微杜杜之禮曾未及言謂推致在  
 故尤以為德闕失實拜而奏而不信置非託重於其愛之欲  
 其生乎  
 陛下之意則尊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提之  
 威嚴國之所窺視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提之思信去平  
 之而懷感則拾終不可以不至以提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  
 旦而救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  
 則今置提非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  
 之後而念不至大持此臣之所未諒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  
 特請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違言耳若夫張  
 子仁若在開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  
 以繼班行而無消榮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是  
 號非敬遷之官也告廷字號非私賤之價也無故而取之則  
 交結之誘在于仁適足以彌己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惠在  
 聖朝不足以勸人况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  
 中以有外宅婢阿蘭用池刃刀之刑重害阿蘭等並嘗經  
 寺院斷甚官覺察矣文旨以請功僅從追奪即其姑勞好法  
 見於故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恩如此其地歸歸臣未厭  
 數以煩天賤臣不勝奉奉欲望  
 聖意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數連傳寵擢于以充樞主  
 樞等重名器而因舉州舉州體觀大之禮則社稷之福  
 也指彈之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初音以討一

今月十二日奉本

御筆行下臣等奏後子仁除特度使事奉  
 御筆馬孫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丁與若行須至再有奏  
 右臣等不勝感戴等奏後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行仰  
 推聖度次天賜容恩而又親漢宗翰明示風旨願臣何  
 人尚敢違行雖然臣聞節度使之職者足以慰侯望之情  
 臣故也思諸足以未妨德之口臣前因奏回知仁之高  
 臣于也但方群情激放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  
 聞趙雄吉於而換典不及樂無西陸揮兵十萬吳挺物故嗣  
 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披戴於閣散唐際之臣宜先者及後宜  
 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意臣恐僕臣者便  
 欺而勝德王矣此所以察為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春舊勢  
 激與輔切政者之為親抑後裔執事帥閩者之為重山  
 事理政然宜唯釋臣雖于仁固知之也使于仁稍者合處則  
 亦於此思數賜歸不致失臣是以不敢隱隱預至再三無窮  
 應朝不以無故之見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聽明仁厚  
 鑒鑒三五傳蒙以憲威嚴下未任賢而人而後天意歸崇萬  
 象之間辟疑水釋幸聞疎庸則立見施行其在極場則使須  
 慮如是則國家存奉朝野折豫端勳舊子孫悉歸寵榮發後  
 當實亦物故之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定當  
 以此除授則臣不願論所有元帥封付臣奏狀一件建粘  
 在面謹錄奏伏候  
 初旨於明御筆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上嘉王劄子

某祿有恩仰神王賜竊推去年之秋朕傷久不遇官中  
 憂懼計無所出幸賴得大王密於中官從容調護臣而飛  
 物萬蒙權問莫不以為皇旨作配之德計於開降大王奉親  
 之孝速過官則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未年慶  
 隨降指揮既行則亦合奉親朝野願願吹蓬成事謹將  
 彈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親之禮又成虛慶慶典典務謹從  
 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舉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  
 聽旨為達陛下之情共想中官崇問必能贊九重之快如是  
 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顏主上之孝德無虧守中  
 歸道益若而大王今開而於天下舉而數矣具不可不勉  
 也又况會慶重明而節相繼其為事體况漢親親而便客  
 陪在廷之儀內而恭衛帝廷為之深勸前之際關繫非輕稍  
 有參差更度憂慮則是自全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稱述  
 此事今夫臣庶之咨情同相係父祖尊長豈無失儀之時  
 乎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功官各勿其身不與他人  
 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其恭在府僚不敢隱隱  
 干紀咸尊皇恩免罪  
 至如簡正長社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  
 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官與外間所望之切其申稟  
 聖訓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  
 又劄子

其等祿有恩仰神王賜竊推去年之秋朕傷久不遇官中  
 憂懼計無所出幸賴得大王密於中官從容調護臣而飛  
 物萬蒙權問莫不以為皇旨作配之德計於開降大王奉親  
 之孝速過官則今者太母生辰近在數日而又未年慶  
 隨降指揮既行則亦合奉親朝野願願吹蓬成事謹將  
 彈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親之禮又成虛慶慶典典務謹從  
 聖明區區以為在今日之舉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  
 聽旨為達陛下之情共想中官崇問必能贊九重之快如是  
 則慈福為之滿意重華為之歡顏主上之孝德無虧守中  
 歸道益若而大王今開而於天下舉而數矣具不可不勉  
 也又况會慶重明而節相繼其為事體况漢親親而便客  
 陪在廷之儀內而恭衛帝廷為之深勸前之際關繫非輕稍  
 有參差更度憂慮則是自全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稱述  
 此事今夫臣庶之咨情同相係父祖尊長豈無失儀之時  
 乎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功官各勿其身不與他人  
 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其恭在府僚不敢隱隱  
 干紀咸尊皇恩免罪  
 至如簡正長社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  
 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官與外間所望之切其申稟  
 聖訓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謹  
 又劄子

贊朋於必出若畏因循日又歲深兩宮忍有社不足刑害  
非細某等恐為所廢竊以為大王子職甚急於此故私布之  
恭惟留章幸甚

又劄子  
其體越又有中稟魏忠實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計國公辭  
官指服在大王是為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未敢  
陳請然外間議論謂大王有此大闕頗損聲靈奈何因宣  
押火可以奏知中宮亦略提起只符降一指揮計到魏王府  
燒香真數便定丁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傳昌朝轉官伏  
准中宮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皇后親屬副武郎閔門看班抵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  
引見司馬昌朝已該場請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  
取到吏部奏見得傳昌朝昨奉持皇后歸謁家廟恩朝轉行  
一官吏部告示本人勛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  
左內有應奉不依理平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  
作非充補按欲將自餘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  
以此補授之人亦合一體止今轉至 訓武郎止今奉  
本人已轉至副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說臣今若  
曠者行即合行下吏部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旨  
示不敢放行則是從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奏  
奏聞伏候 教旨如奏伏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也而示人簡是  
故天地之神 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既

於天地亦若提而已其惟  
陛下臨御于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為仁仁其德廣  
天下皆知其為慈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氣常指揮物出意  
表天聽遐邇人言輿入群臣惶懼不知所為以是愚昧熱處  
而觀之則 陛下人心端不知此何者善類對班多憂慮  
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以為 陛下慈惠深矣然廷廷侍  
講妙選法從而常艾首預識報 陛下何嘗慈惠深乎給合  
封駁旋被改除雖家留中不即廢分以為 陛下何嘗慈  
矣然王兩兩善行以元子而前家終見信用 陛下何嘗慈  
給合乎留正無故乙解撰政出郊數月猶未于朕以為  
陛下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罷可至欲使以  
左相為上公 陛下何嘗慈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極典  
不下則紛紛竊議曰 陛下聖人言犯彼李端友備數難容  
卒於胡中賄賂隨至然則 陛下聖人言死耶或以乞去  
而並請不獲則又紛紛竊議曰 陛下聖人言去彼辛棄疾  
召為大卿即去為卿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 陛下聖  
人言去耶臣故曰熱處而究觀之則 陛下本心端不如此  
然降於仁慈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終  
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夫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間愆而或  
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  
若也以是信之則不惡人言死惡人言去  
陛下本心也而况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  
陛下之心哉而又况自復復又稍關過言之體遂謂  
陛下以禁阻廢者委金宜 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  
其形似苦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聞人言難入也雖然群  
臣孰不希龍何若自縊兩路之愚孰不畏罪何若自干當

之謾而致致半年事與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待察之乎  
 若 陛下下於此數事及末而徐察之曰吾心實大本無所怨  
 於若有所怨然何歟母乃以某公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和平  
 本無所怨今若有所怨然何歟母乃以某公嘗言之之故歟  
 吾心者歟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母乃以某公嘗言之  
 之故歟故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淡 陛下下之也心而以  
 陛下下者將以孤 陛下下也 姦欺知夫不察 陛下下之也心而以  
 形迹諱爭者群臣之罪也 陛下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  
 之誤已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 陛下下誠以本心之  
 兩存而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  
 黨論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  
 論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也不服  
 遂圖以此為小廉垂拱而責成何垂拱而責成則鐘鼓絲竹  
 樂舞同尊祖祀廟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  
 然則 陛下下何直為此驚驚天下徒日夜洵洵而不取重  
 賤故荷恩寵不勝憂之心為 陛下下白發其端而不取重  
 言惟至明至聖為社稷大計為富貴榮華遠慮而加省焉則  
 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送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米富重華宮何  
 故未請典禮以臣攷古宋聖人多以詞文繕撰文權上  
 下今 陛下下方自旋阻稍開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  
 行於兩宮臣意清皇須更朝喜逐慶樂慶則以來故事  
 及德壽宮禮敬士大夫喜曰此是祝嘏何可到都堂宜備  
 宰執朝日奏事尚儀備祀備益發前儀備不奏事日  
 分進奏云明日宰臣以下尚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  
 景靈宮齋嚴奏事因奏臣小臣輒條此議已足備越宜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敢承 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  
 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即見 陛下下孝誠之德臣不敢  
 頌 聖旨上再論服道卿有何不到到都堂具道  
 意是自知知院在殿寫丞相折簡約請對仗文字  
 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嚴奏事與前旨合諸公皆還  
 已而後駕幸益嚴遂奏事上喜宣諭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疎緩妄有違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廳宣  
 諭今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  
 陛下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常未會奏聖訓今臣傳旨與  
 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起達天聽即  
 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謹將  
 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徐聲明  
 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落已具劄子呈朝廷陳乞外謹錄奏  
 聞伏候教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 尚外體  
 式更不說及此意伏乞 睿照

乙祠祿增展墓焚黃狀

臣祿有迫切之懇仰于天聽伏念臣九歲而 貧賤素  
 生喪死皆有承前此幸位節節始得贈父 而久官  
 湖湘遠隔墳墓七年不獲展省以行喪 每一念  
 下為之心折萬一盡先朝露即兩親竟不 澤臣亦  
 無以見於地下矣况自立朝奉遣一尺素臣區區望聖慈矜  
 哀謝米日不多特與祠祿差遣一次俾得展墓焚黃以慰存  
 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繳奏兩班多處轉官

一三三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莊唐

勤等於十一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既已係多方浮照七

年例停止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元年正月二十

一日指揮臣察陳江有法者止當注法不得更引注法之

例今御史臺察必謂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

轉官正職而前指揮自時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

行事例做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

臣欲望 聖慈將上行已降指揮持賜收寢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救旨十明奉

解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簡奉

聖旨陳傅皮除起居郎目下供職不勝漸懼困至頹瘁疾恣

苦甚行驅為誤班列又無補報實不違安昨當累其案中

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違俟命累月不准指揮今乃

未去得違者夏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迫朝堂特

賜敷奏追寢新息以安愚分聖旨初九日詔罷歸朝辭

繳奏安定郡王于濟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

王于濟奏乞差送到宅子一丙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

安居王見無住宅以便祭耳殊失嚴奉之意乞從朝廷查

賜宅子一丙亦允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孝禮今來所有

子濟奏請臨安府衙後宅子未嘗堪與此屋承充殿奉者

大欽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取旨撥賜仍不許其  
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為己業如此則前後表裏

厥免壹有煩煩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救旨十二月初

繳奏刑部大理寺劄大明門王銜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刑部大理寺狀節詞

甲勘到百按劄大明門王銜奏事今臣書行右臣

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大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主人無指身

之既矣照得門王銜汪清生一丈三寸自紹熙元年與易大  
明通姦以未凡其夫汪清所與疑處易大覆者官案以告凡  
易大明所與姦案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問王銜受易  
大明之謀辭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  
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故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  
難以致下打傷仆地未嘗氣絕今阿王供取索來門王紀報  
汪清節次打傷亦有口要勒死汪清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  
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姦妻人殺其  
夫阿索妻去雖不知情與同罪首之意阿為斯人慮者姦  
賊盜也況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人與桓公絕不為亂禮  
他聖入室及絕人妻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為母以是臣  
為王法所當誅耳而你不故是無三綱而十惡之陰謀淫臣  
自攜之者欲入殺其夫之案或實死者有之而未嘗如阿王  
之幸免者臣愚欲理重姦來酌律律今有司別行裁斷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救旨十二月初

繳奏尚書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聞十二月八日奉

聖旨副武頭傳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今臣書行右臣九月二

十九日曾具奏傳昌朝已罷止法兼違辰乾道八年七月八

日 聖旨指揮當受重懲將傳昌朝轉官指揮官中不行去

迄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得昌朝燕疏  
小臣乃敢寬情附屬濟濟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准不  
當轉轉一官更添給官家制別作行遣以杜絕未者所有錄書  
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日類一

繳奏藍朝祖特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 聖旨准奏副尉藍朝祖昨在  
潛邸服勤有勞可待與轉承信郎今臣書行在臣據辦官候  
到狀稍昨熙寧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階階慶奉推恩入  
其召名藍朝祖章顯祖顯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武副尉  
致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為宜  
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后受冊推恩實轉承信郎顯守忠  
係收使皇太子官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為宜轉進武副尉又  
收使高宗特官發引實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與官  
實方轉承信郎今未藍朝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即  
無上件合該收使實典從與特轉隨是不均恐乖公朝待人  
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十一日類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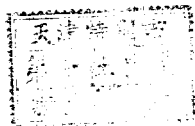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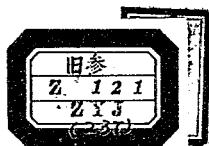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

二



藏书图记

正前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教奏事律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據密院開州駐劄御酒諸軍制都統制李廷原奉 聖旨除都統制今臣等行右日將借朝相已開事廷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未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與同帥守與忠之舉有文字上誦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軍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解談觀見其部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為管軍之人頗察視聽不欲斥言廷原之罪而按其中央統制李公亮以警勅之廷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 陛下曲加寬護與降放罪指揮定宜以滿無罪手而廷原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也所江淮之開付之諸將據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劄與軍特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 聖旨指揮今專 覓察諸軍指凡之事聖謀遠矣今幸廷原為中興後密院將戒尚不知故主為魏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猶有嚴律王人之意者 陛下朝以滿罪而著還罪則罪是教之不悛也臣以制都統制求為起起但適當有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疑此除按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過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特遣廷原新令特賜遣使使之深自痛省士無怨然然後遣還家凡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言行謹錄奏聞伏候劄旨 欽此

第二狀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當運使節帥之愚見以為朝臣物慾宜有次序不能勿辨混為一區今年廷原以總領節帥揆其偏將特克士伍屢屢軍政於是稍知嚴律自到京而 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寬免此 陛下善持持之道而率廷原感激思為以補過之時也秀乃宿宿之間遂有恩權巨恐廷原人味於理委親朝非竟出姑息却復專權無益心故敢請犯天家已深新命不惟為 陛下惜此舉指亦所以全廷原也至於查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巨察屢有文字臣不飲因此悉原暴廷原之惡正以事關軍民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按所有錄黃日未敢言行謹錄奏聞伏候劄旨 欽此

內引劄子四月二日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從寬之以爵任不若養其期望之為美使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汚是寵盛而操履闕以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特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遠所以賤之聲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乘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乘其聲望公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按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等之聲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誦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先公著等不能自於世而況不如先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

一三七

何不欲將論者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察何弊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損焉則亦非上人之利也臣既見近代人主庸獲臣于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故以為愛惜人臣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養之於位思慮之間不務明其去就之宜故也此者亦有以甚當察朝士者矣 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名蓋用為河特教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發從班者夫而 陛下為臣察

李中丞之可也而並除職第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梁均有罪耳有以諫官誦大臣者夫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已去不得請諫官已去又不得請諫則是俱賢耳雖然賢者混教何以為國猶可解若則唯士大夫也至如臣區區滿宮詞報嘗不度殊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榮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敗樣 而其人至今出入禁衛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無他官 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决現今自令可廢此沈不可者臣故曰 陛下可謂養護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奉養欲望 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宜 以臣之可備使今則當去而明其去就之宜諸自不其 以臣之可備使今則當去而明其以臣為不足備使今則當去臣臣之宜明則群臣亦各務明宜群臣各務明道而後臣望不污播履無助群臣之榮望不污播履無助是為 尊然後 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則 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樂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艱其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簡矣臣不敢違引亦不敢略深言之姑願臣少壯時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

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初自檢求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府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何餘長巡行導壘燒荒圃至於養衣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膳料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逾忽一日不知是即內侍以近習聲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老父父子積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動物評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竟者雖理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儲貝時每見 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禮也若神韓執禮名家無以竊竊于以仲獲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此來傳聞往往以為王音所發或異尋常操務之間猶夫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至是聖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或著 陛下言動倘有此差誤耳恭惟至聖至明動攝法則而久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難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養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有則意奏不肅如意敷或親方毋游戲翰墨等事曾覽弗謹察不然則燕行導壘燒荒圃之舉惟意所適而無節數又不然則是博浪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禁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舜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辨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無所繫也如此伏願 陛下法 高宗 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成以其日力定為流度非徒以親政准民亦 所以尊生介壽惟故其注備為神財察柱授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乞養歸傳察宗潘某官劄子孫劄子

竊聞近者贈岳敷煥章閣待制與孫某一千百押見公朝注念其臣尚有勞勳即錄其子孫承襲重賞以此勸士天下知

專若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與矣字甚巨皆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巨誓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未三朝所親在 徽宗時則有傳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 高宗中興時則有姜寅亮以建儲為宗戴之功之首 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姜寅亮以建儲為宗戴之功之首然而傳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雖通青而兩家子孫未蒙殊異者蓋錄職令人於已至於受職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 高宗素納推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之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無以發明 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哉 壽皇聖讓之美欲望聖意以所以發賞益無于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職奏冊實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實都大主管所申奉上 尊號冊實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 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戒一推賞內第一等特一官戒二平磨勘第二等特一官第三等戒三年磨勘其軍兵領換獨背者聽令巨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奉親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戒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條制奉上壽聖皇太后等疏 至尊壽聖皇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實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條制中官冊實行禮了畢推恩等第八人教第一等五人特一官資今未冊實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元年第一等承天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軍務官

止齋先生文集 卷十四

尚多一員行禮官為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司行禮人多人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獨詳照熙元年推恩之人係是儀製奉三官四冊四實事務繁重實冊冊計日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與常與今未製奉上應冊官冊實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察儀仗驅使已合謀計心以別制非等是一官一冊一實既與三官四冊四實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復降 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劄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保明諫乞今未冊經明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戒一推賞此之元子委量天鑑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為身辭上殿聖聽因此備筆大減俸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共推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獨恐濫恩廢廉官爵益輕巨恩欲望聖恩惠於民力本指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獨背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濫之慶徒得寡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職奏冊實官吏推恩狀

點黃檢坤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指揮王暉所進 壽皇聖帝玉牒會安所進 壽皇聖帝所進了畢與武王推恩錄上項進書簡缺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 奏照五年二月十一日 職奏冊實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實都大主管所申上件冊實應推之為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巨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

二一九

已轉五官數內尋與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結與二年九月  
磨勤轉忠訓即至今年十二月號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  
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致歲月未久旋降太多學武臣年  
勞之法長聚近私錄之風臣不得不為陛下惜也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臣等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程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 已降指揮 書聖隆慈憐憫福皇太后壽慶冊著承發官  
依詳照十二年指揮元年體例差置錄各已經大興職事與  
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今書行須  
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條製奉上下冊四實差人管  
管不得不多今來條製奉上一冊一實右初間從公差置便  
合取省官員却乃比知舊數增多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  
使錄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鄂咸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  
元年員額已行奏聽差置奏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  
且親度必非聖意自欲及行以長伴臣只是此書配於選聽  
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  
人若許將留置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  
度也恐非古人惠不均之祖臣欲言

聖意將上件指揮特賜收發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再繳奏恭摺之轉官及冊實承發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恭摺之轉官奏行錄黃一道  
奉本衙批為係實該五年并勞賞冊特與奏行錄黃尚書  
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實承發官特與免減一  
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

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謂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發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入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之不當  
實日春奏續降 聖旨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實行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雖增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攜承詞說懷不能釋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彰神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得實非政豈不為處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失巨恩欲望 聖意將十  
四日續降承發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恭摺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覆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貼黃奏准 御批恭摺之為係實該五年并勞  
賞冊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批願奉部  
即無立定元年勞賞實錄冊指揮額是難以施行  
伏乞 聖照

繳奏饒州奏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劫到程廷倚斷案  
合臣書行右臣照元來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程祖程程曾  
官主實文閣特制內高祖三議大夫祖父母 今官今廷倚以  
情恩深受其貸錢說以占屋而訟之罪又辱罵其骨肉逆  
犯逆不勝忿詎借人打借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髮髮居役定斷即是倚元議減一等執二年半贖編五十

再具奏聞者右臣謂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發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入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之不當  
實日春奏續降 聖旨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實行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雖增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攜承詞說懷不能釋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彰神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得實非政豈不為處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失巨恩欲望 聖意將十  
四日續降承發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恭摺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覆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貼黃奏准 御批恭摺之為係實該五年并勞  
賞冊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批願奉部  
即無立定元年勞賞實錄冊指揮額是難以施行  
伏乞 聖照

繳奏饒州奏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劫到程廷倚斷案  
合臣書行右臣照元來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程祖程程曾  
官主實文閣特制內高祖三議大夫祖父母 今官今廷倚以  
情恩深受其貸錢說以占屋而訟之罪又辱罵其骨肉逆  
犯逆不勝忿詎借人打借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髮髮居役定斷即是倚元議減一等執二年半贖編五十

再具奏聞者右臣謂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發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入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之不當  
實日春奏續降 聖旨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實行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雖增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攜承詞說懷不能釋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彰神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得實非政豈不為處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失巨恩欲望 聖意將十  
四日續降承發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恭摺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覆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貼黃奏准 御批恭摺之為係實該五年并勞  
賞冊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批願奉部  
即無立定元年勞賞實錄冊指揮額是難以施行  
伏乞 聖照

繳奏饒州奏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劫到程廷倚斷案  
合臣書行右臣照元來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程祖程程曾  
官主實文閣特制內高祖三議大夫祖父母 今官今廷倚以  
情恩深受其貸錢說以占屋而訟之罪又辱罵其骨肉逆  
犯逆不勝忿詎借人打借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髮髮居役定斷即是倚元議減一等執二年半贖編五十

再具奏聞者右臣謂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發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入三省將上臣所論奏與實錄之不當  
實日春奏續降 聖旨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實行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雖增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攜承詞說懷不能釋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彰神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得實非政豈不為處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失巨恩欲望 聖意將十  
四日續降承發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恭摺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覆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謹奏

貼黃奏准 御批恭摺之為係實該五年并勞  
賞冊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批願奉部  
即無立定元年勞賞實錄冊指揮額是難以施行  
伏乞 聖照



斤鼎止於此夫本州復引物有誰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  
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倘一僧之欲而  
辱兩朝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  
舊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  
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搖撼細故汗流衣冠  
今若復因魏州所奏有此行道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  
例操劫士大夫之族夫臣愚竊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持從  
未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聖明 聖心

奏劄子 四月

臣不勝壞壞之志野有萬言仰干 天聰如蒙省覽即臣雖  
就銖幾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誨者也  
自主庶人皆然而究於人主手執考之義籍則有尊為人主  
而際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  
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  
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顯於其子  
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際開矣  
父子之際開而禍敗至唐之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  
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母可為衷心恭惟 陛下  
父子之間一同奔馬而比午以來稍寤定省之節臣職卑賤  
不能知宮禁問事若以前登觀之或者亦當有難問兩宮者  
乎 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小動成疑阻 聖皇恐傷  
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 陛下恐傷 聖皇之意又  
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 天威又亦以傳言為  
諱由是體文從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數聞聽此臣所以  
不避萬死而報言之也言之也者特以通之也有知天意信  
謂如此即下臣此輩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諭如此務通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四

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奉奉激切祈懇  
之至

乞詞中省狀 叩明

伏念某一個疎庸宜以衰病謀使令身兼數職管是文字  
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深望 聖慈多稍涉歲時曾亡報效  
寧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飭者  
止若某者所謂之陳力之勞遠戒得之到者夫內負初心因  
漸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身前後陳乞  
在外或伺稱差遣狀詞特賜奏呈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  
晚即伏候指揮 聖旨 聖旨 聖旨

乞對狀 叩明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論及兩宮事仰荷  
聖慈涵容恩由垂清問備至極憫切今臣入文字指罪轉  
聞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殆不過此臣雖孽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  
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  
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  
明詔以致尚魯順動杜控謗端臣若不務自彈竭以補聰明  
則非 陛下之不曉用臣而臣實負 陛下之欲望更賜以  
獎問之項令臣縷陳言之苟以縷縷之微感動天聰於是二  
聖重罹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于乞  
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一四一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明

臣近者愚意諱幸因賜對辨論及兩宮情瘡未通乎抑而  
 聖慈顯畧恩曲垂消問備蓋憫仍令臣入文字指歸離  
 間之人持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河以過此臣雖靡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初自  
 咎言非 陛下之不聽臣言言臣負 陛下平以以不避  
 積罪有奏臣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離隙至相猜疑  
 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彜之性不可解與同氣相求款  
 易感動是以方其懷養若將終身而不舍及至感格則以嚴  
 項而如初徒往善至於派深豈固他人各有異志雖以國  
 體相要元亦關防不己者乎况 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  
 禹隆至今日尤非本心尚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出於  
 之切且 陛下獨不記 壽皇之尊魏如乎自官廢立出於  
 愛憎 壽皇時果何心耶而 陛下忌忌之也若曰離間  
 之人則亦恒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帝臣因懷反側之心遂  
 行闖際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定今之棄臣豈有是者蓋家  
 嘗得罪於 陛下則必不處國於 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  
 察彼使近習妄自分期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  
 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難是合正失剛何足尚煩聖慮以此也  
 以日夜獨心為 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臣  
 臣不識聖意今將題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知  
 初殿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知者者察辨見其  
 次於生前日號泣于先天訖就克稽萬世稱聖漢武欲見其  
 子於死後作賂來怨之蓋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使

再乞對劄子

直前劄子四明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  
 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就詠戮矣夫二十二日進  
 具奏乞守本官致侍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臣  
 區之表而後去欲望 聖慈赦其當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  
 天俟命之至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官諒者哀夫竊說義理陳除利害  
 非不詳蓋非不激切而 陛下曾不加聽問或聽之亦不過  
 為 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乞去凡四請  
 野每於 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性  
 解而件折之誠冀聖懷憐察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  
 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  
 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調氣寧神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

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愴於此  
夫去冬今臣宣諭兩府朔日取書前月相臣入文符外  
施行兼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未嘗計本以十九日命  
退朝之後使傳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余此  
陛下三感愴之義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雅中變而又  
號召大眾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徵知陛下所以皇怒恐錯  
前此對後取乙補外於今極夫宜即詳致紛綠謝事猶是日  
管而非臣之敢妄若也天度寬宏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彈  
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盛恐者臨責禍懷憂者得直疾  
也以此心最宜功伴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  
易隨情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問君建章官見  
一男子狀之弗披而聖怒始起又嘗畫發孝沐人數千持杖  
欲擊帝帝驚寤固是懼不平怒怒甚忘疑左右皆為蒸祝詞  
莫敢訟其寃者已而有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大帝  
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鹿茸問大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帝  
驚悸云有賊至以覺射毒藥謂所守燈曰賊至當飲之而  
相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聖怒本無是事只疑武帝疑心  
不解盜臣實將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疑武帝疑  
心不解左右盜賊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敢甚者無故及  
於亂亡二者是也陛下不過官是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  
陛下何所疑重筆耶瑣語之言不以為貴善則以為獨吝  
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 壽皇負善為天下計為社稷  
宗廟計平賊使陛下政事簡明人心愛戴則 壽皇之額  
得夫尚復何解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權則進  
退百官必與聞其人願行厥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来天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五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  
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放火而不恤  
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辜之蒙以疑為信而或不恤  
瘵之疾臣切以為 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  
臣言不足聽今當水滸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陛下微  
測言之伏惟鑒察階漢之所已往而謀其將來國家之福也丙  
宮之丙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既紙淨汪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敢有曾見簡越申稟三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乙差近上臣  
察調護兩官上云此却是好箇重慶朕東面人不中使不會說  
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重臣恐他並不肯擔荷如此等  
事如何則好某奏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  
難赴死亦當向前况是諸重華官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  
擔荷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換以為然且云待論與宰  
執某因檢照得中興實要存 孝宗時以參知政事錢端禮  
充德壽官使一時應合奏重華事件多藉端擅之力有此故事一  
人充重華官使自後應合奏重華事件令得件來傳旨庶幾不  
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數奉  
施行  
小節于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詳世勛半熙請主書龍德  
官資致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  
再乞致任中書狀  
臣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前書有  
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而劄  
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數奉建隆指揮

一四三

再乞放住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本月二十七日再准有制例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傷天地之恩何敢  
 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令香四伏請願願愚忠誠其率上意  
 開陪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平及履路遠益已確許矣而竟  
 無其是以猶自督責上臥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  
 降不允指揮感德深蒙未知所報重念某危微若此據若誠  
 意學附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孫謝事求使其身區區  
 迫切始附不雅者止之表欲望朝廷再賜教奉早降指揮旋  
 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制子班明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  
 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傷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  
 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諸者為  
 蓋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無欲朝數欲於者皆不之而之  
 者故為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  
 下私諸人格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  
 者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後數月耳天下四面  
 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  
 其子胡亥是也宋惟陛下今何憂國憂民非以不得愛於  
 書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書皇而憂終日以失天下為懼  
 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  
 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則陛下何者  
 第一 書皇誠意者誠猶衣惟而天下歸心則陛下何者  
 於書皇矣夫書皇雖不責書皇不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  
 書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敢書皇者書皇也失人心者

自攝也此理雖然不待言而論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  
 官辭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  
 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嗚矣或為詔書數於指  
 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  
 猶曰為憂疑 書皇故也若乃吳楚之死半牛而不置將張  
 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直待試於殿庭侍從持  
 命於郊外往往逸然都不省記是於 書皇何預焉而  
 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心乎不謂舉世為之皇惑而不加焉是  
 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伏  
 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  
 果如何人情利親而忌疎今日閣長御驛卒不得一至左右  
 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驛有  
 子而不奉告掖庭有養而不起養臣又未知閹閹后犯之心  
 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禍也歟不自謂之人心自危  
 歟陛下博覽載籍國策理熟夫亦嘗見自古人主孤注如  
 此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  
 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日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  
 夫而專欲欲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附脈之變蕭牆之禍殆  
 不可謂今五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綻為笑在殿頭之  
 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欲國對  
 聖難乎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裂殺拾  
 地以聖度憂疑 書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難於拾  
 人心怡然矣故今日過官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官則人  
 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言教薄而為此及也在此後朕之  
 上九日朕欲見象負參載一車前朕之或後朕之或能  
 恩婚指往過雨則吉說者曰朕孤之極見象負參甚可憐也

於書皇矣夫書皇雖不責書皇不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  
 書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敢書皇者書皇也失人心者

戰是盈車可怖也方張以攻夫而其柱必變矣必通微而能孤則無為寇之患有過雨之吉者徐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過而之吉者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臣下今日非偶然也柰則變則通此其時夫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復論奏以干免流大抵務為開釋莫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辦事約稱水辭關廷是以復通人心可畏之說以望我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懼仰干天聰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處分取進止辭胡知是難請辭職躬辭職辭職辭職辭職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中省狀

准溫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通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休辭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恍惚感泣涕零不謂猶豫未久成命已下龍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其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勿勿去國適當夏滌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息除無緣可以抵受除已將省劄送溫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行乞令守本官致仕進發上件 繳奏施行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朝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懼仰干鈞聽伏念某一個疎庸及此暮晚誤玷朝列迺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燕安愚分况自陳乞休致以來蒙聖慈音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

願盡孝養之職必以學術空疎天德高絕率從隨破分當水養冷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龍以論撰之章專以勸誦之筆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誠斯免所以九頌首於洪造也恭惟少保大丞相先生壽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傾覆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兼時事難窮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其宜置閑散又况王音在耳不敢認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隨越之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赴官即狀

溫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奏據徐居則無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  
 臣不辟嫌疑之誠仰干宸聽奉准 陛下因天入之心應帝  
 王之運屬 壽皇之飛祝以聖父之倦勤聖令慈闈副服大  
 寶雖與除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  
 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憫繼宋學堂備勸諷潛飛之際寧  
 附何等而首被明諭速還者雖新之命獨先眾人皆臣區  
 區所敢當况臣立朝屢年曾之涓埃之補幸蒙 上皇於  
 樽酒髮特近朝露放還由里伴全晚節而 陛下顧必憐  
 之禮尚欲使令此臣所以敬踏不隄須至 臣免伏望  
 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勝念臣衰遲已是頽惰特收候恩以  
 示初政臣不勝欣天望聖激以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溫州遞劄而書看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同知所指臣竊惟古者  
 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動態罷行之政既與二三大  
 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為之簡翰則奇解言者皆何使  
 深成於其間不必入主一觀也久之而言蓋行官蓋重蓋  
 今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標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  
 遂與韓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  
 職往往欲為天下惡不但言語不工也恭惟  
 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持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  
 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蕪重以衰惰獨奈何光天下士玷此

運也以為措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稱官久則嘗不善於其  
 職矣是皆不可謂茲惟新之命矣夏蜀心不宜除使令人為  
 議臣所以不礙項漬仰干宸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  
 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發揆恩昭示中外不駭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  
 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思深感  
 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奉所奏文字意指若為 陛下請辭  
 今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  
 未回會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個臣聞階邸舊臣就為舉  
 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息寵  
 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養其切磁謹習之人耶則嘗  
 數陳治道啟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息寵而以不徒空言  
 欲見之行事為我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  
 勸諭九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 陛下下誠斷所聞誠  
 行所知以此咨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  
 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况 陛下以廉哲之實日進不  
 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條位之比如臣陳言  
 高明所知益充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徒自不行為惟不茲  
 皆恩寵爾况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  
 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舉也所有劄子未敢收受除已  
 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簡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奉奉 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  
 次又准者劄八月六日奉 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

拜啟更不辭免燕職合臣已迫威命前來洪城所無待辨  
感事難以肩重須至懇祈冀回國體伏念臣向事東鄉備數  
勳勞方當 陛下清親勿用之初不過請明為人臣為人子  
之道以當 陛下所辟賢者也夫惟素所辟賢尚延勉強故聞  
歲月寧無罪愆若夫門庭輕事雖紀異蓋非政事之臣而  
欲效其生於唐虞三代感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慶  
道無先之務一語一言稍有所合則天下國家慶隆其賜非  
徒指摘幸而及天為快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  
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勞社亦王佐也而不取  
未復樂之對由此言之尚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掛如臣之  
愚實非通識望以寡敢無溫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實為儲君  
講美當臨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  
令之 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念龍已又况  
府庶限負國難稱薄令 陛下有百官之富繁俟林立欲求  
多聞宜無也士何乃眷爾獨私舊人所有工伴委職聲望  
聲名得加謹查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初旨  
五日奉 聖旨

辭免燕直學士院狀

惟而書者劉子奉 聖旨陳傳燕直學士院臣聞命震恐  
不知所伏念臣以平生幸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  
老學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在而掖又直北庫以無  
臣之所甚願試事會臣少多憂意早以疾疾軍卒六十而  
齒不脫落猶髮鬢終日狼狽不能振作未嘗飽暖見是  
大以此聰明銷逝性善忘况自比年逆為二吏野力故於  
久至臣幸得於日前蒙 聖旨 陛下寵命加授  
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 陛下寵命加授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六

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若如此雖使高人處  
士影響 昧味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况臣嘗備官祿久  
辱使令最蒙差過者手絕勉此未實出感激然自再入階門  
數倍常時詞令填李異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其難故臣區  
區方欲稍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  
陛下驟羅異之使然內制臣恐自此類階無日矣何者精力  
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精則必有闕誤之患使使口  
寬不以為罪而書簡之不真請謂之不罪亦必有不聖於口  
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願隨也苟至於此豈是 陛下全度  
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察臣固區實非飾偽曲無附職將上  
件兼職特行殿免伏候初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聖旨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劉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  
惟 陛下始自宅恤務所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顯聖聖  
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舉感悅士夫無波  
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  
申徵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  
管軍次第查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養成之意一  
乞撫問沿途諸將弁卸臣仍量加錫餼一乞增置課官一乞  
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捐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  
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  
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榮告 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  
拳拳取進止

一四七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聖巨切以為是說也嗚呼孝宗三官當如此乎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威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太上皇徒以積勞成疾陛下親事不可以為宗廟柱石而非凡者皆無足法者也陛下親守空園凡所施設皆兩朝之臣與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為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說既與所憲職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就意深復壯於南矣雖以德誓在宥不敗北伐而追懷陵廟固念中原之志死戈嘗職日不遑暇訓練儲時常若聯鼓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紫署不逾引見臣工省閤章奏日了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談論時事此二可法也訪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舉合立致通頭所言不聞察實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甚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陛下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振京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儲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解之際各訪其廢氏聞利窮備已便氏為循隨即施行獨際休官曾無留難未嘗極懇官吏獨以舍處說罪於非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孝宗之治河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政莫不推惟太上皇無事府之外庭未於公論左右便嬰絕不預政不惟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錯酒食之賜則不吝焉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僧臣三總領而悉以士人為之不以交結不以提擢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以邊帥守不以為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臣等論事雖累上迫於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願

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孝宗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親振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兼大成者以此蓋孝宗而補其弊則兼全兩朝之長綜柱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聽敢獻死一言惟款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為陛下稱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中原欲定中原欲還蜀九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復廟之符官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夫則其志尚存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有問事秦游說給差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有問事秦游說給差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不釋不怠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秋雖盛銳意於學而又要術絕無者好臣切以為陛下之心方如水方如明鑒以此為堯舜以此為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高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違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自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將進退天下之利勢也富者善善之所自出也備陛下時處並進之言而無違從汎汎然自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間而入陛下之心者夫陛下此心方如水方如明鑒可開而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為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



用之臣恐 陛下聖明銳銳於學無他皆好而此心已有  
所偏 臣此私私甚遠計欲勸 陛下且以臣民窮為所而  
此志先定則 陛下始有用力之地也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  
見臣下以此意者則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私私私私  
念隨次不怠臣切以為是亦 陛下善心之法不難不私私  
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探氏窮為所  
尚即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  
明之 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錄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  
為極而莫與 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思與  
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斯民而為  
之勢為清為濁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  
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師清總領何也外推太輕非  
從有所設施而不得勢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  
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譴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  
得定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恐事時歲月耳而况  
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遷滯難不好仲而駐屈誰  
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即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

有奔走偏天下而無一日朝請者其間悅俸或得監職自直  
闕積而至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善遷而遷滯人情之不樂  
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善遷而遷滯人情之不樂  
也今天立朝苟有親故欲入第閣則可以移舊仲若若總  
領而主取之無不以從官至為附潛連街街應察詳一為官  
若準備差違之類神不可得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勒當說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二十六

於臣沈若猶有過差之備往往臣部結難回復書者至被論  
列臣所請好仲而駐居人情之不樂也今夫立朝自獲勝  
職事官得以親與子弟尋國子監清解試及監司即臣可非  
在川廣二十里外即子弟尋國子監清解試及監司即臣可非  
稍知長者大半無故而一舉不中則為窮巧無術以避  
官舉條制斯可夫臣所謂此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也如  
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  
恩數太薄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清也總領  
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率行俸改乎巨竊以為今日之勢矣  
若稍稍重外之術必使帥清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  
以別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盡事功如此則  
帥清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夫前四患者次第  
自去而有為 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減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為  
邦屬指庶民一夫不獲而切於憂勞九賦用均準恩於寬  
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秦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  
自租法既廢聲教遂散去季故以倍多併餘康之斯洽洪  
惟利澤既竭賦賦計口筆緒尚存於舊制治財吝納仍  
限於歲輸特許除次中曠蕩其兩浙福建湖南湖北路  
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放赦類  
州計錢好標在凡歲免錢十五萬四百六十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 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兩制也本  
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其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  
熙三年免身丁錢明州守德行著有之至咸平五年免明州  
身丁錢建州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明州身丁錢身丁有之

一四九



給等欲發健胃肉特與林樛補全支本色有以見 陛下奉  
相后之意誠真傳之支則有不可吳瓌吳瑋同為 太皇太  
后之親姪同為檢校少保衛度使可謂事體至切夫吳瓌  
之請真傳已無人議者而吳瑋之請 太上皇為之除官  
則黃章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 陛下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  
猶給事中又至於為三論奏而後止疑者有其異者無他環  
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瑋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  
之後若又開此門則威望振拔何時而巳兩朝 聖語終允其  
奏除俸官之真傳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瑋事  
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瑋臣是以不來不論欲望 聖意  
收護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倖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  
以真傳為請者一切以定制之既以柱德俸之門於節用  
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而謹隨狀繳奏以聞伏  
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  
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今臣書行須至未聞者右臣昨奉  
已嘗書行謝淵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襍編繳文字家  
是允當始知臣當求而奏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奏  
齊率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  
爭一則趨毀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據守三  
則取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頂上頑泚也欲聖  
聖意特賜追發上件御筆指揮仍付臣當未凶率之罪併行  
請責押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  
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箇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欺與差  
違或添請給人從今求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意便見之文臣區  
以為以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決意尚見展開傳門自

止寶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

亂或當道察初政有此不備史乞 陛下諭付託之重正當  
加敬懼之時思捐獲之難未敢及閣授之事除許朝廷公衆  
廢職即與施行應千官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  
令整齊毋使外人錄有指揮則宗室甚甚天下事甚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仰天朝下

聖旨朱熹奏  
唯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朱熹奏  
揆章簡侍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使居住又唯送到  
并免朱熹辭歸黃一道今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  
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欲差聖明憫然  
一出天下相實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嘗何故  
遠聽退閣除目之預滿朝失色一則駭答卒就之不能四聲言  
於未出之初一則文深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之後紛紛  
之宜其矣未已臣所以說有所聞一一具奏未奏報可方切  
惶慮冷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儼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  
累注德下宣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 聖意謹錄  
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仰天  
朝下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觀其行未足以彰 陛下不吝之德  
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 庶照  
錄奏朱熹書官伏科等事狀  
唯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 聖旨朱熹書官五職殿侍等一  
崇奉 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皆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  
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數指指占安伯等事今臣書行右臣  
書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批等事已蒙閣納今恭  
書復有御筆指揮與蠲免科數指指等事可謂頑泚天

一五一

曉稅主威凌況冷有民困於利折請更令游于坐食之徒  
反得半克即本官通手合輸財賦官司與除除頂至均數  
在人戶名下是見是以及游手而不至於有姓尤臣所深指  
也臣等欲望 聖慈不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  
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謹奏

敬奏陳說知蘇州狀

惟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知文三省同奉 聖旨陳說去知  
蘇州境况不使受告疾途之任候任滿前未奉事令臣昔  
行在臣竊以為陳說早為從官未就歸休多垂方教廢國  
稱前後臣察處有給卷而說合不決止謀欲復用時既累  
經革職端今清景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  
必事廉耻而巧官者皆有悅伴之圖益無玷共之播是惡則  
臣豈與陳說同罪一郡說况况自駁解降廣西之令不聞君  
自洗罪省惡運逐但聞其身為次對語事太守以為諸兒未  
懼有而已惟惟初之政方尚旌別以此不知厭足之人臣  
宜要用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辭免錄院同府撰第一狀

唯尚書省劉子三省同奉 聖旨差臣忠實錄院同府撰臣  
聞中書門下省到三省同奉 聖旨差臣忠實錄院同府撰臣  
頂上現債乞賜免充益臣自有師官即無檢討幾涉三件無  
等得勤勤之勞以臣平生幸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  
自如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庶幾同撰撰官錄今  
丞相趙汝愚以承繼以九家虎恩宰家洗授及近來未幾  
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題表文沈有開黃由詩故知及孫達

無慮數人官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請實錄缺然故加與臣未  
入院以前無所增蓋以均均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興卒無  
統篇之日臣嘗論奏難矣 上皇嘉祐未見施行今臣謹  
進向來劉子欲望聖慈難矣以時入局同共商重勿分體  
置專職一二入使其無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重勿分體  
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勿但錄無職是恩寵之而非  
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劉子未敢收受伏候  
勅旨計一月奉 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發難兼書錄院同府撰指揮惟尚書省劉子  
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錄黃臣當未錄見文  
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錄兼職以為臣說而未嘗及  
臣不堪使令之故致發天意未遂從厥則臣豈敢冒昧不盡  
其情蓋見令史官皆極天下之選使以各有故司各率其職  
志意所分精力不逮足以具員錄院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  
行軍為表運軍營忘前聞遺失已試問勿勿初自私自宜可  
復此此還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嘉善遠近皆  
如吳人徐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嘉善遠近皆  
陳未獎而嘉善神紅陵遠近皆神之士相朝聖世 陛下  
誠聽臣言以一朝大興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  
專相稱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聖朝之英事明主之盛舉哉  
但嘉善去國假如猶在數月之役而適向未朝請立可  
下舊行之令臣愚誠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撰撰一  
官改作右文殿撰撰或秘閣名目以留筆迹則不過年歲可  
與矣高恭惟 萬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得萬世 陛下何愛  
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故實之罪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譚義誠事廟攝簡

史記進故事 昭二十四年

庸隆賢養積奉 聖旨賜祭新衣款賜朕歡對辭臣愚許令論  
 事辭像切深衣意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約練性日持  
 謂君臣一體多從防撥推誠信不疑多故素人香弄所致  
 忠者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當面道聽金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賦在朕  
 曾惜故擢朕從前以來事無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  
 人亦不是倦於聽納野直深悉此意於是陸費上疏極陳其  
 不可有日人之常情平無無感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  
 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誠足見人情必  
 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舉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建道  
 以歸心衆人而任已謂欲可選謂求可誦謂者斷無傷謂詢  
 詳無遺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服物之情理道金非  
 顧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  
 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  
 情故敢陳陳前案以備采擇

皆各宜進故事

太子李愬怒怨李德裕使王德用等皆之太子宮度侍太子

元帝夕誦讀孝文及所自造作亦平復延歸

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權之奈何

託任德教用周致乎地致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法蔡石顯奉簡望之問堪劉更生服當謂者致廷對上

初即位不者謂者曰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謀  
 史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奉制義優禮不節孝宣之策焉焉

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

宣能去許史恭顯故恭顯奏建更生等下獄上初即

位不省禍首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謀史主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置之久為太傅知

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

主今乃憐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

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待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孟卿儒術然不

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閭書注之禁則不通

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若怒怨李德裕不舉則其天

資固中人以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

豈不踈哉而望之竟以階見殺善手劉安世論之

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

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憐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

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然廷孟子講矣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侯士橫議稱夫聖君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秦氏庶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肌色野有餓殍此幸孰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食孔子之道不若足罪哉漢氏充仁義也仁

義文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罔此聖之道。於其爭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若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若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欲縱而專。約

也。廢士獲誠。若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虛盛。天下者。言虛

人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虛盛。天下者。言虛。士獲誠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底行而莫之。反

也。天下之言。不歸揚則歸墨。言從其說者。衆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揚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莫辨焉。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武。以闢揚朱也。何也。朱比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

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從。尊之也。廢廢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鱗。鳳皆此物

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五刑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排揚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

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若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說。曰。庠頂放。種利

天下為之。且天之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不

犯。不可不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排揚。之心。變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孟子。其其弊而。言也。人所以相。無父。無君。是切。嫡庶。親疎之分。定。則不亂。夫。奇。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奉。不。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非。也。公。明。儀。也。若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排。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者。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發。言。揚。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僅。者。與。禽。獸。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廢。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夫。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物。莫。者。自。信。其。則。說。而。不。信。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物。莫。者。自。信。其。則。邪。說。行。而。仁。義。廢。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共。養。不。仁。者。相。共。養。以。其。本。善。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夫。心。苟。仁。則。私。德。積。流。弱。者。之。肉。故。者。食。肉。故。曰。人。將。相。食。吾。為。此。懼。罔。先。聖。之。道。距。揚。墨。故。滿。野。故。說。者。不。得。作。此。孟。子。以。闢。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排。非。解。也。俱。斯。道。之。不。明。而。人心。淪。胥。矣。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采菽。得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辭。大懼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政。者。言。滿。野。故。說。之。初。亦

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河行而深信之焉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夫前見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害不施之於行事斯已矣苟見見有政則必害及於其害孟子逆知二氏之弊一日得志於天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勝言者孟子言其自信之辯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蔽明而邪說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及道既微復自賢者首氏之邪說也而康舜遷之威侮五行道盡三正有危氏之邪說也而夏存征之謂祭無在謂祭無揚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而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梨間為異端自唐虞三代夫揚泰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聖王在上故也今夫揚泰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聖王在上人誰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墨立一人之力一朝夕之故豈聖王不作則教不明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邪不主則朋邪之類聚及其未泯而聖王之教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教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異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懲夏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我欲是庸刺斧是懲也我欲承是無若周公所存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排異者聖人之徒也

折也兼井也言井治之也庸當也言比當式與狄也樊父也言南則則兼井也言止也言天下兼井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先之時洪水為天下害而

之未夷狄命欲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流行為天下害洪水齊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達其性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達其性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達其性夫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特使之成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與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故為不抑洪水周孔子不濫秀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若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高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若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辨邪說詭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注言此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高周人臣也孔孟亦人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况尊為天子當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急夫夫播運我祖宗丘墟我陵廟廢隳我中原左推我生靈自開闢以來虎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高宗時嘯嘯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閱經筵富強將以雪耻而屈於秦秦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當國有神宗嘗得一日而忘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不仁不義之當國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欲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志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同籍如此吾士卒騷情如此吾內外之臣皆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持敵國也常將此心常定此







拱之重簡其疑謬者且果是類耳陸拾被取此而不暴其  
逆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  
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  
宜今且二既過之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驚情乎漢  
元帝唐德宗竊任僻位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無何恨索何  
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足足以度越前主而竟無所施  
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費者以好遊功誤讓今  
言違功者無遠聽可也反而求之豈根本可也豈業功也豈  
約讓離今言近利者無遠聽可也反而求之豈大體可也豈  
陛下何不一思業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業者再獲歷每  
試不効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預改之宜所以國全罪巨是  
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憂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  
信所寵任其果以為中忠實而無欺乎深譏遠慮而無欺事  
手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  
雖已薄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賴有執而不  
從從而不至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疑其德而待  
遇如故委寄如故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善能  
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辨欺害吾加不可姑亦能  
捨而非問乎以此自恃所舉無大術者聰明所加豈無假極  
萬機之務焉能獨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一而轉移後猶於  
冥冥之中殆不可欺歟夫未知陛下之依臣也依臣而求  
固凡所以自貽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君有伺候禮和耳惟  
有委交借舉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斥廢豈知  
而從者皆所以為君遠之也乎苟無誠懇豈足通諸令行之  
事報殿之殿目足以逐其私矣徒口說故陸受其害此臣所  
大感也夫極使貪使詐惟小牙之職使可也假使心背棄須

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與弗守臣是以  
以矣竊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  
師古豈不知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所以無幾之重而累  
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固謂陛下所以師  
古是誠不自用抑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旨曰  
惟七朝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玉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派  
故治兵則有裨才之主習聞其說未嘗敢成咸有所備未臻  
于極夫樂其說而考其成惠其偏而果其挫誠知所言信矣  
之德則罪不空官不夫情盡焉之實除租稅之任可謂仁矣  
然而信古之范輝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  
文之文也而能屬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  
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關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  
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鐵鞭解丞相而陳平不對譴是有  
司事耳非所以頌廟堂由是漢之前臣得以自盡者慶之吏  
至以氏其子孫巨不識今之所簡察奉制國用於左藏之外  
別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  
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頗不喜乎然而操割國之權與司者  
孰為輕重增羨者過有遷擢經軼辦否則奚能無涉也厥今  
漕臣守臣類多自管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  
耗而南庫之積日饒大農官屬時捐數百萬歸以相補足比  
及秦開庫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  
臣竊聞庫如昨史樞如昨况歲百項如昨而大農甚薄將矣取此  
臣竊聞庫如昨史樞如昨况歲百項如昨而大農甚薄將矣取此  
陛下信以為故嘗謂臣自會以取解乎抑甘愛關願讓庶幾  
坐俟之說被誅誅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諂巧以奇違歲月  
之害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滋斂夫是征橫出於朝廷則

臣臣得論列細政將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舊無  
 秋毫加焉焉而有司巧為幹旋暗相賄奉亦緣科色米粟銀  
 缺羞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  
 以指摘所以司仁在下憫隸至夫而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  
 心夫摘所以司仁在財上憫隸至夫而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  
 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  
 帝者誠善夫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訓白若孝武之功則  
 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逝有變向風可謂威矣然而積穀暴  
 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贖于戈因以滋朕以孝武之武  
 也而臨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選將厲兵亦嘗  
 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  
 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體尺且乃以愛  
 故欲將威師夫以帝之威靈龍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  
 秋下諸將亦師取言燕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控度家  
 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厲之三衛與邊帥乎或云近  
 者禁危之際舉國之寄往往由臣抑臣阻遠未知信否問亦  
 古伍稽貿易機賞以講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媿進身耳臣竊  
 懼之夫以陛下萬幾戎事涉選授統帥大臣且不預議尚安  
 有以此日恩念其殺其符或者左右朝夕猜譽之漸遊謀之  
 久亦足以宿留宸怒而容回天聽耶忠臣所憂殆不勝言  
 陛下言開廷名急不以水用之常是時豈有諫言論屬者  
 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夫夫斷自宸衷息歸下路入  
 私室慈在公家九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况又將帥太親士  
 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誦將猶  
 不廉公陛下以公用人奈何不擇乎察願得以察私耶臣

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欲得其所以而擇特之理未盡臣  
 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訓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或者文  
 德之輔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  
 惟兼之觀其用乎胡亂外除兵劫綴文各有其本太宗氏  
 所以獨其功德垂降由漢以來未有也臣又知陛下下謀  
 察之偏尚而想正觀之獨臨陛下之姿益不大而擇臣不博  
 哉然臣謹讀聖訓今未強兵武而折衷諸唐始有曰未嘗為夫  
 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憂於唐無臣  
 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振厲則宜惟如  
 唐將有陰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謀官入閣之制非以  
 求諫耶而陛下不樂行善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  
 藩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臣視儒生之名此臣  
 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威絕濫之言使解臣不存形迹陛下  
 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解臣而宋  
 以春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雲殺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  
 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讓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兼  
 者請除發運使使使論思臣一語不合往往置斥恚怒  
 誣罵亦亦少異矣雖是尚有可諉者曰是非非非守言者也  
 曰守言守言守言守言而夜半一戰忽變守言出或變或  
 逆言不淹辰而史半譏刺不容置量殺下夫寔宜不也按耳  
 古所以待禁猜也陛下下不容置量殺下夫寔宜不也按耳  
 忽忽惶惶底底戰戰陛下下有說一變夏之志而不取乎二  
 翻翻之臣將以無宿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留須臾之德者  
 聞董振臣臣職惟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  
 獨不怒諫臣乎官中無髮之帶尚能急之深知言路閉塞乃

人主初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地臣以為陛下  
誠恭大宗當自求諒始應德空疑檢前人聽豈准人主厭此  
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念之謂然  
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拉抹其  
類也非所以令眾庶見也既有其儒亦其儒或以取經其  
端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一夫無私之禮邪既其  
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衍天地道而一旦有弃士  
之名哉且以陛下躬行以來九所謂固儒其被戮辱受頓挫  
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骨特想性過當或曰經  
庭待虛器耳科拾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溫派品耳無乃爾  
風矣夫乎十八學士蓋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昏自文墨深  
華而太宗庶取並蓄厥意不獨為舉備也臣以為陛下誠恭  
太宗當自操衡始夫好名之士說異而心不同如其得舉則  
慎揆美于已而歸過于君誠不足矜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  
慮數等蓋亦有介且而不隱尋易而寡慮其器宜以掠美其  
憤憤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  
名器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  
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  
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僅亦以不推舉為諱不  
稱避為嫌不載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貴  
僑臣子稍稍矜誇亦恐九百在位俱不足以想清光佐下風  
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恭太宗惟無以逆  
者負臣下也獨不親親證請以諫書付吏官申執強爭名  
將以焚書為焚天什碑之說乃就節一報又何足法臣獨考  
自書書錄多與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顧  
也蓋實成則大官重權利歸于已謀哉斯微也任人而禍歸

狂櫻秀其不成久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當議成否一無  
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倚以銷伏其爭也  
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今何為而合堂之言業業也  
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而異身是計何相相業業也  
一夫政疏一大臣甲說總詞乙且退聽其餘立而觀之耳甚  
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此乎亦有讓乎而讓宗  
置如曩時濼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人一更數年不奉詔如曩  
時乎定入甚矣敏求李天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遊一人而同  
列乙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惡人臣不  
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與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倚於  
君上哉臣故以為陛下誠恭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  
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果曰瞻  
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致其成蹟何修何飾而外  
戶不閉行旅不商何取何吝而斷獄刑措未斗直三錢敏  
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  
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知太  
宗而乾其如太宗者捨是行有所當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  
且陛下誠思臣之所未喻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待  
天爵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身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以  
獨運之說惑太宗者夫而太宗卒棄之聽是以後功利无仁  
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述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  
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傾軋公論猶混士大夫猶有依  
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用獨運不選用說焉世但無其人  
非以許首而去則曰是為德耳則曰是行名也則曰是黨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存亦大尚武親  
內驕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與行運經常然彼國而從

家不庭之議故誠以一時剛直之士歷試而其亡具十年以  
 宋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端欬然展轉周回其  
 能與濟是猶非人臣有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兩偏則事有  
 其病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秀猶無思遠人勞心切切事  
 窮後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違乎斷而去道愈遠徒以  
 勞心也且陛下之可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盼近制削下  
 拜之禮非離塵之序夫探取英雄亦賴聖略何如耳安用此  
 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有素之臣肺腑之戚聲名  
 曰武特服錦額馬耳對策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將客  
 此累年之久而再見之極榮之地豈惟縮紳頰言常布衣氣下  
 至於老兵悍卒亦藉藉後蘇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  
 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厭婦  
 會爵號僅與文士異擢取而罷之百餘之上罷亦不失處級居  
 不足與講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以武而非乎夫以似是以  
 而非之人曠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瀆  
 懦無禁也陛下何不因其心之所去遠而察一意之所獨獨  
 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耽細瑛故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  
 間而承懷者一無容馬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  
 好事遠器好樂臣下與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為容悅  
 者所中邪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  
 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謀欲用等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  
 行勢非此曾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絕不過此耳而影習氣雖  
 足以傾人不惟容發殆且安患比年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  
 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開馬豈在位皆浮薄而欲獨  
 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過其彌誼之計稍也陛下手披指陳彼自  
 而趨之矣陛下辨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

符諱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且必至陛下何不困  
 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暢乎陛下聖象之末了李  
 朕臣曰于大夫智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聖美其知之  
 矣其明以啓告朕恐意正論無枉枉事朕將親覽焉臣職淺  
 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  
 傾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是  
 以下情獨齊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筆端  
 手獻馬而不復也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奉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符諱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且必至陛下何不困  
 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暢乎陛下聖象之末了李  
 朕臣曰于大夫智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聖美其知之  
 矣其明以啓告朕恐意正論無枉枉事朕將親覽焉臣職淺  
 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  
 傾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是  
 以下情獨齊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筆端  
 手獻馬而不復也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奉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陳謝



疎愚之對安樂九重聲教所陶幸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法  
今中謝爾蘇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宏深現一  
以經術事道付之幸甚而循省之缺報其何稱樂招延之休  
徒以生長適養之澤致蓋伏思 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  
仁深入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于密皆驚揚於乾元是  
蒙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嘉元言念  
何應義無負 社稷隆興明之朝避不作人其敢忘  
周王書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灌恩所被榮歲相仍邊境晏然書注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  
家達持是空虛惡善法之功功欲自新而無路身惟柳桂介  
在湖湘同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容惟本朝之建國  
倫四海以為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書聽其軍道知  
臣既竊降此休明雖會微守之恭但求便道亦有求王之問  
愛皇公畢誠世所請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  
始慶謹擇了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益盡  
伏思 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致於人九錫其外服之勞皆待  
以曉成之節遠今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時非務收後  
初海以已見躬更已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缺之問導  
高宗小祥祭 皇帝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指愚恭惟 皇帝陛下道對百王顯萬千載諸闡千古不朽  
易月之文綵祥於今尚積隨年之禮進惟愈痛痛何堪伏  
乞少抑聖靈絲世德作周之孝符垂天聽徇同心獻壽之誠

賀 登極

并遵相承乾坤嘉福聖政所暨竟夏宗休有茲惟 皇帝陛下  
下篤生元良慈養壽考錫膺而楚方趨開履之時龍躍以飛  
依經中之之說與倫秩叙膺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亦既千  
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詔之傳太宗於唐非備闡之正統與  
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讓堯孟君之道爰詢謀而身  
為君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遠際離等之會叨分連  
瑞之慶致望清光欣霽殊渥但與林篁之衆咸有感禱之心  
謝 登極

賀 登極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紹堯與舜致安子天既實本舊  
章謝恭惟 皇帝陛下誠足以裕幽明德足以伸萬壽養以  
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治于民心思臣夫不敢其澤乎觀載  
稱昇 儀周有大魯孟推初恭深與更始但為故事未有重  
現量第一視周仁率循德照之初備與好生之典臣慮時華  
旦假守遊方察康傾陽式謹朝宗之義冀瀛寰盡歡忘涖  
之恩

賀 壽聖皇帝尊號

齊慶之天以為得九疇之正乾稱子父則成成六子之功矣  
夏祭懷宗社嘉穀嘉善惟 至壽壽聖皇帝陛下德及動植  
若通神明永隆聖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鄙不寧  
區聞中國之至仁而美備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並解弊於  
南面致球養於東朝致夫瞻教有歸聖倫使叙惟聖知聖繼  
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不合此曷表一人之意謹六言而

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返查時感事上未失之善正

皇太后移躬慈福宮賀 皇帝

層數有托而仲充母之尊極欲歸則本純嘯之故母惟自  
昔莫若方今者共惟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乃恭壽  
皇之顯子陳神聖之傳為天下傳其人並念南面為天子止  
於孝氏奉承朝惟太極之生而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  
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公阻陪派進練恭想瑤池之宴與世  
相忘然永同河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躬慈福宮賀 壽皇聖帝

先天道遠方切於追遠文母爾等益隆於壽壽壽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寶嗣中興之功歷年于茲壽  
海無事卑位恭恭極為人子孝之思竟托後勳崇以天下壽  
之計欲傳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榮而二典所無百王可  
取臣叨分符守阻道則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經  
歛成日與子頌永鑒於用心

立后賀 皇帝

父子作子建增尤與漢身修定齊臣休南雅為爾文之具象盛  
群聽以交欣贊恭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向  
則莫除鳩治之風母自初浴元重金山之選爰指瑞於慈極  
以扶正於中宮予以成未央幸願為壽之數予以對長樂會  
節弄璋之福遠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備感欣聆聖異仁  
深榮積曾無獲馬之勞當謀養孝以廣耕鑿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雲維坤承天宗社恭懷華夷原共恭惟 皇帝陛下德  
尼以配任如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開安六履

管同太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孔天下之道以鸞鳴之禮  
樞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天出臣欣聞闕置阻  
願獻守維幸雲龍共親聖人之作自撰獲馬會無臣下之勞

皇帝恭賀賀進奉銀

重明雖照當臨臨拜后之初一德尊天幸音金九牧之舊上  
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易以為球散怡性上之儀屬  
見來庭之儀箱匪不朕齊誠受辭

謝賜曆日

通天地人火一王之作紀協時月日暨四海以朝宗拜賜甚  
恭尤職惟謹竊以履之頭茲代有率因履於日錄之錄分  
接以歲差之京獻及大衍而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  
夏如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履新成比况會皇之  
聲價增三陽之耀至九茲敬授管所裁成徇以至春昭示人  
臣之盛觀之拭目誕敷聖訓之知臣敢不率以周旋動於勸  
諫及幽風之寒暑秩故表功同常史之恭歡實為拜與

昭賜改元賀 皇帝

元之建華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感華帝編以象書所記  
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悅祥澤之君至於更化則非必履之  
舊未幾二聖親傳於大寶而朝燕紫於陰名播音多方經踰  
前古恭惟 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或於初法惟始大業之  
難近恩深陰鍊之廣字商亮舜之典合為萬歲隆運夏商之  
年本在周歷臣假守特使節欲開節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  
道德意志屢陳非其任

賀 壽皇聖帝新從吉

三年一拾率古者章四傳八音與民同樂宗坊嘉類臣庶  
儀著恭惟 皇帝壽皇聖帝陛下壽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





形管之難堪與密章之堪稱仰瞻維維奉御諸臣皆指兩  
州駭俗其間風儀獻舞竹絲典之修明益顯為鴻預編珠之  
捧陪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者寬與同尊天子以及文孫易朕勝美矣升殿  
既用答群祥寶竊以老氏三寶唯靈為最安嚮五福以壽為  
首克升厥美擬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  
壽聖皇太后陛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台在九人  
之列自克傳勳功為三聖之尊宜極稱揚以昭報稱臣欣逢  
盛事越在遐方時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喜頌製六註為七而  
願總於前聞

賀壽聖皇帝

意闡就春遊辟南面之尊純典告成怡懌東朝之奉禮文交  
舉海縣均惟眉壽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通禁渠唐行高  
曾閱謂聖德無以加孝親皇躬行維天下不足歸矣臣勤也  
養職衍福儀之慶常懷錫慶之安臣切擁仗駘阻親仰仗上  
萬年之壽壽皇與尼超聞三楚之謠第深驚汗

賀壽成皇后

草露慈極風嚴婦事之誠美播被稱文舉禮成之慶隆傳桂  
海歡動掖闈者恭惟 壽成皇后陛下子百祥生母儀六合采  
古事而若女則史編宏休為京婦而周周其詩欲然花柳祥  
衣而傳養緣玉發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令電庭謹願  
鐘英魏長齡之班派德肥驅請欲賦思齊之祥

賀皇后

寶冊揚庭蓋昭此開御與玉閣制謹西箱惟勳慈蘭平形傳  
海實恭惟皇后陛下躬履節儉性鍾息和司厥儀儀數禮祥

前之敬尚官費禮儀的費樂之恭式率儀稱尤殿內職臣遂  
開錄典阻造清期恒稱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孝成皇后册寶賀皇帝

長樂門安重閣燕喜太常禮禮大冊崇成鑄陳典章增瑞古  
寶有恭惟 皇帝陛下蓋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維明方應  
大人之照受玄禧奉中王母之休符盛典於熙朝燦燦儀  
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措漢庭高才周歷麟趾騶  
虞之化幸際風移鶴駕稱賀之朝莫得恭逢

賀壽聖皇帝

五日一朝俱享王后之奉六宮九御歡揚寶冊之文拜國有  
光臣民慶慶恭惟 至尊壽聖皇帝陛下重華協古正始  
齊容事親以萬國之歡虞雍是相夢帝有九齡之子文母故  
同方游神於胡清之官而垂世晉布潤之典臣繆叨來傳遠  
阻得臨難莫陪稱賀之朝觀元禁樂高懸注麟趾之化流詠  
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箱之敬燭堂成禮七獻北面之朝啟事平  
開鴻休疊出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取成陰教實佑皇  
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為聖母爰作難明之兩親授神孫造昭  
揭於徽稱宜格恭於純顯臣繆荷使指遠去朝行雖美遵長  
樂之班但通賦開雅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實傳之文振古所  
無大邦之慶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廣順仁美文母齊野  
洽衣履翠兒相重華之化發於時艸正始之風惟二十  
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密聞闕事敢通時鑑

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感事願趾騶虞之化尚能備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等跡北闕尚官前導制舉西箱額文煥然內則朕  
甚實恭惟 皇后殿下贊理孝治修聖母儀諭寶冊本實奉  
執并之禮根平羽蓋載殿問護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王  
后之奉臣冒持藻飾即遙周行敢聞鑄典之聲情自慶萬生  
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身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  
依省恭惟 皇帝陛下離明而異齊乾健而坤順共為子職  
必有若捧棗之慶披以 功必有猷種哲之種眷言中饋半  
自初階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從示恩  
臣乘傳於茲趨庭問及闕唯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恭耳審  
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備東朝之事正宮備冊戴修北面之儀顯揚典  
章慰擇中外實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屏  
神孫請九重瑞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笏之禮首建中  
闈既陳 承庸備玉牒臣密聞鑄典阻造外庭型恭闕以傾  
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聖皇帝

迎從子保善承長樂之類先欲家燕觀界金山之助再揚顯  
冊蓋出宏規稱文華張率土稱慶實恭惟 至尊壽聖皇帝  
陛下以身為曲於禮不愆凡后妃嫺御之常恭備古制而父  
子夫婦之玉曲盡入倫真其嗣大如之昔足以正二制之始  
式陳玉檢用建極闈臣遠去朝行謹將使指歸誠陳於闕廷

莫克於形容

賀皇后

坤象水天尙乾昔廿之奉家人正位仍號并號之朝宏休載揚故事則見黃恭惟 壽成皇后陛下化由治內道本宏存謂稱聖神圖蓋萬象龍飛之且而尚官奉冊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備備三官之甚巨驅馳周隔瞻望先階聆寶琴之鍾張與錫珥而并臨

賀皇后

貢金九牧夏統惟新正位六官周儀仗重於穆椒房之疏有光彤管之書青恭惟 皇后陛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致琴被穆克傳鴻泐之規萬非食卑官青髮金山之美長秋初建諸真宗修而 父又之尊恭惟以垂孫孫之相範臣瞻言京室頌赫河洲獻種棲於王道想躬行之事來謙頌於潤蓋穢不廢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初五 在邊 慈育龍華未見宜熙得還之儀臣不厭以崇為懼之情書稱以冀爾桂陽於積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統一二人而已然宏宣勞而滿歲地詠猶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行使指松衡陳於當路皆度 於它邦周會主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判史始皆屬丞相之官宜察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同功勤不足以差荒政之愆願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願專城而不理况閩郡以安龍難幸遭時以政拙而見錄未知香後將力小任重之鴻恩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自天出學如日委照敬識百祥之舉無有幽深九壑靈績之際不運細微遂令庸凡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徐來應陸陪平

頌與積成將自古以有年堪選化若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員謝賜唐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曆萬斯年自今以始九家敬稅是類裁成帝恭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緒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賜初啟垂布新書臣濫職持明當思考協不遠咫尺既同拜頌之榮敢繪瀆史而忘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稱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豈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謀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朕暴殘但曰滿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中興雖棟側但之心莫幸丁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嗚咨廷紳申國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深明盈虛稍移損益願以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庶蒞任未離乎宰試易期泉暮偶際休明且知郡徒勞初無善慶之勿况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字之難再云胡陰委得以次遷恭惟 皇帝陛下豈弟作人高明復物瑣曠日持久或有蓋知情偽之長謂使道之官庶無數易符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倖臣敢不對越龍光勉濟駕力苟不至之絕以 貽也行之憂則消除使宜當漸為求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等無與並萬萬之乎為感喜不自朕青恭惟 皇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泮水古行充之道莫測於聖神屬禹於天復 於順慶遠紀誕彌之旦水膏滋至之休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 為壽維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隸

豈敢忘於善端

湖南運判賀聖明節

地開天闢聖作明廷於赫聖離之運有未載者之祥者伏臣  
萬相輝盛年之多武耀文命之周昔嘗聞於六藝公親見  
於一時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其中允厥德飲時五福宜  
惟叙有夏之壽與我允辭許又過成周之歷臣嘗將伏稽首  
簡叙知若常之初雖阻關庭之親惟知山之書但瞻衛殿以  
為詩

聖明御進奉銀

後天祝壽既同善歌之呼在王賁於茂致刑刑之而前伴樂  
氣變清傲在額朱徒倚萬翠之懸深漸樓感得請山之氣額  
賦餘祥

丙戌賀禧慶節

慶獲其祥自一陽之生子純攝厥貞當六位之成乾宗社龍  
嘉輝奕欣頌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又剛從日新者爭  
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不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  
今以始臣頃切實傳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遺但在奉應之  
後昭四下陽常對越於空文舞鶴永歌但應恭於充環

丁巳賀禧慶節

地開天闢聖紀大未之慶川增山壽咸輸友報之誠豈恭惟  
皇帝陛下典章光明性原博博德然無缺聚六藝以自治聖  
夫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疑為民拯水河沃臣介存返  
取阻庶盛事安漸隆慶曾無祀上之一編萬事發生種有等  
封之三祝

戊午賀禧慶節

聖明作后事開出震之祥盛歡在躬有水後天之祥豈恭惟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美辨清冰刃聖之體休辨兩宮之照  
証誕為民極長德乾符巨風衍簡知久建打蹈萬壽萬歲欣  
感事之難逢天保六童悅陰息之木報

己未賀禧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向海嶽心拓甚臣恭之義會恭惟  
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輝煌庶及兩宮增聖圖之廣大  
咸多士琴主度之預英萃開宸風之期永至熾昌之書臣  
恩至厚把髮添積五德之慶幾無一毫之觀言水隨甚懼  
雖阻預於者英敏不志但欣逢於聖日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往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謝臣聞推優夏商  
周之世有模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部亦稱主制要是人主獻  
為之感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遺是以不朽然則鄒啟  
而下詞藻宣稱之之人魏晉以來就今不聞於傳世雖僅存  
於職守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並並隆古慶曆元祐之際  
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陽執之捷故有六經之遺憲式至今  
日作與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蓋其慶

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知傷未嘗以位  
而為樂九所攝皆無非休明臣敢不益勸初心以期後勿必  
也歸熙光明之學至於終庶乎草創觀也之文何以行遠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一六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除太學錄謝幸帖

拜命衛門備官壁水書生已重公論爾何用如庸臣有此論  
 越編以祖宗家傳之法學被風化之原於其則迪之臣工可  
 以考論其世故備員而亡擇欲首善以何辭永惟贊尼歐  
 高諸公當國之間則有孫胡石李一時作人之威如其善學  
 不足以適用才不足以及人固知迂闊於事情豈敢親親於  
 便於此違知有他引而置之厲弊先生之林從而付之規類  
 學者之事遠難阿諛豈惟爾能權本自來或者上累但按之  
 迹退小己以無報報為甚然較之重輕公朝有披諫賤之氣  
 徒把私私重運遠探某官直道事君慎謀在上察見類俗柱  
 絕梓門至於斯道斯家希圖之中善有前輩扶持而起之念  
 興其妙選以得 敷若無狀而示公重有所存人不暇計後  
 牌九實亦勿誤恩教不難為保知備其善後門場矣得願悉  
 擇其奔走伺候之文度焉 庶少盡於兩掃應對之際

答釋楊君上合  
 伏審深蒙子學翁命自天 推書考親嗟異且取士必多  
 其節日而後進而授官亦 歲月以為勞雖竟然某官之  
 撥獨或在在外之欠未者 從於 覆覆又為之符加印  
 賜恩歸運分降庶某官以 之矛收中為之切切難見奇  
 九舍失不知破別勝有通 金而不昏其究親當今科第  
 保障之譯 龍光度越之風而勉於於遠業用增重於  
 諸注

適德文章以此名世公侯特相於今幾人偃四海之經綸富  
 一方之膏澤善類太息下條敢私某官剛大而流落高明而  
 感忠者似三台之上猶如書生福無一日之長慶者歎國澤  
 有關於消長身不顯於是非符過人情之未嘗徐圖天意之  
 自定動業藏於不親識論符之將來首王正文之終相天衷  
 愛揖冠丁之爭聲悲歎之獨留策定式過范富之賤羞華夷  
 考舊聞仰止先哲慎此意之真爾微我公而安歸是宜再調  
 化元一定國是齋 韋 之而風朝宗百川作中流  
 之游輝尤自近致今在 之之詳與其從元戎十乘  
 霖霖將作伏乞俯從民 之數穿壤做同道冷未齊  
 與福建崇運副 太和

風憲一莖 釋子正豈 復與驅馳戰惟幸命之深莫  
 喻折偷之玉委官刑於太 老成莫利挺松栢而後賴抱圭  
 璋而不承承官准若 之言入親明 皆定父長之  
 策所以不 推愛委命 嘗中於機會身物細  
 故不登於簡書卷言其 之可憂吾國家之重宏居糾環絕  
 恐之任則無服謫鬼惡之 諷方平之遠馳伏巨 景仁深陳  
 其非是而惡之進躬往事 尤違其不公於大雅之寂  
 家俾善類之女釋慮已 俗靡與言某既善書之依仁矧  
 繼今而安令願言與教吾之全拜

與福建陸提舉  
 功名富貴不知幾人儒雅風流自有定論當致彼性之設見  
 云屬吏之儀其官志古而通今方中而圓外詞章近於大雅  
 議論接字前聞及從南渡之老成不敷東州之章行餘輝映  
 物有香七賢之道風教語名家非摩孺子之位位是宜吹九

上福建失備梁丞相

馬生氏之作唐園丘情願之休而乃袖手旁觀用心史苦楚  
老樞湖之曲與世相忘行歌道之難令人太息萬里東歸  
之脫塵公建勞之初胡然湖山忽已散月雖所歸之手其  
有識之通何其志在從遊乃今竟廢十年始見嘗有感於斯  
文一紙自題亦遂忘於不肖

與福建錢運判

為首持棟才家於朝同正官員獲依於德焉忘其恐懼  
以較論其官老成典刑儒術潤色自替連運世有名於今  
屬紳親為先進者楊其南直禁於湖步窺沈之時乃遠  
彼流俗之外自挽湖湘之變復還個越之隸情風爾尚憂  
大息然而得伏沈沈之習布宣寬大之懷若有德長不事  
祿維周王人持丹諸侯之上居之甚難有漢列史不際清  
之風欺者豈意泰此意之落富古人之與家集言嘗侍  
今在快撫頭言終患武伴休歸

與西外知宗

痛上牒之名 講聞甚久聞會亭之 欲區誰漆絕得西園  
遊軒既見其言出於奇泰及見老成人物與刑可想承手之  
攜才欲區誰漆絕得西園 嘗得之士友之間與聞於  
議論之未備物細故皆有定 購問居他無指色宜為宗盟  
之幸以顯拜家之况水惟離城之所以強周下運營石之所  
以安漢上堂念此今以論公善 知者意種好同學每於前  
輩願在下風刻惟謀食之家 善教仁之使以累牛驥望之  
弗及受教可期 平日見聞之未嘗惡心以貽

桂揚楊道守

交賢聞山亭微名之惟香聞津湘水持擬試之有期屏機輸  
之先施巧風樹而增感其官宗盟領袖朝羽俱與刑蓋得

之前聞專素未達其遠到溫恭尚雅在二南公子之間樂易  
宜氏貞兩侯備吏之選求惟昭代克壯維城大連十州小乘  
一障以固磐石之勢以歸公繼之祥春言贊勞越在邊預有  
音生而繼此折輿論之謂何如真者巫匪多才賦其詞  
徒以諸公久憐其家象遂令一介管試於邦條傲其賦或可  
不終慮方樹竹合符之始架切凌鏡惟甘棠防萎之絲高選  
憑藉

與湖南潘安撫時

燕及廣邦實待元侯之重瞻言當代誰如舊德之專地以諸  
生未為屬色心獨自喜口不能宣其官以大雅之英得中庸  
之學政俊厚老妻其百年自昔譽名非故國喬水之謂於今  
肇行在中流砥柱之間水惟衡嶺以南荆州之鎮荒地弗治  
欲猶如閩浙之區足兵何先正意此湖廣之賦孰為二者之  
善計以副九重之至仁於以煩公蓋持託國有如模樞亦預  
驅馳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湯之風下之不能及期會慶普之  
爭爰從初 良有後憂 未知安何 疑幸會慶過所  
園遊將聽登款以自寬押 分守而不敢 憐拙學之由  
求從政之長廉俾愚蹤 謹之致

恭揚知錄

地方千里豈無間政之人天各一涯未有納交之日遽蒙朋  
翰良德函堵某官以湖海之乘錄淵源之實學  
出文字之緒餘閱過千說不於積薪之業功收百戰自勝朝  
刀之才遠有志於旅人亦同心於試吏水惟舊郡身自朝  
與計儲者間歲有之能宦達者於今字甚文物不鏡國風所  
關不實先進之賢身旅清流之望 其弟及迪以多聞國假  
守之憲先亦 居之嘉賓 可式庶幾多千木之風獻市

西齋吳上問至公道

春郵教後

不圖行李逐辱甚歲以高誼之相先光而裏徐之不敏喜於既見誠無異技有義之詩愧在後未先有積薪之樂其在官汲古之學濟時之才請然奈持之評籍甚縝紳之譽循次而進宜依矣家盛省之間有悖不仰尚為青衿限之伍雖名教之可崇而師言之不然顧此而稽焉想乘障聞風而悅迺於此以定文券過未能宜如何而加教後崇紳之已過當切嗟之不聞儻未深官尚可及橫經之日庶其間政幸毋知傾蓋之初

春桂揚王教後

丙亥適止馬勝借助之私辱贈勤斯過見相先之誼未可知兩報已足自莫其官學造淵源文有根柢以其過往不群之氣見於寄試已勿之間露學校之一班雖先謀最對關漢者十數獨以昌言即初至之已然何究規之不可顧如假守於此依質乘障實難面牆是懼事多踰度孰如既見之詳學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須聚智以迪微明觀範正始之音殊識起予之意不有師儒之托良黎民心尚資註術之益以傳史事

春桂陽吳騰軍載

思先生而不見雅有典刑以平昔之所聞今為僚友方將分半席之共事 貽朋絃之過雖難以自寬未可知所報其言成古之業濟世之才淵源所漸接嶽麓再傳之緒指顧而定何恤徒以同門之故育為克辱之官恨此風之執熱得手黨而幸甚則惟乘障其在面墻撥頰故難寡過則未事皆踰度孰如既見之詳理亦空談未必可行之實政惟求勸莫止納

交以先辱之勤斯知端端之贈止可與共學僅惟昔學殊少之間不卑小官則豈但為趙魏之老行以為請言不能立

桂陽謝載

起家為守曾何勞能使使之官徒以貧病雖君恩之玉胃於前議之獨薄竊以自背大臣如惠多士凡持以視成之器則養於頌使之時功如曹參才若賈誼開清淨之道必去奢而後能陳治安之書非波瀾則弗克列惟此意施及中人自匪偷安寧不感概某官以毋我之學成代天之功一紀于茲曾莫覩其溫喜百工兩載初不失於重成乃如疎愚尤所幸當雖寄欲之不効而作成之有加某敢不佩服深仁圖惟薄効僅報三年之政遂及終更尚有一日之良敢忘大造

與湖南張運判

三館題名誰非後進六條問事自有先聲九同斷敵之盟悉仰皇華之庇迺如獨喜則倍群瞻其官當代典刑本親經行卓爾達尊之德諒然爾雅之文方獨步於英躋已適儀於清實當貴利達不知兩蜀之樂何談論風流當自三蘇而至此是宜次元馬生民之頌薦圍丘清廟之休胡然江湖久矣歲月遲駘九折流俗以水錦而為落閣過十計善類於積薪而加嘆萬里來端之近諸公迎勞之勤豈外計之無人况兼言之有味推之在昔涉牧歲晏之功意者向今竟為海內之福其以空疎之學當朝敵之餘每事而端所屬未始敢謂實錄之幸迄應恭用之私自其初每以數名亦既終更之知允然而顯言安業曾未及門與學省之青桂摩掌石刻及天涯之白髮奔先聲 永惟修敬之 掛額屬心之久儻得以書生之故不宜 若責其 則有餘罪

與衡州劉守



進謁家齊國紛交而弗果分符郵寄於開敗之有隙委使  
聘之儀以爲邦聯之致其官絕口德業庶世才猷有聞無  
擅圭璋顯乎之望何斯不可見嗣泉博博之功請直上朝  
論思獻納之班何獨巨湖海兄弟和平之化方當肆枝  
外慮盡圖家所以進賢而皇上於焉注意江齊道謀  
王佐之才且指岸驛言刺史有嚴所之具水惟自昔是用  
頌公持恭年陳故之時奉天一賜環之詔委果者空疎未  
經銀散材來博博之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  
正使身猶懲瀾珠王之側行語言之惟服僅僅官諱之可  
同寅協恭匪一人之私義况小事大尚往昔之通規

與郴州丁守章

「星于茲火不造下風之請百里而近今地同與國之圖  
其德之詳重以始交之早心獨自喜書不能宣其官學本  
六經才識器每懷往事欲救南渡之功名吞論復來不數  
陳州之華行越在外朕竟無業官勞蓋自於有移卷望始  
繫於白髮匪幸是聞蓋時西省之班服長非非學外門之  
管朝然自詭復此途征避名湖濱之問用意希朝之外人  
高仰舉世誰知清得者就客之辭空探如故育未物隱在  
而增不圖雅故之笑而托撫封之近屈公於此將物論之云  
何知我者誰亦已分之幸甚何絲縲地之過謗教小拜之懷  
歷問於萬楚之間盛衰則異江別爲流淚之水陸來依同儕  
名之初歸德備切

謝浦安撫列薦

「愚最有三回功第一拜未嘗於推擇終自初於依歸伏以  
簡柱陽已非古郡折指置驛與輿爲郵周轍方之所未聞漢  
簡史之所不察蓋效壤壤諸華之商而其君視大國之孤管

因望記以逆觀自非率領而散數中與至此凡六十載之閱  
善狀爲誰號一二人而已間或收功於危難者皆指名於齒  
牙未有當路者之同辭則率至於草率遂趨在七拜之上矣  
今日之崇無爲皆塔此龍無異官方年致績於倉言之上矣  
春秋乎人至特善以爲首儻凡亦而與此行公論之云何如  
某者才不逮中學非選用早嘗因於欽察晚但謀於稻梁豈  
謂誤息遽切假 意所勇敢動達小吏之規理當便宜輟  
拘儒之見徒動無補行非是求功惟郡計之空重以歲功之  
薄欲問民而何敢徵言上以無罪性情每三以乞憐廢幾萬  
一於免炭居常自謂始非巧宦之宜爲己乃不然竟以拙識  
而見錄某官當公先進淨海連華致委諸生不遺精力扶持  
斯道如有德憂於衆好惡之言獨有公是非之憂始以政  
曲將如萬折之必求追其既乎則併一談而弗破遂令庸  
亦被說明其敢不更難深知益聖晚採處非其德淳而轉  
致滿功歸絮其身當務以進而爲道

與湖南沈安撫推

大邦維屏莽言樹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  
豐群聽已乎連十國以相數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  
當代草風派蓋接於前聞藉用異辭於已試世方倚重儼  
紫綺里之衣冠人怒爲危閱蓋種公之實者雖三已而何溫  
無一辭以自明上猶知心晚將共事况民瘼之愈博曾物望  
之誰如備勞東島每休問而可數指覽鄂省殺并電以無詳  
矣遣使於西清尚米宜於南服茅之與論請歸察之矣遂撥  
以比年宜名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遊廷某甚夫面猶於  
馬乘澤意所勇敢動達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來拘傷之見  
徒動無補將敢是求歲期末路之難處有萬箇之庇爾惟列

郡共瞻周使之光華 親此歸法帝近儀侯之色 安其為欣梓  
實倍辱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賀周左相

伏審對揚大覽晉陟上公宗社寵嘉華表衣登共惟其官才  
足以錫庶於天經學足以潤色於皇猷自東國鈞衡行儒術  
許身家職則近古社稷之臣借卷布衣如父契平生之友至  
於一意孤立三辭彌高於人情之已安以世道而自任遠時  
其取親承二典之都俞臨事如詳人明允經之慶慰以其難  
進之斯定此非常之元是以簡在帝心託之聖子甘盤之  
為舊學未嘗入摠於百官鄧侯之為宗臣蓋亦借煩於四皓  
孰與早凋儲閣之善晚陪神器之傳於以嗣萬世無疆之休  
於以起先王未有之禮郊詣昌運度越前闕水惟教稱以永  
鮮出勤勞之石如其者不足比數最委得持母 鑄告之四  
駟喜福等夷而百倍况每奏韶籍有周南節 頌之私數宜  
可嘉在河水朝宗之數輒自質廣併家感備 頌之私數宜  
同既

賀留右相

恭審煥揚大覽晉陟中台以薄海之具瞻知本朝之永賴共  
惟未官爵於雅望度越前儀明允而寬慈精微而廣大德兼  
衆美在伊尹垂夏之間學貫群儒無程氏蘇臣之辨若論行  
藏之晚節則明義利於秋毫自其厥直於甘泉亦既見忠於  
宣室而乃越在外服殊無東宮獨上簡登帝心也夫國於邦  
采水惟論相粵若浮朕弄印十年曾缺員之弗補致身二府  
必詳試而為真率以序邊誰其時起台從師聞請九天之  
無人撰前權庭出諸君子之不意得與魯耳誦周詩恭送錄  
同列以先登竟與舊勞而並命昔有因夢卜而見周世曰宜

試公不以日月而為祭事遠類則制第 書皇之再臨欲得  
神器於初潛廟為之元禱華夷為之震怒其春噴奏未及朝  
社稷之臣躬廟為之禱華夷為之震怒其春噴奏未及朝  
明論案恰重應何孝值 元官之感至惡極國歷將天 少私

賀王恭政

名從外間入告嘉猷覆寰上宗晉恭大政共推其官受天間  
氣為世宗王粵秉備門以踐華夷率本直道而聞海內空陪  
國論持平於左右大夫之間及沃上腹致成於君子小人  
際仁必有男知無不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備圖於奉事  
蓋冊書所紀聖稱節誼之闡然世道相連鮮值明良之會永  
惟前代孰與熙朝嘗於時音以親人不待急難而求士慶信  
全厥則範韓四條之為元祐清明亦刻曰諸公之故士慶信  
藏之節初無夢卜之符有知下風無祝况進則獨 書皇之  
獨斷欲俾神器於初潛亦既多賢能堪大計先定朕志雖食  
共於詢謀素高此人乃卒煩於調雅奇謂非常之寄托又將  
之心泰運方亨宜上體胡亡之義故但申於管轄不敢布於  
私衷

賀晉尚知

伏覽之數元極位寄宗社於高增重華夷之所具瞻其官天  
下建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跡于周不  
忘平生之義先至於善哉諸用自牧以勸本其規模魏欲然  
之資養其過孟賁遠夫之氣利感而於不德本而視奉異人  
同切則慮所當先之裁下士折節有於於不報之仁孟晉或  
以一長而過人而公過無家吾以名世足以任重務子師言  
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備圖於兵革况甘盤之為焉學初無  
就命之三編宗臣為宗臣亦藉高山之四皓未有早朝儲

閣之正晚陪神器之傳龍光獨盛精神雖必有非常之報  
稱又將不以之為庸庸久辱下交與安與顯附者雲而後顯  
漸非士君子之倫哉凡廣以為榮使有兒女書之感

與湖南監司賀本

觀臺以望日增一線之功對岳而南天與九州之隆嘉華所  
庇搗覆故同屬柔降之有拘欲撫躬而靡及其官當先進  
薄儀令以宣慈惠和之資廣告度詢謀之奇特明主德純  
孝育於牽頭對越天休斯朋來於五社九在具像之列感輸  
善頌之誠寧復久居鴻臚帥勞之野定應延驥驥係奉之班

賀正

六轡驅絕困勞使指三朝圖籍經命正正連十國以裝休丹  
誠而捐慶其官連尊之德爾雅之文談論蓋本之既蘇風  
派尚想於王謝道閣交泰既上當君子之可表取觀願宜明  
享聖人之養乎新歲律庚介春撰其最傑深和尤慶嘉頌越  
在外服雖頌花客火之無餘音其為諸生將製萊師門之有日  
除授聖謝聖教

柱之邊項界以使者之弗理於尊威將何施於刑罪雖極於  
麟之感胃勝衛悅之私切以茲爾桂樹介於胡種中興至此  
九六十載之問善治為諸鏡一二人而已率皆火火然復序  
還未有較為當路之聯越在亡邦之上重念其謀悉知故其  
情有如旋線知已之否亦亦欲民之寄惟其謂切樂文具  
之可親或有便宜正恐官務之不克及以珠璣置官未前圖  
幸拙誠見錄於清明之結但虞小量自願於盈滿之餘以龍  
為慶未知兩語其官再究二聖聖壽百工衆國之對目其瞻  
而下運使人心器皆易事而無差故故門駁收及於觀其敢  
不更監神即上體深和乎易近民以特明於修指助安安

蘇轍報於秋毫

與交代張提舉

不能就任視見旁觀何至之人避為副堂刑罰察以公叔  
而向升竟復愛成何子文之必皆精此私感難於具陳某官  
大雅與刑故家文物造極之年至於珠堂而向歸正始之會  
可以一唱而三響所宜路門委諸詞報數言可使書生不立  
五經之異庶幾奉制尚追三代之風方當歸獄而傳歷始自  
撻登而寄政某故為晚出卒在後陳周雅肆三獨值勞運之  
日庸規畫一遂為代價之人故論伯仲之間但有子孫之託

謝沈安撫

為十國之運治無善狀假一封之俸難有饒息雖庶賴之知  
初而後始之已甚未和報所誰實使然某官多士宗上首君  
舊學如周保傅如僕老更親提清禁二班勇干中權之寄自  
其分國管未海時五嶺嶺山殺盜不採三江蘇蘇離相衙  
九昔謂之盜區池今歸於德魯尊若潘宣之家未誰如威望  
之蕩然雖二老盡歸而此豈文君之地然一饒已足則他官  
不置之官胡如某者竊為稻堪滋分符竹方恐實言之未允  
豈期蒙謀之已爾竟因借勢之私緝備勝事之數自知甚密  
公論 謂何與文子以同升非敢拘陳於先進喜樂正深察  
諒惟存在於諸生聊布謝悃他日圖幸會

謝沈安撫

除目何因必有愛承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心難言謂明之是賴善疑被問請開可期某官年高德厚  
實伏蓬坐老成典刑非翁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守之懷仰借上游之重言者高宗之思為學  
克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變亦固如公關望視古華表之報

地之閱員必九重之源焉某提督廣文辭若才差遣以乘障之  
未能而察州之夏夏七舉蜀四方之具有規制款款惟沈成十  
乘之依須安教

交代張提舉

除目何因必有愛承之故司存匪遠可無告至之儀况嘗試  
之心難言謂明之是賴善疑被問請開可期某官年高德厚  
實伏蓬坐老成典刑非翁木之謂故國師表言行乃砥柱之  
在中流正虛當守之懷仰借上游之重言者高宗之思為學  
克武之訪故人恨不同朝變亦固如公關望視古華表之報

蘇州州守

治狀不如龍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漏施况從事獨  
賢梓奈何而倒植有未諳問從學傳漢某官一代之英當大  
之望蓋大雅與刑之依為符中與較者以為為期定文學者之  
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鷄阻塞同為茲兩郡之彫然重  
以此年之歎甚動有契副相為臨襄滿地細書九欲言之必  
盡沉舟相繼靡為慮之不則事從舊術以至今曾謂湖相之  
得此遠今不敏亦尚無反專也仗窮念得傳漢以無治胡  
然探家顧絕今雅隨之先封相之論之云何後自知而甚善  
謂我宣勞而弗建因人成事而無言則等類可知見真公  
之喜也如將毋亦嘗聞子辱之風預悅之步勝書同既

奉道州趙守

治狀不如龍光先被雖同功一體且不可以漏施况從事獨  
賢梓奈何而倒植有未諳問從學傳漢某官一代之英當大  
之望蓋大雅與刑之依為符中與較者以為為期定文學者之  
初聲華甚早出守邊城之上鷄阻塞同為茲兩郡之彫然重  
以此年之歎甚動有契副相為臨襄滿地細書九欲言之必  
盡沉舟相繼靡為慮之不則事從舊術以至今曾謂湖相之  
得此遠今不敏亦尚無反專也仗窮念得傳漢以無治胡  
然探家顧絕今雅隨之先封相之論之云何後自知而甚善  
謂我宣勞而弗建因人成事而無言則等類可知見真公  
之喜也如將毋亦嘗聞子辱之風預悅之步勝書同既

本其素積有斐乎麟趾之風試以專城治竟爾半刀之戲期  
年於此蹟用誰如以頌聲載駘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如某  
者學非適才不遠中島堪一障之乘徒藉餘波之及遂今  
不敏亦幸苟安節以下而無識自知其番郵有功而見復公  
論云何尚期未替於邦文庶幾可明於使指會言伊邇當望  
惟深

與湖南范提刑仲彝

宰旅不居過家窮道師言未移抑卸湖陰夫人以引去為高  
吾黨以留行為李州如聯事者在從游某官經明而行修字  
定而光茲以中唐大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文登  
有衆作周行斯久譽處誰如獨抽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  
上方卿用胡自喜於懷章公固俊游然重達於進重永惟先  
正名滿天下亦越太史動令古人時則有若熙寧元祐之間  
位皆不過學士諫官之選惜者舉世至於渡江疎然門戶之  
存藉甚弟兄之望猶未大用顧且遐征四方鼎傲之官於今  
不乏故國世臣之謂舍此安歸其空疎如初裏情已甚自別  
之故人其謂何乃有來三益之期天實為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答王荅判

貴名方起誰不紛交其景已後胡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  
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諱將以成大觀此道之不作當古人  
而與求其官學足以連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說斷以  
中庸卷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知追遠功名之會則從宏議  
論之流密試緒餘俯為舉首况地占五稔蓋荆州分野之祥  
而其應三魁皆萃麓同門之舊天無虛妄事未前聞水惟興  
宋以及今惟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  
可堪擊問其方恨盛管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免之報章  
行矣拜况涓乃留更候盡聞他日之行旅恐不俟駕車已繁  
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辭

舉慶甚休計諸何晚聞之有職食自便宜共惟國家之多賢  
本於科目之取士蓋以遠大之業在於童程之不違拾芥之  
公甚於聲譽之燕抹所忌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  
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唐之學  
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村士無知已固宜連枉於有司  
人亦賦天豈能厚遇於諾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蓋嘗聞乾  
道千佛之經尚未離沃 三人之選惜者有日竟其在故某  
偶因衆傳之來茲託 之舊喜於吾類上實能再拜之書  
憂在瘠官無直諫多聞之友

留范提刑

按列兵門未知復會采竟矣向乃與旁親變方拂菻之初宗  
甚蓋管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兵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

風流縱藉如公與人遂結聖明之知沒躋華要之路過家上  
家陳義固高復善春車演賢為學念江湖之阻昔煩廟廟  
之憂按惟持刑可以再益苟若使無款用能勒草於園華則  
人自不免安得弄兵之亦予少屈以此過歸有期平嘗託下  
風又聯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選誰之心世事多違恐有  
疾學之詭

恭諸郡府卷

十國為運仁賦相遠七日來復福儀仗同乃如蒙成敢不吝  
慶菲官以蠲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專政與時新既於  
昭於承蒼天惟氏祝宜茂介於鴻休過觀上考之聞即對造  
師之寵某相依幸甚善頌云何敢以景於南至去極漸近之  
占以為剛自外未為主於內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學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祥地如芥  
慶翎在馬係保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序之翰如晉二文而受  
形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對方茂對於寵光用曾乘  
於穀且謀幸勝小事竊借餘光鳴馬蓋簪遙想朋來之碩燕  
毛汗齒宜感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鄉村大夫宜居泰內迤如膏慶矧  
在同園其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萊之舊出重計  
書者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重慶於穀日將茂對於龍  
光其偶托下風每貴餘潤豈徒使勞致微別之僕魚所冀  
江歌德勞運之四柱

卷州州丁詩

見面未見心肯尚幸於駁察同功而同過今起得於戚休永

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人情之不篤苟如矢豈即杯滿以相響  
借日故人曾綠袍之足戀孰有惟那之厚見於方事之歎况  
復養成連生惡質公固察此有分財身才不以為貪之風  
人將謂何蓋安爾不讓至于已斯亡之類乎而論定竟以功  
還是持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臣未見人皆  
多季布之賢倘無不官上必重相如之賦何早識之已過謂  
竊誦之云勞絲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求謝初非求安世  
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高止之罪願言深疾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元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按察其官高明有融中  
立不倚學得其業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  
而又養以靜重謀於端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其之  
長取諸三院之職蓋朕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  
是宜名實上下之字豈曰序遷改推舉凡別舊清明之始方  
須是正之賢嗚呼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運孤立一蓂公家有  
埋輪之名委舉宏綱以筮辨聽行述百年之慮遂躋三事之  
班某辱在下風頭蒙異顧雖上體明亡之義不欲自言至存  
勿器使之恩敢忘蹄德

賀林敬院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園之試士豈無周行以馬府之瀕  
賢曾不堞窮上念深矣師言按察其官源海今名當今大雅  
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靜重以正直無偏之操而禁於謙  
和雖未銜於主知固已予於物望永惟園故甚重重綱何近  
事之不敏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蓂公家有埋輪之風嗚呼  
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運除當所補辨聽行述百年之慮遂躋  
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矣之心恭道方宜上體明亡

之羨

陰遣判與交代傳提梁伯壽

鑿鑿周行等為後進觀風漢節愧在陳陳雖銷道書之有期亦難告新之無狀靜信入受欽遵青來某官學優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宛觀九流以國風雅頌之音卷有象作科名其澤樂康如編鈔石室之藏分治天管之目爰方辨用胡乃權浙水惟先正荷國之風不致富和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感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小吏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接麻之節而實生之對官堂託家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門望

謝率教

推居判舉方忝仗司就弄安所節固已見大造係念之定成者賢說學管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荒於涉世謀其意惟竊祿以為其年餽竭之籌勢可枝開庶遂平生草硯之癖豈期違號乃除休明起十年來食之人拜三命踵求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寺之徒勞乘傳察刑於建明而何有別今消事絕重他司增九卿之民庸節三流之禁旅承半既久不出數端昨當取之名中興以米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俗雜民徐正須通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知無似深恐不勝耳官感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運旋旋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官展與之實遂今庸散備生或故不憚詞所長評副法選邊漸不難無並茲之興之浸稠骨甚宜庶免觸難見短之責

謝待從

備數臨臨既然酒報陸筆陸連益不自矣請惟辱幸之由端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四

有粟吉之助伏念某庸碌已甚迂濶且少所為澤大之謀大不過稻粱之今過瑛場堡之困瑛瑛於宗工適克刑除之勞浸勝於勝任今已過瑛他無觀心凡其為謀以功賢特之便私而卑志不圖瑛瑛多兩露之思所恨嚴猶致之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為江漢之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謙讓則有運鈔不及事之憂須當激揚則有姑息以發人之患持是書生之短責其吏事之誑處非其宜懷以為懼某官言為國是志與人同首聞有時望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蓄尤切吹蓬某敢不知所感與勉其偷情辭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比朝露之年敢累知己

賀丁州州除湖北提調

誼言教巨澗止崇堂便道之官不待上獲慶之計入境辟俗已來宜周阻之勞先聲所孚群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故請長鑿宜雲香之可上高公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項以四方之與獄押洽于眾致之襟仁問予幾何人豈特避關之喜得參籍十數輩當和江漢之罕某阻自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覽更知心於胡南北之同符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手既昕朝正名台樞兩宮嘉與四海榮懷共惟某官德威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某昔焚旆之聞事若以忠在期會毋書之外自持國柄監師言至於散植乘祥而無智名家窮掉出而無德色燕及幽隱實為體讓于以成正始之風予以容重華之慶爰被珠常之春虎履盛左以成求莫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尊並絕知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某世翁然惟公宜此某年知策事端莫尤勸况不克於驅馳向有

一七九

頌於朝也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繼然大嘗深刻之  
俾或托名於不朽

時備左軀正位中樞漢之子拜聽惟見其官直方以大中  
正而通德歸感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

之臣富貴不倫尚餘湖海之氣自奉大政益展壯猷尚利公  
家寧頓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予以成証始之

風予以恭重華之意爰被使者之寵進臣有密之司聞之師  
言又夫上意蓋小宰若令中丞未日柄臣而大尉為右丞相

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其行聽文德之原以符中典之  
運吾母知崇厚頌美尤勸况未免於舉軋而有煩於頌也雖

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繼然大嘗深刻之俾或托名於  
不朽

賈胡奏啟

擢陪大政就朝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其官才全而德懋  
實大而聲聞尚友其人皆前脩之華行事者以道必手音之

之規模永惟絕俗之清塵有移天之業宜簡知於塵主運矣  
輔於呂期而况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顯熙元祐之

休雅衛兩公獨濟重華之威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訂讓  
若乃大明生於東扶游陰於將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

流則在公身尤闕世道某側聞遠信倍感鴻蒙雖知久要  
之心而敢化朋亡之義爰有像承免於感與老耄無

能所恨不堪於聖使  
兼立待郎

顯承天寵晉威地官滌汗之揚師言惟况某官清朝傑望昭  
代英才風人三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勳蓋出楮餘

項從歐向之昭來定曲臺之禮允所垂白色動宛然位皆施  
行功在京朝則是遠天之好誰如尊達之才當煩使之徒云

將寵光之仰至求諸家故在出勞遠寓有祭之缺實宜周行  
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

不意從從絕域遂危甘泉以齊簡之稱勤非民曹之可久其  
爰知最舉齊善善多公論不認猶日用與之既交情所屬政

惟行道之難  
上 嘉至賀令

鳴鑾順勤舜禹交歡鑲玉崇成至任晉慶會惟元子對越昌  
期宜膺萬福之同允為一陽之始共惟 皇天大仁由天

授學本聖傳譜及三官亟見祥祥之色調開六藝尚垂善書  
之聰推育德以獨新特以剛而俱大亮時不祉為國元良某

等在隆知可無善頌今夕何夕當觀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  
更既發亨之候者





國旗得漢中之股尋承已過嶽下良用缺安之飯之担足亦着地何耶僕人欲此如沐添解去無由爾比來南昌亦欲漸與人疎稍回觀某自擊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呂后劉敬策視服于房楊子雲其自官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手于負知味者南坡如某物論月無懈色與友生語幸不十四五相排排惟吾安之有聞知繁天姿如許如之小自察督嘗入依楊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林酌則亦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初如女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君望少卿二

拜違護帝六七載百無一進備幸於吐陵從百九元游半平生氣息為之運接推挽之賜何敢深忘中間託子之命何見區區德簡在衣裘可為天下質薄者之勞非所以憫儒者比來較下得聞傳讀詳益不見端私謂似難離然百九元書蓋期望不但此也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元屢不應書自歎已猶然况違尊者乎又從縣請祠為權幸直如開朝論頗不相然甚荷佳至殆非初心而得善報欲一未捨昨就今政者督夫近知高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絕非十萬詳審勿使易承難去甚善其望尚存過儉及家易貴則大者王濟事皆竟不存海內賢者相繼彫喪令人喪氣深待講乃結主亦知第遠致郡昌博士亦悼亡暫休未復復入年未所得師友亦次第遂散如此劇用無慘識嚴運家了親事在遠得御儀牌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則尺紙略去少復之辭直下破針則十里猶勝下也

亦管略布濬滿以承是正領今廟書決然不至左右為之歎

然建強附問又嘗以大賢推教不肖之意為請始言無效許薄亦不欲復以上聞馬爾舍論得被視正自是天資須不其須會世間善事一事非敢以為學力也見性之海敢不從事蓋謂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財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夫侯以下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蓋在是端不敵也或策索見前二書他何以避康故預示何時知繁

答天台報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疑為焉未檢略去世俗相習稱語記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猶深茂堅麗其虛受我非道將與若吾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悅辭我即余益舍之望者雖未必合冷未必相志越期乎足下果復携書已來且以先君子故弟之奇之遺際與其至氏所為文十餘篇以相觀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來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高其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為美入於於用夫僕雖愚陋好古適及其文辭九今以是稱者未有過而不紊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而始信甚乎直一見顏色遂向已矣然猶因循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夫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家能不能逾中人言語喃喃無以自來見碎然遇之庸常樹根中猶若人也况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

精於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程定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定下其知之則以僕觀先君子書說其淵博蓋以樂善賤志節為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其孰知之吾莫定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乎此矣足下倘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有陳填然曾未究其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請其所以已至而歸求其所以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僭僭以談

與謝守曾仲躬

瑞安脚刺錢知安台慈除克其厚又分給有次第所見明遠千里無恙傳聞尚悉輪往年夏秋相將錄者符押清機也如潘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來將何以示惠蓋藉留而頌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實不如勿待問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蓋大君子不顧法如何於其中為致意則雖微是猶無量是道也非吏部將安望致愛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為僭易將博訪所以為使者嗣告

與閩紳梁丞相論者長壯丁事

切見熙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戶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戶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役者並罷絕理復舊役法再以保正長催科 其保正長不顧就顧者係舊募耆戶長壯丁以不為或病者以其猶丁性性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或病者以其猶有顧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顧錢撥入經總制司案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顧錢撥入總制案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其舊得福州官司檢驗錫徒催率助倉積重之事必資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戶

時時以縣司節引進係極堪夫使不給程課未務諸州縣曹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編檢視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為寄編戶實知禁止也以其甚短見官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其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勝訛或相背非不極以此凡生長者往往見察言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約者蓋詳其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熱讀足下也就舍凡進之奉從我子飯食豈非益其疾乎且陰休影已出下策定下願東燭而照之此其所以諱不敢也因事德安管榮亮慈燕辱意不可虛辱總與患音不以淺濶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爰因百教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主田則不敢於焉為教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費於射鄉器服已上舉教百家合力為之每舉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此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年三年而與之是謂率澤之士於公無慮於朝市無制其非於國則異是其在公卿大夫之子臣學校者固有廢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指為士不敢捨而之也漢承輪臺之後循謹謝敷校之法而取士以戶口進不取閭閻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除皆自子自國初以家語致術方之士而聚之中部向之為閭閻流傳者往往惡化從順

顧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誦諱身不重賈貴以此得人而其  
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寧變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黨  
度輝而隱迷之路塞絕學究而權貴之徒無所入一用此類之  
可倘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濟之流為一川而賜之  
海其不故而彼野乎冷其勢袪夫度其變不達上之抑揚  
固關恐非人事也

香林大略

書間潤球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性未入知讀書者文不依  
亦從爾釋彼所脫字帖具審所論撰不少其意若欲論史家  
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遠想增氣耳其窮日益甚意思却  
不銷沮平來文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獨當面非思得  
故人共論此性隔阻每一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吳已  
差作甚又迫蕃夏弟差老叔勿勿滿路疲頽不少且復休養  
幾時或能樂其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據那西漢  
士大夫深厚其季孫臣擅國群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  
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摹奄侯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  
委是康俗一舉不賅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  
飯去者南陽一羣耳在時嘗說西漢無節長東漢有節義殆  
味深者孝章一舉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  
裕後傳達者大抵明允之為也構古長庶也蘇氏引之未  
當若周公誣得七年豈是事例魯德當構云者傳從其初  
言之也

香林碎文

下論釋學杜見詳博所欲者書無情添下筆函以見奇前書  
云云正以功其當付儒者自定條則葉嘉祐守文殿學  
編法官政召簡其間盛氣何可勝道建文諸賢豈立亡義紹

與李年粉飾工已過獨機然石克厲文辭之意而書主承結  
類皆戲說以至今日吾嘗嘗覽觀大方深求  
則講學與文物如乘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  
足學也

香齋端老五

去載愛育未相與於寂寞之頃荷意不淺髮髮齒我既無獲  
它親儻假之年復與士友共圖不暇於遊衍之餘志頗足已  
間居預謀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端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  
及通鑑可也溢報未知會期頗言加愛

別去殊恨匆匆以循履之念不飲春留然終不滿意也左傳且  
熟讀見得隱藉以前傳文之際來定終篇無慮三變網目則  
成書擊矣其它依經為傳文無虛虛標榜下迫而意已獨至  
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而面割難以筆古蓋也懿仲諸友已  
央謀遠書沈於先人壙下以為乘欲過從之池入春使下手  
春暮當奉約矣

蒙思守墨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請左氏書頗有條  
背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揭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  
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記下手陳了  
翁云譬如絳麻忙復暫合暇而端之自成長條不忘雲龍繞  
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暇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補習自  
誤不足為念也示論者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  
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學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運之不較  
與歷年多慮未見看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  
見義以五霸為據索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  
表其所以五霸之興衰充視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

與李年粉飾工已過獨機然石克厲文辭之意而書主承結  
類皆戲說以至今日吾嘗嘗覽觀大方深求  
則講學與文物如乘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  
足學也

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而莫克大史公書  
而又以授尚書春秋之說請而下遠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  
而不致以假春秋是以學為紀傳世近書表耳何當合併其  
講其指

讀史記善善惡有狠駁奇怪之疑何也復麟以後玉節推尊  
孔氏明禮義之統楚二子死百氏盡亂其考論如符立伯伏  
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祀經自而其力不足以致得前  
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而孔安國載聖

載 德毛萇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群者為一別其  
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諒有甚矣然六家之論猶當老仲儒  
遭平家學乃蓋一百家之精而斷以六經身本何春秋本  
董仲舒 者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

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無雜雜論論也時觀如虹豈有斯雜  
韓文孫卿那離韓先生難言之書詎有問其軼絕時時見於  
他說非好學深悉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秦聞者道則所得  
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梁不過矣有瑕後生必

習逐成牢談千五百年之問此書淫晦正賴吾輩自開生眼  
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使生疏薄也老夫不能自白於  
後世常欲著書少接所自微敬者為前哲出氣固循未果近  
諸友為遺仙巖書於屋兩偏今未就工後月足月以春合暮  
之致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了此一項冬間書來問社幸  
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答黃文敏

三監叛國說非是商都六七遷許決河是復東徙相敵周自  
岐雍與初將撫 定九鼎諸侯皆為商武甸近師者皆命

之三母弟自刑以陶察取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比蔡蔡  
國皆則管城霍陶謂康大山之管叔地廣不得為城敵衛明  
甚三監珠簾管衛始皆為諸侯蓋有管康之而蔡衛之  
夫復以命其子作其他則齊魯燕三三大國州牧之既懲之  
周南召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

漢次諸詩不言其封諸甘棠朝及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  
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聲矣抑鄭會  
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蓋坤離自別於衛而諸侯如  
無統况及其廢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匪風正之是故  
曹鄴然若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

以繼終風以師鄭會統治於衛既得之夫以其封賦不見於  
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到賦不見於經傳何獨師賦  
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不敢不告且周  
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重師率小

外相維其意國皆大國也故襄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  
之差實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焉  
貢亦云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

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攷之不詳輒以大同徒測地制域以  
運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公地推之則制域以  
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九刑之  
說則有其十皆附庸之說則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

一八五

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應史猶其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鼎大行人司儀諸文位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覺其小異者公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未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度皆為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九邦國千方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五百里則百男且周未有封公者則適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準凡為侯伯母過十二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總傳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充儒以入州為千八百餘國固踴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踴據固曰惟實生策得其意自司馬遺以下往往為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祿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而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文三

恭尋常人耳安老兄拈提振振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聖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鮮進而交游殊未散落落甘二兄之賜獨惟未及與晤巷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聯絡未相貫穿而厚氣復謂千者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取數其間以雜書意失之遠夫老兄態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任還諸書數復數過不知幾許間更有一番如此議論甚感甚感然宋文占得地既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蹠蹠披戈直上而無無解之功較便輸他有一理也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在作工夫功有遠成

阿必有德事有德濟則必有理此朱文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逮以三代聖賢狂作工夫則是人乃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逮則是天命可以獨得請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競畏之君謂天命可以獨得其弊下有觀視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騷亂臣之地臨所未安也以兄之論推之不知樂毅論之迂湖宋文之正大澄不知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則乎且朱文便謂兄說抑三代而兄以朱文使五百年開成大空闊至於其間頭近忿爭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暇卷言之徒若犯公也

自七月間病者幾殆凡事盡廢養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強也瞻仰懷故何可堪道專人惠書就審訊後薄候焉福樹梓之至各伴半自餘歲不逾一再相問勞無由點頭不堪揆意也甚意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撥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辨辨之過近來某情益見天道尚思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深進豈以為尚妄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攔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見肯求一喜之遇隨手欺關只是便砌關合工夫任有多少光景注時曾與眾來語及非未復安得談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略同若恐悲者弟所當言請算是爭一時往復諸言何曾較道老兄照悲者弟只是書中詞氣全似納子 面釋 之語不應傷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詞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揆畫而元腹亦 趕趕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轉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實作附勢令人不取再三且漢唐事其老兄並無分毫扶例直道教訓言伏伏孟等

切與管仲百里奚分源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  
三兩分便有二三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  
有全欲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夫無全欲不識情作  
堅作偶然撞着之理與亦分曉不語多論但老兄任意不能  
庶幾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滿氣言語元晦執以見功蓋是忠  
愛然亦緣要攻老兄滿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乃勇  
愚陋之見若兩家元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切  
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塔入館繼以還徒少定欲遣人問應之報有意外之機  
方謝絕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刀處但與老  
真日夜懸念長吁竊嘆而已子約未言事已明白不憚小人  
穿中盡室驚喜嗟乎惟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  
亦已矣聞巷蟻聽之徒時欲置之罪若非朝家以不教士  
為國是法今明是有司 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  
吾輩平時每欲望人度外 寬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  
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紙難事耳又况朋友滿世  
一旦有變志乘手無策者表朽充衙視察亦不過叫冤呼苦  
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誇勇果奔走亦由之急便是枉  
却舉此兩端方脈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闊一線便使話頭  
又屈鄉如慶女雖親戚在縲絏之中或不管放過是知時識  
勢非尚然也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  
朝學者轍樣將奉漢問士大夫公茶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  
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別業猶有  
偷序漸為擇柳之計允所願望亦荷生之說雖可厭薄然不  
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意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某則  
自知罪夫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某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擬財以自封豕爰建將輸之節  
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 錢以上名白徐者而州郡之闕  
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 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嚴  
富於外蓋不可勝計中更亂於 祖宗所以慈迂南北均調內外  
其職往往僅同催納督租 祖宗所以慈迂南北均調內外  
之道缺矣台座以著明之望聞自聖裁界以總輸之寄且與  
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誠講究艱末還之國初不  
勝士友之望前嘗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  
留意幸甚辱在愛子不當因質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稟伏  
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開淡然詩律更富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  
倫華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礱乎事業奮發乎  
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過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  
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門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請  
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儉能意然一采各  
進所見幸其善學典刑日就寡落非豈立自信安得脫世間  
波蕩若老矣所親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諸近方脫景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  
若從頭商榷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為要圖  
樂如余論也書譜又辱為之叙文意俱感前發慈祖以來諸  
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筆未曾提撥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刑  
定方可符誠之恨未見向薛常州每每得其為英才敏急可  
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暮中得其助為多斷四三  
丈為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為歎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

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不可悠悠閑于釣魚子靜  
陸文不愛其礎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涯滯非陸文不靜割  
斷得了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佛敎作草草子靜  
與諸公相讓切進德伯添景望三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  
樓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惡所作要不失  
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晉策可謂首屈長稱夫長稱豈  
所以特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說無主角此是大愚知豈  
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非以要君為利為利者負國沈默  
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復食今日舉子  
揮筆作矯差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  
匡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氏持十餘世而使吾君辱駢辱

譽歷六十年而學校擲堂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  
消談次摘章句小則便為詩文自詠當此時者實與士友不  
絕其說謂之波蕩此其所為懼子齊勿以為疎也幽人負言  
勿事奔競之謂若日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  
道乎生語者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求大寬不然子  
齊試以克與至于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  
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調不應碌碌休也相  
親之切切但爾其惟吾子齊志在明朝故畫布之不於於  
相和者道也文字口千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布之礙器速於  
足下信厚其時出處相規約若子齊語頭止如向來所云  
非所望也蘇黃門晚節甚愴於東坡以溫公待小中如許  
生蒙法時每苦吟賦太德功量真難事耳

與林誌行二

某九十月始達官下一冬兩雪阻萬萬狀回想閣若士  
友圍頭之弊不可得已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稅也  
大郡民力重困至於其能平則政駁動非其俗喜船也至  
此逾月行重困因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計督耳  
唯是管藏盡虛蕩無綱目而潛撥如織官兵持通券債者  
深月正使收裕得到亦無以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對  
子澄嚴善政竟不能免恭直之邪陽次之亦有不辭者今春  
賦狀未必調一言勞者何以劾子勿為他人道幸幸  
淮南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搖了人情朝政方  
抹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最佳猶定錢括出此  
活頭也某荷上眷不薄然竭區區無定策之補至乞休致  
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  
非忘之也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况教以之使宋果方此欺作水命重為不敬甚衷  
藉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  
為患且下問其然否老矣矣文將日落頌方得三益豈非天  
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厚所論晉非南遠元魏無差過  
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與北齊之後變向者  
亦皆現此意性性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丁然甚盛  
甚感至於君臣諸系充足考其細故不即晚年見此奇特誠  
前筆所嘆也方今兒輩傳萬一本且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  
淵源於正則要其到又有過人者近京簡通示吳門書畫  
續之益委然自失檢復自念卿閣學問將越於弊非時流之  
道必得溫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甘賴以克足下其  
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塵緒



數日流連酒客間欲談詩畫竟不就與與相違而宋使已  
及門矣發塞蓋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富門也一笑已  
笑兩學官當附煩送似昨報滿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  
之笑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惠而國朝風流  
持論嚴正消息盈虛不啻意若兄以為然否  
棄情無復食書之念昨陽將照豐後來長滿過眼數卷便昏  
澹異常每對樽筆慨嘆而已此事當查付左右諸人宋論方  
問南北史二史價值然一代公華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枚未  
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衛表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  
大率欲祖在氏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生  
非解別經而不自為書今乃冷太史公紀世實傳繁之編  
年則其間事辭較簡勢必至得此遺策而此觀之類不如正  
史之悉也密區區內異深探者外之意深者附實事本末  
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  
及其季年雖委條之主散為異親之役奉於漢獨商陽數  
人當膺必有所致之而豈可以書畫哉何當并洽共謀一  
二新詩兒有羨讀降業寔安以米迺今見此作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手書

與周丞相

狀自相公參預以來表紀非一聞亦及於管見而徒俾頌  
以為言不敢幸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煩瑣  
讓謝表章略窺鈞意所嚮美故敢借言之往者賈誼諸老知  
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不知專君夫惟不知  
立國故保境之說歷不知算若故討賊之表而二者相持至  
今未解王公持相性性以此代為進退者至六十者相持至  
維比歲以來此義層層治蓋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依相  
公無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 之臣以國家為志天下之  
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  
營消伏管論之所務白也夫無而收之則勸之者與吹而聚  
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簿物細故各有司存  
付之 漑成而已非 以頌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道重惡  
况罪

與呂子約二

甚自辭上箴以後 申問成履不任情企乘入湖湘凡八十  
六日始達官所 蓋一大賤而置官委兵如他郡又以敵  
政蕩無網紀交割之日見箴不能百千而漕撥職官挾持  
券索奮通如所 主之說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災矣奈  
何奈何老兄年暮請當得趣而門庭及狹陳表愈高而意氣  
略肆大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異進路  
前緒旁求後末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極之義  
兢兢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感厲此最近  
所窺見且以知同志者到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作亦嘗道

弊共誦操切此公鑒然者有失也堂壁雖爾亦復少此乃如  
簡備端不可讓也老夫望見賢者勿謂其為私視也推官易  
就自成一家人可以相資亦未可為強也柏高兄弟文字正使  
性時諒公亦見得等何適死之再及此事欲以實而所云斤  
萬至思慮有疑勿謂復也

自出也等語難免此弊然若其何足以堪之張炳無志  
務為自全爾此懷疑名為國士自古忠之節實藉知房杜同  
舍所成既獨如許豈是金蘭乎圖以作彼遺恨推多此所以  
責力學難力學則 然相值必有以處也東推同案雖融  
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純素之律終今後輩趨於靜重是則  
可為耳竊若放開養成虛驕即一獲而萬有餘矣老兄以  
為然容後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  
昔日切雖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問及臨紙惘惘

杜陽與岳清論勢

伏差於側小杯移運米三千斛雖已一具中般跋次第去  
後其間有不敵不以情告者輒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  
德之則其到官未不置夫簿今爾年矣及此運米若復調民  
雖與金恐復多事不免誇論諸卒然貼散糧之費以漸致  
自奉於外幸苦不多部押等入堪託充少度盡以歲辦米方  
可齊集若其誠屬隨亦豈不知運辦之利頗見小惠事力如  
此重之推廣實難如意以此深慮辦日有運官當官  
判 實任館備分區區銀動之狀非假辦月工欺取尊禮  
台為錄其不急為擾之情而散其不善辦事之罪特賜寬假  
所開開察豈唯其持此邦同哉後無窮已也

謝密司判

其借越中亞蘭之道路門下誓以惡不肯姓名上徹天聽

出非常未可信吾某猶伏自念榮隆獨年絕無一長可為  
者何以得此忝惟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  
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此也豈者今日為多  
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謀巧以應乞乞否則待兩何何  
言為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母者珠翠山  
野無周身之防勃動粟白卷不自他一人當路則當路不  
敢萌甚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名入而進之則使道耳  
蓋與孔子取狂狷孟子惡闕里菜僕不用斷天同意自今以  
往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下  
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某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下  
坐朝朝進退自官則其尊貴能小失其為起人人心關風化  
大於此然則庶官宜慎進退之術 保厥職將千載之下同於  
既始雖尊顯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輕動變壞之謝尺楮

與劉清之書傳三

陳誠不欺皇極之至  
來教其直每事已有付托足見丁然不于已一酒似不必  
累病懷此備可也奈其教閱職分今何預長者也道服  
之天下如此等事何復若曾經 即然不置恐不足與言了  
了耳空周有言言主也何渥而死也無誰以有運無與言  
已以語未易之諸子不加察也道得病者正說尊德不肯  
放下故病勢益增的自自是放不下人相解相念足見女  
者多事夫胡幸德管一未數日即奔去觀其巾頗有先人然  
絲 加之距五片時不來數日即奔去觀其巾頗有先人然  
去持教之奏遂其何當當得併來規益未問惟一切省事強  
認築食以介善社

附記過後發還則兩違皆不閉稅不股備備去統行成兩見  
此理共想歸林泉喜如釋負懸然燕居益有足樂其殊殊  
方自此始增微如職官兵持券以責債者如堵焉料理不行  
因以理去正使事事企及對當亦未和免如何如何聽聽人  
即須遣去既有入觀之命計當為爭一起潘文蔚等舉似燕  
脾疼作楚尚未全妥讓仲侍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燕  
雅仰山甫一章必已領略其寔率日夜念此以懼高崇高明  
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故開去幸甚至顯溫公元祐發  
法勿勿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  
不肯更將庶幾務事細心點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規  
彙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像馬耳

某子靈亦已暮月殊無毫髮及物之功夏草彌月竟得歡感  
夏沮澁甚所辛晚田收及七八而運帥帥使者各致周急之  
助住往來千遂可支梧要是禍過不暇僅可免其身耳埋兒  
吾民則自右也高財以未伏想玩舞益精神有餘餘慶慶多  
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交乎近與富明叔較量券我因見  
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  
濟蓋道法乎生矣然自失矣如及善運使當一意以此俟若  
不敢持未信之學位勿勿復濟過濟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  
如何毋惜痛下對定甚望

與史丞相

其頓成或既不能細書區區降德請罪之誠較舊借旗布之  
釋人至於管見欺復以 稽申言之惟勤甚勿以為管幸甚  
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平且哉而抑之作  
省之初並之作恭奉皮石與年少氣銳敢言之士無靈靈管  
賓網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洞酌與抑初進也知平乎八百皆

一時元老世為瑣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賈實刑禁所能為  
也方今聖明相繼對於典故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手  
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衛武之托於是為在願勿以違朝不  
違朝當介鈞念若果者無解為美與淇淇之詩樂道切破碎  
磨之虞周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衡之沫貫擊節同不朽也其  
惜哉死罪皇恩

與高炳如監丞

其得出任陽瘴瘴過厚又叨廉人之命某晚直堪驅使顧久  
晏愧尋承州組少魚英豈而收章黃文亦持江西之節盡出  
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以久矣却用自慰然其取香花贈  
層無累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脯復但持空助伴  
落 饒見燈火昏曉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此五更長轉運臣  
檢細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生度無多矣某當同草木念之  
悵然欲緝一二書藉手見苦人亦復懶下筆忽極而即代狀  
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識王兄共無晚節浦運即為全  
人一情一短何 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息塚早為休影計屋  
得耳尊意以為如何要補文記之缺其昔但史記一書目班  
氏莫窺其珍後寧祖班轉為詔刻令人扼腕若朕為發大意  
不必活諸家飯飯到群亦千載美事如富德之類收拾無管  
要只是向下工夫閑居且一而羅陳為編何當良觀互相扣  
摩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澹竹參政守下端叔

某頓首 管昧之雞篇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由而敢言之其  
與抑守下直閣雖有雅政然未親其為人同官相中意相隣  
比通財修力兩字如 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  
未暇備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抑守之力也桂山

邑津敵柳米於柳空柳開來則桂人空困去哉累數而郡特甚丁守既自指買傳 佈於多儀則下令許桂人放厥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桂市米不絕此一也柳厥則民既入桂桂則民既入郡不能相容繼以割奪而為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各自捐其境內乞令春夏皆按堵焉二也桂嘗乞未於漕司令就柳投三千斛應劇桂去柳陸行六十里舟行彌旬而後至散濟之費幾半所得丁守並移糶米輸之桂柳稍由此者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令歲採荒糶米輸之桂朝廷不次權用列之諸司而郡守獨未見姪異同務備實心甚愧之秋間卽漕相約同應奏牘已就遠聞列薦之禁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令氏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為安豐及得商得財賄復提柳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路郡守當盡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賑錄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懷而人趨事柳當為第一夫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碌碌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某嘗獲其力禮尚施報但浪疎賤不足動人不致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効柳子等事以官選之誰所不辭又恐以竭激取讓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丁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委焉又母知幸必不以辭言為不實或阿所好哉 於不得已宜切措登滿為丞相自外其 宜哉其持 九洲之屢於門下歸心夫某千化約髮懸感不勝悚接

答胡季隨

兄勸梅菴 語 石也蓋不勇猛則無頂排俗之幾不詳察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頂排俗之幾所見皆屢殺之

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 之外晦菴所以晏樂而不敢無其實 朱省伏誦之餘境象何異被望盡去前望見成之談自轉一 繼以見示地知哀情安能即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吾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非章無向擊錫 奏致安詩禮之末夫近得曉菴書索詩說承詞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何時肯米互相扣發自月易爾後論良不務臨者歎之至

與沈叔瞻

某自落南化為一箇有念俱喪獨未辨一項不敢去更須旬歲即逐與高可以不隨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海中夫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魏紫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陸及春手足知後山所謂生稱善人死表陳君之墓亦是小路恭其他樹立扶持差悞差條之士所異尊乞謹護翁至實久欲遣問遠得報新墓地仁里交待之至更待近者因成不致諒之幸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表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尚并合扣發新功臨書頂企之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恭書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恭書  
果乘憚無狀當自也。不謂賦性純移。人每性象。惡日與不勝己者。處當以委。何以寡。及請。未教。又罔然。自失也。經生拘偏。何者。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並終必有受病之處。無中節。無建德之序。所以見。尚愧不敏。況言證不及。華未盡。益。須。首。切。究之。倘有鄙見。亦當反覆。某老。夫。利。以。對。方。士。友。之。望。然。年。未。信。六。藝。之。學。窺。某。為。本。彼。此。務。自。為。當。與。若。人。之。已。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濟。有。以。致。此。以。採。事。者。若。于。道。惟。如左。右。應。潤。然。察。之。耳。

某。潤。泗。無。漸。初。有。愧。蓋。前。見。在。病。以。不。得。擊。為。請。令。方。藉。虛。已。察。故。仍。吳。指。請。感。其。天。不。教。也。有。疑。不。宜。不。盡。所。謂。虛。已。察。欲。常。並。進。耶。者。次。第。以。虛。已。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不必。無。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次。而。求。對。言。之。冷。宋。既。既。以。為。對。意。者。二。事。也。張。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為。並。進。或。非。中。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德。之。言。吾。人。講。學。五。刑。的。當。與。真。切。道。言。之。以。得。未。離。老。夫。三。所。望。於。十。友。也。徐。柯。所。言。見。亦。無。用。者。符。為。記。遂。未。亦。者。為。致。者。于。為。舟。若。于。官。員。年。月。刻。石。橋。次。處。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勿。宜。法。此。不。進。決。意。者。未。踏。出。望。外。餘。數。十。萬。善。愛。

恭書遠王縣尉

伏。象。患。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濟。民。之。要。道。試。欲。講。明。其。一。二。甚。夫。足。下。之。志。乎。學。也。君。僕。敢。庶。幾。高。足。以。言。其。難。然。不

可。無。以。復。未。濟。九。言。云。云。載。在。方。冊。不。可。磨。滅。也。足。下。亦。博。織。而。詳。考。之。失。難。以。為。問。或。者。雖。任。復。之。而。後。難。效。夫。復。之。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語。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所。然。也。私。欲。言。之。俗。學。泗。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利。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已。見。已。則。自。信。自。信。夫。九。言。云。云。載。在。方。冊。者。不。可。磨。滅。用。矣。況。下。更。及。求。之。未。嘗。升。臨。焉。相。問。

恭書州康州

學。志。書。及。於。為。史。弟。員。之。說。足。下。誠。有。見。於。此。幸。某。家。書。以為。本。職。無。門。有。司。不。以。為。過。欲。復。望。以。磨。礪。成。就。之。虛。豈。惟。史。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與。此。夫。吾。無。闕。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胡。不。磨。礪。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礪。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言。之。也。未。由。合。并。聯。結。惻。惻。

恭書南

某。衷。情。久。無。強。附。士。友。之。意。曉。得。名。勝。喜。後。自。失。喚。巷。門。人。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云。特。未。非。合。耳。雖。然。吾。黨。亦。有。思。自。相。推。尊。遠。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項。因。致。洽。管。及。一。二。未。遂。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察。乎。詩。為。佳。更。加。倍。勿。以。言。盡。意。為。三。百。篇。徃。徃。未。聽。訓。故。家。解。駁。類。淺。道。人。意。有。迷。夫。謝。道。通。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責。善。詩。至。於。公。以。慈。必。有。道。也。來。敢。祈。謂。改。之。愈。力。愈。不。見。勿。宜。濫。評。耶。已。非。次。之。謂。在。步。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壁。之。鍾。聲。被。鐘。者。無。聞。祝。非。有。物。聞。之。者。

擬定則閣之表

恭瀛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奉既數不一而奉狀亦無便置但復詳行李為  
要要是別恨容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况於野對又  
況士官此理惘然而亦未易以理運也預開府後書郵詳勿  
止慮僥倖其甚事力如許雖有惡惠之長而不得轉令人寒  
心隨樣方便量乃濡沫正賴儒術耳其嘗待坐語及四總領  
恐是令委皆去處佳時此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馳催備  
計自以諸軍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領而別置所版曹長  
官莫得受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君  
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調動足得商確或者其  
時乎張子儀 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成意諫錄三公奏  
隨因或送餉勸如何未 及之喋喋休息正是自破戒堪發  
一笑

與朱元晦

某遂祿南米本為溫飽不謂 善歲晚運官至於將漕然但  
循故事無所建明 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說何以教  
之此專人所為道也 非豈所以事君 而公論開塞日異  
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者書用卷海內欽差  
之意

某衰情之跡氣自絕 門廣而長者 尚教之使中再拜其  
翰之貌感激不可言 此先施立 附錄官事擾擾久今始  
還察幸察之非敢望也 來微詩說甚荷 包所見何善當  
時裝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則審又太平未時時講論偶有與  
議或與士友言之未嘗敢筆誦有之當於長者有德耶區區  
愚見但以雅馴之音 夕詳屬詞故意句付之諸生尊意以

為如何發憤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後會升差池未有曠時  
之幸聞兄與同無從 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所樂  
之爭後有歸川之辨 如永康往運動數十言更相切磋未  
見其益學者轉益奉祀誤失本指蓋刻畫大指與傷身同持  
持已甚及涉吝驕以此益學言不旺宜要須預見究此深淵  
耳不數月遂逝可謂即償此願八指為勿但有指銘

與王弱翁

某衰情宜休歲報差官 雖荷借譽之力短有見短之憚亦未  
知危所也應後政績在左案右弱之民而不任遠客與強宗  
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處何病區區更莫實以居之勿  
以絲髮見於詞已駭絲娘親之職杖權從容與辨後進導酒  
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談惠之口未嘗專意以  
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勿磋商之也惟權正字宜甚  
子請博父音當速改奈何際正已亦萬里中預設作非可以  
處之也何時時對伏磁

與立宗

某衰暮之跡向鐵班行伏案為時年字念舊昔何可堪  
其惟才欲罷業辭然為當代第 方欲進入高第義微不自  
得是程重下墜劫三陸然世希之後人猶謂同輩以疾阻半  
年無師蓋朝野察察然而近無陶鑄之憂昨公門有重臣其  
克底此乎頃因引會曉勸業案委遂天預且日當用漢  
賜金故事且勞邊旁維事不亦足見九重禮禮也甚感甚  
感三季追遠還歸補 宜之闕而需者 無先於門下非但  
交游之私言望明復 規範一新伏惟教愛  
與國舉兄家書  
前日不及細 謹上有動澤運判者以操和鑄木慈

機生事逾論罪人之私種我留來相連  
監司據大方驛是 者皆今以火官書行即差遣復何有  
蓋以為劉燾不遠 入賊竟歸去年賊書行即差遣復何有  
而紛紛云耳後生子矣相批毀不足稱也 賊近復有術  
筆陳陳除押班納納止人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  
謝給事已故過評班事傳傳編綴之朝論差以為冤乃蒙恩  
容納至今不出至除節度使先送給事却付合人賊賊賊  
以鞋鞋鞋鞋亦亦獨錄上吹日街筆封行陳傳奇要書行再  
繼上亦蒙聖恩錄之不出此事蒙朝廷非為常事之比至  
此公論方信勇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劣而犯難夫慈家  
兄不知端端則謂勇且有玷蒙傳特此捨棄却勿令人見  
慮有人說勝心 為好名滿淺上旨也至此至祝至祝

與徐祖之

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我稍喜 餘無足煩乾記者見  
仲時時過訪博伴慶慶年果 喜於相安左右莫莫  
狎特且習聞前輩師及風言果宜 諒我王大而獨把規  
押把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欲權餘方令人起 橫廷於此  
自有足樂不可不自勉也 嚮家子亦亦往還否何時每一  
見無枝中與問遊我 為 足 跡濕濕忘倦晚入僧門  
默誦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 後相不預事都陽相願有  
意未及括書亦各東西矣至今念之且恨不得奉師相願有  
一書付史館助兩重之筆其老矣 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儻  
願從吳察院交諸折覓見所載 不 長少此行耳外此只  
敗快一事須索結如帥開同年進士蕭中采說 及識面  
等亦行處異楚頭成疎隨傲如不疎已難破發言之戒無足  
為左右先者徒切愧衷知之 相中教官惟會府多名士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一

其舉割或溫格故事如此想不 至左右有遺賢之嘆蓋少  
預之也何會 艾煩致瘴者不及拜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  
外此題

吞張瑞士五

下開漢高封國是初承遠於攝定 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  
表說得錯至今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虛處如  
本朝蓋祖開基事多矣矣其如二君豈容輕讓自古功業  
多遺憾惟周公無虧父孔五孟三代無三王之論王通說經  
例大備皆見得操操師開師師師三官皆征賦我數師乃征  
公卿大夫王子弟諸侯來君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  
則什一而自相歸公上則有差等或二十而一重或二  
十而五若其亡安田之民什一之稅抑則征於閭師逐則征  
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嘆也  
某病體自來弱漸弱了物春秋一書及未於手足之間更加  
剛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作史役  
結撰詩傳看子在何時亡工夫 哉新非日謀陽家叔軒下  
筆深見乾震之文許甘危而乾 言吉只緣純陽聖人無訓  
意深笑許由君 務先之徒治 舊學如復來甘盤自古此  
一筆人竟幾幾念此矣德蓋 詩園佳更宜練功  
某病後且推排過日非無如所 亦愛之者過詳也毛氏詩  
樽澳河有年人欲為其明之困陷已見其下且以補呂過之  
缺自今更復其 近經過客庶未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  
觀綱目高注  
某近復苦池滿今本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果結聚之  
腫也廣善已愈勿論惟來收復律無或尚大剛潤不免既病  
中飽精神說盡風風雅頌不其善善其書又看天命如何耳

一九五

每見云云。某以為不作慷慨人生異單休慷慨者何恨不恨固非惟亦非也。倘可自見勢為之甚也。某初有解吏前日復作戲不過一日所損不計也。安會其諸士力如虎亦復尼威何耶。斯詞相摸要是未國熟耳者。當寂閣心病懷在覺業於其恨無朋友共飲之奈何奈何。野軍政事止知此聞之殊為懷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蔡守韓無咎書

先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雖官但家食粗糲而所謂醴酒醴酒九民用之百。頂公上。下。年。判。為。則。寬。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久。以。安。於。往。往。為。最。嚴。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程。骨。之。不。支。在。彼。者。實。量。之。有。司。不。與。國。焉。均。給。之。不。察。漏。竊。之。不。時。破。流。之。不。免。於。濫。濫。濫。濫。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簡。其。責。甚。重。也。士。君。年。之。不。過。於。世。者。可。以。後。食。於。其。間。而。無。懷。谷。夫。子。嘗。為。重。吏。夫。會。稽。當。而。已。為。是。故。也。今。也。不。然。而。濫。而。下。公。上。所。以。權。民。者。積。家。老。夫。而。難。若。醴。酒。九。民。用。之。百。頂。皆。有。征。而。其。詳。於。今。自。建。隆。聖。人。身。務。寬。厚。不。忍。以。加。賦。厲。寒。而。孫。士。讓。軍。使。防。大。河。固。固。三。邊。與。天。賞。賜。送。寒。九。邦。之。大。用。不。可。已。者。住。性。十。有。六。七。押。給。於。征。權。之。吏。益。今。之。回。賦。視。古。有。損。而。在。詳。於。今。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寬。庫。云。者。不。但。籍。出。入。校。餘。外。而已。其。督。辦。也。有。課。且。輸。送。也。有。程。督。辦。之。亦。不。支。轉。而。為。有。任。額。缺。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程。骨。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均。給。為。積。度。裁。之。細。不。與。為。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夫。任。乎。此。者。難。敘。旋。採。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得。傳。國。家。知。其。然。也。侍。之。亦。加。異。夫。自。州。縣。監。官。官。甘。苦。賞。格。而。可。以。察。樂。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廣。務。凡。有。錢。穀。之。賦。者。皆。

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平甚於今何也其居使之然也。今夫皆州縣官也皆得以察舉於其長而歸兼職教授者曹官令皆得之則人以為宜跡。處。庫。務。官。則人以為在皆在京官也皆得之選用於其上而。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蘇。審。計。權。貨。之。官。則。人。以。為。宜。而。上。之。絲。綱。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監。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為。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歲。夫。以。任。權。之。入。歲。累。上。頂。檢。於。苦。而。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平。事。於。士。讓。如。此。則。自。變。者。宜。知。西。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諸。生。以。應。求。第。窮。太。甚。遂。食。太。急。以。措。身。於。難。難。難。難。之。間。蓋。自。夜。念。自。自。自。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者。執。事。未。守。是。邦。其。依。自。計。今。之。頭。老。先。生。尊。極。而。下。百。代。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解。嘲。宛。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論。精。平。用。意。為。一。附。之。溫。然。有。非。色。無。容。之。度。而。其。中。如。鈞。石。之。有。鍊。剛。不。為。世。俗。取。熱。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雖。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已。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未。察。焉。若。執。事。猶。曰。是。與。某。士。而。胡。敢。借。若。若。此。則。某。雖。今。不。敢。復。有。言。矣。



選德賦記代周子充內翰撰

皇帝號昨以米宮室花園一無所增獨獨使厥於華垣之  
東名之曰選德觀蒼樸社為陞一殿中設蒸屏香柳國守相  
名氏其上虞臣論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  
數延見文武諸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四方奏報參軍國之  
機務皆於此省次暇則燭輝輝或親御孤矢雖大其器不  
廢是後罪禁林簡管奉詔搜至馬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選  
學不足以推廣聖訓不足以鑄陳盛美謹但采遺詩古文  
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與夫大端次第其說僅君世子生  
三日射人以狐天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  
祭必於射也選退天下之才與於者疏是得為諸侯卿大夫  
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賦國歌  
等之降中庚不中度弱與否有所感休刺美以為是三公  
大人風化怨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若臣周禮樂以  
厭習勤若可不謂先事如懼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  
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戎為一戎下生心世用底定此其手  
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釋馳驅戈賦而政不舉則國人  
可合一履廣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沒微而文武兵農遂列而  
迥五季數千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以官唐之府衛  
一近古則才國最久其效可睹夫以臣而按三代德則故  
乎漢唐文武聯合之際要之國家間暇以戒嚴為本錫  
陛下屬精百王之俊進蹤太古之上適為是殿以訪群策以  
我黨焉以閱國史殿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觀武

他而尚德為聖蹟明廷社以觀示中外感國臣子敵國外患  
之虞甚深甚至晉宣王中與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崇序  
之者曰是小雅舊廢而後古之詩也始夫既同助我舉崇序  
潛剛流時乃天道陛下步舜揖遜而可以為後武臣實以是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夫都承趙執景仁行盛與今宋素  
發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岡斗門之作是時  
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為邑若布衣足行詩  
歌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若性還如文進  
置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夫  
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閣供壞獨兩股岸與舊處  
以巨木為之長或三文而厚厚尺有屹然存者往往至今之  
道跡也余為兒時遠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樓臺  
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為水不効而護護置三辨之人聚訟不  
決也頃時漸至澗為水幾數十即山瀆水所發源源之而  
觀其所會則日會石岡又惠其乎壤不能積成月而  
雷之皆繞峭嶺與地名不謬冗以鍾鍾率人日得土盈斗  
符定運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態慮不可  
易滿壘而門廢民久病而省不省乾道間甫田劉明為司戶  
嘉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率余夜詣門扉運明天大索  
盡去欲當招演舟死行數十里後夫皆懷懷幸且而劉不  
已危運海堤引紐以度其備備廣之數而歸白郡都不果聽  
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建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  
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準  
支傾頃滿苟完而已蓋以俟後之人而後不省浸趨於廢知  
州事李公檄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

錢七十萬俾治其後發現遺址則成岸之木組舍之過半  
 底板亦浸淫激瀉穿蓋有孔夫如給事劉龜從久勒得民錢  
 六十萬而歸自助致五萬軍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人  
 入以滌匪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岸若干丈為底若干丈  
 為閘之裏設若干丈蓋其柱若干為若干上為覆屋旁為輪  
 梁凡百可久無不踴躍不惟選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記  
 事公以劉石之請屬其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又有  
 公博大學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派文雅時出而  
 經師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函以整暇之際出督錄四  
 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為  
 為速良措未嘗過門循勞時至無以簡督故其人不足以充  
 為要而可以放為駁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進元豐  
 之頃尚可以想况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益何使紹興之末  
 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既行肆索亦必不  
 登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  
 之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為難而幸復  
 之事之廢與要亦顧其人如何爾 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  
 者言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

溫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永嘉為大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統境內有  
 宜治者三閭歲貢士群試且萬人於浮屠宮中奪金焚寇一  
 宜治兵與民雜居頑頑市人間要東不行而聞訟多二宜治  
 州城外南達福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啟積壞傾  
 者為數倍者為匪遇時漲起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  
 于吳會去來者病之三宜治而歷年久吏太守與入官畏其

殿不敢議議輒弗就雖備職亦奇簡僕縣者何哉吳與沈公  
 治郡之明年謂賓佐曰上方朝德新官為善加惠物內認威  
 強錢之半吾屬備數輩始何以仰稱而適屬一事可以宣勞  
 強能廣上意者唯是郡之自廢終將民吾幸遂子稱有窮  
 餘而當其歲失今弗圖以頌後矣將安取此也

於是作官院於是作五營蓋晚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道判  
 率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復復有大於此者乎索何使吾民  
 獨聚錢飲竊自支捐甲前而乙鄰池苟無愆時工勿開潘  
 何苟無之事右勿問價幾何重臣首米市無強實自冬十月  
 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  
 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去公繼以米四百斛借民典之  
 民亦輸錢案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熙十有一年而事不索  
 今慶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足

收為宜書而屬于焉以予研問於公者如此况州縣官數易  
 至彌廢庶考課又削橫道弗撥世相象習以偷為得間有  
 與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  
 為美觀兩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白而不得勝公  
 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棲用笑向使過計收養養尊安用  
 事事而獨意鄉不挽愈勇以今較昔難易遠是官宜書然

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街繼陸行躡  
 踵更相和歌不爭以算災何老死有年七八十者獨持小兒  
 踰戲於其上不謂結今民免於稅或為詩話或香火以祝公  
 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權  
 字椅妻前為太子詹事兼吏部侍郎 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政有紀政和問右取許公景衡記景侯景物從留學事

紹興十二年數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王侯閣修學其推  
本國家長育與名教之壽山川風俗備矣二公言語至全為  
人肯愛則之儀固與不巧到僕從從今更治學堂廟廣廚  
涵皆一酌之儀固與不巧到僕從從今更治學堂廟廣廚  
人不知也邦人德侯屬傳良記之願晚出何數次二賢之復  
况僕之政豈必待文而傳也蓋聞蓋聖之際天下之學或  
矣提學有官瞻學有賦上之加惠諸生甚隆也而有司亦以  
三經進士自春秋不得設科非王氏之說皆為大禁當是時  
吾邑已有學置弟子員如他所就三舍之興無一上能取聲  
名者始林石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于解脫而許  
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奮起數千里外焉從  
程呂二氏問學於承人行也四方之士有為能巧應者焉從  
公奮乃道巡視謝不致充賦謝太守強帝能起復生小子更  
益規致恭恭務自修勸矣中興新美學校之化嘉與復古罷  
三舍選之聯舉列春秋學官使士得各自首其說而無禁諱  
於是聖天子思所以風厲學士求其其人首得吾許公以參  
布衣召引選為東南支路端云又屬邑而一日以多士名氏  
下天下引領業向之豈不盛哉則吾邑之學視他所為如何  
也而歲月久遠趨於廢以余所述聞五經各有師弟子非其  
經師不報授人弟子亦不報授之經師安業歲時會於學于  
者拜長者長者年立過而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人一有過  
眾人切砥言之直道俗庶也而今亦亦異矣劉侯公非先生  
曾孫也以家學為謙謙所先德又常常樂道吾土之美去  
有日待士如始至也而兩歲春秋推轂推轂劉侯公非先生  
歸負担訪開田將以逆指學之蹟侯之望人學人亦宜不自

止齋先生文集 卷三十九

錄餘故誦著聞表見吾邑學者本末如此以勸後人歸已見  
前記者則不著厚熙十三年十月記

表州分宜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表四百尺廣十表之一前轉運判官  
劉公維始創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  
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人入而幹辦公事  
揚君潛能贊一公意主簿劉君至宏暇其役說以不擾最復  
知州事黃君劬知縣事鄭君友龍不在後中州率歲儲  
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壞乃已橋  
於已使甚橋北地勢下為治野尚高為上供吾邑東西兩山  
善采水每時雨大至水輒冒邑北民騎屋危望岬南美垵既  
又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也也倉與縣  
辭立輒稱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幾以為請於是始集世  
多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教熟語母亂吾儒自  
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為小大要必  
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舉而使一部  
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輕幸不中輟而華中贊不  
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師必不速就雖遠就彼之人惡莫已出  
埃勿壞聽有如何則亦難久余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  
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積其  
畫者昭其甚者如此後之人以勿壞為己責又如此性在天  
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鄩之請為記固若儒生  
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頌趙公名善後

潭州直隸州表見書院記  
日唐李至五代用兵而戰爭關聖人作四方次第乎以祖  
豆勝千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益未矣命四年遂平荆湘

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泂承守長沙作書院於麓山下朱在國史其行事不其較者足以考見上意所屬為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感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雅馴行藝備好庶幾於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校未有題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養與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初博覽無罕初行三舍之法願欲進士盡歸學校而擢舉蓋重教官之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宗寧以復合法密雖里問句讀童子之師不問白州學者皆有禁詔令識甚然由是文具膠而利祿之意多若師宿儒益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天子勅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謀試供養與否聞不見傳記恭謹備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千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衡各盡厥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遵守相勞問致策為禮其門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授不易蓋至孝文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由今觀漢晚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指優劣可知也巴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園子王簿詔留講諸王宮式固謝不應詔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園子王次按馬內府書而宋有成氏吳有胡氏嘗有孫石二氏各以道德為人師不啻合於世者名余以是蓋漢國初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為不可廢乾道元年故師樞密劉公珙克復門牆之舊已浸弊治今直隸獻開湖公時更進脩之恭得官桂陽於長沙為邑知諸文府請事時公至鎮遠數月矣與九郡守李東咸以賓簡隨都長於民吏咸得曾無一日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階別駕復至書院語諸先生 祠

下會備弟且輯緒生勃然而志專非初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教授蓋山長朝祀堂吳履以乾拔為為之記其嘗慶滿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備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委名及對大廷連為天下第一也未試可畧憐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而公於今鄉大夫為先進年蓋高開選監嘗重人軀道之又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名焉是歲海濤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 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為內之士可謂遵時奉臣為布衣識備嗣清於行在邸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少土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飲水一破衲凡數十寒暑其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時聞被者入禁中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感馬陸與孔道之間方講備內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寬民力足兵財之說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錄蓋舉選入必考課勞蹟果如何進士必習弓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興否而嘉與之如此後二十年為紹熙之元 壽皇薄大寶 今上適再啟照脩務宮澹然道事物之累恭儉海甚三日不食萬錢而湖清則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見凡聖意者凡以傳承寓內之士陰助勳隱履義有歲陳者不但為佛法之雖然佛法豈僅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勤萬眾世理回之也蓋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故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愛上賜四句贊詩街抽不濕沾至寄獻巨觴為之慶云已而

臣聞者侯諸注南獄之福雖事明年臣行郡治山開院并積  
有曉憲食給其日靈漢之章足以顯述山吳類亦有尊恩之所  
其徒進相與作書意圖成焉而求記於臣雖欲尊其德而無  
相與爲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且不朽又拜稽首書之  
温州補書由記

郡校官有賜由自慶曆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有上所以加  
惠學校之通備表時宜學制行教各置博士弟子員皆廣不  
繼用事者又師過當至可致以贈之中間多故報一切絕去  
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壞章閣司諫  
謝侯求守求蓋下車幾數月付運羅早燕訟人用又乃不  
其暇訪求里中士實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爲利而不  
令者歸于學有司闕邪者嗚呼爲吏者意他務不暇有學  
侯類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亦固樂  
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廢三變建隆至天聖  
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  
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  
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兩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  
子出又踴其筆一沐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廢於三代何其  
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  
萃於東南者相次然殆有天意而後擇培塿斯已勤矣韓  
後生晚進其師傳自爲異向不務相扶持密察其情長官  
聞於與衆之數非細故也而擢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厥譴  
而銷沮之之說甚甚吾州生長秀節概有明節者也如李君  
侯於今如意焉彼何足以言之是亦余所樂聞者也而取君  
之請中侯名求郡人李君求廩陵人田漢子漢之碑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未 昭撰進 御製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  
夏之書不作無以見象而象非有斷於書也恭惟  
至尊養聖皇帝以妙道濟身家之三才而無間以爲行事親  
管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漸斯世世之根莖錫潤而無  
不後宜配雅頌宣靈春秋而昭符二十八年之間九苑丘設  
降美高廟金石之別無傳名山山川之藏未暗也夙以神謨  
授于微身蓋道有迹之異而迹托無名之境方將歸乎其藏  
用中乎其忘言而友太極法先而蹈舜夫則聖政之書何容  
心哉然而寶章玉册希嗣之典儲於三官廟謨矣斷溫厚之  
辭施於百禱而詳欲休戚榮華功德之人又備天下至於  
中原之鼓老發須之官長懷好者歸之天覆者有其統固有  
聖教也宜惟史臣將夫入能記之宜惟今日將獲世亦能記  
之則編陳樂次以作一狂蓋有孺子弗能抑聖父弗得釋者  
焉矧惟非降履堂重寄老夜驚懼何以嗣陳對天之休亦迭  
成書是訓是式深奮因詹庶幾成又展用中命大臣繼領衆  
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密裕無待待感感式育者文王  
演湯周公繁辭文子述臣 恭爲於是魏序此書之意以  
附編百上之嘉慶副在禁中熙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  
巨謹序

進周禮說序

二〇一

若看正年式勿管有商歷年此心積德甚盛無夏商之  
 禮記于恭桑略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  
 二代鄭節子文武晉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  
 筆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周之至周則祭之以姓而弗別  
 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周之至周九州之  
 外猶以為夷服諸侯皆服世一見鳴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  
 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  
 天命之難違非紀要不能有人心之同然非惻隱不能懷  
 天命之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  
 人刑刑人君臣相殺甚敬甚憚非念誥教至于旬時至于再  
 三讀詩南雅審臣惡常兄弟朋友故舊成役之際徒一鱗豆  
 皆深致其好簡推厥樂以居祀之尊猶不知以酒醴勞發行役  
 僕馬辛苦味尚燕樂之即詩歌聖嘆之不足大奇刑戰之即  
 戰戰焉有愛色豈非有利為之也畏天命焉即人心焉耳  
 善善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尚多  
 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披二節諸篇時唯章  
 句疏詞皆涉物細故而是官分職關於盛衰三三大指悉晦  
 弗著或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與王頌求周禮亦  
 無遺與與官名錄歸漢事而王道缺焉蓋廢恭惟本朝純用  
 周政千載一時差自穆祖不克後一夫之力而養禁放不欲  
 便天下一定行以專政而聖法以寬大任子及於其姓取士  
 仁厚濟濟也獨至尊我列聖浸以制度文為雖列聖而深  
 仁厚濟濟兵及於對自昔者才更有假復重與有養教論  
 之臣每不伏此而國家世守實於史定蓋周且且千載而  
 詩書之意於是為益益不感哉應華用事之臣延術外以  
 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平之說舊富強之術九聞甚宜國之道

獨我治盡而天下日益多故遠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  
 老生宿儒懷憤皆以是為周禮之禍抵排不遺乃幸以  
 進士舉頂列於學宮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辨以熙寧嘗  
 試之効藉口則論者無不謂己也故清治若心正朝綱均國  
 勢說各四節而為之序如此  
 嘉邱進講善祖過聖略序  
 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寶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  
 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 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載  
 小說松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記自李表在積  
 通鑑起建隆元年重續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見於此可謂  
 備矣然嘉祐浩繁文字重積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略依漢  
 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馬光緒吉錄與善舉要據取其  
 要繁以年月其下諸將相大臣除惡而記其政事因章於下  
 方夫學之為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博章句言語皆  
 不忌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惡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  
 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  
 成敗出於此斯足以成才致廣聰明矣故今所即略通鑑  
 如重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結今出於代言之臣苟非  
 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他書實係拾餘一有  
 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善書添入至於通鑑發載萬一有  
 以小便語亦略附者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澤仁厚澤無格接  
 以博之萬世尤當慎守者以為之公論恒存不指不加文未深  
 有與於省察也  
 分韻述王德頌詩序  
 右松風軒小韻述行詩十有四家韻容字叔靜翁號子慶友  
 魏德光字益之玉自中守道文徐韻字子頊元中守子謙

陳五中乎願剛潘富煥守者之徐滋字德之祭初學字行之  
潘庭宇行取讀情字尚之張泉對字孟華鄭志仁字德之子  
宜清之行與德情高同年進士其人感興又故或相繼  
或不相識也惟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故能圖先生嘗  
客德簡於宣城去華方表母故不與分謝事梓編致德伴沈  
季豐後夫後至別自為詩予出韻亦不在分中吾鄉風俗敬  
客而敦師友發一重客至某入主之鄰里知賓知客者必至  
不知客和某入者亦至往往具鷄豆登覽山水為樂間相和  
唱為詩致然酸或切確言之於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非合  
離離之意莫無相忘蓋其俗然又失而未有所於以會者豈  
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為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復閱而問  
故焉則名字湮沒不知今安在者幸不泯沒則流落困窮  
希得復合不泯沒不難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校文不終  
者有之幸皆不至以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取人歸子抱其  
遺囑私相以為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既賦詩  
又序諸君詩句德情與九在出者際知其向嘆如此則余  
尚可因之不朽云

夏休并田譜序

謂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得  
其傳也周禮說其家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則經生志以爲  
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即出已見附會字彙其舉而措之斯  
世不可不復古鄭處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割說以其  
術管之新室民不賸生東都之與東西魏之官制亦頗采周  
禮然任世法指至本朝熙寧間荆公安石安石之本之為首竟  
勅從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為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禮竟  
下其法爭不服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夫曰管說之者不

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  
君休所著并田譜亦有志矣鄭氏并邑若董恭然五指王制  
王制晚難出漢文帝時以海內郡為九州制此方千里十里  
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并方一里八家格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是人二畝半  
云九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說或知之者其說變內  
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都雖不能都即成縣者與  
之為縣成向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蓋然以其不能成  
成郡故謂之問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門軍係故謂之  
問民齊逐布官皆小者無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  
具其負歲益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  
廢至繼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於其意要與時務合不  
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厚思  
之學願以說者綴愛真者復天變乃欲一切駁其為虛苟得  
如并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勅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  
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  
可得而致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器理間嘗上之朝  
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接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  
刊之郡善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  
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為中都官命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求之桂陽  
而端叔守柘端叔歲少三四歲然其官達又失之官達  
同時由浙東西入湖橫各行數千里之日皆以歲除是歲  
苦寒多雨雪海所次舍頗異重子懷德無人已野為之頭戴  
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贛南

狂集亦浩然嘆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友會以某國  
直以選得之何其感哉時昭昭必受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  
丞三山起家為桂陽視同平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  
官時會天苦寒嘗感然於安子意所不釋往欲為詩輒語  
不往止而端叔官逢早左大如此且將母隨數千里外乃西  
過山川仙德之居皆為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幸  
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為而不自其已出余  
不能知端叔抱負當世公卿大人短長高下如何以謀遠  
過余以是為過人也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治友書樓藏一書  
每事掃而後行大抵柳全達四境全才治友書樓藏一書  
而又於不自滿余數教為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  
世未不知之者余知之願活語不能動人蹀躞者之為端以  
私相為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記序

自荀悅蒙庖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  
於是始矣昔天子作春秋博越天下之史矣諸不在覆亂世  
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不見於經故宋史紀大弟之  
某國事若干葉薄者亦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  
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一各有史凡朝廷聘會與君令  
臣相告語為一書也古者事一各有史凡朝廷聘會與君令  
是已可有歲高而官者謂之國事行之一書也古者  
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皆序年一則必  
所稱帝統三代之而他皇下歷視皆為書至周厲王則史官  
事如春秋三代之而他皇下歷視皆為書至周厲王則史官  
天子傳之歟自天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章則嚴矣左氏亦始

合事言 與諸書之體極經以作傳附者年月下節不可  
以獲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  
經誼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取  
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請左氏者沒失  
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左氏  
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為左氏國紀易可少哉余讀  
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次若置曲沃伯為  
侯詩人羨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  
者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蓋昔而惠不書也學者  
欲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皆為其甚昔而惠不書也學者  
書果事不書然然明夫於是故疑而思思則有傳其徐子  
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閔左氏史與  
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夫余故不復贅而  
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張國送客分韻詩為寬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

右張國送客分韻詩為寬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先  
去國即相懷不及別此豈直私為好哉而關於當世之故矣  
蓋閔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采芣欲御之詩自謂及此者張  
仲孝友在焉爾遠其季室家適為一日去君側樂然有三載  
之懼周之風采豈以是觀之石侯叔訪當侯伯同時至太  
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氣留其章不上錄待從下  
壁歸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余得使兩賢去也而扶  
請益力蓋文之諸公信以為廢他於是信言言上堂其合朝  
方憮然不滿飲隨捕日相與言嗟歎息也張侯向隴同僚  
若同年家又十八人之張國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





祝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君漢對  
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以不直作孔氏之子孫稱阿連則作家  
語孔叢子二三篇儒者亦第甚稱道至類筆括矢稍欲以考  
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美幸不傳學不去  
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成必不得聘其博  
如此余是以嘆息於懷美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  
其亦幸而得自託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為序云懷美茲謝氏  
名守灝水嘉人余同舍生也

送著東第越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聖入江西幕間錢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流仲一侍一之宋  
毅叔及之黃敬之余九著更分韻賦詩其亦在分中又為之  
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為別作者居太平道其所瀝山川  
辛苦之狀懷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國詩取焉騷人多怨諱  
自騷以降無繼焉爾若夫大雅之體別則異於是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世之音也十人  
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釋於和平而無恨余是以占吾  
第之特有所遺而并崇吾黨之能易其心而後語也此為序

孫子發聲序 其陳順則作

自六經之通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子  
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推謀儒者輒  
稱弗道間有知其書者又往往為之章句訓解夫兵事尚變  
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于有司之試  
端居深念今謀敵矣蓋兩觀六經孔孟二氏之遺書由漢以  
承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間讀十三篇尚多  
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波江諸持議論兵間事與已見  
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差乎方天子明聖發揚于外而廣角益

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博學強識言兵然則余是書亦  
有為為之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正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宰臣以下 疏 作制

至尊皇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盛於堯舜後聖之定作甚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頌而不修以同稱亦惟

至尊皇帝聖道不於稽古功成於攝帝臨時二十有八年仁恩委乎遠域開贊經綸閣邑中興之烈而增光獨運之美

博海內外萬口同辭以兩帝以來一人而已陛下素養慈惠布在方冊昭示無種天命史臣稟輯聖政錄未出作宋一

經於是書成未上親灑宸翰德澤深潤之篇端日星有耀著於天文而大極之妙自然深遠絕倫之流又以為是

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自於方

世由此觀之漢齊雖極治齊及時而後彰孔子修祖述述夫蓋

匪滿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耀聖立德立言自相敬

禮人倫之變也今日之盛者也抑臣伏鑒之事以感陳於尊

聖聖之事萬福無極五福備歷三紀雍雍穆穆罔聞言鼎

子之開視何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充足以盡百王

之純補六變之缺矣臣以非時將聖事尚重故司與托不

朽而戒之禁嚴未滿就瑛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竊懼用是百

拜稽首厥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刺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

拜稽首大書於序之下方大常亦無國史日省所編類聖

政檢討官臣前請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

有臣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博左丞相繼撰錄監錄國史

日曆纂編錄聖政

疏 皇子燕王賜璽金劉子

竊密稅章侍請暫闕候啓行有期俾以白金百星聊克

體儀輕稅為提循留幸甚平遠倍加保愛至祝

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

上皇詢事不合已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表表感密是日

許致趨侍榻院會從官諸君適以下亦同班表事關門未約

臣於隨家班依有旨獨令臣下殿下數表表復久天常第

願再之休致忽後 主音甚好臣好留下文字臣就趨前

謝且歸下殿再拜且出闕門具以 聖語中尚書省錄院

史書刃奉和潛邸且請不復更進之罪 上賜璽金百出

外臣以不才故過蒙寵重之覽親顯善實蒙有加是冬

召入講 上數符容語臣所賦賦字畫進未用竟如生

詩何故又不見談語臣等迭配不敢當尋後趨取跋履僅成

而臣嚴去棧輪高允就觀臣家稿留景聞家人為呈不

收自入滿籍日竟危懼但獲稍撫不敢秀示一昭回之光以

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疏

侍書所進嘉郎生辰詩

右傳民所上皇于大生日詩 王容制書者本以籍

或者雖曰此頌體耳而及於占厄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爾不

見太史遂滿項乎太史還回余請度者至於君臣相親惟

親定安而朕朕不良萬事隨成臣作頌報已賦文語惟非

難不謂哉我輩懼事善於君我由此頌報已賦文語惟非

耶如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頌矣因著其詞又見 大王有

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顯益之

受得良不勝感復無以傳其新之石以修大既

右此序既具頭及尋不獲故前踐賜金利子茶致款借之

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託所見以此之先生子師撤致辛未

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 皇帝陛下 龍養嘉師 欽德運學一時官

察皆出選選皆選 從節威嚴詩頌既而置酒再三及視

之其一曰上呈翔著其一曰上呈贊贊 仰右謹封回

敬請所以 謹賜之曰 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

作皆驚警海之春錄依研惠 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

示不忘教與傳良誌謝而退 龍飛之初推案禮部尚

書得良中書舍人未毀家以疾沒傳良奏請以 衡書

刊之堅賦 王音賦詩是時臣筆特罪瑣屬與傳良同

直北門皆通其家傳良以政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涼而不寒夫史公諸疏書至於君臣相款惟

是幾矣亦書不流亦也成工作頌惟已德又可謂難

戰恐懼善始善終者我蓋領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

有故或表善所以求其義殆純臣為之寄然作而曰信

哉倘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切告於神明無有以漢為善

戒者舜享來獻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為聖

費相款之旨自李斯頌秦事孫益吳人亦不以以為聖

念有口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傳良能衣之臣於傳良平

日所畏至是益以款服促使刻之傳良曰今既刊家

輪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通兩 日嘗當缺少愈實未

信宿而已報區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

年傳良下世故遺誠於其密則不知所任矣二子師

師亦求蹟其下科碑之以傳遠臣既憾傳良不及見

下以修傳良等 辭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傳

歌本非專於形容種美而諷諫之初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慶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無太子復宮未化都開國公食邑三千

百戶臣謹銘

歐歐王帖後

魯五帖往往有之知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

夫故家大節論從可感道哉聞見一二人今人腹滿歐公以嘉

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嘉

州逢京道股女是生具說傳明傳明嘗隨劉符與其母念

建原之墓乞飯兼陽於是作秦志望為金悲達原無後復者

子訓

歐歐鴛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

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方工記教梁子相上下吾友徐為伯

登武舉第一日示余辨製解編金續已甚為伯慷慨有思文

大氣其詞規程諸子死死并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

蘭伯詩亦可解大武二途之意

題杜大春畫梅

偏與文敏時論十五國風大弟取季札舊序於孔氏序特

德憲於魏唐之後繁絃於宋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雖於煙

下獨寫客如作梅至盛無美如在維路因情萬事與支聯法

題石時才所感吾真人畫像

他蓋欲作學外想類多然場今觀太清樓本僅存孔子微  
笑曰得之矣真人固德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善與他畫  
師何異

題款之望之卷後

劉和幾史通上下數千載補遺事略卷盡烈然似應了斷千  
手觸足履動中節會萃至不規全乎一節未識知幾酒實老  
干平耶此事殆非徒博學到

實生太息一事自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劇是時大帝  
方從代來高樊諸王皆有相親之勢未虛侯功家信及實能  
晚帝意亦略可見讀者因謂當生百編蓋于時云嗟夫生豈  
于時者耶矣知論事誠有次序一併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閒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  
權衡自平耳後之秦筆者宜審觀不書不宜書無書是其各  
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往有  
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編纂談空託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  
口蓋有識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揚子雲合自今觀楊執忠五  
子子雲博極釋書顯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或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  
結故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皆重著書如此

類子不感過論乃是術筆今諸君子者於斯大道特執其科  
類之原伯符子不允宜夫人蓋然於此可以與古通不行之  
矣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富然東否僅因  
靜張君因請備來學耳豈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程超數  
語附名篇未非敢云何姑以見推燒危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從福清主簿趙君除慶至長溪  
主簿固梁公相國遺之木翁福清李君若思來請主簿  
長溪李君若遂未及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者也連致郡中  
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懷訴其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  
士於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去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  
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傳於諸公詩跋見示感讀  
之乃知道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入之心有錄未矣

跋東坡評詠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服之竟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  
將未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克數族又實格藝祖定天下聚矜  
無辜無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威善格如故民鮮死  
焉二百年於此夫迹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  
見格推射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周濫或者因是頗  
疑鎮將之舊上方閭焉識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博所為  
刻是石也

跋孫氏談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蕃族而東南未有聞者  
既而天下乎七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其社公起越歐陽公  
起廬陵孫公起雷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  
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焉嗚呼當歐李二氏之時諸  
公皆安在耶余覽社公所言孫樂基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大  
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矣自非博

跋兩雅題

古者重小學兩雅所為作也漢興徐泰之禁嘗置博士列於  
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

之類蓋皆有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深於舉  
 子由是浸廢韓愈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猶  
 稱留者其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猶稍  
 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守說不學自先陳注疏皆罷  
 而爾雅遺廢余憶為兒時入塾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  
 辨鼠豹不識蚘蚘為對其事至淺請先生性狂驚嘆以為  
 博也邇有刊頭并背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余  
 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微余言曰敬此書  
 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于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滄  
 同年進士名善珩

跋史丞相祭諸葛武侯文

夢覺言貌退然不目求出聲頭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  
 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辨此於丞相者夢覺顧一見得  
 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覺之取於人也尤異於  
 今矣不覺其達令人傾涕

書禮德堂因記陳仲子問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眾作其  
 詩甚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作字嘗問詩工所從始余  
 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風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  
 道澄江曾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固書禮德堂  
 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教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扶居或至百口重  
 養深者喪喪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適又展奉楮冥注  
 如新長生蓮潔至不敢棄瓜菜未化為人隸飢平不得已  
 擊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恥於近古然也然而

齊農耕器徒苦蘇軾力入土樓三四寸終置置田勿問及春  
 稱去陳草會不持破塊際下種水在田上俯欲澆注之是為  
 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離澆澆之通上往往決江之田  
 與並山同為薄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視  
 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祀與日暨聖家聚群巫設舞  
 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則供佛願不功則禱于龍渡山之神  
 山在縣境內資者名其神非人尊事之非已甚不設糶糶無  
 不應今夏旱九民之祠事且逸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講  
 祠下以靈祠源之水賜又薰旬不雨甚速宿成親謁祠下三  
 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撤城有聲鶴初鳴至青蓮寺為  
 位望拜達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遂城下已乃三日雨成及下  
 期吏與民德陝之賜惟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雨額黃  
 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為民扶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  
 某之石某為吏吏不能履竹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  
 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運帥部使者咸以錢粟求周急可  
 以免歲月矣要不可又方將遷丞史以龍骨車若括棒法下  
 之弊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遷神益奉尊事無息故因對神  
 之休與國家所以棄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者之  
 下方

跋宋景文公信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居總明年正月徙安武書  
 代魏公所謂巧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  
 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安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觀  
 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中  
 之相劉自來預即領唐書故惟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致  
 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書八月公嘉祐是時韓莊故

自宋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職中書門下班公溫月  
二十三日書云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王侍講乘成恭於是  
還闕公言挂獄引歸不次元憲乃闕任之漸明年在獄以察  
便事罷節鉞元憲復免稅務負見事之獄云

致宋元憲公未索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齊公偃丁公度致李亮  
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獨舉豈非其文禮  
一時諸公所推逐歟欽補遺舊令人起敬

致趙延康公責偽楚者

余嘗手抄建安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息案復士大夫右  
數延康公在馬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珪皆復用劉至位  
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盼以慕義義見囚泥  
理世多言請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游幕白如此豈無人  
哉而皆誣陷於群小嗚呼悲夫

致趙延康詩

余聞於貴偽楚書後若公行歲復見所為諱嗟乎劉獄手白  
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為公道也

致溫公與邢叔帖

撫寧間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無其事  
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其得  
見之於其曾孫遺侍修

致張無盡與邢叔帖

紹聖四年公為吏部侍郎如十月自權尚書遷御史中丞無盡  
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致邢樸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樸夫與樸夫之得比於諸公起想在前今人起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一

致

致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佛景英為忘年交謝題出也為余言外氏至相  
察法甚慮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成婦子一紙往往馳譽英  
語合邢尚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致察與刑要自令人起  
敬

致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獨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偏執  
元祐大臣而不以為誣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為當豈  
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  
久因與于厚得公道堂遂書其後

致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家有春秋博而罕見公手董余記為兒時從鄉先  
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校程易胡春秋范范磨鑑一本是時三  
書所在未致故往往多手抄誦也晚官胡相問每過士大夫  
家輒見公道帖皆甚貴情然為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  
因見向氏所藏節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二二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發

仁皇所賜憲宗刑政二字後

臣嘗嘗備員中秘恭簡皇至重凡五十有五轉亦既盛矣以今見憲宗刑政二字又以嘆徵諸人間矣夏山川之歲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即治獄至於賢賦吏理財至於茶葉善後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無間與球遠小臣亦未嘗不謹此一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發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夜法則于古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遠適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散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論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發東坡與章子厚書

子來湘中見故宋道帖為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拒密疏也疎頭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間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直不為嚴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嘗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開兵後四十七年王莽為燕山之侯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異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宋嘉祥傳長書

發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歲之活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其羅浮鉢橋下以俟後之居農者後公百年捨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住不善書故不復贊

發李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感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矣今字桂陽

歲旱五言往往以郡桂陽民略死饑寒之時在長沙幕府甚以所聞言之故師直微嚴開潘公德彭潘公下其說而郡蓋甚優余與丁端叔也余一公頗恨然思幕府不敢自巳而識祐之巡往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臣臣下軍人靡不益屬祐之即其處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凌厲馬服祐之崎嶇行盡閱郡將軍中人之心以歸余方恨勞勞而祐之欣欣無一言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使於民舉極言不以為口過尚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為有後夫

發江道士玉臺卷詞後

道人為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地吾求晦翁之手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間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發周伯壽畫猶

余家有數貓終日飽食相跳躑為戲而不捕鼠余性而問人曰猶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固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

發徐夫人手寫佛經

徐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抄一卷性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抄書動千百卷疾快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為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性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以余之不厭手抄一卷書至愧於徐夫人而或者報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發司馬溫公遺玉璽榜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人稱溫公必曰老先先生今見公遺玉璽榜君詩方是稱之謂君之為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



余頃見世所行官制清典有三晉張續編蓋用之延令得  
聊事相中聞其世又球然起敬也

敬朱信翁序

宋朱信翁陞士也。有過余為余道其人物。信翁之南幸中  
而信翁亦肯來過余。余伯華伯潛兄弟皆陽春者也。一日見  
信翁於余。座上驚嘆。然信翁此人也。已而與信翁善。信翁  
雖有七家亦強之與生。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答。辨明日訪  
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一見過余不答。信翁七日  
行。都將疾舍黃。還解伯華。必告別信翁。來日祝。暨。及翁  
愈。過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  
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扁余嘗欲作。朱翁生傳。米會。內所料  
度。論。述。書。其。後。以。其。與。余。文。者。如。此。別。其。人。可。知。矣。

敬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善惡之見者。耶魯袖  
此。案。指。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版。公。奏。議。若。于。港。大。抵。類。此

敬曹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仲。仲。仲。清。甚。人。憶。在  
清江時。文清夫人尚亡。是生日。當為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  
原伯仲。拜母。之。敬。見。猶。婦。年。六。七。十。盛。服。與。侍。夫。人。出。對。客  
已。而。原。伯。仲。拜。及。諸。僕。輩。拜。未。禮。且。過。飲。客。乃。罷。故。家。孝  
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性。選。兄。弟。間。詩。詞。又。為。之。笑。  
李。路。為。余。言。此。幕。得。之。京。渡。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幕。選  
君。父。以。故。罪。下。虎。埽。塞。穹。壤。夫。豈。知。遺。基。在。官。所。斥。賣。之。錢  
哉。然。自。故。罪。後。官。而。京。侯。罰。寬。死。備。下。春。秋。錄。百。德。若。收。買  
尚。足。味。乎。

敬魏觀公百鍊詩稿後  
余嘗慕觀公之為人。今見其詩。所自欲百味。遠稿。非獨其人品  
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呼。友。淵源。所。漸。盛。夫。余。於是。知。歷。曆  
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執。堂。兩。馬。之。力。數。自。三。經  
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資。不。能。降。以。執。堂。而。風。俗。日。喪。其。直。筆  
何。可。謂。道。想。前。輩。而。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魯。曹。朝。曰。揚  
四。公。者。諱。公。亮。翁。死。傳。也。揚。以。慶。曆。八。年。曾。回。以。皇。祐。三。年

敬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者。字者而筆勢如此。今人起。歌。鳴。呼  
豈。但。字。書。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其。從。無。垢。學。最。久。見。知。矣。  
最。深。至。今。亡。念。無。以。報。焉。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  
解。以。為。無。垢。之。學。蓋。在。是。也。始。今。與。伯。恭。父。有。為。言。之。也。今  
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其。甚。蓋。雅。也。以。前。無。垢  
已。恨。早。出。餘。所。者。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  
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見。無。垢。巨。伯。恭。云。爾。也。則。世。之  
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未。為。都。守。間。見。鄉。人  
父。老。數。百。人。以。淫。雨。當。梓。許。郡。無。垢。若。不。知。安。在。矣。且。見。鄉。人  
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且。見。鄉。人  
鄉。下。自。城。以。南。連。瑤。安。九。閩。者。堰。者。皆。已。決。捕。魚。鱗。鱗。九  
可以。搜。水。者。亦。已。微。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未。真。之  
政。初。非。梓。有。梓。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知。無。垢。者。不。但  
其。問。學。也。無。垢。墳。非。流。澤。道。不。為。世。用。以。死。其。不。為。人。知。者  
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本。嘉。之。政  
故。併。著。之。

敬紫正則所為陳仲石篆誌

敬紫正則所為陳仲石篆誌

終不棄書讀書以慰吾仲石微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  
終書之凡有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建熙而  
書於刻石之天丑故正則用前街云

張林宗大家意湯氏畫梅  
湯梅近猶不費於世也意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為之書  
張雲山壽昌院石帖公孫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東院縣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  
月賊朱褒陷溫州今縣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享海軍  
使擊賊之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  
故稱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解海軍今軍使錢者元堆也蓋  
足為僕元稱之請陸節度使耳海軍於今為前軍行余壯時  
從蘇州士龍學士龍數為余言道靈港為人由是死交直  
陸國圖宗望符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雲行十數里訪阿

於林莊葺亭中三翁對清話從者無色余若笑不欲領荒林  
以者未別余且示既所藏故牘特待直於此院余方解居山  
要與交友並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恃然各行其志會不何  
以道固書來未以當別語

張張魏公南軒四五歲  
兼道之辛卯余進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湖堂雅聞定更向  
書名而未識也其後向書公所至治行為天下第一益相  
對任余守杜陽是欲孝宗內釋故事挂揚守臣貢白金三十  
兩率取諸民以應余余恨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  
實上覆城三分之二不惟實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  
能也但批此速版可也定更為尚書奏挂揚壞地編小守臣  
保其請不妄得皆可其奏而實與現亡即余以是觀魏公與  
南軒先生之教授更尚書無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今

除書四益碑後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張朱宰元成所藏宋官款公王勗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兗宣獻相繼請上親  
政亦出守志意此帖為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判中  
允者楊靖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太子中  
允權後進承典寺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官近詔天下出錢  
免限而宋興泰鳳比它游民貧役重於是始立二分寬稅之  
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摘意被農寺敢白上耳餘詩  
帖不解詳其歲月良愧缺洽

張朱宰所藏竹石  
余若不識畫兩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玩  
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卷末  
得蔡子使薛道祖二致皆 藏畫名家余幸偶合爾

張朱宰所藏孫小畫  
孫小不見宋氏畫史 孫 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  
神筆力狂怪不以傳彩為工此畫亦然小豈其家學耶

張林伯祖七世祖畫像  
陳子白自元豐季季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夫矣而吾友林大  
備所藏七世祖像觀之面如生真家實也公諱頊字雅文諱  
寺丞先生銘大補父嘗識之存引中公記家累數緡萬而不  
及仕今大元益魏工等大之云

張謝大成所藏曹公題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建權勢以眉壽終  
今觀而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  
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弱細故身說不能不為之得於此矣  
張純大錄所 感禮書畫皆悅

張謝大成所藏曹公題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建權勢以眉壽終  
今觀而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  
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弱細故身說不能不為之得於此矣  
張純大錄所 感禮書畫皆悅

張謝大成所藏曹公題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建權勢以眉壽終  
今觀而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  
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弱細故身說不能不為之得於此矣  
張純大錄所 感禮書畫皆悅

徐常論前朝應制舊者皆為錢昭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  
司馬尤超若活同上百官公卿求而世但稱君實德地雖  
同修太常因筆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得失其傳  
今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為溫公撰定已歸經尚多  
湮晦况於事業尤可嘆息如研論事物須據於口耳之傳  
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致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宜醜  
陵李九於與今元章所藏迥異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之亡  
人與曾帥部昂何異自自餘年聞故家三世亦不失者而元  
章墨蹟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致吳興陳錢芝草園

項桂陽解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祥擬  
視余蓋恍惚芝不遺也明日故折復吐三葉紫管黃綠絲  
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今婦子輩種視每採取適時色爛然  
不敗今想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孝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  
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裝所產之非待婦子不好事雖余亦  
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存出不出顧所遺何如人爾  
芝常遺嘆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慰云  
致樓大防重屏園  
右重屏園其一圖猶然來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為自傳無  
疑其一圖木冠容貌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知之者王君  
明清濁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卷並圖畫像謂其二人為李  
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為誰也嗟乎名存之者不若知  
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高景公滿世不可易矣

致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  
世英主而起以偏方通上國方涉然自大其語多風刺不避  
其觸虎手後而蜀亡隨君子觀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問漢理財稱蓋相國而史伏其事夫巴蜀之號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祖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儲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錄東郡黎無之事關輔流氏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弊然尚不可解者曰武帝遠師耳其籌武侯不用之關隴出師不過武功水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又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過者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器九國居天下太平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顯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以私奉養冰鐵無經費之虞武宣以來諸侯之地占應多削入漢一日省耐奉使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葉時絕遠甚而用力疲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為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解不贖於用甚者稍雜邊殺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虛糜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峽巴蜀之號自若也北界淮瀆端瀼之陽東薄于海南宜普萬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咸時關河三邊甯兵追五六十萬大抵筒辦東南為多今成運之衆與河陝而東南所入則增美計臣願以日月為憂蓋管相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或焉積滯陳之如欲日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汙隆其所由未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狀化未甚明其學校未甚與其公卿大臣多出我行而學士經生相與講明者尚寡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丕奕高者光明碩大可以任重其次亦重厚忠實盜然不至於下追眈底莫不自愛重於犯法自

唐張齡附益大梁張祖龍與葉時樂安傾陷者利亡社之風一旦銷靡無復存者文武道烈可以激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於龍馬士大夫以季氏為愧而本朝之在人必者雖雖工不肯附名數鑑之碑三代之盛庶幾幾天以三代積累漸磨之功漸失頑成効者使未聞以大敵積集之餘曾不凶世百年而興起者是揚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事乎而功倍者豈誠若是聖天子當于當于慨嘆以善俗為問十餘年于茲矣而未視其流則其答又安在歟諸君試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視矣春秋之季墨子在齊賦向在晉蓬伯玉在衛李札在吳皆賢士大夫也然浮沉自安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趙張孟賈國傾覆之徒耳而當國強兵所賦賦功名者其故何也漢自元成以來士習偷望視取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鄧取貴之論季季於漢卒使蒼物三國鼎峙則莽為首兵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悉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是何持義成俗而識所獨者漢也唐漢六代之表歷房科姚宋不無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張奭漢幾于古而唐衰矣內則朋黨則藩鎮皆一時之伎何法漢也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與七十餘載百度其矣論早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曆始以通經學古為高致時行道為復趨登科說為求吟時盛矣然而者丁履昌比之朋黨與而復趨登科說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世故亦非向者之觀矣豈論乎氣弱所以為盛特耶有司感焉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史不以年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滿心自奮行有歷年而無礙守文

之慮未易於是頃考祖宗之憲 滿而不著左右所以非  
 已籍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尚安須耶仰惟前  
 朝訓迪任雖無察察注別錄異案其式程秩降抑揚厥有  
 嚴旨頒與諸君共抽擇焉以備採擇 迺者改秩有雙榜有細  
 榜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尉內之入員即耳  
 或自七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監顯與武衛等者有以兩  
 使職官顯與判司簿尉等者較易不相絕也今持此而問此  
 舉者循舊或以四考或以五考或以七考蓋速速有如此  
 舉者不以日月為功歟迺者任子有銓錄有限年今得例  
 從調歟迺者持奏進士蓋或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  
 之矣今與正奏察無所阻語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第  
 位不遇郡丞在今皆可以致清要歟迺者以職免叙復若員  
 郎則自水部以轉與它官特問然今清雜之腐若無罪然殿  
 推本心堂之意所以為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為  
 耳有如一遵舊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為勸懲但曰勸士  
 母以見清濁為也或者非頃考祖宗之戒憲歟然則如之何  
 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為大  
 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降監  
 文粹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卜兼試之射文武官  
 自五品人錫籙射於禁園稽之往古皆宜於今四方之士亦  
 既靡然向風矣蓋開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其文云兩用  
 之戰闈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是故升降揖遜  
 野人使之識飲飛射禮之儀亦不於經生學士取也今也不  
 聞於田不習於射校而徒試之廷得無若具文然者如必曰  
 闕於田習於射校次第而後至則并收柳黨之賤矣矣或曰

射禮卒行蓋少近古故事陝西有引渭于河址有引渭社得  
 古為兵道意而取士無與焉異舉行之頗依漢選士郡良家  
 子為郎之制開歲大比以秀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周今  
 武舉法既射然後科第其文詞於是而試之庭高者試補令  
 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試官亦頗修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  
 是則匪贊乎古或曰工文勝久矣矣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  
 而闕於武事持有它意然則古法不可復興諸君幸相與圖  
 所以稱明詔之意  
 問春秋以未楚之御材香不知也而楚有君子六千人東南  
 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曹沛功臣定天下若初入物并於  
 屠名照朝慶曆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闡焉而求索  
 之士功業不際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則差劍客官滿笏手  
 紅班見文籍皆天下勳兵處也漢官都尉九十而九江縣准  
 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商而六百三十餘  
 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之關河三秦沃  
 獄強兵者或在西北置其民亦不足開闢九州之餘拾河渭  
 則江漢淮海矣而山封沮澤之夕至荆揚而窮角武之固莫  
 異劫更若彼夫形勢抑豈獨窮歟自晉轉輸之當曰江淮最  
 如區竊遼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兮之吳魏五閩之周唐成敗  
 而蓋也若也香琴珠貝之屬也觀而試以數倍世所謂財貨之  
 淵者方今擅有之失比年大觀之周屋屢無之夫是數者之  
 利自若也又何疑若楚然歟儻者實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  
 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健務執執此者而但曰勿謂舉而  
 沿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陳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管飲以朝諸侯有天下况以四海之半又况古人有用之如  
 箭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顧諸君識其方略以告



匪直為消實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城比八十里真所謂  
 謂此席上過師者履歷而川是肉自阻而他足且如故又如  
 之何 或彼推不可所計幸難獲復其不可不獲母過數矣  
 河口可以趨險後渴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均肥古  
 於是因田以設險因粟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均肥古  
 城以西則有射陵其間漸流滿則應江有舒水龍舒有皖  
 水巢有巢湖濛有濛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  
 所運也欲阻此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豫右之家名曰一畝  
 占地數頃墾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郵  
 必於然其擾不恐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疎而可以也  
 者未知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天胃地以要公上  
 俾民之利也為國而利俾民矣以為政若但曰官治或懼  
 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為棄壤然則又加之何而可都支之迹  
 杜預嚴以成功何敬深復以貽惠天豈皆不足為耶事有治  
 禍法有起衰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間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為  
 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商之有  
 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崎嶇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  
 班固之志余欽之姓何者所當修理科額條畫世所論者若  
 白氏之託六并曾臺之叙鏡湖單鐸之論西湖何者所當修  
 用解幸毋略

天章顧欽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為  
 無大功者而韓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 擢置  
 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神統倅去冗食糧入官選將帥  
 之類韓公所頭非一至於富二公俱係當世急務如軍士失  
 邊之要職任子章奮勳謹故今厚慶金梓守身易歸司數者  
 而泥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燃其所長  
 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漫以施  
 行矣而醜正者 或未足數而不自同於諸生對策者其跡  
 而辭上亦有可 言錄此其尤者若班上下若近若疎  
 以為人才之盛皆可收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九目而綬  
 愈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  
 或言者備陳之將以仰禱今日大有為之治母易言也  
 開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間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  
 自餘豈無聖賢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  
 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薄宇內而求一世之畫從言說  
 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為是其果然乎披前朝於制  
 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詳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  
 荀之詳也如檢章斷鞅所以詳詳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  
 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策者俱非規晉以下即可  
 及至通謂可以再造秦倫而悲末世之苟直道愈推孟武之  
 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五  
 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亦有所見或此不可因人而  
 言也本朝歐陽公西原者方為允善論文學政事取重物不  
 和泰山但條間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承潮學朝公亦

問即惟本朝至仁宗咸大仁厚繼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經人物之成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  
 歷年過於文宗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涸竭無他何已彼好治  
 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為諸侯傳為博士無事功可述也  
 仁宗朝士由一介依振斯文章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可  
 之實能大用顯承與夫兼征于時家慶慶唐開屋出手說開



滿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如魏為學術右備放而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遠至今日世亦不知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為天下聚治劫源然不列由起之故防謂渺茫長息故言太息數世不過於人而論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不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維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與其間作者多矣若魏歐口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乎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乎也無實可談無極可考夫作玉制談大事懷幽其而不知漢儒且孫病之是其所論尚未周難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與之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遺業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一不相符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真可也若不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言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川歸原四海會同頌履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每徒辨言而已

向周官六職各有攸司而其間錯簡不齊若相輸而不相伏何與司馬共官也隨官之屬皆介冑之主師曰之僕也今也司土掌群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肆於同馬且夫掌群臣之版與介冑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曰之僕不可以同階也而周官顧合為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為折衝相見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決手或者以為是春大之後開端雖強然也僅以為簡編之講稿而今制右遷之士言事上開殆有若周官之道意則又未可以以春大矣其推原古今長於論之乎評者子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端安錄學上稟文

吾邑有學餘歲層而來諸生暨員於崇宇為盛久矣幾廢其稱典祀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恭文大以擴其於某廟廡可以拜崇其惟聖考修廟貌之前繼要免質俱轉儒先之善養事闕風俗數動州閭流祀簡舉慶中善項東吳會修門一普通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洋水日朝宗西視首慈慈雨露位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今有風風接南一曲清江與地參贊世文章曾不毀換培居士府潭潭北閩粵群山來不搖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輪運上閩園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千牛壁此有陳論調與訪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千戈長得兒孫肯肯伏願上梁之後群書克採多士境門相繼鬼神無風雨霖抽之患燕及胤祥皆山河壯盛之矣

劉往陽鴻堂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德矣乎其積善積德有民社願軍斯階以流於後啟告

往陽上元設齋青詞

死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矣方假宇何以召和會王曆之初頑雞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適實實旋碎赤頰哀若一方是也百毅事閔民命宰使臣雲悅侍之恩存臣躬毋令民被而虎之患

往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篤呼天報自忘其借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顯情求推返風政火之祥何首虛公慶聲之速敢懇明信式謝鴻私恭頌

不異雖凡有未所覆於臣士皆之器雖負民壯而不勝陰臣  
逐之或盡填溝壑而未已遂是也特以迄於更

有吃紫粥補主之故地而開宜崇禎之氣之開開向呵  
之允也有成維其善與之

挂陽軍營城 陞祝文

挂陽軍營城 陞祝文

恭假守於此大權亭薄不足以 用昭事明神以祈歲  
帶通者烈興存作嘉澤沛周粟 未且燃臂夫為吏之  
日短神異民相役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  
教申請請改告終意

謝龍山 漢侯明惠文

輝侯所宅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為禱其諸古之所謂境  
內名山川嶽哉者嘉澤非周烈風者作戲梁致空未且說禱  
固宰物者所以禱之而侯亦豈遠忘此上也道官乞靈猶宿  
以缺快不察也而屏澤流之甚弊無以愈人猶足以戕石礙  
調昭示後矣未亦無意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  
孫九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尊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  
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稱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  
三姓之舊矣今為家軍萬匹夫也而有效於國固是在楚  
不德而已故字德長

朱子名說

尋宋宋同之子名植字直昭 名字所從來曰祖父  
所命也故易其字為直方而植 因書以遠之使持白  
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容終身艱居而義不廢詞息宜其所謂非  
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伏我歲安亦二者之功 歸家  
太空儘不離人即為良農

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願會當戰到任欲得民間通脫法意檢坐到見行律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數本及供養有關係者降州院懲者千  
里並編管

劫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故主人共  
犯難為從殺者與同罪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不告者徒一年重者殺一等

夫為律諸處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  
妾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第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官勿論即論其罪及適婦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或九人三等親犯謀反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若所告罪一等即如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尊長者減一等小功尊長者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家降殺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訴者聽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第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官勿論即論其罪及適婦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或九人三等親犯謀反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若所告罪一等即如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尊長者減一等小功尊長者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家降殺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訴者聽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第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官勿論即論其罪及適婦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或九人三等親犯謀反以上者不用此律

罪里

劫諸許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屬者應保亦不得告

劫諸事不干已輕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實各不得受理

律諸降里被強盜及殺人命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連告附送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仰救助者杖一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竊盜獲頭誘略

劫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實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發被追執依匿罪入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罪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實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得或賄財物者各杖一百得贖贖財重者各依已分准盜論論贖錄已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合者各如之

劫諸開羅坊停止贖神財物者降州編管於出軍管內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皆兩省巡察者管宿提舉人失

律竊者杖八十

律諸里人略賣人下鄉傳時所藏劫為奴婢者按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相而緝贖奴和誘者各減一等

劫諸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獲贖或得財者計入已之數始人保贖罪人者以不待伏盜論一貫皆配千

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竊者依強盜法和誘者以不待伏竊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降州編管其知情附領保者減罪校尋誘者各依藏匿罪人法

法仰汝等百姓各許立法之意欲汝等父子有息或有養有狀及違法教令及不樂子之法欲汝等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湯宗族如故有相容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許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已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害故有停職問推誘者之法迨至開殿盜每事有憐意在禁汝為非劫汝為害

管職今卿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知事理明以教喻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差從不致違矣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虞得力之家岸遣子弟從師就學與起門戶其餘動聽乘乘受得錢穀乘其翁祖有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播人官向有地又求往還何分彼此既若軍國推科賦公入下鄉恐難保其相連撥或兇等家光收過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

九有在案並仰披陳當於實取自有過差諸賦不能休恤當以看望未欲典詞但布書簡相規或同寄居學賦過聽見論議

要通知從汝之便

駐劄軍告諭鈞稅務文

照對軍餉每年起稅有部議預備司踐擇升支給官兵錢糧

項易活潑列無解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暨應副當成到

任撥平陽縣徵欠不少除十一年已准款文自第五等已

下除放外除四等以上升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初擬劫賊改方不易難以併丁納儲取本同報官計度將  
 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折十二年夏  
 十三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米約之  
 數時雖住催自十三年稟科為始惟理又應撥戶目前已將  
 稅米文託與衡子店戶等人却被充故人已致作名下掛欠  
 已行下如要分辦具出長名帖于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  
 同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訖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戶  
 聚姓名保明中縣切符於文攬人名下逐理自餘委係本戶  
 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  
 十四年夏秋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道官差人下鄉接撥乃已  
 約承交納等差銀一兩或五文足額子錢或三文足錢或  
 一百文足錢或銀八十三文足錢一貫或五文足錢子錢或  
 三文足錢米官田賦四畝每石或十二文足錢每石倉用米或  
 十五升或米或五升省義倉米每石或五文足錢每石倉  
 用錢或十三文足錢倉用米或二十二升或五升省義  
 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兩見符  
 錢物次第若是正抗自足丁辦一年支虛當據每料本縣又  
 例無名科款並行錮獄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肯納  
 仰本縣將次數多人申軍憲並別有行違

桂陽軍國有常典與舊習之文但為空文當取以里巷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與舊習之文但為空文當取以里巷  
 通曉之言勸諭汝等聞具下項  
 一闕新之士最畏香壽必有銀把數番加以灑磁方為  
 良田比聞  
 不待從衰錦祀亦亦所種木友自然芳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然開闢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  
 間所收每畝比數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運轉率動自  
 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望豐歉  
 門房廣里初須和桂莫與爭訟果至田廢各據未盡  
 欠下牛畜送相借助少有信氣且務休和才到訟廣  
 便妨日子况復被嚴信有勞費做如有田十畝或收  
 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賸餘難宜且同設科對自派後俱  
 了如粗稅務在及時令米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鈔  
 請券如有某家或持銀米應托銀子舖戶等人預定  
 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自關之類所應曉  
 納完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畏務忽被追呼  
 陳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  
 各窖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則集保保追追  
 佐勤謹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  
 妨礙  
 生借種穀有者不充元酒量力使遠眼前情則衣食  
 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食賴所是當家亦合量事  
 收息除餘積欠難以過年登常恐為倉室若倉者  
 類不運富者倉室已足日致與公罪有所歸即非注  
 容相資貸里相保之道  
 此間典買產業或騙昧早切或不應問認曉或因他  
 種交際不時或因白銀投印遠限之類緣此無賴者  
 輩執占爭論先自辭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實  
 約任往得之家難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遺罪請  
 自今遇有交易子細當度比涉前項數編之類幸勿  
 向而以貽後患

此間多有無賴之人告人絕產又至到官或有恩養  
子孫承代或有吐還追規逼囑其初官司未知未由  
頂至行逆甚者抄估比至給運動經年歲以此案業  
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  
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受受理自餘勿干涉人  
矣有告訴查行科斷

諸縣夫逆降是般盤網運錢米雖富忙月亦或不免  
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責或無輪次吉  
禁不均及承打等人取乞播擾迨至應干職設有妨  
農委使汝失所並仰陳許  
后仰政等面相勸諭務在遠避庶免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沈沈居士林翁年

晉陽兩生現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子秦不如涑泗之一言世  
固有公論也公名不仕版而嚙齋辨許不在諸賢大夫下  
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與夫功名一時異刑  
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教等親舊今夫天公三年之喪於  
此觀禮自今余卿起穿起敬其誰作之賤信者德信然深季  
何當此夕

祭王庭書

吾卿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敢應是以為俗中吏推臣捕排其  
尤為本云洞阿摩不秋誰其但之惟公嗣與死立堂堂萬天  
典刑梅溪之原蕭量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憤蕭量之下拖  
漢之源公休于麻寒無遠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  
欲執之手天子起之變莫止之羽翼四海誰敢敢私忍焉此  
鵬深酒如冰百滴有恨不知疾何里

祭高崇酒

嗚呼敬從先生將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幸李相親也而受  
教不少廷何哉天耶人耶前年當會曾德會先生為部使者有  
來言先生持就類汝 某 妮焉哥如地波亦敢見明年東  
運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放職增置生員又以權弟敢見既  
季滿敬請在先生季廷滿望果求也比至相時知賀友是至者  
從二千拜臨拜又命汝病位無答拜為吳羅之又逾月勇敢  
告而云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有謂遽止此也其  
寫會猶必無以愧自還也其還既必無以嫌自物也死為  
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持一頓舍去夫以位

望之味也法守之察也世指之妄已歸也願小而失大其亦  
謂之入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幾數人耳去年天  
忽雷亡而且前者無不得天用獨不可言限遺者當罪且耶  
也固無多家於世然亦不遠哉就其私法考德而問津耶  
今天批相與題有幸不至缺絕也長謂天耶非耶嗚呼一  
惟臣白首蒼狗公論既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如死無歸居  
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統如何裏陸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親之  
公軍家有言親公之子思哉律我親公足信如其即我華與  
惜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開道曰淮南軒尚  
其嗣之朝廷有言且無他人吏道起覺經生泥濘必若致夫  
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焉欲其去也及此益指萬事亦已亦有於  
惡漢武環毀嗚呼先生位官不降官不卑卑只入為道抑不  
立異故聲于朝雖辱焉明雖行粹莫維其持物一不以疑匪  
附求之人噴其流君子在世勿問勿與孽彼川獄無與雲雨  
三農種之以憂稼黍知惟世臣務木勿伐別惟儒術不墜一  
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關在紫玉山前年林茂二公云亡今我  
傷深又深先生表懷實并念皆從遊為日則後每悔辱安辱  
侍從遠自蒙是局常懷有短角來湖濱以惠問我對之翰墨  
如左左在蒙是局稱同放遠隨家南載謂因有次史筆職功  
深先生不託我心來傷益不以此

祭薛常川先生

我身自喜壁立倚天見兄垂澤忽若墜淵奪津爾河其異日  
猴自為魚人給餘物挂眼明年會稽我國西征匪通會稽從元

世陵隨陵何有聚客千卷白此百代各有攸見誰古相對待  
寒傑然我耳過抱如何竟得約我博我博有源有涉聲彼草木  
自根但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聚况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  
願復生為後十九君海無以南北湖湖之上其能老我為允  
食貧去之他鄉况使淮與我家都邑名春官馳驅應及言  
少之祥相期秋夜我望我命為此矣關矧今為庶復教中李  
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時無其人朝露四方華公日  
担劉不在關西不在吳我居數人楚魯相贈幸翰其分罪此  
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庸特知之深我親去盡師  
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厲備老見奇  
申韓簽下我亦親人辭不與世有道事彼有委己自況作與  
耶之大同以斷釋疑匪師誰工人之見之于何不一可以左  
左胸從伸感我親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為抑靡所增天不  
生賢生弊不談歎無全材樂全易謂彼天功功在受差而棄  
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憤涕我屬私憂豈僅當世世  
難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究南楚未滅錄之以詩深哉已而  
更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文當世之士以自治為各有長矣特是聖儒  
者或亡涉爭之具強通舊達者則放乎絕矣之外而不可  
測也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者則代開端而度道焉不可  
餘論閱而僅有焉引而實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  
見之忽今亡矣余特冀望而誰期余將具區區會稽禮臺台  
彌緒山之問人迹豈絕安之往往光至而後歸金津之行藉  
雪埋積安之之疾僕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于家

不刊于有司不皇宰行其躬而無處無倚是果何求者哉此  
意辭寒非馬學深惡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  
來自吳陸常州而百念弛矣獨料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  
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世  
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為子悲也

祭諸君墓文

嗚呼嗚呼復死生安計昔歲鮮頌今茲君遊朋友相期持節  
學子慨此存者飛星夏揮君之學問不為遲庭白意奇談萬物  
受命固嘗論茲道闊大尺短寸錕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功  
行以克功之所至日月未窮閉十年讀母求志朋友謂君  
不仕無義按官長樂勉君載登會來及界上下交孚少出所  
藏已有端緒遂冒端之豈不大肆眾目榮絲萬命流清交遊  
何如逢春人豪雜背身厚託薄以死君若兒貽泉取及此微  
君之屬於義猶能致力可及敢不投沈酒醴在壺瀾醴酒几  
酌古陳奠承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黃精精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治百以然不為空言而已  
試之二其於詞藻清潤豐碩而亦無斷章字簡則蓋名家  
之至至於心皮紙明發為樂勢望之聞如即不忍幸情親語押  
間以辯戲俄而適欲就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高同者  
之解任若夫流離窮困其年方舞南望君親生之為悅聞詔  
萬里幸仲大顯是又壯夫節士堅忍懼危而得之天矣匪詔  
誰論嗚呼諫垣數月操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聞記晚周  
行善人有此兩學是師用有於弟士論方屬乃尚不施其等  
於官庶幾有能慎虛公處寺案案傳類絕去細就悲風和紙  
胡然山立而怒彌靡人不懷我獨初至當哀斯文百紙

謀哉  
余謂深聞公大人之諱蓋聞兄之能脈夢既約有去敏之遺  
風矣然見其行事自敬又一研一席盡善啟問弘持度廉且  
且不備施及未並譯若嗜言余既謂其謀也信而於是重南  
感也蓋余為婿不及聖問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事仲  
母以團居也悅仰之間事感不齊西來其塵几延相望弟妻  
子銜室自為那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悔歸妹最知蒙  
厚於九年濟慶在疾苦敏不遠捨宅不捨此所以還其平生  
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處今彌汗克具醵豆叔德寓家  
因以自轉深固可托其在斯文

祭張簡之

嗚呼家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曰士以一死何物不可及其居親執直自喜身一進尤以所  
聞於有實斷從某小人恭小人之說察察為上言之無諸人  
數以為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聞私私益衛生  
甚謹也嘗訪君愛事之上當貴命酒余食於果此死者至今  
多食也日過余羹齒以饋君曰嗜昔聞有以若此死者至今  
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憐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  
死而將有以應此矣死今死可揭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  
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感也次備其年人暨其名稱呼  
哀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瑞木

嗚呼瑞木而止於此歟讀其家貌不濯齒髮表喪變而無壽數歟  
謂其疾聲遽去太喜怒以干和斃神謂其強心於事而故故  
其生歟而歸太感無高然而止此猶安咎也嗚呼瑞木其心將

以仁其族其學特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  
 言恂恂至於居為良友出為辨士而取予之際能以不義  
 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古所謂直諫之益不猶  
 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于養勞無強親  
 擇地而歸報効如此此其等所以乘轡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蘇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矣典用儲酒有數世故經術盛於  
 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泰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數  
 忽論晉中興庠序欲起復職就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  
 漢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  
 之躬行加之講肄兄養和早議論方大折矣利於秋甚善博  
 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淵藪於長子之苦節至於  
 長翁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又致位九卿之一既物論  
 之推况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塵及觀後  
 勳雖公於此時贊之東方未白明星漸曉新晴露寒之餘踏道  
 簞致之亭會乃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家哉痛在  
 吾黨事關澤內則余從游辱訪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董至  
 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憂慮手覆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蓋今  
 已矣道將安報除具報而釋止文把筆而屢歎以遲遲之不  
 足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洋之弗究耶一求於此藉

祭呂大著

嗚呼理同難言事遠未嘆高斯文其未熄僅十載而目自  
 失孔門之徒蓋經術闕焉運而下史法亂微信卒塗於佛老  
 之穢不悔于家傳惟公紹絕學之道統編潛心於一貫立六  
 藝之要澤涉九流而非畔既聖乘於先得亦如散於後傳可  
 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况觀人物自自秦漢難

臣謹其器略儲雅陸於詞翰道人馬革草法士馮斷斷以余  
 觀公與夫專善楊表之士豈何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  
 講明大獻以為 賢祖造邦上規周室而 仁皇統緒之際  
 朕幾於差違是意蕭先難之未復先難長而獨補推公之志  
 歐陽韓公頌熙寧之運諸撰元祐之健筆又符會同諸翰志  
 擢其散四島中於絕朝于六帶以徐枚合當代之玉石出中  
 原於蓋友蓋自波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德學者之初  
 識惟伏熅之方熾及俯同之號別幸後會之獨德相此志之  
 誠屬若一體而中判年慎同而智達者近作而貫遠濤興驟  
 之先阻望孤征於款段參移于斗汶長史方漢漢取余傑其  
 何壯訴之人而有恨望新附而長號冀崇榮之一時

祭朱殿士

嗚乎學問散於珠玉而高德之風無運聚成於一科而遺賢  
 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古人猶有自誓於共家雖公行誼  
 又堪宗廟之環跡襟度可以究師友之切磋世卑而樂施于  
 吾老而工樞摩自三尺之重梓之若輩行而於一柳之眾未  
 嘗不所請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  
 嗚汶以悼之我解不說非士無謀刻之山阿

祭章誠史

嗚呼理更今孰不知問其位乎希達也嗚呼嗚呼史相爾忘  
 其蓋達特與當代諸賢在文臺儀論之選而躬身山阿可於  
 於社黨曰君子之墓中間無相節乎于季孟斯乎田回于  
 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明朋不以四方辨為夏屋經置  
 松栢于何當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廟豈無友友胡獨撫史哭  
 者十九歐歐之床或汗之祇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  
 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泐大雅游曾未收獲焉斯學信可無



文其兩悲焉

祭張忠肅夫人

鄭子疇官由奉誥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子家老弗暇顧  
我處夫人之勞雖少學勞合動經歲年今我冰母而為  
汗若彼有母亦惟故東西居時各天一宿借云懷休無  
別體亦有將朝夕辭老與趨等子家之便百爾好蓋不  
如式遠曾無餘惟夫人也全國也有子而誰憐然相人  
無親以利害激極傲壽至妾子憐則夫人子豈憐全海  
之桐蓋云權德有知夫人稱其義軒豈欲自必乃國九  
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善在  
爾憐焉呼云見不先

祭孫忱婦

嗚呼忱婦而死於途孫做謂其藉藉以為養做則田園  
於吾鄉可以甲乙之數也為好馳聘倦將而至是與則  
居陋出雖賤不觀也抑為以資以世以獨處得官而勢使  
者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旅而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  
者則多在當世欲退藏而無歸也忱婦可以先此而卒以  
孫做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有無歸之辭讓有婦嫁為  
之父母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助相問之歸其顯之  
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婦之得此又可以見天  
之善人矣事是言文以慰之

祭史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聲聞之配堂上堂方婦曰惟夫人相其  
交有言安國賢惟趙氏聲聞之孫則孫之子曰惟夫人是皆  
人乎女我親季女以我貧固且謀食歸而足隨匪教之素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五

誰與無悶相披從夫及問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道  
惟夫人厥端之懿自我采瑤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親  
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  
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哉生白髮辭歌亦有苦心利折  
毫軌如簡靜曾靡碑勞亦有時嘔毒衣露冠胡然深履而  
自殘菴草彌原種玉易毀謂天昭昭豈不可理我生空履  
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弟銀計匪我私哀善類之憂息子  
子足充吁嗟諫卿惟孀弱子與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  
然也喉感世有雅猶誰為哀得吁嗟諫卿蓋事蓋棺誰  
當摩為爾吞

祭張忠肅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憲百年  
祭孰與身後誦其名字君行之備若學既成方其獨行群  
以舊有諱笑讒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  
人交朋有官問政有故問路緩急之請是非之評聽然  
重於公卿自言蓋推萬事愈明無極旬矣不巧有德我  
多事虛其情君臨人喪治其家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則  
肺肝放懷俎鼎其高銘文剗切恠奇恭親其穿風雨時  
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歎之祭以今羞雞酒  
銘又弗能撰德德悲葬也屬喉謹指以兄連時之偷文通  
環我不能再悼又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閣受君託言永  
弗隨吁嗟忠父其尚清涼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沈叔章

嗚呼！先大夫之於予，屬望也。以毒母之侍子，以亡志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予足慕尚也。然不待中平而夫矣。豈惟家人益鄰黨，隣里同心悲悼也。嗚呼！萬事如畫，豈必求平有一弗爾，禍不特波求者，可嗚呼者已然哉。不能規文以自銘。

族祭八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給無厲禁，動無疾步。蓋嘗踰居，無至玩意，細素煥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園，雖比鄰聚訟，輒踞旁午而踞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者，族有喪，故曾不論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遇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弥歷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養，考治於第，連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載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非以歲寒之霜，亦亦不夜而時露，究人事其何闕，家食之難，誰說。其前十日而衣寒，却私私以密布，巧兒曹之突，擇曰阿牙，其可付舍間，維宗之子，經禮被者，豈聖賢謂之邪。祥從世俗，以高壽奇才也。足以汛掃門戶，典護塔壘，渺一芥其何謂，將九原高，如赴蓬，艱官之勞，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族業凋零，歲月連，難官之一老之導，前墜象，釋之失，措此甚事，所以驅推下而長，物極，慎刑以懼。

祭張國祀

嗚呼！國祀吾族諸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天子，羨懸河而阿乾，托子之靈，兮，雲其安遊，托子之手，兮，交畫。

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情具在，疾歷者，遠規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思厥其屋，卷苦兮，昨爾與，嘗嘗兮，與我數頭，兒兮，無蓋仁，三波兮，報之，豐自營，馬不延，朕世以，會，謹閱兮，籍，甚於日，暗兮，每背兮，國祀，而不一，酬兮，余誰，問兮，究味，豈天若不謀，或避道兮，聖賢以為，定計，巴夫兮，如故，將善，十，字兮，九梅，徒長言兮，何尤，那一篇兮，以，酬。

代元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柱門自約，而稟，妻始，為，僅，被之家，聲聞，聞，無，兼，辨，聞，有，格，昔者，婦，當，無，但，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昔者，族，靈，伯，季，凋，零，賴，其，承，娶，以，追，厥，厥，夫，人，於，此，奇，或一，能，則，為，善，士，况，是，合，并，奈，何，無，年，華，天，冥，冥，嗚，呼，方，女，既，葬，宮，室，聞，名，公，為，相，故，莫，如，書，生，我，時，解，居，少，公，數，驗，起，以，我，歸，慕，我，第，兄，待，不，以，婿，而，如，董，明，自，其，室，事，未，結，未，詳，者，不，釋，就，報，以，我，乎，爾，我，屬，疾，中，寒，甚，請，公，至，問，捐，莊，時，不，事，及，公，賢，鑒，者，之，鄉，城，謝，言，再，三，勿，揚，也，然，誰，無，異，物，所，感，此，情，雅，有，寧，厚，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耀，寒，刻，辱，深，厚，此，酒，恐，傾。

吾鄉龍國母夫人

觀，教，者，於，慈，親，河，者，於，淡，猶，淡，夫，人，克，生，子，子，夫，以，龍，國，經，明，行，循，名，重，天，下，南，渡，以，承，根，呂，之，比，而，景，元，實，感，志，信，遠，往，而，絕，出，又，為，當，世，萬，傑，之，主，尊，之，天，珠，現，珠，和，兮，恭，天，龍，無，房，中，重，英，靜，美，幾，所，謂，離，其，有，之，是，以，伯，之，者，失，至，於，龍，團，稍，稍，官，建，位，建，九，卿，夫，人，固，為，之，敬，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概，路，不，達，為，恥，龍，國，怡，望，下，數，坐，不，垂，堂，夫，人，取，馬，而，亦，不，謂，景，元，厚，車，尊，長，進，人，之，意，維，為，非，是，則，其，高，涼，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趨，攬，人，物，者，或，有，愧，於，此，也，嗚，呼，夫，人，

慕自與伯仲惟弗任誓不以仕樂物之良欲應之旨僕可  
一失不遂千里也。舊欲預費百指指柳水舍開者與走亦  
推人速及以有幾然景元備哀憫備悉自謂遠敵蓋不但以  
遠莫因躬力有所上也其奇奪勝門端欲論俄敵以受壯之  
既多而笑少於林嵩且歲篇之四周九算年之三號宜庶德  
者不然將來傷其易已况有幕於百世世吳讓於一紙

祭梁王相

麟鳳不象帝玉瑞之木德為春萬初妻將歸皇龍潛公為學  
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差至聖難天之仁雖相休休露  
此民澤聚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視下泰彼有言戰  
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實利  
其在三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離立一意既道經  
略浮無為從容其間不覺不隨上之管言下之缺望非以  
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刻公歸已矣帝曰如何皆兩列至  
子傾匱臣子賜第宿留經博愈好勿替我親自督庶曹固否  
經史云云如公特之方特命高宣師宜停縛海有恨公不壽  
考公不善薄海恨之則如傳是傳受尊知萬有窮蓬蓬故  
之懷愛及釋賦文德克說大常有錄太史有傳志如斯文時  
以哭矣

祭劉子澄

惟書學不事於學句仕從容於暇時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  
其太略我特立而眾同曰姓名而莫作若夫詞企慕於前修  
圖報稱於後知並與世以步遠懷足朋而獨執執禮說以親  
心快此風之不作以余文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臨之  
切望收獲沈於戲種何子雲之未乾而塵運於今昨惟聖酒  
之可清將快報而亦哭

祭張孟卓

元祐故家封豕百年千箱聞喪失其傳既將就聞親備次  
誰如公幾人庶其儼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書是不  
謂之天耶罪舉以第庶于貴長崎州縣首隸自意就以民  
庸者之准境預有冷開長始歸赴而便第公之大小而屬  
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幾非宜而罪道前則天之備公非過  
今日然也嗟乎總公之功與舉所勳此及三世中史百世  
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究之臨汀之選公論既開恩語以零  
九是天理者不可言其言豈為察指相復先即之譴議適之便  
便一日不見而我業猶寓未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雨淚  
如泉

祭張孟卓

我識諸張除三十年止端明恨不親觀閣勇為而擬出  
定角肥遜而孤焉雅天寬矣張子吳獲亦有姻婭牽滿而  
我未便清諸善之淵至早抄錄王深蘭始而親後獲不及  
歷既而諸老淪亡松潤蔓延於赫餐餐寔以舟師高早未兼  
並將推慈音學未給于阿食感焉為文詞輕草距離不可  
竊問注箋及武場屋句鑿字研粉入地又以求求博覽  
佛說愈強益堅安帝兇號釋方錄錄必以青衫時親九果說  
喜世科至於措然而其科事察於者龜反特過於紹每  
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死荷殆若自指高呼五早工染成家而  
拙於辭身有恨於胎後而無亦於筆先求之音人亦足謂善  
我妻厥婦見推師傳惡何脫之弗告安何善之弗直病澤之  
書字是個高子以堪抑何張張會余處歸與此踴躍進  
獨悲為之失言謂余不信有如此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道以子潔清濟余之家何以觸容承之金袍殆將無旬連首不齊刺命力學任往獨且每與視夜青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嗟苟余飢渴則進羹也我族居以我為公九我則息以異為同亦既其名胡勝是業亦既應仕業歸多勿離則信已道余所獨亦無人共此心曲也余既深愛教之厲子嘗有言舍我無後嗚呼子病之久余窮受顧笑謂余日月有待時音之勞空寫下連太立凡肯而及斯養余亦肯養余其秘敢有二黃冠編水搭搭赤子食器與子接塗而逆余余曾日不漫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泰何哀情矣此益友強欲迷于悲製之肘尚圖修言托子不朽

祭林銓仲

我老矣子云胡不家宜以斯今微子之亦有才如子學以日培少却真之辨雅達來而年不遠公論之聞是懸於天哉表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蕪寒匪無屏居謂為交朋亦既樂推讓而讀許亦既洽此依而背情惟其廿一年高朋一經九日同門視猶弟兄豈容合離非移非傾等哉松柏可以永齡則知我塚豈庶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清焉為慰屬我悼內附棺未曾公辭酌之尚其敬聽有盡之賜無窮之佑

祭瑞安宰留公祠

吾邑之難聞于浙間有確一區洞無門採籍入誰家何可就現鄉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鼓朴吏加斧斤役無完家帶無見瑞哉于茲交相為負間有惠令不怒以頌聲彼非鼎而聖蓋新匪憂凋漸以及其身自致公閱陽探者折一街不施笑言津津安問史記前陳州家向使使家曰動且以其長村與處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輕睡慈恩豈存於廟矣

君其問亦志可伸應止斯耶天何異文自君屬疾愁聚為群識者于醫味者于神其善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望里臨中我亦同登號就交益親况此辭別不知所云岷山之石巖然嶽嶼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諸名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末韻根幾科以謀親以里仁之末博求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甫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陽爰汝於心許擇家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避旁枝而圖新皆在昔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迥具矣而弗於爰好修而益探自發勃於川伍亦彰鑠於京塵有眾允之盡掃無一庇之纏璜雖混迹於荒庫遠揚名於縉紳及兩餐之已華領壯猷而獨欣棄訟駭而弗致惟經師之是遵奈眾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頌動民言而徑行或首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歎云積棠陰之功勞忘相內之犬伸俄道恨於附老遠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闊達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為純息兩觀之林歸快天道而歎辛甚嘗同升於仕版入浴比於昏那方款蓮於就付而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陳四之沾吾中也

祭著書翁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召來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柩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共葬於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婦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陽之儀宋陽千古嗚呼悲夫 祭此次所

吾每過吾邑必款一沈之門以資備問訪遺跡也元誠云亡

官無所告之恥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細悉尚有與則言可記  
注行可駭跡而止中壽誰不治應鳴呼十八丈之賢蓋我  
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論謝于區尺相彼  
進車馬請梁常三葉令人太息徐過邑多見姓普游有  
觀湖說有古柏遠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能衣  
不願迷相與朝夕治草其強為上客我僕則多豈以飲衣  
曾謂背而存亡之闕文以哭之未敢潛德匪無強宗為家

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 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樞肉腸  
耳而遂至此何與余觀氣統五億言動有常下述復多不見  
呵諾是豈不足以壽歟食衣寒勿閉疎戚東楫之成通國  
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觀宜書不齊自宜立享神理既既世  
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誰門問學泰然春和無以致異而宜  
賜未舉表絳相尋行道嗟第殫末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與  
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高訓勉胡能籲天當此哀奠

祭朱天明母夫人

嗚呼天下今四五十十年并流隨變之機多矣蓋僅有存者  
嗚呼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華顏者也否則  
其子若孫以其父祖精口為謂以請見而非其人矣况於其  
親則又周落至閭鄰或數百里間有人焉以余之少孤不及  
奉其親苟問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教且自愧恨其不若也  
嗚呼冷夫人民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  
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滯居而士益附無分  
寸之柄而吊亡悼屈孤孤而惠窮於而家不固皆夫人之教  
也嗚呼何其靈也余自罷振垣續得猶久夫人以其文稱歸

為吾伯氏婦傾懸歸其行轍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雜  
馬鳴呼又何壯也余少孤不及奉其親於閭鄰或數百里  
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  
何地春有願絲狀酒饋鮮果蘇之實凡必必饋問其將命注  
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病推棺無及寤  
德布私非文安寄力傳言略尚昭靈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擢號誌

叔擢年二十二取科第給舉刺之周氏婦當受叔擢留之獨  
屏不使其女行叔擢客入念其親嘗欲得令書風刺之行持  
自其婦翁過以已歸余以叔擢意為書累百言通其主母老  
矣父母日夜望叔擢以佐其歸決叔擢於是乎歸而已病矣  
余與叔擢同就道八年進士是歲叔擢貢以第者唯叔擢一  
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徐父兄皆各營  
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擢調長樂主簿弟及孫又  
去說則適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悲苦無斯累月而叔  
擢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擢名悅溫永嘉人一子于郡太  
以得然其年某月某日卒父諱其同年進士諸基于郡太  
守備其葬忌靈院之役山以葬年某月某日美余悲叔擢之  
親之德也故為叙其才與德尚不沈於親者如以因以陽銘  
云

林安之號誌

安之姓林氏諱名實溫瑞安邑人父虎賓母王氏安之少  
然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  
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國銘於東萊台伯泰氏而壙不可  
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墮居累數百及身  
山墓之陽者蓋十而安之實先趨數年寓會稽之石氏  
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再錄太學遂適安之  
猶相然亦饋以球以鼓檣行天台則安之來有僦僕矣余察  
安之勤甚夫而題行雖固解却不與借比至天台安之已廢  
余傍空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涉事物室切分志而趨於學余

師交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請公見安之感曰佳士佳士  
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樹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徐友孫叔特將娶其內道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  
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急趙  
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意孫時如其服食飲饌各以意營著  
無匪缺不至事游歸惟資祭之饋膳舉必致詞齊兒女已莊  
如文人至今憶嫺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  
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者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  
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瑞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  
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鵝  
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  
中清獻公之子胤求亦郭夫人曾夫入曾夫姑棧公問家法錄是  
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嘗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  
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表余妻城南張氏實亦與出陪  
子而下又從余游皆鮮不可逃銘之曰  
雖系之光雖曾之戚式謹掃常無年十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錄舉從溫至刑湖制置司幹辦公事  
君諱震通判滁州君諱震宗正少卿君諱義兄弟若若累贈  
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諱周氏安人無子  
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  
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  
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年未踰四十水嘉縣  
吹雲鄉候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最  
余問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徒還全

其難從隱君子游問一至誠邑必受疑於少貧之家固心  
與少貧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少貧處追詢之從者秋  
師友鄰里望氏則曰得與少貧處語是時少貧之從者秋  
特湖州監酒關年方少母老不樂其為吳官使來歸誠主  
簿者對少貧念人人擇使利特許聽吾嘗授福州侯官尉  
推千秋堂差事見查春走年問其孫子教授時諸念手曰  
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夜與其父知其事者  
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為行全具之不苟合郡縣一氏之膏與  
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貧生平少嗜酒信釋年三十盡捨故  
交稿聚糧走千里見蘇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學之書為  
講說若莊生學士然者最善斯全真也少貧介以見辛微相  
懼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貧蓋留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地更自負待愛惜非親黨應言未嘗出門巷獨旦  
景與士龍疎塞厚子詩相勉遂上下搖論士龍居在天下士  
爭趨和其言少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大各出奇不  
相降下余謂謝州若初讀著天愛觀故相泰公在永嘉間  
其名出不意謝州若若方諸孟子善不為難也舉國爾  
宋句踐一境以感謝君若記其去如初且日且不還獨泰公  
再相有以君為感者曰是固以三顧人若耶深州竟不  
連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  
稍貴亦生言者謂尚胡實進階之學積十餘年不用少貧志  
蓋杜建調官丁內外艱不赴能監湖酒名子繞出未幾死矣  
氏富子力學或在茲耶即白  
或或以為抵但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強伸云諱不減吁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七

嗚呼少貧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石文殿備撰內公為茶酒以士之有文行者  
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歸是與聖嘉往  
還甚親嘗語余言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  
吾父同則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  
余聞其言而感之慷慨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家子弟調  
康州州學教授遇 太上皇慶壽嘉忽訪余行如表裏面墨謝屏哭拜曰某  
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如表裏面墨謝屏哭拜曰某  
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致死而宋乞銘字  
吾子以究次事惟吾子思存之余既泣弔即辭歸未就會罷  
庫公先之狀防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較事蓋自熙寧變古  
役法不以主戶制之土上公給革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愚少  
州縣不勝其故至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憂忍不有去以隕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忠愛於子使  
當奉養察舉之法行其固是以為見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幾又得公行事如  
是果公善事親不以其先自顯昌從茲會大父某大父某  
又某公善事親不以其先自顯昌從茲會大父某大父某  
識不利不悞與人交非華行不輕稱子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補施及親故院當柩門讀佛書聞一日出比鄰故迎  
之說年八十齒髮不基來變髮歸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即  
志質志剛二女適年去病扼腕有滯房孫三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辛明年正月某日某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三三五

亮云而志同者聖焉也第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孤寡以養之茲為其  
藏後之人易也而我銘者之

叔祖易齋氏墓誌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賢之元次年二十八歲族叔祖父  
聯三十一而叔祖父卒室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某以薄祿七年十一月吉奉其柩樹于山陽  
之北蓋夫人婦比葬歲後庚子夫叔父泣命 某曰吾妻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 以尚亡梅 某不違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冢婦時事而見為母父是時長叔如亦憐冢家  
日落二小郎昇風門戶令熱吳夫人中庚與外絕獨教子讀  
書一父後甚憐以妻國子進士韓公魯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聞語交聲者而室廬固自無  
秋毫無損於叔祖矣舊叔祖諱某子某銘曰  
徐叔祖父以著士稱叔父繼以著士稱族之頌其妻治母者  
必以夫人也知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  
八年十月庚申葬于永嘉縣建才鄉桐嶺之下原魏氏再娶  
薛氏三男珣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時君卿尚  
名德門地士大夫不為婚及永嘉知草堂先生張子克  
也珣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  
也教家子弟有章往氏可稱數君考諱先庭舉父之孫文  
因林氏得從章宦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仲林珣珣行  
之孫若三歲後每十五歲父家遷居而迄以諸君為文得官  
居有善製出有無殫盡其所漸習具也府君且卒台林張氏

以其子為奇兩家合數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  
凡君能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  
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尚於君者有感也余娶空堂中  
于思發之女則嘗教君者已既習聞其故政事政事政事  
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瑜也博英因述君官政事政事千  
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  
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誰古論人必景出君克其家誰得亦惟厥考好望臣我銘  
之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吾慈寧鎮州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  
貌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建五試禮部不中投符美官忠  
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嘗連持不得與文惠議論足見君  
儒效遂季去以居養其母僕妻于正朋友為事蓋而學  
詩書講論數年既大通風人羨與古友於上下之交立教  
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蓋  
其學自刻苦實愛或言諸朝祿以監蒙忠甫謂徒實錄官  
亡誼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者親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  
含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憫其身者質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遊古華好純  
俗以已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入父祖有誤有勸皆  
不隱書於族烟之長為之治不食棺銘師巫佛強其為此禁  
其為復人頭謂惟至文口咄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厭于  
也及見其赴行旅人之所難於後翁然如故鼻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也然則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和唯誦一若



庸庸然言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頗避厄如如此猶久而復與鄉人合使蓋已有耶人必且大推其愈難合使得其位施行之則叱咤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得其志試忠甫一遷廷尉以死而不葬其屍然不啻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節景望齋名於時而二人皆任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八朝二十餘乎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別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志而推遷其高嗚呼足可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潘氏休寧志翁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十有一年乙酉附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年也子九凡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守進子劉嗣偕庶繼將張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徐家齊銘夫子無以易者若然則其可辭銘曰

遺棄而不認人以為異也悲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師古人孰令不察也猶有鬼神發其靈乎地也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未嘗意子之使日端更不幸且日卒九月日之諸生走相弔其自命將誰糾合以卒葉夫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交辭即往之其誰會哭哭皆盡哀遂月日復未嘗日端更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兒之子則其後始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勿不在常語注分治其喪也而端已嘗制其墓款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更葬用中孚陽為金人考碑其狀周氏恣德端更學端更從余游益久又因余之金華休呂伯恭之密川休薛公士龍而其名遠播於人口耳性溫良純無不愛於人故能分酸舌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七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役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動矣滿期會經武稽或有前請者有到其人嚴辨之則所請江甯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更無恙則所請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昂聚為之執事焉國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廢城也此可以安得之耶若夫固不宜銘歟要帶氏先年有二女頗言以孝歸者節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字為之銘端更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城識

公姓宋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承純王成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一月卒君佐妻陳氏生子顯天以顯為已復晚得允孫而君佐之衣未練又次陳氏為君佐之愛允孫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黃須敬中陳宗州妻宗淵皆嘗為獨子學亦陳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汝始克葬其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善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子方家宗淵呱呱一女與國顯託於是故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損其名也善且泣下而刻藏諸窆庶幾其女不忍葬宗淵知其母然而亦以辭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月一日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被寇辱之士一日而除豈謀官四人道異察

一三七

母也。盛名家三世。吳郡人。謂余曰。始吾父以違以節。而  
 御史召不起。晚日。益憂與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實可頌。  
 大父日夜念之不釋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  
 不及大父。顧託終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與宗不善。為  
 言。備能言。一以圖鉅款于也。宜人憐其貧。而劉氏姑  
 死。吾父至。無以買棺。蚊京亂計。不知出。宜人泣謂曰。不  
 爭。頭上一金釵。予鬻之。而棺具與宗之為。太學諸生。皆道  
 之。余若千。兩白香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與宗之得樹。其其  
 以答况母者。宜人一切屏事。務自善。宜人故清薄。亦即時  
 恩州孝廉。士得其一。切屏事。務自善。宜人故清薄。亦即時  
 順陝師。飯菜為。得其一。切屏事。務自善。宜人故清薄。亦即時  
 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言。無咎與宗。非不能結。遂不。豈  
 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未  
 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道。八。年。進。士。而。余。及。得。為  
 門下士。夫。論。述。齊。黨。之。美。與。諸。老。先。生。陳。事。以。著。之。後。世。抑  
 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漢。章。孫。男。女。四。人。經  
 曰。余。嘗。過。括。蒼。見。其。人。禁。道。太。守。之。階。而。建。事。及。母  
 之。榮。處。并。之。原。今。為。此。銘。無。異。人。心。其。亦。勿。頌。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端。亦。溫。泉。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按。察。院。李。子。家。大。父  
 撰。父。立。已。紫。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  
 周。友。親。故。用。其。情。然。所。益。担。負。不。為。人。知。統。言。尚。若。庸。人  
 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誠。程。部。余。嘗。問。所。為。之。何。如。但。謝  
 不。能。已。而。擇。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也。日。過。括。蒼。端。木。為  
 其。州。戶。悉。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錫。其。守。與。郡。之。善。士。至。端  
 端。木。結。理。之。才。所。開。白。歐。風。九。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  
 入。太。學。同。為。道。八。年。進。士。謀。論。往。後。處。密。至。相。好。也。自。其  
 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願。端。木。不。止。去。意。所。欲。施  
 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  
 書。傳。問。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耶。端。木。為。吏。三。年。守。家  
 其。功。益。往。往。批。動。之。使。自。有。言。然。後。為。舉。之。近。則。選。人。滿  
 厥。益。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待。諸。吏。節。而。竟。不。言。止。此。視  
 古。人。待。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萬。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  
 疾。良。已。比。罷。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  
 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從。母。吳。氏。夫。人。卒。初。娶。來。氏。其  
 州。司。理。李。軍。茶。之。女。逾。年。卒。再。娶。宗。氏。故。御。史。臺。主。簿。數。有  
 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實。全。數。歲。十。年。閏。十。有  
 一。月。某。日。卒。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報。持。耐。于。屋。前  
 山。之。担。蔬。卜。人。曰。未。言。述。病。為。來。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  
 右。其。女。兄。於。是。頌。又。能。前。曹。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芬。豈。不。昌。有。刻。其。盛。名。豈。不。長。也。若。年。耶。誰。尸。此  
 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入墓銘

陳子福已自平陽將夫天錫之命未拜拜銘銘其母林氏亦方歸亡交劉端未暇也適即命申越五日銘不已頂余...

林氏述墓銘

民運總統姓林氏溫瑞安執遊人祖考禮伯崇考諸祖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八

余星中人也計天下之大不但如民運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之使之惠余所以感也州城之南距墓其為路七十里石...

何君墓銘銘

初東來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著鄉諸生解自來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錄是東陽...

二三九

國欲知其人類聚所事信者與否何如爾爾前數教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者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者其餘矣獨曰  
相爾同允有莫不亡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墳誌

初平陽之俗以建墓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宜管之輩俗成則閉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性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不知其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美也水蓋其甚見前朝而後改乘重動  
危其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惡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又美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蓋其甚之為  
不祥而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也知其為不祥也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馬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  
信然於世感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林於其言者復以其  
觀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感焉者又何也  
語矣朱公雖使來告葬曰其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於月日卒祖  
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况若第卒亦若干年  
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充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地于  
兄施教之西原以先君子捐去墓首步得中塚又以墓諸母  
兄弟九四棺也大懼不克如札經惟先生靈藏銘之以尼  
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重有以上世甚不利請遷葬先若泣氣  
之曰葬活親之骨於地上而為得活吾弗如死也又曰王母  
相稱之曰而父生能養死不可去吾聞也日葬我必以而父  
相稱之言而誠如誠言其王母以捐葬為是若捐葬雖死  
樂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皆違其難生不樂則朱氏益聞禮

若也不感於陰陽之說者也 雖謂斯言也以爲稱者已然若  
既而猶疑其非余故曰俗成人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爲斯文  
既以感解離之悲因以勸人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爲斯文  
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陸之文父壽其字公向事  
卒四十四娶馮氏子男二人數早卒四極之所謂第也女四  
人適某八某一人為淳熙公向能教誨章氏能成公向志焉  
氏又世守之補故得為知洛士云

胡笏功墓誌銘

余實陳亮向父所歸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麟以  
文自述而老於閭里蓋於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兩為其  
子笏功行狀又垂稱其為人同父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  
項雅雅長者不佞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  
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實繁萬中聞少實猶未嘗靡靡其  
故常家事親而公濟且老矣笏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者  
其家以感吾親也池一切屏故好背善歸胡向之園地乎  
嚙而為柔極之匪向之有容烟焉謝去而身與諸黨門陳香  
地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笏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其園  
延賓賓以養其親屬且為樂榷如初於公濟之卒又來同  
何以智得少有樂求之漸則偷急不獲自強以至於亡亦莫  
於胡氏父子矣笏功講其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通議  
事詳整欲以七日奏數儀者道士必以新父老與復之  
勳者相半蓋不感於日者釋生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卒  
德化軍前卒於男四人廷芳廷進廷芳攻過新嘉州  
李公軍探探筠州酒陳充特任即曹象中黃公羅君  
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項之狀云爾其世級綱具同

父之無此芳以狀球米乞解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曰徐  
關東陽刺難治而巨室為甚適遇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  
數科散密而常兩文今得明氏事兩與其家一以舉國為本  
自世所謂兼并橫噬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上固與  
所聞反嫁而為史者額以筆法為能就與訪深如胡氏者  
異之懷也按余勤千金為斯文以告來者固以為銘云

承事即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諶吾友也乾道八  
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委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  
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天弟三四人至  
是又天公易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在禮部第一  
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且夕官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  
自喜幸其本十三年來皆為史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趙立  
朝稍久以天喘亦遇大變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按公京官而  
亦命下逾月以辛嗟乎士宦不達何足道哉而並故交  
編至此余故於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錄餘辭於其  
月於人怡怡其子弟薪稅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  
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佈  
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但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  
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容都下俸奉乳  
母未必遂親兒也即擊其婦運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  
編獲盜指之日始至公曰奇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  
曰奇誼不死於其手雖誼不願也次父某文吾妻某氏  
手吾幸公不死於其手其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葉瑞安來某  
鄉明敬院之後山長子之仁委卒於是相銘曰  
夫究而周深次而厚封樹者此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文歟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八

惟其秀盛足以有以焉百千載靡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漢真考於  
新歸唐嶼而廢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  
唐與西三里謀先生而下再世盛梓具其孫諱松始捐唐  
與之墓東百步曾據碑仲捐又捐墓西一里所九從先達考  
姓英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懷誠將奉其安假合為徐乃為  
之末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本有聞者熙寧元會之  
間宋與且百年介夫以明經薦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  
其子峴先生兩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勳京師夫自師受  
望采石之間作堂以奉安未暇出也客至屏丘丘且具酒  
飲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遊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秦故且廢先達先生少  
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勳等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  
學以其說獨教授諸生發原深之學以易學行世此見先  
生乃異類類懷德春秋之晚也於夫宋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其後善教既為世禁先生竟不樓仕而周公恭敏劉公元居  
元禮元象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振而先生居  
無為丈人行益詳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征叔關中呂與  
詳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詳者勿誤非呂  
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尊論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  
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四聲而之內教以姓字也  
無所學見焉豈非其居使然歟要之宋嘉之師友淵源不  
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此歲  
氏子諱聯積字數老跡孟字醇老跡韓奎字真老跡老皆

二四一

游京師授武學亦不得齊家無世子弟大其行厚薄差一  
子曰松孫字為年者求知多為年少母曹氏及過城南張  
子元魯字八行為國子學錄評議學堂先生也生長孝信  
守恩深二子長相繼其尚氣節操度勇且與人傾蓋僕客  
借盤又甚不相假然皆事母孝為年曰吾母也吾弟孟從如  
我思孫曰吾母也吾元魯從以隨我率不十日半月及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僅怡怡惟謹進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為年有詩勸學晚而好尚者其為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商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履為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允建復以說春秋兩邑薛流  
落嶺表以死為年遂與沈東英謝叔望諸君偕先生故事保  
立善喜風俗自隳允尤居士然至感情為詩每一篇必曰要  
述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宮逆及言高尚有舊陰典刑但曰  
播年其所惡視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建事曾大  
人為年以乾道四年十一月戊辰卒年七十四葉氏死  
四十二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  
者吳為仲續字炳之余及識其人詢詢而有守能世其家者  
也娶東漢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資愛人之見病之者則曰  
吳君壽年見說夫人者則曰是伴東漢也其親戚相別樂乎  
恩勤昭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弟慶事父兄子  
病皆至所成盡其情者必兩家也為年以事出空穴窮不恤  
病之與婦流膝勤未盡以重歲說一權初登堂成士大夫多  
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入謂之堂堂於家云  
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年四月有九死氏以得無年  
二十有二月戊寅年六月有四月三子壽載與為年一  
文過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合仲也

子所允蓋新聘妻先生之上娶其父也以前姑母以元符相  
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一月甲申而壽  
年殆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月二月丁酉而炳之祖又十有  
二年為淳熙十年十一月乙酉而謝氏合子壽載之元凡  
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子炳之元凡  
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極而壽老之子壽載孫子  
仁孫與祖子慶之壽老少子壽時可字叔通孫壽載之前以  
序於墓墓下而不符其行序故不著錄附附詳與  
序 弟 曰元符至合百年間天下亦多故夫自公侯將臣  
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  
見推於其友人以為終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知彼以德  
者如此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此處為多行空白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印刷錯誤。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魏銘

數次開立學士薛公廣誌

公姓薛氏諱洪用字季益眉捕閩令之後錄開德溫其在未  
嘉則韓官宜致文閣符制在瑞安則公官至數次開立學  
士五十年與相望流名臣公治屢水有聲為入削監檢法御史  
臺丞李季為高書郎遷知徽州持漕江東二浙守廉法府糧  
工部侍郎遷吏部以學士出守福泉利南茂都制置四川食  
祠棧子家十年以淳熙乙巳八月卒年七十有餘通法大夫封  
求嘉郡公贈光祿大夫卒之明年十月孫某即西居里之子  
具墓公所自為墳墓為前季一孫與塔故錄公言行一編登  
某為扶其難後遂與公同鄉收數得及門受教入雅從子  
姓游以所構聞混今錄高多聞惟狀管上大夫入謝不取草  
孤泣訴哀日幾奈故未具今大事不可之請潘某某納之  
為而狀埃地日於是徵日紹興之季年朝更周二三天巨  
所汲引皆雷世之運而公由泰知政事幸公何以能及今方是  
保臨公相道班從巨觀人莫若觀所與公所與何如哉方是  
陳陰陰佐我非旬天子召見無虛歲人人謂公欲有所擬煩  
公曰薛長嗣也治且安又先進多羽落而公亦老矣歸政盡  
深與人死短衣幅巾往還然狀開公固自忘其為才而上時  
時人不遠也至其以流政修進五龍圖閣三疏章竟不拜官  
同差子二人而不以及孫則又過人笑習大夫某大父某永  
某師父某贈正議大夫母許氏故右丞忠簡公之姪女贈  
太碩人某師氏封碩人子男二人球宜敬即前知杭州徐子  
蘇琳宜敬即福州連江縣三女適孫壽從政即新藍左  
威封德庫門章伯奮地功郎前錄院府富陽縣主簿嚴聞之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宦故郎朝知紹興府上虞縣閩之博德二年進士孫五人及  
官者二人

陳李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民字李陽溫壽人於故吏即侍郎公號字壽  
仲為母弟昔州陳氏族最大而潛殘閩相與閩系皆曰閩  
僕也或曰日本開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郡侍郎捕自平陽  
從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譜又不能附也自今  
國于錄讀故高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度推官據此  
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樣李陽子也李陽與壽  
仲少小同安字皆不類九兄一為大官一以布衣老舞評  
雖稱好兄弟不以為為次然尚多言有李不幸者余聞下  
仲江朝時大夫公春秋高雖不便異縣獨李陽日屏廢下  
左右達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壽侍在側未嘗不樂其幸也  
舍壽仲萬里使唐中李陽治余余指柳幸好而家稱之壽仲  
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若據樂進  
仕第二人是歲特有首高第不待次得某府官遂食其祿過  
太上皇后慶壽壽亦新得初品官李陽始念不在官與  
脫頰有之死之日四方士交咸來弔壽仲亦一幼子與壽  
無不及見由此言之李陽為幸耶不幸耶人何必咨欲仕仕  
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如志也者壽仲失時字壽竟  
嗚呼不得施用以致李陽辱謝負孫之嗚呼欲仕人有事  
不書且初且擬往往莫之逮年七十無餘日意不自得者向  
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樞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  
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栢松棗二女長適項資幼未  
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春國舍先  
十五年周氏與所居懷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實年之明

二四三





洪亮入闈家編之長孫赤研由赤研從溫浮陽至高祖始為  
萬全鄉高賢里之族祖諱陰父諱凡自謂休休翁里人作  
勸學延知名士教子弟以武政家益大文宏益好琴書慶先  
生沈崇美之女有淑行能治賓客六子冠宏宏宏宏宏宏  
德善宜賦得試禮部宏中博識八年進士科今為漳州州  
學教授六女適劉劉才太學生吳理劉廣康吳顯貴士沈  
煥一高初初沈夫人卒矣于瑞安常寺之後山試故年六  
十有三年於溥燕十有四年七月十有八日以明年二月  
十九日合于夫人之死武放少嗣既博而委於公矣  
而陳說好尚時事者州里利病起者多矣公於戒否至乘舟  
人人慕悅之而亦畏其剛已之過至於溥居賦詩飲酒無少  
長疎暇者與陳蓋樵漁無憾亦死於後知其以無  
遠蕭寺者存我勸精偉丈人之意其為武放依而長捐金曰  
子陳于歿於定矣以武放人品既以憂善勇發承務郭軍  
發承奉節音實軍情之銘曰  
行修而命道蓋天而力微有子岐岐天意其在斯瞻彼季  
亦既可圖褒天之運我獨不棄矣

境內之廣誌

吾父陳瑞益之從弟瑞就字習之娶教文閣直學士薛公  
良朋之姪孫文知燕湖縣建之生子男五女八愛吾師賢矣  
第三子煥為益之復年三十五之以文字知名當世可交多  
聞人習之雅好博學其兄聞師交稱求古今益之絕愛楷  
款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疾身無十有五年正月  
丙午年其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薛氏奉其柩葬于西阜  
里潘塔山之墓其孫文孫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

止齋先生文集 卷四十九

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附於濮濮氏世家亦皇朝濮邦  
里曾祖其祖其父

承事朝宗公墓誌銘

公諱朝宗字春舟姓潘氏其先君子與故侍講陳公鶴飛少  
南為華行以諸母父從之學少南之門拔其數百人叔父坐  
稱同舍生則曰未嘉二潘公此兒時所常有熟聞也少南每  
過沈君子則歸于叔父之心速嘗賦詩馬踏父下世而詩  
不存其蓋晚而後識公因道先時聞語恨不能記所謂心  
遠堂詩者公欣然為誦之且及少年時嘗春事通知諸父之  
言信前事尊其師說不墜忘如此而喜敬公公學不但為  
舉子業會攝古為會書說經史事統然試有司輒不利於太  
師之專也松場屋有與其子少保非故能不以糊名即止第  
已而少南以行泰意逐其荒公遂一語不復及焉屋矣以其  
學力行於家及其族至於昏友齊黨他人德色公獨易易  
好清場一旦讓一封室以家名為以復名堂以視後名園以  
觀顯名景既甚敬公又與其子甫煥同為記道士辰進士書  
煥孫宣斌丁母何氏夫人妻某適家至三山時時相往還間  
從公滿寺中和所詣隨令人深省嘗與三友十數人造其門  
千夜坐客聯榻公年七十餘獨煥然無倦意五鼓作備  
兩即所館治藥作粥家同友者公起由是益敬公得學于  
則應曰大人德使承裝宿課書良父矣由是益敬公得學于  
約以兒女為死第絕然之兄某官謝德孫子順未成札  
是年十一月甲寅公卒享年七十八以子過 變與某對承  
事師致仕賜緡魚袋字一人侍朝宗常山縣門一女為尼孫  
三人長法剛早卒次子順也次新州老二女長遠直隸歸

二四五

故宗正少卿鄭伯傑景望第四子履仁一承行雷錄以三年十二月丙子奉其祖合於所居鄉樓德何夫人之喜某乞銘甚早某告於文士大夫求銘其父祖者事不克即如所欲於公為緒父之執為同年某文入又為其文之章喜卒不得銘某不得遂且吾女不得一日奉盟匱也而感以勉遂強次之大父芳先墓誌在遊簡許公景樹少伊集中文安中墓誌在少南墓中二文行世故不序其一潘况然也銘曰  
維祖維父銘在百世我銘如何尚亦勿敗

林楚仲墓誌銘

昔者吾嘗欲相與言於郡則之鄭景元氏於邑則之林楚仲氏今亡矣余故哭景元不勝哀銘楚仲亦不知其葬之出也楚仲諱湖歙事郎文負之子起家致貴累錫為而為數子長順叔字正仲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楚仲登河燕十一年進士第而林氏遂為臨門鶴伴自城南遷杜莊全學政之禮則亦能相說也間嘗處所居室東臨江月樓之下築其堂人欲持余卒業喜州俗等重師充前一輩書學緒義陸比楚仲即不專習舉子一經日自為程以若干藝謀業經又若干藝課其史而後誦建詞音求問人詩於詩禮同官家選取其說問出已意往往與經意合蓋晚而後詩錄工楚仲才辨殆無遺事但以其才自見宜官速有聲承况楚仲學未止乎而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於揚州司戶年五十有二嗟乎於是銘余不特為邑人惜也娶陳氏二四人子晉子者子潛子簡一女適陳益繁孫男一人子晉以一年十月庚丑葬于林山來乞銘

余嘗為其故夫人朱氏得銘於今煥發顯特創置陵務公為里敘其世已詳銘曰  
合也者離也成也者獨也必嘗以茲識則必嘗以為悲也銘余以歸隱而弗施也於吾子何嗟哉哉時也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九

此處為多行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識。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

流叔卓續誌

叔卓諱昌姓沈氏溫瑞安人泉州德化令布尹之子字林氏後母張氏德化公臨贈命以叔卓相從同學為常者語人皆號其曰當知名於世學者且數百人叔卓與今世家福達也平素事恭行之年皆少皆有俊聲而叔卓更巨大故沈海制置添條徐公獲少初天下士也與德化較老懶好德化卒徐公自通守信州歸於講於家入以其女妻叔卓生三子建衍國一文因為從元厚之後徐氏守視其狀日虎窠於永嘉建牙鄰丁公村淨名院山之側實能此墓下云

族叔祖元輝續誌

陳氏自稱之長溪縣勸德鄉秀里德溫州瑞安縣沈姓鄉國表里譜九七世傳良生晚稱及諸祖父行皆重不察察大人也府君諱字元繼於祖行取少傳良及詳其為人里中有故或疑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府君至而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酌飲食人時出糶進糶必為具無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及如不節而家資倍於府君府君生崇寧二年卒於軌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府君以淳熙五年十一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丈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相二子中定中女逢劉宋翁朱克明謝外姪孫男四人實崇濟宗添宗介說早卒宗添為兒之子方中後游漢甘國子進士女一人仲良諸孫也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族叔祖元成墓誌銘

府君諱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年六月十有八日溘然於世年六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壯傳良嘗聞之祖妣吳善嚴蓋周顯隆間所作云族君二百平政舍而段崇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塚傳良初也必能讀書遊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學得長字至所兩西籍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千傳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嘗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汝善盡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筆類如此終其身不言不計不訟而家幸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矣孫氏生一子諱字中宇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中宇敬之一女適黃堤孫夫人亮三十年卒不為然故安盛時潘夫人善迺二子之父善為兄弟安國以為然故之曰好武敬之少不能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善書屋簷三間後二子命為教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堂家室莫有曠之及後姪之孫女真夫人長育至嫁三子無後言然安國雅好佛特謹畏非習吉一實止不敢勸敬之灑落自適於歸欲辭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盡其德其尤美也夫八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於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敬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梁王氏生一子宗濬二女適諸葛沈所敬之妻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氏卓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年二子敬下安仁與茶尖對峙為六窳他日特以婦子左右泉生時夫人未洽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一月壬寅復夫人相慶元二年十月二十日壬申而敬之則得長齡府君又以其游至是而後移故葬言之銘曰豈不以為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為能能

一四七

匡解也我輩後人狂之遠也無以復不可謂也

殊尤然可憐焉

府君婦翁字際可姓陳氏溫瑞安人父諱學母史氏有三子  
一曰府君孝父卒府君最孝嘗在母側子獨自五年供養如  
一日府君多病率數感境一時再出外門獨自以履安為  
婦年四五十許遊戲抱扶如小兒狀母一辭不下固探疾乞  
母為之強飯之年八十有八以紹熙二年八月癸亥卒府君  
亦年六十有五矣以其年十月乙卯卒娶樓氏生三子  
一曰府君濟師復一文婦許仲淳三孫樓夫人復三年以慶元  
元年八月丁巳卒師習初未得卜葬英府君於隆平匠院至  
慶元三年正月丁酉遂冷寒然而快之號

高允中墓誌銘

閩有陸君子曰高允中吳興山人也允中嘗入太學益乾  
道五年進士第試吏州縣非改隱者也以其德足以堪此名  
余故從而多之也允中初調儋抗尉不肯為勢家所撓尋以  
渡海不使於也所官見有傷藩丁父憂服闋調同安尉復  
丁母憂遂不出已而所識為中

賦郡作為

獨州則少參軍允中志已決夫古之人有不仕者非避也  
為高則玩物以為適不然則故自污辱混迹於塵網非有所  
動於其中憤拙棄坐詞氣勃然矣以孔門巧論吹狗骨揭  
之偷竊察之也而其言直有所刺就是有不自得者也  
凡不自得者皆皆也皆無之言孔子獨有取焉夫韋平  
者人心也易感者物變也故不仕必若曾子而後樂也允中  
之不仕豈有見於此也而非所厭彼世所謂隱名勝况中  
初不知也雖然退居不濡於世當世之惡常與眾同自衣飯  
至室處之節無或過於人自家及至煎鹽之好無或不及於

人也嘗探泉石之勝作無餘堂小亭三四所以娛朋未間從  
兩僕養求遊探訪此人於數百里外竟窺可觀無忘歲月  
遺雅致亦不絕勉年遠高勝善畫為脫而精染次書曰是香  
非勝之無思為中庸卒章之旨也允中以是此名也桐山罕未  
非勝者也余謂之隱君子以其德足以堪此名也桐山罕未  
嘉數舍允中樂其風土之美時往還掃掃坊中竟之漢者  
慶元之乙卯元日忽語遇客曰行且與諸君別尚須一至來  
嘉爾明年果游永嘉家子時呼為文豪者千舉從之而後  
行至則托寄光山翰月冠歸道過桐黨不宜高松或實實曰  
至歸坐歸燕為香兒置也歸十日得疾但不食家人獨相與  
謀強飲食之皆醫未出光中已知矣又十日坐逝于正堂  
歲四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葬於吳州平陽縣陸氏  
宋寧節姑之女一子松迎功即台州臨海主簿嘉元年進  
士也女適臨海林即新監行在文恩院都門丁親禮進士陳  
松探岷岷味女一入松從子游久持以四年某月某甲子奉  
其柩奕于縣道看里之枕與米乞銘于曾高氏家禮高書之  
其自號於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姓王  
氏亦道於居士沒之日設榻于正寢坐逝焉後數年姓王  
未見如高氏者也是宜銘銘曰

陳子端已將以慶元五年十月十四日癸酉合葬其父於  
平陽萬全鄉管與之華原來乞銘余嘗銘其母曰夫人林氏  
則又美辭焉哀隋銘亦即銘為書其名字歲月號之曠公謹

陳百朋題

天錫守百兩曾天父伯謙天父宗慶父希淵享年八十有六以是年四月戊辰卒于明畏端已彪冠為呼磨氏天嫁端安未次官勇孫四人文武過遺文二人條語在銘中

五道南流

嗚呼此吾南通甫之墓也通甫諱自中皇曾祖高皇祖成子父建佐贈朝奉郎安氏封太安人道甫登博熙五年進士授興州懷寧主簿州分未令未上以樞密使王公蘭處除籍田今未敘歷通判鄆州未上知兗化軍信州召赴行在丁太安人德服閣再被召以論羅主管理寧府武義山冲佑親起知鄆州與化軍進以論羅興化之命道甫已病慶元五年七月也八月二十三日卒直至朝請郎年六十娶林氏封安人二子長曰更生次幼四女長遂國學內舍生高熙積餘許嫁進士曾允宗周伯謙林浩道甫居溫之手傳歸仁鄉晚侯縣之橋莊惟愛仙壇舊屋之後山因以為墳十有一月二日林夫人奉其柩葬於此人皆知道甫少有志當世嘗以布衣上封事及對語合上指除官幾數日起舉其類奏上道甫由是始光化入觀今上皇復有朕得稱名於講堂之智道甫竟由是沉云云為恨不知道可處曼抑才為學去智為恬假之持文何造不深余欲銘道甫也以此而未克就故識其葬云

族叔周仕基誌銘

傅良達率諸伯叔父於叔父行以長者稱公為景泉流龜馴也於輩行蓋伯而才壯公為最脫各務在重擇夫雖一失須不苟亦公為最公德人而竟不仕舉宋氏既也無子庶室奉安門表深親升其堂如無人聞其子吟誦琅然者公儼私之所也間肯一出獨過吾廬時時以從子某官復我為前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今宗孫是已於淳熙之十二年二月十日午夜某具述至則息浸微請故公曰子從吾教毋取寶錄付吾兒夫人哭方應亟出究歸須命則公嘆矣公侍母之嚴即嘗祭夫人欲家政不以米鹽煩其夫自一已操公詳知其出入有無也過德多獨一夕從親言無起意親佛書或施舍焉終其身時公職知家事與免重故聽於夫人夫人亦誠知家事與夫孰重故聽於子是皆宜書也公德人也淳熙十有四年二月壬申葬于嶼山之陽傷侍良之官未及刻其墓夫人以慶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宗孫以六年十一月有二月丙申合葬于公兆於是併書之公諱方中字國性世

族叔周仕基誌銘

台越間從余游者幾百餘人雖後余時而過其廬識其父兄者幾數人過其廬識其父兄至於數命如始至歐父益敬不測者則居士洪君也居士天台人故清貧僅無之於教子特不自計度余初入太學時公祭酒挾二子下交於藍屏余懼弗堪夫天台之國清寺西華者數月居士之子孫翼餘不出即居士則從外門歸子羅拜於庭矣每頓頭生飲食或如何於吾節使百平弟足以悅先生余雖版版生飲喜也亦持刺告達為台越則甚先連索官以子姓為請甚師亦之即予亦有志於訪民利病者必就葬也而老莊謀亦或曰居士教子之志未嘗以余所睹百餘人中亦幾進士者矣故名守澳伯無所著實於世以死者不少而第進士名字不與阿嘗有所者見於世者往往在數人中然而定不仲

一四九

庭窮而憐恤者尚不少今我為台越間善士為學者嚮往之如此為吏者稱重之如此而吾士之家貧者高門孫豈有仗人之入其門者則曰是教方之家也由此觀之教子之志憤耶未耶居士其某時其某時夫入於不愧處二弊與廉清貧僅獲無之於教時不自計度者也一子孫也女若干適某氏孫男女若干人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葬法多病瘴癘然知不自持千里裹糒凍吃器其人全為之悲甚而許之余亦病矣察請更苦余亦苦請竟不發而略道其交情以塞在 之意而不暇詳焉愛之居士以苦慳盡恭庶幾於古人為家學云銘曰  
位斯可吾也可忱也親斯可父也可朽也親此詩耶宅此位者誰耶

個人張氏續誌

是為陳子得良之妻今人之墓今人姓張氏諱幼躬字嘉慶係若人草堂先生國子小學錄輝之孫主管禮部祭閣又字孝楨之子揚州泰興縣主簿東野之孫蓋隆進士第三世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英年卒去家二百步生四女長適進士潘子順次適福州閩南縣尉薛師雍次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庶將仕郎徐冲余同年進士知信州上饒縣事潘君當廣戶部侍郎薛君淑似工部侍郎徐君誦之子而子庶又故直隸閩南林君季仲之族廉夫又從余游也今人初得文途以徐兄子師幹為己子以進賢 太上皇帝登位表補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次子師朴以紹熙五年大饑恩補承務郎二初女今人窮約時承歸我相從二十有五年再以盛評庶食餘歲月視食緣約長深入朝相起居飲食非其性多病

仍服未嘗有怨怒不滿意竟言他余欲知宿夜今亡矣為詩哀哉余死走介乞解於太府陳君適而自識其情納之次

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此處為大量空白或模糊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止齋先生大鑑卷之五十一

行狀

古恭諫即新權發遣常州借戴薛公行狀

曾祖序皇不仕

祖強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皇臨先兆火夫

父微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李宜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徙揚之長泰廬

村至唐補閩令之後又自廬村徙永嘉而先祿公始顯四子

司封郎中憲言數文閣待制周及舍人曾系進士昂言為

州通判舍人從胡大定先生學以衣相趙公鼎齋壯于朝

公持相定和議舍人廷學發登中樂乘以罕母氏安人後

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于待制伯父長任以質公從侍

制宦海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

岳諸公事有當世志而樂道其一年十七刑南女撫孫故

辟書為撰直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紬繅絕不治科

舉業有陵君子表疏道避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其名

求博之道際端六經請史以觀史笑曰子學博而意委其

相彼文獻納孟如此湖湘間皆高仰道深公師事馮驥是

亦自欲制元卷制實蕭振祥公為屬部將有俱說謝博者

公嘗以犯刑叙法臺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

其孫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位太尉劉公錡鎮鄂

公論武昌形勢直准泰令見戶二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上

軍十有首田一卒二十餘縣官置伍以實守力保

會有一首田一卒二十餘縣官置伍以實守力保

曰是非漢也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不可今非情

若不從軍故不若知家事事驅之縣必不樂漢時王有登

田湖外連二十餘頃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手且吾民在野

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成閭閻夏及夏口宜臣或武國備士

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惟臣執國柄士

庶然趙張之放莫敢放恣臣之死莫敢動功今卒有意

之虞雖其盟之因論邊事善惡及營田宜逐罷嚴餘虜

陽而解兵圍得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曰從善從惡皆

國自解兵圍得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曰從善從惡皆

非勝拔謂冒道陳汝直趨大汛則盡兵不戰可而捨於

秦故計也今我不復傲惟當盡江國守而以奇兵選擊

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輿力一決其禍必大初公避擊

少方天下無事豫備諸公惟未選也居無何向

李璠等賊營垂選孔子官避賊將嘉魚樂亭官場壁

湖門朝發於武事失公願以和獲勝傷衆三白郡解

馮秦嚴推乃已比冠至新黃以南列色無亭居子冷

侯宦江湖嗜字相說於道公題顏死守不去與民期曰

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寧若借死敵民亦自於

便摩顯下二總首帥駐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乙

得甲三百糧船十艘頗能張甚渡江米艘者數十家

以無恐諸公疑是翁翁羅張交章薦為江公處幕府

此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汝知

撥購軍事既解縣爭欲辭留留考政官公並辭不

田子卒田二兩歲得敵大伯石糜錢乃七十三

十石闕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報從以騎士

其

其

其

判而獲其苦田州縣莫敢如何嘗曰於嚴寬亮既明年蔡  
 際不守尋後復和 朝廷於此亦齊唐郡封略止於河南矣  
 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由折置人心不肯作某  
 宿戎里胥被稽次第條二十餘家未若已差別為行且顯其  
 強仍某堪一投某堪再役於其未自任某入其歲月序當  
 役以付某系任之付鍾事經事任之乃差差已有不不均  
 其難俾訟者自獲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一甲為隊若  
 千隊為總不以其鄉分畫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也據狀  
 官中庚舍茲有禁盜有賞其以地役遇非常死事者為保  
 贈之優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經事連不關  
 縣官巡尉非縣徵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日一聞官感之禮  
 而賞其兼擬推所於偶習於總首之射圖毋聲譽其為主者  
 大姓編戶之勿指俾輸射與刀佐治役器其持槍信陽也  
 九十八日入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奔以郭曲相地  
 頗舍以指為墜鳴才斗談伏公食飲則與自同後夫陰相地  
 者不指至不指而撤治若屋百數區旂流二千三百餘里程  
 日空辦公指材於縣入度與園大而如積之賦鄉曉而五  
 分以居者之四六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俸一鄉惟其德實  
 猶賦名色異為籍難不可省察為籍籍以從出入之要對  
 無從盜以陰無名之飲諸奉事以其劇易分久近為考行  
 諸每以日加申教以便主簿考之勤致而固安其籍不窮其  
 使九公意起鄉教舞徒之童民衙仲聖王安道更教令不  
 能復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夫令不為馬能領首令  
 劉郭魯八人皆總隊諸分事公約約後者亦若所不付應  
 日而集縣有鍾吳二尊魁大府屢說乞略求不能得公以談總

首王宗元竟論吳降之為買白屋改謀為民總裁城城斬之  
 而至信陽之役選使齊為而邑二隊首回請從白音知縣出  
 疾吾何敢處是役也露吹不驚諸歸不稍遠選劉東下無跡  
 處民謂闕軍多矣未有若此爾者宅所置民吏皆化服  
 類以調護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程密使王公及薦必公  
 求之官不報於是 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連三說一帝致本  
 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祝動煩宸衷國論靡定  
 惟恐生不察類 陛下以靜養倍略小國大遠三公之禮實  
 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省  
 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舉沉潜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  
 兵周官惟六讓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書買內諸司使  
 增員浸多有職無事諸降師臣在古州牧 國朝以未嘗  
 運使副判官擬點刑擬授舉常平丞領總領市舶航沽茶馬  
 諸司屯駐之軍又別置都統制收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  
 知通縣之令位不相礙各任其意臣之所謂沉官也唐  
 方鎮之兵今相軍是周世宗及 太祖皇帝增置禁旅禁  
 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節藩係時禁軍  
 是 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  
 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投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者  
 練教臣之所謂冗兵也魏武高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  
 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高絕戶屋租屋亡而租在  
 凡四直悉蠲除以復貧下當是時 上志在中興五矣方  
 數進見詰命縣督用薄公益力公永至則對曰 聖上公食  
 英持縣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博選時不能精心正始以理



中興之業徒使俾功利奪言以取聽今俗皆曰中書大學陳  
編厥聞然物不兩大心無恭履天地之道思略根本而奔走  
軍旅之間其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難中夏猶無益也此王  
公孫兒縱談遠圖薄公曰既曰論矣猶當詳以孫子始計  
之者未見其何方今人異意不可謂道矣夫孫子始計不  
以江左見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負御騎不可謂將將不拍士  
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國九古人疾心求之時賢誰能  
之況今三衙御前曹卒唯蓋江南向丁何以持文備平藝  
在兩廡教以此饋師其能繼手兵驕民困或未充備諸未  
即平勝之方上勞 滄茶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  
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夫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  
雄陽清流可以向六合澗水可以下合肥北埃之隨盛江之  
徑武昌之近新島藉雙比商於子午南達北埃之隨盛江之  
成周兵所往忍不之備然而獻討者但曰無事非偷則狂有  
皆改宣表即差知平江府常熱縣明年大臣數言 上復  
召密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守劉相以君命相風厲公  
雅意廉耻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知曰周公  
每以威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節侯身追亡特務凌  
祖變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  
節 處 上意亦足以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趨發不  
離自召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秦桐不報箱十有八  
度而後發遂至數日則款引去侍從有留者除大理寺不  
以被罷斥公見之既猶與幸一既始從從引香香君就趙  
相國公連事以功業然然在進爵未廣置勳不辱丞  
相可與能為教項之乃及覆切詢散功大速與李太輕進無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逆撫耗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國之節夫審利而市  
武跡前事今皆反修願公易慮處將毋為後悔公江胡荅航  
民流誰向遺州又有言榜正人相為者 上命帥臣曹臣共  
安業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召公問所當施行得條列將議遣  
使公懷恩謝不敏且准事難踰國以問因疑數端一責成  
帥曹毋以遺使使者而過州留施行未問已及春夏二新  
民未見便郵秀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君之心  
略如珠具屯田都射技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  
要東誠以關地而記縣官一無利焉志以故陝西百藩手法  
視物價昂昂以傳種就藏志所為後備因言若薛魯若若  
縣河以協使期日有使以公將命推西公即言流民或縣官  
窮山谷依人姓聞令使者出必相攜攜聚城邑仰食於縣官  
卒有累萬之數將安取給且請以准西諸州縣保者不縣官  
錢一得以便宜調度 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敏再持首以  
見錢米一萬餘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  
年也十有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  
子房米德意分遣才贊吏循問大樞安豐以求來者略已  
任戶矣即無勿徒以高以前稍稍未有道鄉公親發行陌  
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慶圩可因以設慶新橋江保慶湖  
而審黃州安撫道署後修復三十六圩且於舊黃東北置二  
行有二三居之九合肥戶三十四有四百一十九百九十九  
有六勝料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四畝香  
安戶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料夫六百一

二五三

十有四萬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戶屋二間二夫  
 牛一頭銀銀鐵鑄刀如牛數三千鎊力每年二轉軸  
 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及  
 秋止九實錢銀二萬米石六千而青春錢正且自有坊場  
 眾於大姓者七處探案三千八百餘家對明具區用使判  
 廣合有伍種場端正場園牛牧放備路橋悉皆修飾輪蹄  
 奔所謁輒得還如歸居過請還始入臣白遣數人各執其  
 略盡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濟鄆北歸人者凡一  
 十有二家皆主者數年而新附者才五家尤守末端交更以  
 舊戶比新戶說為委甚者賦役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勅奏端  
 次設殿時端文進實球列報孫連附不可復動人皆危公委  
 上天子獨怒下其事于理特將竟問治劇交暴公舉死  
 是處幾遺巨亡狀而所白遺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  
 齊安之請遂也今數參田留累月數已又命規錢事公歸  
 酌卒慶堂所見聞後上首論州縣田簿甚具而准地實不  
 加關臣諫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畝數頃輪租佃斗斛耳而  
 履其產謂曰不掬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親人保境  
 宜令別請以發逐民來者稱得居者是失主客力競將無曠  
 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雖首空設寬除苛簡  
 准而向則有稅炭則有承派科之征券遠慮非  
 一實仁在守將數易以苛健苛一即三二今權機遠慮  
 或者外治不可成賦墾居舉三政夫以陛下親畧而將謀至此  
 向以固恭執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察察實實未免  
 徇名則難辨實樹名之入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

判之筆謗謗者敗而不諱使說者奈而不去言既上難入多  
 自當實時十年觀今何捕臣謂內治不修無以整外惟聖賢  
 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端垂聽虛受以通雍關  
 朝廷正則國運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囊乘正則國運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  
 卿聞國將迎受其巧詐正以行邪便其同儕左右之臣為欺  
 曾非滿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且子覽揚廷雖出臣所  
 言無氣誠心歸私門齊威之德不在可即聖夫出之誠實而  
 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虛刑不行焉胡能無欺陛下誠實而  
 臣無自立我收骨體非欺欺家並非難進進數言數數數情  
 狀上接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厚  
 之斷奈何聖聖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益益曰願治遠  
 非是問實馬亡幾習王孟馬房將寄放問奉虛虛一國  
 家何至之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賢又曰城誰毀以  
 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方立中使督視幸卒成之過者  
 臣行過蘇一夕風雨墮樓五堵壓陽尚壁殿而君學卒如如  
 故聞有塵埃錢鉅萬而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與此  
 乎上問千秋潤何若對曰姑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崩舟  
 上臨夏潦時至江河冷流涉策矣皇將為用上曰聞亦微  
 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卑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方  
 不可又曰外事無從道法不除抑臣親言萬石垂聽臣恐  
 正士而揚浮注之害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素士臣伏思念  
 石顯王鳳新注之害中也又曰近或以好名素士臣伏思念  
 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生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  
 人人好名要效河海不立上微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  
 旌賞是是上即道還公兩宮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觀者則

曰薛某凡可為國知無不為而又往憂憤於以聽斷行如響  
故謀賊者不即除藉及祖家分鎮遠遜之子論析新不明  
示欺輸送者即除藉及祖家分鎮遠遜之子論析新不明  
而統於沐興河址為三而統於六名有增築之法曰西為五  
滿之險城塞雖高之防弓箭杜有箭中者皆候賊之難  
落石特造成悉受即度某州縣雖所縣雖自神新一氏外  
府地則以三衛若三司使都督運使均之餘雖效驗八備政  
知勳尤无中與公處蓋要命盟之外某推與之持以圖國計  
字為其巨額按行成意然遠守統帥與師不張文武忠者足  
放且豈獨文無受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幸幸尤則勿入與  
方今使媾成俗舉世尚同汎觀投施准回蓋喜偏靜死入與  
謀不排百碎臣庶幾成孤立走日委華上留諸良文公符  
是持溫解龍藉之大旨簡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為能願  
用精勤莫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愚於師以奇下推中  
通乎上曰如此朕後何憂公至耶諭戶部奏言靖州經  
撫劉綽皆出諸務酒稅雜錢分隸於今多德餘分隸不盡  
得自便志用謂更為今益司給賈州縣以凡日收錢撥充  
賈分隸否則致聞今下支相顧甚危是明者公獨首為焉當  
降信之其真曰惟願始增以二分分隸總到錢是時州縣不  
病之也無疲瘁等於奇矣矣起之乃良其發校數數之為  
額以十分分隸之尤為船制增船三為在州縣愈非比也  
復積上伏月益大兵打船像船六分隨軍費用惟本  
等錢料色不勝矣矣而肆類如故既不足以為計計也故  
廣即而論廣由此坊坊壘空以取腐絲有法法思以則絕

正實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予民而不得聘者須練頭外之征撥其額平官更自故不給  
民病甚矣且以胡之起劫練本備者初為錢二十萬五千  
六百有奇自抗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七百有奇其合括  
日練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八十分增稅為錢三十五  
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者大兵之項凡四千萬八千  
錢有奇使今日且得八十萬錢以充入控撥制之預其餘  
上供諸雜項錢且不足况不盈此知所謂係者在州之  
數志關七有約其推見他究庫盡然那將安仰如不得已宜  
以日收錢先指上供諸雜項之餘地德府分隸庶幾可行不  
然不敢奉 詔版曹處是郵書俾持練法詣官目辦公濟  
力堂諫官咸相繼疏爭之上延寢前奏湖無常米陳軍  
歲糧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練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募武臣  
下至進勇力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項五百三十兩一  
人其原指為練錢罪二十兩以他經費合往歲凡用練錢五  
十二餘萬舊制烏程練安二縣折了錢歲十三萬緡七等者  
言歲折了錢大半其已全輸者所以明年除之是歲河  
失二十有餘萬而大農扣解六萬石以銀交于高倍徒成用  
載之費不與馬益以就練八十有三人 嘗為練錢二萬明  
年 鄂視進獻資子之幣亦以二萬 數九增費十萬三  
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批路錢十有五 萬公曰是罪則  
指奈何臣請於 朝乞以市直償民罪 乞以折帛如緡  
除折了錢已軍改徒免部乞即充長差授在部歲三四  
月自抗論分隸後執罪大事累數端日與權橫視利者為  
錘或係或違都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眾積 天子簡記  
所以見賢讓甚至始公嘗薦某人有材謝之日其官與負

二五五

孰擬教姓名以進充擢某人為之郡丞越時獨不效引津疑  
 之為吳廷楚危之盜公歸志决夫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  
 故不敢動危之盜公歸志决夫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  
 除氏一月章五工已又旬四上除除知常州公方擢用人  
 期特行所學不教月又券于外選七日西出守于七月臨  
 端之日以疾卒年止四十邪君朋友暨後學吳之過于  
 四方實大夫士千里交相弔也公之學非事雖定心惟乎  
 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視聽不側敵雖可狎授言不  
 戲自者抄書及造次報報字畫不以行摩几篋後學效其  
 信於家行推於鄉正道聞世而居無以逾案人言自六經之  
 外歷代史官地理兵刑機未至於隱言小說歷不被研未  
 復不以百氏故發尤遠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若通  
 宗全國者其公之博蓋其所自將精一矣名流間賈或往復  
 累數百言言要無二大抵以古人之小弊神而明之大學之道  
 博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教章句名家小知穿鑿其端之說乃  
 一切尋章之讀其言後已高論產無而早者謂幼年不合合端于  
 一長為其不備備居官不出位過大事專為所為斷為之管  
 權恰管樂事為傳語不久功利予生所推專為漢漢伊洛敦沈  
 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錄有液語錄若干卷書古  
 文則若干卷書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疑解若干卷書史一卷  
 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書治道類說上若  
 于卷九州圖志若干卷傳未說古史五代文法略說若干  
 于卷若干卷詩經若干卷詩經若干卷詩經若干卷詩經若干  
 十圖經字在釋經者請於勸本教書地竟讀書正果之編皆

披麟為之報其文精確越賢可以滿世其經說不並他先儒  
 其核異書必辭制其不正者專持孫氏公決異也初歐與  
 舍人友相得舍人死致異遺書特自致其書有文不耳歐異  
 日宜書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此峰公願行塔應書  
 卒其友入張澤秋愈遺本服以歡書銘如古法能極極意不  
 失公意云一子曰云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日  
 行有二月壬申某子吹臺柳應湖之原得良肉成子成歐  
 徒城南公問柔過教督之明年湖徒東書山間屏居公又過  
 之問治何業錫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子之累於得也即  
 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遷桂林公居福上卒學弟茨一聞  
 歐書千餘卷日者古言其甲明年秋試太學公遂赴居  
 是鄉生及它邦之友咸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七八年  
 間進公久者惟公使准守寧川時為然亦泰不二月書  
 倫至至則具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友知公詳莫如博及今  
 歐其出康事言之大開指擬樹者為狀歷不著證狀  
 福州長樂縣注簿諸局公行狀  
 曾祖考瑞 妣朱氏  
 祖考原武莫郎 妣如氏趙氏  
 考此德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說字曼受孫稱葛自會籍內史族別葛南  
 康之後稍徙嚴陵來葛族蓋從也或曰折去諸七弟可  
 論次公父安城南陳氏以諸子從其舅學所謂章先生  
 以八行應書者也緣是闕闕賢士大夫往往多語葛氏學及  
 歐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嶠度越行藝自勵讀書著述  
 夜且不解休隨冠入太學其學嚴整與嚴辰士弟方博  
 州司戶參軍開丁世列公長孫陳俊之黃葛射後丁母氏

晏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凡於苑故此惟  
兩夜謂探卷之無運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良園室曰  
偉室以其學力行於家樹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  
孚子弟無不長成親公習禮而兼於書莫之或肆里惟大海  
其商海之給者率則得運時以阿不乎就公決賢之惟一唯  
否是定邪之給者率則得運時以阿不乎就公決賢之惟一唯  
其成休非樂同欲詢不至郡邑凶年報歲雖官有郵政為守  
者非需公至為方略公曰事當若何貴當裁何立驅行之然  
化鄉部未有棟而東南臨若千戶少長秩秩依然象運矣細與  
外食祝王辰築塔皆其小誠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以募  
先陳運益之俱會行在阿私相語為授福之哀解薄公重運  
吾黨營強起之作是時謂丞相史公神閣部丞相聞人熟不  
程以賦訟身屬史雅聞公賢數諫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大  
府意阿某語為非是丞相滋相知悉之幕中幕中故感風浩  
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晚得士禮以  
已教且事當路者為之朝而公死矣實淳熙元年正月庚  
戌也公平生燕駭無情待物不矜其交際語唯恐傷人聞  
或為不義所以反覆錫切不但已雖行百里事一切勿理趨公  
產產無之所以周鄰里朋友則不問實室事一據持飲飲食  
事未嘗不勇決也年且五十德日加補諸問日加切余嘗見  
公暨張淳忠甫夜論學自教讀書二十年得一捷字余教於  
房欽公健大德也盡其本公云云且日忽忽手出曰吾  
固深者於博博之言余竊自恨規畫之淺也此時投竊按陳  
僕僕家人不知其甚病也服明照徧已運索紙書遺友人以  
別其子為奇異以一紙書吾位日持族詳必擇寬地問法於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伯忠甫又以一瓶書活弟兒女多以恭野田若千畝蓋端之  
適劉氏婦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曰呼其子耕米  
曰汝行之毋敢違戒又曰語汝毋毋求前也一家始大驚  
頃之長樂府之書至還春如平時又頃丞相連官典其子臣  
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無父堅休官一官耕也享  
年五十有易論排說若千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  
十二月丙申奉公葬于黃嶼山以狀求請始余聞公諱其  
未之敢請見也寫城尚有題曰里第諸葛某之寓入余慨歎  
袖謁走出見遂辱為忘年交何何辭以余所見聞公居  
鄉故史達民利其於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從  
道微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別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  
坊族公諱伯禮守樞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翰林公諱  
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  
自韓某生四子金華去蕩子發為宜和間進士子達子模同  
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按官累封至朝請郎以金華子子  
求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今伯益同為師與二十一年進士  
公卒青田之子叔忱與其子三從兄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  
儒生成祿三世矣論之雖諱文詞以善能為本佳時金華益  
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叔忱也又子善杞叔起敬繼  
其孤如朝請今亮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杞叔起敬繼  
則阿氏之世其家有為也公信厚諸務不慕白宦稍違俗  
猶次乎進不意得而世之奉執治教速化之術不但不厭  
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南書郎出知院州廉起知廣德  
軍以朝請年九十號弓桐不丁朝要服開除太府丞是時

上方史册一二就改國朝士諱府稱贊數辭已而願行前論  
 今遠近入宜推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又居此官已而欲大  
 理正不越月真除兵部郎官 駕幸學於師儒選基蓋園朝  
 士相與語則又曰上既用某人某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如  
 公者觀公厚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氣進對論言具  
 以實言不好立新奇日以學官至為邱凡三四對而上十餘  
 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此字臣于為 陛下置  
 財結兵管法不劫者類多疑說無補事情方今襄漢管帶而  
 實罰未盡當其功罪何由變末論久任以就進之人為  
 自營之計望其責諫績猶徘徊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  
 早賦性性諱不志言上公以戶口若更卒之積及計見應實  
 所欠為米十有四方石乞諸 朝有 旨予三萬公連奏不  
 已更奏月格為增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織六萬二十匹  
 不獨民必重困未且熟猶自頹力不足球荒當罷去未嘉不  
 宜委民賦輸緡以累勞勞那為考轉運使將以按土例樂數  
 款和買緡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違造二百餘者宰相以  
 為問公緡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違造二百餘者宰相以  
 兄謀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夫豈可謂徒文具無  
 惻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辛子官于某若于某氏某氏  
 繼先卒以娶某氏子男三人故慕思功郡故錄敘撰文三人長  
 德其次適某次許婚某女恩以某年某月日葬公于某鄉某里  
 之山未歸於某日先君厚知於今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路  
 不肖孤自惟念故不獲執事之文以繕子則家故公持誰從  
 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為之狀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宋故曾諫閣待 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 顯議大夫致在孝化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棧鎰修  
 嘉定三年集賢殿修撰陳公告老于 朝 天子歎曰此吾  
 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曾諫閣待制道奏 聞贈四官錄其  
 後所以稱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眾而相吊  
 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亡人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航遊鄉附里至公八  
 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  
 徐氏贈令人朝請建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麗  
 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臨師親攻有  
 不可解於心者與化劉復之預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參  
 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甚開  
 門授徒於仙麓僧舍士子莫不歸敬師事士子龍李宜見公  
 問所安公曰毋不教士龍曰比來何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  
 薛氏後又相從於漏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答文云我  
 昔自臺南立荷天見兄梅庵時若隊游梅潭即仙麓也伊洛  
 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醉之外惟水嘉許  
 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  
 味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韓氏後出加以考訂訂一載自井  
 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讀通直可施之實用九今  
 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擢擢學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  
 惟公游從最久道誥最深以之研精經史實學自氏以斯文  
 為已任端理當世之務政教善聞於治道可以與補精敏復  
 古至道條畫未求察知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殫數然自

止齋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縣士。兼其所論者。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於是有其輩。蜀中文學。張載。諸之若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舊傳入。夷。紹祖。而齊。為。元。威。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肯。然。任。下。風。八。年。公。之。高。榮。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魏。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晝。甲。科。朝。野。想。望。服。泰。州。教。授。以。歸。魯。政。罷。公。茂。良。歸。江。西。以。書。督。括。之。頑。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為。厲。之。禮。不。行。於。世。有。字。漢。善。辭。之。未。刻。會。大。學。徵。闕。求。之。者。最。難。公。實。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陶。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睨。者。般。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茲。獨。舉。而。用。用。則。人。自。服。矣。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喜。知。者。除。令。一。下。果。無。異。辭。就。職。數。月。車。駕。幸。建。康。承。奉。節。舞。公。既。罷。政。亦。廢。有。相。議。者。悉。委。通。判。福。州。神。祖。以。公。免。察。得。公。甚。喜。以。政。委。之。公。亦。悉。心。樞。實。不。事。形。迹。卒。以。專。權。論。罷。時。淳。熙。七。年。也。為。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閭。居。八。年。始。出。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踰。除。宿。舊。能。化。科。科。官。則。補。羅。諸。郡。米。至。三。十。萬。斛。漕。司。亦。鑄。錢。數。萬。緡。力。講。疏。政。所。及。者。廣。遠。登。柱。石。三。十。兩。蜀。力。放。策。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遠。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領。門。請。養。知。雪。丞。相。留。公。正。一。見。笑。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數。日。朕。時。欲。見。卿。以。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開。閣。啟。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禮。說。古。書。監。刻。詞。曰。朕。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日。仲。使。朝。延。見。解。其。有。辨。白。首。免。免。而。無。溫。厚。者。贊。其。名。則。改。傳。夜。地。朝。列。傳。讀。實。公。蒙。之。詞。也。無。青。綠。履。檢。計。官。皇。子。滿。王。有。妙。運。學。以。公。為。其。贊。讀。未。幾。命。起。居。合。人。無。權。中。書。舍。人。期。年。始。廷。起。居。都。路。歷。未。年。龍。樓。起。居。合。人。以。時。自。天。臣。而。下。更。進。隱。信。我。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對。面。則。無。遂。月。到。刻。痛。情。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贊。贊。嘉。為。中。官。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公。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通。聖。主。而。會。慶。廟。上。繼。之。禮。長。至。爾。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解。躬。行。之。化。紙。上。之。言。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管。之。數。則。臣。等。雖。贊。贊。為。空。言。矣。其。贊。贊。之。言。有。激。已。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如。遂。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聖。旨。臣。以。出。又。今。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等。厚。息。未。及。求。去。空。臣。退。思。補。過。屢。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率。奏。而。事。事。即。此。擬。論。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上。雖。不。受。王。官。賜。可。公。即。中。省。已。致。仕。李。輔。留。之。不。可。既。行。按。說。闕。據。撰。

嘉。王。府。贊。贊。皇。上。與。樞。以。中。書。舍。人。召。還。贊。贊。譯。無。進。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實。德。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願。為。提。舉。江。州。大。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初。直。在。太。上。朝。奏。對。狂。率。將。三。管。罷。獨。是。泰。二。年。叙。復。元。再。昇。判。樞。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賢。殿。修。撰。病。卒。事。遂。有。大。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直。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高。承。嘉。贊。贊。助。國。男。食。邑。三。百。戶。妻。張。氏。名。幼。昭。字。導。憲。主。官。禮。臣。新。架。閣。文。字。孝。德。之。女。以。婦。德。著。名。先。朝。公。承。年。卒。于。男。二。人。節。操。迪。功。郎。安。豐。軍。節。度。使。主。簿。計。行。務。郎。

二五九

女七人吳遠迪功郎監鎮江府漢口茶庫滿子頌次遠迪成  
 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遠迪功郎汝州州學教授林  
 朝州州學教授連江縣對功郎汝州州學教授張紹次  
 陸進士張鳴尚知今人非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  
 子奉公之喪公為嗚呼以公之他骨偉傑崇博而精微書別  
 有萬識作文自出撰行類非今人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  
 易多得也後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過而名  
 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惜也公行顯著于鄉曲  
 述作擅于當世不待著書政據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  
 其非說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爭而去歸親先宗以舊  
 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墓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得之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  
 則奪以奪階民力為本故之故積自遠隆至景祐四十五年  
 閩南征以伐未嘗無軍而金銀錢帛穀米雜物七千一百四  
 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饒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  
 所輸送初無定額州縣物產蓋曰陳省而不盡取大中祥  
 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額應寧用事者始取蓋墓祖之  
 始末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  
 數倍以特上供耳其律條無定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  
 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為額則有  
 帛和絹之類不與焉至引諸歸都茶場鹽池蓋墓祖而折  
 折取之科教仰配賦罪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飢寒狀  
 蓋天命不永在民力之匱不置實不可畏哉上曰莫  
 慮於此但以處實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實之說既奏  
 處實再三其大畧曰 嗣位之初節為實民實苟講究而民

窮如欲蓋以裁抑細微成虛空張之教未有以精明詰賦民  
 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竭於養官江上之軍故每欲有  
 望也以為河可服曹不可服曹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總  
 統司不可以謂之河前軍為總領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  
 種姓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推不一施行不  
 雖欲實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也  
 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  
 民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  
 知制誥清議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  
 不過臺省處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法法謂免役錢者本  
 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後其功也自罷募差長壯丁而取其  
 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均者而法不將不察保正長催  
 判是以保甲法亂法而行之也熙寧自科法五等法是  
 也自有保甲法魚鱗法是也五等則通計之魚鱗以比屋  
 計之保甲但以機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聞熙寧七年始以  
 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者戶長壯丁之為以次蘇某其是錢  
 而對務之法起矣元豐遂者為以甲頭頭大保長催料元  
 祐勿勿復舊隨即約更至紹聖二年催料悉用大保長役法  
 轉而為保甲蓋若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  
 查存為之今士大夫恥言安石之為人指責厚為罪魁而方  
 世守其變亂之失以為成憲焉古語云一安石能改之章事  
 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中發行下此臣  
 尤所不喻也誠能不以保甲亂法猶連刑以盡實民力  
 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直隸臨南浙福建未刑以盡實民力  
 猶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身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



平時考古論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  
 用若其詞遠詞頭過草輒提未易悉數如許遠矣論事先  
 則引唐呂元膺給與程筠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御則諸先  
 慮分留正之去留吳玠之除代而其難者莫如陳源與李  
 逢原二者源之首為幸不及忽忽內侍者押班關顯事  
 者據章五上人皆傳誦大匠力請雷運之怒義不全一  
 為書行公議涕騰蓋與凶始不可窮通而公獨當之逢原  
 暴持有其援阿至兇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延所  
 獲按其倫押上命拒臣錫武方待罪聞自副統制許徽  
 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極宜  
 劉已自書衙而公於二者救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  
 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御銀源亦罷去逢原  
 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舉其尊者公神色不動未則殿奏  
 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論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  
 九日伯父教東為布衣交義慈師友後雖一同朝議而情  
 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兄然至於同寅  
 論亦無非他人之比藝祖吳朝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  
 百評之禮而甚誦有異論錫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論又  
 敵不河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開湖以 太母之  
 幸有 旨請給等休祿格全文公文已嘗行而論駁之再令  
 特與書行公上奏究具論之駁章且曰讓論駁章去是尤當  
 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 一則迎合  
 聖意不敢執奏二則僭改 揮仗有司無所守三則駁  
 論違非無見豈則廷之義欲望道難 許莘內正臣南來  
 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君重名於時致身在此而張某引是  
 同濟公諱如公者乎及引人才如恐不及在胡商應 詔焉

止齋先生文集 卷五十一

宋文仲吳佩符楊焯在 朝則能兼養薛嵩吳仁傑王明  
 清僕史尚知其弊不復以私論為忌其他他然其便使  
 名者不知其孰也博徒聚賭而於茶飲在氏虎飲聖人制  
 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者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一書  
 經止獲麟孔子卒停止韓魏及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  
 頌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謂讀不已不  
 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論欲述公行事武恐有闕  
 之嫌自以技聞十有三年已甚未冠冠後幾何知公為最許  
 若畏避而後其言宜不負吾亡友會編未卒而病深恐溢  
 朝露不死此志小愈遂扶德而單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  
 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適媚皆高致吟吟低昂親之則使人  
 意消王謝韻度尚可相也公 主上在官邸時嘗安以詩為  
 善惟胡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韻律 上為首酒名親書所  
 上詩謝之公後增奏知以 御札登諸石而錄其下以其  
 示論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善不可復得獨記其略云季札  
 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怨太文公讀於書至於君臣相敬雖  
 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後父不可謂戰戰恐  
 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昔教戒之  
 儀泰斯以采此義治絕論讀之為之感嗚呼此又流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流瑞 儒學之淵 聞風仰鍾 挺生斯貴  
 向舒金玉 蔚夏淵源 羣書博採 本末貫身  
 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 覽古周行 史冊為前  
 典刑其行 詞詞是身 王節周陸 文辭冠廷  
 獨當雷震 力欲回天 經世澤民 勳志於焉  
 天之主才 夫豈偶然 儲神強秀 其必有年

宦匪不遠 愛才則全 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  
後有百載 復見儒先 表表止齋 見此銘鐫

宋故賢廉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永嘉縣之板  
公諱伯李字崇德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溫州永嘉縣之板  
鄉至公八世世皆相輔相拜皆有德考希深於易學德行  
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昔嘗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公英邁不羣鍾學萬志其為文出人言表自成一理人相與  
李直皆以經學行義聞于天下公每見二公必致致深益隨  
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  
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俯首心易論語  
二書探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錄探其理其故  
弗措地慨而贊公嘗論公性從之薛公與公語合蓋蓋  
相與考論三代養法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  
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西不讀經年而後別去還  
過都城始識待講張公弼著作郎呂公祖蓋數請問知以為  
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得法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  
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丙公禕雅聞公名親訪公于所  
肆齋見其二千且即以公為伴論伴為諸生撰說經義公以  
非故事固辭丙公不可公遂請告去從容天台薦謝開蓋究  
其學數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勵志治初慨然茶酒太  
宗之為人是臨軒以太宗新進士公對言 陛下有  
無我之憂而累於自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地以計有  
一年于茲而殆續未幾於去 情何鬱公論伯且士大夫猶  
有懷不敢盡言以太宗求錄崇德等事及復規規其言深深  
切至有同奇之持請 或議不合個在甲科當是時公  
名震天下其父流入夷貊投迎功即泰州學教授未赴公

和政事廉公茂良為 孝宗伯公之材特除太學錄 卑駕  
宰學政承奉節居餘力求外補呂公方在三館謂公曰蓋  
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取不謹其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  
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公公為之始也添差通判福建丞相  
履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回屈強禦者不得售其私  
始忌且怒州人有方在獄者為公廉之居二年主管台州  
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關終日草  
思於六經特有所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源如  
也治桂陽首為教條戒其吏以堦差罪論其民以孝弟九  
睡人感公德意不嚴而化錫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九  
廉發交輸以刑取嚴者悉裁之明條目開文移縣得達情於  
郡而吏無所容森郡計自裕歲小早預出錢糶于旁郡置  
官舍其力已復雜猶不之及曉民以新易信來或就技于  
齊錢或式併之約歲登債及期不復索 光宗受禪於提舉  
湖南常平茶益去鄉老稚送送不絕明年就除轉運判作湖  
人說非政也况養道重國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澤州  
常平來自四十萬而全承道等州數絕少無以備數歲公曰  
移多益寡使有職也既嘗清積擗皮事乃今諸州各留歲運  
粟以益常平以渾之常平代其輸郡官之者裁其送謂司之  
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諸州市酒課歲管送籍錢  
二十萬遂以配于民為額公攝州事接獲種頭賦之民得少  
紓政提點浙西刑獄過閩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 慈  
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庶享以米用事者殆  
取 藝謂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神符一培



果越越異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陛下覆護臣子容忍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說比有以臺官奉寧等者矣陛下皆出之微而並召並用為卿將提就非即有以復者厥從班者矣陛下為嚴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為王府官然則俱有罪耳有以諫官驅大臣者矣陛下欲並用之大臣已去不得請諫官已去又不得請諫則俱賢耳至如臣不度疎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陛下雖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釋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闈與見任無異則是中書省有與黃門相持不決尤所未喻願陛下明人臣去就之類自不肖臣始時上疾猶未平重華公關大臣而下交連便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上心未上亦為之動及孝宗有疾公論旬三請對以為兩年以來以不遜官諫者多矣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勉過一出臣獨私念陛下特諫有所疑積憂疾以至于此每於陛下下心事之間及燭開明至於深入切中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鑿以疑為信而成不察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公敷奏詞切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群情自解轉禍為福不過及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水辭固疑是以復論人心可畏之說願陛下亟圖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上意弗回乃上致仕之奏上曰甚好其好公退則中書省書自免而歸改秘書閣修撰復兼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今上受內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命命無待諫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諫朝廷知涪州朱公熹

召為樞密閣待制待選與公同日進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不圖宜上稽孝宗明勵德觀之政兼體上皇盛寬不自用之哀榮躬兩朝治體尊名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詔知閣門事謝尚書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今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公鑄時為給事中封還錄黃公言鑄所駁允當望速發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兩府之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母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有陳乞往往門額內批或與差違或惑請給人從深恐自此深開俾垂聽真直學士院會者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公請對稱陳其不可詔俟別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重明翰然一舉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內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實文閣待制與那未幾以公兼實錄院同修撰公入居大內公直請增置諫官效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致公每對必虛已以聽始上在著碑寮宋肉誕日以詩為壽公與頌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實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奪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遣公為駭語刑石同述者以上春公厚始多急之知閣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何官路以排斥忠正上有意章公詔詔三官罷官觀公與居慶元二年夏朱熹後居至白止齋日摘序其間有至則相與講論經史虛聲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皇恐避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詔復元官樞密江州太平興國官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英德修撰疾

為優請誥授寶鏡閣待制以其年十一月丙子卒于家  
屬類酌酒與兄談疑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  
封永昌縣男封今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于男一人師  
轅承節郎新監臨安府監官縣官納節場師朴承務郎女七  
人長適迎功郎新光化軍司理軍需潘子順先卒次適從政  
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迎功郎新廣州儒學教授林  
子熙次適迎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  
進進士張時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轅等  
奉公之喪合葬于所居前山今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寬博樂  
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經義精粗不待于一偏與同志論  
學必以親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墮  
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  
復進如恐不及小善曲藝授子無他士多不遠數千里聯袂  
之士以今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傑為稱首其他如宋文粹  
揚州將魏甘一時之選及在後者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  
朝公管巨數訪人物以言其人其人有德某人有材某兼收而  
器使之母有所偏廉二公以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  
也公早有重名類族者泉性為誘語以中傷公故當  
孝宗有為之時主上頤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朝退而家  
食者病後且二十年比主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  
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不過二項其下孫也皆友  
朋之時以集事然後誘退公者始甘理罷公不在三山閣故府  
所藏累朝詔條凡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

得其要領常以為一祖宗德澤深厚而後來有同家時場今  
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緩而通之故見一錢宗直  
陳其要及後對則乞出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推理以釋民力  
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內帑助版曹經費少寬推理以釋民力  
然皆言之而未及周天下不少彼其澤也公既歿之四年  
上誅韓侂胄蓋無其黨一時故老為悅曾所排斥者故用擊  
憲使公尚在得復見一上以憲所奏論以條陳奏見於施行  
其所補遺有淺深哉公有毛氏詩解詩二十卷周禮說三卷  
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要  
制詰集五卷文舉三子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華夷禮  
長之際及孔丘賦子之由來發明幽微指以明筆削之義  
於証証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發論為之序白自有春秋以來著述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  
易嘗為之說而未及就初學未窺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  
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進學業初學雖不敏然復公之訓不  
敢自棄嘗視公以為出處知公備詳敢就其言行之大略以  
上於太史氏謹狀  
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  
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  
宋故通議大夫曾幾開待制陳公龜齡諱 龍泉華道諱  
公姓陳氏諱得長字在泉温州瑞安人初諱城南秦憲時諱  
老先生傳村與曾學在嘉善縣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  
思提出陳論伯說被剝放曾首甲申新舊將長士孫建起  
立駁未曾有官相號不自喜慶謝云獨嘗教劉翥輩士龍  
是其文體於當世公不自喜慶謝云獨嘗教劉翥輩士龍  
師友葬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交



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鴻濛春秋四人孔子阿巖度陰  
之元實為下武則助損益可變度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  
生之甚難豈我肯暗名胡恩高爾矣惡濤裂業文錦絳彼  
敗業肯所如索其變云云據書知林其樂欣欣有橋之龍  
有端之六公有守其舟者遠不聞我疎幽行此矣南塘二物  
則存八全字在亡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五十二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難以辨認）

止齋先生文集 附錄

止齋先生文集附錄卷

民論

天下之爭有可畏之勢者易國而無所畏之形者難見也易  
國者亦易難見者必難王故明智之君不與夫方強之敵  
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除之民心蓋民心之強勝於敵國之  
其變之速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預為也古者  
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細於民之不足畏  
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  
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秦公至於莊襄坐耕力戰  
得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昇於始皇之手可亦賴夫始皇唯  
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意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  
守之於地內事之舉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憂者猶有  
四夷也於是鉅林城隍石頭擊首粵而仰向於於十里之  
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可慮足以安意肆志縱視於境  
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幸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  
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視者已滿於山  
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關上之劉季矣高祖秦以七世  
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公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畏民  
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  
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操以引繩欲其吃乎  
其不繞也其繩以液風欲其為乎而不靡也其舵以輪乎  
欲其拉以殺舟也其楫以棍乎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雖以  
繫欲其固而曳之脫也其權若衡以權欲其動而莫之折也

其蓬以却欲其鑄鑿而厚也其船以得勝然其地方以幸也而又樓焉以遠遠又馬以禦寒則以航于川以雷為解舞千里行遠羅漢亂石轟鳴冥天馳激而無虞不然而新木之裂腐以頽之續續以難之折以舊之爛以運之實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焉以君子者謂千世之舟也而獨乎其船以空中之寶寶焉而求遠既不覆且獨乎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持者爾知也吾子而任置其所中而不倚為楫大其阿安何則行不則命也為楫載于其所守往乎其所致焉托正於動引而不獲為楫某入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焉為托難勇而不懈乎進為楫若實謀意以解其憂為為遠途整以遠其海為為楫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于學業先著其言固憂其少年之弱焉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酒買焉而求求也請不云乎望故舟航不折局心之憂夫不運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說

黃蓋蘭說

子黃梓漢一夕友人以園隔蘭芳告于往視之愛其美而謂其不知香姿目之曰空蘭而語之曰吾聞風有似蘭之既空以不香姿目之曰空蘭而語之曰吾聞風有似蘭之既形吾得以辨其高風鳴有似鳳亦然相聞吾得以辨其高風鳴石舞以玉秀而不醉吾固知其為香草然尚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為秀故固有近似香哉之今故蘭其形蘭其色花香焉而固其味焉而特吾乃難矣故蘭則出於散地置於於坐則欲力假蘭之名之蘭之德猶知其是名如其其吾才故其近似以自欺障其偽而難辨者也何使像吾合哉阿

以對乃群變人合故何以法乃群君君臣欲何取乎七穆之端屈原去故何誠乎九變之芳然則故之盜蘭而亦何異人之盜儒而實去吾誠吾欲以終夫人陽短石顯登吾公也陰附王風盜吾直也約名布故盜吾倫也盜死諫諍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媚盜吾也口聖賢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迫之而不知故人主術之而不覺其若此枉授於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幼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汝誠盜法去椒段之難與命汝汝故其何安蘭曰伏真願履園樂

戒河豚賦

徐淑依食河豚以死余甚憐其賦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在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賦成之物固有害人乎人之勝者智乎能獨吾為之為馬駘吾為之為且醜也鳥獸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獾與罽是以信也數報可驅也蛇鼠蛇所可避也雖其質滿賦芳名彰莫余為也是故防之疑乎待之懼也乎河豚柔滑其肌骨自察未也無魚匪豈乎而柔以甘人同嗜也嘗謂其害人垂乎擊所廢陰陽也人雖疑發死乎慎者弗忌也何怪乎物之害人乎不在乎真可畏也九實矣以誘人乎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嗚乎彼則除以其惡也誠恐忍以為仁兮文楚媚忌也甘我以言子風洞而執也笑怡怡吾吾兮稱城賊人之氣也貴真安吾楫兮帶帶樂樂兮吾楫也吁嗚乎愛者慎所玩以易也安宜係於貪乎乎伏於不惹也昔感虞虞驢馬子商君以好四醜也非詐忠以盜虞子武感養以媚也耶河豚其病成乎歟天下者曰得志也乎



手若子於空守備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家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 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 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 選士無文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 出而非其所為難其所有而非其所知... 借者晉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新之一辭則曰... 而得之聖人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 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 或出小夫賤職非止於學士大夫也... 於寬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 固如此也嗚呼感則文俱盛文盛則... 錯不如木強之中屢談之公法不知... 求其英文之日勝而士之裕日滿... 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底信之薄也... 學問之隆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 漢之文揚雄其尤美辭之作唐人... 漢之謂在當時固不見嗚呼也... 生辱問焉故不敢追其求而願聞其本...

守令家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停法亦無然吏夫官不盡則人無窮法不盡則吏無窮心勢亦然也... 也數奏賢與又若拔其報也法若其報也...

止齋先生文集 附錄

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備人才之衆必甚嚴之法行賞罰之

果而入無備敷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無愧則下之不無憾也... 不敢說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誇也... 則所適者不敢偷也最舉天下之官官可以用人抱關鑿舟... 而史者吏士不辭為也嘗觀周公位致之書論文武得人之... 盛而至於莫徵蓋之然三聖政之存位有常之士而其無... 異於三宅披管轄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路軍職非臚壯... 而天下之美材若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苦者何也... 君如文武非彥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微賤之相則遠之非... 疎之如文武非彥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微賤之相則遠之非... 侯無拍則出為東伯大知無空爾為家乘公天體也亦天... 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設則不得以為伯則失其為聖高... 聖如周公而下關人也則時而為之不以為辱於周公矣... 上有人焉則廢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為周公矣實... 於卑公者又何擇也蓋謂今日難於外任非欲難於外任... 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外之官視今之官則全沉... 也難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律也以其至冗猶苦其不足... 其甚偉猶苦其不半無也下有所要者固有所放也用人者... 必公入固不怡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備於小也內之... 者尚所配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配人斯難於去也夫... 如是則盡今之官應今之廢今之法應今之吏天下自易... 效矣嗚呼天下非忠吏之可畏也今日選舉者明目易察... 冷其接則防其賢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 民其自以為聖運而求足其欲則又因民改夫吏之便民之... 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夫感於不敢知也故凡



於是名董子曰用中耕子曰故董子進而爾林子弱而得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公夫仁子而由是而反之斯多也其猶二子之益及乎里名勝母曾參不入彼里治豈足以况吾董子而董子亟去焉亦合內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子行不吝哉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宋明子咸說

吾兄有條楊者每遇子持尺短絙而問名焉子曰爾何姓名之問也人能更名不能以受人改爾身雖匿爾名人不改諱也爾身之不改毀而以立躬有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若用是焉別稱道而已夫賈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董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答自一命而為也故善美大於無識學業獲於自與爾知實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是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載而爾米汝字越十年吾將汝為馬而不負吾名字汝米說也

附錄卷終

止齋先生文集 後序

止齋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 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栻刊真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知城南集之類皆幼竹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哀搜衆錄參別雅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詎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康士美繪 萬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

二七

餘年初官永嘉搢紳遂掖稱賢無異詞  
而又汲汲然惧儒先遺文之泯其傳而  
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真可為人師矣嘉  
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  
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  
左

嘉定壬申郡文學徐  
鳳鏗板于永嘉郡齋

